武俠世界

冷面遊俠（新穎脫俗俠情哀艷故事）　周憶文・著

一個稱雄關外，黑白兩道，聞名喪胆面冷心如鐵的塞上煞星，他遭遇到一件不如意事，遠走他方，似是逃情又似是躲避什麼似的來到中原，煞星突然而來於是中原武林道上便從此多事了……

$4.00

第27年
21

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結束後，風雪之刀也隨着龍城璧豹隱，已束諸高閣歷時廿二載，但餘情未了，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雪刀後傳故事」：「初戰會羣雄」，是敘述風雪之刀再次重現江湖之盛況，使整個中原武林立刻大爲哄動！然而，雪刀已易主了，新一代主人的名字是：龍玉郎，他從此掀開風雲之刀故事嶄新的一頁，而且也向多姿多采人生展開强勁的衝刺！下期，作者龍乘風君將會再接再厲，把這個新一代的主人的奇逢際遇等等經過，不斷會栩栩如生，活靈活現的出現本故事裡，敬請讀者諸君屆時萬勿錯過。

* * *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一部新穎脫俗俠情哀艷故事「冷面遊俠」，講述一個稱雄關外、黑白兩道聞之喪胆的冷酷塞上煞星，遭遇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遠走他方，千里迢迢來到中原來，他似是逃情，也似是逃避什麼的，武林道上，衆議紛紜，莫衷一是，他究竟逃避什麼呢？人人關注，而且從此令到武林道上多事起來了……欲知整個故事的眞相，敬請先睹爲快，本文的末段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答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1期
（總號 1361）
1959年 3 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冷面遊俠

新穎脫俗俠情哀艷故事／周憶文·文　可飛·圖

塞上煞星雷霆雨

風和日麗，麥浪千頃，大地顯現一片金黃。

通往三河縣城的官道上，今天的行人特別多，而且大都是勁衣疾服，揹刀佩劍的武林人物。

尤其令人注意的是，這些武林人物中，幾乎都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根本看不到僧道老人和婦女。

這些武林人衣著不一，醜俊不同，有的身材魁梧，有的胖瘦適中，有的看來粗狂豪放，有的看來儒雅文靜，有的人大聲談笑，有的人默默前行。

這些人雖然行態各異，但他們的前進方向却相同，一致奔向三河縣城。

只見騎馬的縱馬飛馳，徒步的快步疾行，但在他們人人興奮的神色中，却又透着焦慮和隱憂，似乎唯恐去遲一步，就會失去價值連城的珍寶或秘笈。

但是，在這些匆匆前進，快馬疾馳，人人都希望早一刻到達三河縣城的武林人物中，却有一人迥然不同，他不但任馬緩行，對身邊這麼多匆匆過去的武林同道，似乎也絲毫無動於中。

他也是個年輕人，看來最多二十三四歲，穿一襲絳紅長衫，着乳黃綢褲，登紫紅劍靴，繫紫絲英雄錦，佩一柄朱紅劍鞘血紅絲穗劍，由於他的劍窄而細長，因而特別引人注意。

他生得濃眉入鬢，胆鼻朱唇，想是久經風霜日晒，原本白皙的皮膚已變成了古銅色。

由於他雙目半睜，濃眉緊蹙，雙唇閉成下彎的弧形，面龐上看不到一絲笑容，因而顯得冷漠懾人，隱透煞氣！

尤其，他身材魁梧，雙唇上又生了一圈青年自然鬍鬚，不但令人望之生畏，且富有強烈的男性魅力。

他坐騎一匹紅鬃洒花馬，高大神駿，每有快馬馳過牠的身邊，牠都會馬目閃光，雙耳直豎，發出一聲不耐低嘶。

絳衫青年端坐馬上，微控絲韁，他可以不看兩側匆匆而過的行人，也可以不理胯下座馬的不耐低嘶，但却阻止不了那些人的談笑聲送進他的耳鼓裏。

尤其，南腔北調，貶損戲謔，這一撥人剛剛過去，另一批人跟着到了馬後。

只聽一個人正對另一個人說道：「以前誰知道有這麼一個三河縣？自從黃山論劍出了個『劍聖』江振東，才在武林中出了名……。」

另一人立即笑着說道：「如今百萬富紳的女兒又在南關打擂招親就更轟動出名了……」

一個南方口音的人急忙問：「請問朋友，這位富紳的女兒生得可是很醜？」

那人立即沉聲道：「恰恰相反，人人見了她都說長得像天仙……」

南方那人却不解的說：「這就怪了，既然美得像天仙，何必還拋頭露面打擂招親，難道還怕沒有媒人找上門來嗎？」

一個北方人接口道：「你知道什麼？人家姑娘華山學劍，藝滿回家，一定要找一個劍術勝過她的男子才肯嫁！」

第一個發話的那人恍然道：「聽說『劍聖』的兒子江明英，瀟洒倜儻，人又英挺……」

另一個人興奮的說道：「就是呀！兩家都住在一個城裏，回娘家也用不着套車了……」

北方那人却沉哼着道：「不！劍聖的兒子也不成，必須要在劍術上有眞本事才行……」

這一撥人剛剛過去，後一批中已有人說：「聽說這位百萬富紳複姓司馬，姑娘的芳名叫姍姍……」

另一人關切的問：「這位司馬姍姍姑娘今年多大年紀了？」

剛發話的那人說：「多大年紀了沒有人知道，既然規定二十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人才可以上台，大概不會超過二十歲吧？」

馬後數丈處，突然有人哈哈大笑道：「獨生女兒更好，俺不但娶了個如花似玉的老婆，還得了上百萬的財產……」

只聽另一個人譏聲道：「小趙，你別在那裏作白日夢啦，人家姍姍姑娘是非用劍的不嫁，可惜，你小子選錯了兵器，只有重新開始，重拜師啦……」

話未說完，官道兩邊立即響起一陣哈哈大笑！

就在這時，身後突然傳來一陣隱約可聞的快馬疾奔聲，根據急驟雜亂的蹄聲，顯然不止一匹。

想是馬速快得驚人，接着傳來行人的慌亂喝叫和驚呼聲。

官道兩邊行進的豪俠們紛紛回頭後看，不少人沉哼憤聲道：「官道上這麼多人，居然仍敢放馬疾奔，哼！這也太目中無人了……」

只聽另一個人急叫道：「大家快閃開，可能是『大皇莊』的『小辣椒』……」

話聲未完，已有數人驚啊道：「你是說，馬上的紅衣小妞是『鐵掌震九州』的女兒雲中鳳？」

發話的那人立即道：「就是她……」

話剛開口，驚呼的六七人已同時急聲道：「大家快閃開，當心她身後的六個潑辣丫頭給你一馬鞭子……」

話未說完，官道兩邊的近百英豪已紛紛吆喝着奔進了麥田裏。

官道上人人倉惶逃避，唯獨洒花大馬上的絳衫青年，視如未睹，聽如未聞，連回頭看一眼也懶得看，依然任馬緩進，走在官道的中間。

逃進麥田裏的英豪們，不少人向他喂喂警告，替他揑了一把冷汗！

就在大家奔進麥田，不少人向着絳衫青年提出警告的同時，那陣驚人的馬奔聲已到了絳衫青年的馬後。

緊接着，蹄聲震耳，勁風激揚，捲起滾滾塵烟，就像疾雷狂風般由絳衫青年的兩邊飛馳過去。

當前紅馬上是個年約十八九歲，嬌靨上充滿了威厲傲氣的美麗少女。

她穿一襲錦紅亮緞勁衣，肩披短劍氅，背後也繫着一柄紅絲劍穗紅鞘劍，在亮麗的日光映照下，恰如一朵紅雲般飛了過去。

她身後的六名丫頭，除了沒有披短劍氅，頭上各梳了兩個如意髻，衣着馬匹和兵器，幾乎和當前紅衣少女雲中鳳沒有兩樣。

她們主僕七人縱馬狂奔，顯然有十萬火急的大事等着她們去處理，所以才對走在官道中央不知讓道的降衫青年，沒有停下馬來加以教訓。

但是，最後兩匹馬上的紅衣俏麗丫頭却同時回頭瞪了絳衫青年一眼。

左邊的俏麗丫頭脫口譏聲說道：「木頭！」

右邊的一個立即道：「石頭！」

前面的四個丫頭也聞聲同時回頭！

只見最前面的一個丫頭目光一亮，粉面立變，脫口低聲道：「小姐小姐，您看這個要死不活的人，是不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胆，恨之入骨的雷霆雨？」

如此一說，前面馬上的雲中鳳立時緊蹙着柳眉回頭望來。

但是，其他五個丫頭却同時吃驚失聲道：「妳說他就是被人稱爲『見光喪胆，出劍奪命，冷面鐵心』的塞上煞星雷霆雨嗎？」

她們雖然如此震驚，但回頭察看的雲中鳳却僅回頭看了一眼，繼續縱馬向前馳去。

那名俏麗丫頭猜的不錯，洒花大馬上的絳衫青年，正是威震塞北，被人稱爲「見光喪胆、出劍奪命、冷面鐵心」的雷霆雨。

他離開了塞北，毫無聲息的來到了中原。

塞北是他生長的地方，也是最令他傷心的地方。

他到中原來不是爲了成名闖萬兒，他到中原來完全是爲了尋死！

他希望中原的高人殺了他，給他一個應得的處罰。

他對俏麗丫頭們的譏諷當然聽到了；對雲中鳳罩了一層寒霜的美麗面龐當然也看到了，但他都沒放在心上。

雲中鳳的快馬一過，激揚的塵霧尙未飛逝，左右麥田裏的英豪們已紛紛嚷叫着又回到了官道上。

所有的人都驚悸猶存的望着數里外的塵烟叫嚷道：「難怪人們喊她『小辣椒』，性子太燥了嘛！」

「男人急着去看招親擂，她這麼匆急去幹什麼？」

「看她滿面寒霜，一臉的殺氣，好像去和什麼人拚命似的……」

「聽說『小辣椒』和『劍聖』的兒子江明英感情很好，八成是去阻止江明英上台打擂吧……」

「你說的不錯，江英明風流倜儻，見一個喜歡一個，說不定早已上過了台，打敗了那位姍姍姑娘呢！」

「眞沒想到啊！『小辣椒』的醋勁這麼大？……」

話未說完，四週已經响起一陣哈哈哄笑！

哄笑聲中，仍聽有人笑着說：「她爹的鐵掌威震天下，聽說她的掌法也有了驚人的火候……」

另一人笑聲接口道：「風流成性的江明英若眞打翻了她的醋罈子，她眞會一掌斃了他……」

話還未說完，一聲冲霄烈彩，劃空傳來！

羣豪聽得神色一驚，接着同時嚷叫道：「大家快走啊，午場已經開始啦！」

隨着嚷叫聲，羣豪立時展開了身法，因爲，三河縣的城門樓，已經在望了。

× × ×

不算寬大的三河縣城大街上，半個時辰之前還行人熙攘，酒樓飯莊上座無虛席，如今却是一片冷清，幾乎看不到幾個人影。

只有「劍聖」江振東的堂皇宅第門階上，一如往常，雄糾糾的站着八名背繫寶劍的魁梧大漢！

由於南關劃空傳來的陣陣彩聲，使他們已不像往日那麼嚴肅，隨着轟雷似的彩聲，也開始了嬉笑和議論。

他們的話題雖然談的是南城富紳的女兒，司馬姍姍姑娘打擂招親的事，但是他們的目光却不時看一眼廣場斜對面的酒樓上。

酒樓上的客人早已走光了，但「鐵掌震九州」的女兒雲中鳳和她的六個潑辣丫頭却仍待在酒樓上。

雲中鳳臨窗而坐，一臉的寒霜，兩隻秋水般的明亮大眼睛，一瞬不瞬的盯着廣場斜對面「劍聖」江振東的堂皇大門前。

她柳眉緊蹙，櫻口緊閉，內心顯然有難以渲洩的憤怒和恨意。

她的六個心腹丫頭，也已進餐完畢，依序侍立在她的身後左右。

站在她左邊的是「小娥」「小蝶」「小蟬」。

站在她右邊的是「小蜓」「小蛉」「小螢」。

這六個小丫頭，最大的十七八，最小的十五六，一個比一個精靈，一個比一個俏麗，而且，燕瘦環肥，各具其美。

尤其，每個人都生了一張會說話的小嘴，刻薄起來不饒人，甜起來又讓人舒坦的要命，所以雲中鳳才將她們留在身邊，做了她的心腹丫頭。

她們既然個個如此聰明，當然也知道小姐的心事，那就是前來暗中看一看，一向風流的江明英，會不會前去南關打擂。

她們在來三河縣的途中，聽到了不少有關司馬姍姍姑娘的傳言事蹟。

傳言說，司馬姍姍姑娘不但武功高，劍術驚人，而且生得如花似玉，美貌如仙，見到她的男人，沒有那一個不喜歡的！

這些話聽進雲中鳳的耳朵裏當然焦急，是以，率領着六個精靈丫頭，星夜兼程，總算在開擂的頭一天趕到了三河縣城。

南關外不時傳來的烈彩，顯然有不少人上台，當然也一個一個的被打下來，否則彩聲便不會一聲接一聲的傳來。

每當彩聲傳來，雲中鳳的心坎兒就會一陣絞痛！

因爲，根據彩聲的熱烈，更加證明了司馬姍姍姑娘的武功高强驚人。

當然，上去的人愈多，拖的時間愈久，愈久愈令雲中鳳焦急不安。

因爲，根據方才前去打擂看熱鬧的酒客們說，現場還沒有人看到江明英露面，所以，她非常希望下一次的彩聲中，就挾雜着緊密的鞭炮聲。

久而緊密的鞭炮聲，代表着有人打敗了司馬姍姍，也代表着招親擂已經結束了，一直沒露面的江明英，當然也就不會前去了。

六個精靈丫頭，看到小姐如此懊惱，心裏自然也跟着不快樂，因而每個人的小嘴都嘟嘟的老高。

就在這時，冷清寂靜的街道上，突然傳來一陣緩慢而單調的「嗒嗒」馬蹄聲。

玲瓏小巧，生了一副桃型臉的「小螢」，就站在靠窗口的地方，她聞聲探頭一看，美目倏的一亮，回頭脫口道：「嗨！妳們快來看，是那個木頭人耶！」

「小娥」「小蜓」五人聽得精神一振，同時驚呼道：「眞的？」

驚呼聲中，紛紛探首向窗外看去。

探頭一看，果然是路上看到的那個坐騎洒花馬，身穿絳衫的冷漠青年。

只見他手控馬韁，上身坐得筆直，半睜着眼睛緊皺着眉，目光一直望着正前方，對左右兩街的商店景觀，看也懶得看，頭也懶得轉，除他之外，似乎任何事務都不存在一般。

生得明媚大眼，胖瘦適中的「小娥」，突然迷惑的說：「他怎的進城來了？爲什麼沒有去南關？」

端坐沒動的雲中鳳，聽得柳眉一蹙，心中似乎想起了什麼。

身材瘦高，說話刁鑽的「小蜓」，輕哼道：「他活得像塊木頭，還要想娶老婆呀！」

雲中鳳聽得嬌靨一沉，立即輕斥道：「小蜓！」

六個俏麗丫頭見小姐開口說話了，俱都大喜，心裏一高興，反而正色道：「小婢們說的是實話嘛！看他冷冰冰的像塊鐵，誰敢嫁給他做老婆？」

雲中鳳明媚大眼一瞪，再度輕聲呵斥道：「最好閉上妳們的嘴！告訴妳們，他很可能就是塞上煞星雷霆雨！」

六個俏麗丫頭聽得渾身一哆嗦，同時輕啊道：「眞的呀小姐？您說他就是塞上煞星『冷面鐵心』的雷霆雨？」

雲中鳳微一頷首，道：「如果他的佩劍又細又長，而又是紅劍鞘，那就不會錯了！」

六個俏麗丫頭驚異的「噢」了一聲，又紛紛緊張的向窗外看去。

這次探首一看，發現雷霆雨的寶劍果然是柄又細又長的紅鞘劍，嚇得脫口驚啊，急忙將頭縮回來，望着雲中鳳急聲道：「小姐，您猜的沒錯，果然是他！」

雲中鳳神色一驚，花容微變，不由蹙眉迷惑的說：「奇怪？他來中原作什麼？難怪他不去看招親擂！」

胖嘟嘟大眼睛的「小蟬」，突然問：「小姐，他爲什麼不去看招親擂？」

瘦弱的「小蛉」急忙道：「聽老爺那天說，有好幾個漂亮的姑娘爲了他自殺，被殺，落髮出了家……」

話未說完，雲中鳳已低斥道：「好啦，不要再說了！」

「小蛉」反而正色道：「眞的小姐，老爺說，被殺的是他青梅竹馬的兒時玩伴，自殺的是他爹仇家的獨生女兒，落髮當尼姑的是……」

雲中鳳根據單調緩慢的「嗒嗒」蹄聲，知道雷霆雨已距酒樓不遠了，急忙低斥阻止道：「還不趕快住嘴！」

正聽得入神的「小蛾」五人也驚覺到雷霆雨的座馬已到了樓下，立即機警的悄悄探首看向窗外。

一看之下，不由驚得渾身一囉嗦，忽忙又將身體退回來！

雲中鳳一看，立即壓低聲音問：「怎樣？」

六個丫頭幾乎是同時輕聲道：「他到了耶！」

雲中鳳蹙眉「噢？」了一聲，接着目光一亮，花容立變，脫口悄聲道：「哎呀不好！他一直乘馬走到這兒來，勢必要經過江家的大門口……」

「對了，他一定不知道此地的規矩，準會和江家的護院們衝突起來！」

「小蜓」急忙道：「來！讓我來阻止他！」

說着，已奔向了窗口。

「小娥」等人一見，驚得同時警告道：「小蜓小心，他……」

他字方自出口，雷霆雨的馬已到了樓下，幾人驚得急忙住口不說了。

雷霆雨高坐馬上，頭部幾乎和酒樓的街窗高度相等，如果他轉轉頭，酒樓內的情形必可一覽無遺。

但他沒有看，座馬也機械似的繼續向前走去。

奔到窗口的「小蜓」急忙輕呼道：「雷少俠，雷少俠！」

雷霆雨的身體似乎微微一震，立即將座馬勒住，轉目望着「小蜓」，有些意外的淡然問：「妳認得我？」

聲音冰冷，臉上毫無表情，兩道入鬢濃眉蹙得更緊了。

「小蜓」看得心中一驚，不自覺的說：「我家小姐認得你！」

雲中鳳聽得芳心一陣狂跳，嬌靨頓時通紅，由於「小蜓」說到了她，只得向着雷霆雨尷尬的點了點頭。

豈知，雷霆雨看也沒看她一眼，繼續望着「小蜓」，淡然問：「什麼事？」

「小蜓」急忙壓低聲音，警告道：「嗨！你不能騎着馬走過去耶……」

雷霆雨聳動了一下眉頭，問：「爲什麼？」

堂皇大門樓，不答反問道：「我問你，你知道那是什麼人的宅第？」

雷霆雨看也沒看，僅搖了搖頭，這次連嘴巴都懶得開了。

「小蜓」特別加重語氣，正色道：「告訴你，那是『劍聖』江振東的宅第，任何人乘馬經過他的門口，都得下來拉着馬走……」

雷霆雨立即冷冷的問：「為什麼？」

「小蜓」被問得一楞，只得正色道：「他是武林『劍聖』呀！你們佩劍的人應該尊敬他呀……」

話未說完，雷霆雨胯下的神駿洒花馬，竟然自動的向前走去。

雷霆雨連個「謝」字都沒說，逕自轉過頭去。

受到雷霆雨冷落，原本氣得嬌靨煞白的雲中鳳一看，倏的由位置上站起來，急忙奔到了窗口前。

「小蛾」五人也跟着湧到窗口向外看去。

只見雷霆雨左手控韁，上身筆直，胯下的洒花馬，依然邁着牠那不疾不徐的步子。

站在「劍聖」門階上的八名彪形大漢，十六道憤怒目光同時盯着馬上的雷霆雨，顯然對他已注了意。

雷霆雨進入了廣場，距離江家的大門口已經不遠了，看來他根本沒有要下馬的意思。

雲中鳳看到八個彪形大漢蠢蠢欲動的架勢，不由嬌哼道：「哼……那些不長眼睛的東西，煞星已到了面前，還在那裏神氣……」

「小蟬」立即焦急的說：「小姐，那咱們要趕快設法警告他們呀！」

雲中鳳斷然沉聲道：「不必了。看他們平素狐假虎威的樣子，今天讓他們吃點苦頭也好……」

「小蛾」却焦急的說道：「可是，雷霆雨是出了名的煞星，冷面鐵心，出劍奪命……」

雲中鳳緩緩搖頭道：「不會，只要那些人不出劍，他不會殺他們！」

話聲甫落，只見八名彪形大漢中的一人已向着馬上的雷霆雨，瞋目大喝道：「嗨！站住！」

雷霆雨看也不看，理也不理，任由胯下的寶馬繼續向前走去。

瞋目吆喝的大漢一見，頓時大怒，破口大聲罵道：「奶奶的，你是個聾子呀？你……」

大罵聲中，飛身撲到了雷霆雨的馬前，伸手就要去拉洒花馬的攏口。

但是，就在大漢的手看看拉住攏口的同時，雷霆雨的右腿已閃電彈出！

「叭！」一响，悶哼一聲，拉馬的大漢就像被踢中的皮球，「蓬」的一聲仰跌在地上，頓時暈了過去。

因為，雷霆雨彈出的一腿，紫紅錦緞劍靴正巧踢在大漢的下顎上。

其餘七名大漢一見，頓時大怒，同時怒喝一聲，紛紛奔了過來，立時將雷霆雨的去路擋住。

洒花大馬昂首一聲怒嘶，前蹄微微揚起，只得停在了原地。

當前大漢濃眉一豎，怒喝道：「好小子，我看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胆敢在『劍聖』江老英雄的門前撒野打人……」

另一個大漢沉喝道：「少和他小子囉嗦，問他是那裏來的，知不知道武林的規矩？」

當前大漢舉手一指雷霆雨，怒聲問：「你小子知不知道此地規矩？」

雷霆雨高坐馬上，冷漠的臉上毫無一絲表情，這時見問，僅淡淡的搖了搖頭！

當前大漢氣得一指階高五級的堂皇大門樓，怒喝問：「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人的宅第？」

豈知雷霆雨竟毫不遲疑的點了點頭！

七個大漢看得神情一呆，更加怒不可抑，如果說他不知道，還算情有可原，如今竟然點了頭，這口氣叫他們如何忍得下去？

是以，七個大漢幾乎是同時瞋目厲聲：問「知道為什麼還不下馬？」

雷霆雨立即冷聲問：「為什麼？」

七個大漢聽得又是一楞，其中一人突然怒罵道：「老子以為你是個啞巴呢，原來你還會說話啊，打！」

怒罵聲中，急上兩步，右拳呼的一聲搗向了雷霆雨的膝頭。

其餘六人一看，也各自大喝一聲，撲身向前，揮拳就向雷霆雨攻去。

洒花大馬，十分通靈，一聲怒嘶，前蹄仰起，人形而立，雷霆雨趁勢一脚踢中了當先攻擊大漢的面門。

緊接着，洒花大馬身形一旋，雷霆雨出腿如電，叭叭連聲中，悶哼驚呼嘷叫不斷，七個彪形大漢，幾乎是同時仰面跌倒在地上。

洒花大馬前蹄放下，繼續邁着牠有規律的步子向前走去，而雷霆雨依然沒有下馬。

街上雖然冷清，但廣場的四週仍圍立了不少看熱鬧的人。

看熱鬧的人都楞了，沒有那一個敢出口大氣，直到「劍聖」的大門內有人跑出來察看，大家才鎭定心神，紛紛驚呼議論起來。

這是從來沒有的事，居然有人胆敢在武林「劍聖」的大門前，把他的看門人一個一個的打倒在地上。

事實擺在眼前，又不容他們不信，八個彪形大漢，直挺挺的躺在地上，還沒有一個能爬起來。

再看那位坐騎洒花馬，身穿鮮紅衫的冷峻青年，早已通過了廣場，消失在街口的拐角處。

他給所有圍觀的人留下一個謎，這個胆大包天，不懼「劍聖」武功威望的年輕人到底是誰？

× × ×

「劍聖」江振東，穿着一襲烟緞袍，神情愉快的坐在客廳大椅上。

他滿面紅光，略帶微笑，右手捻着五柳灰鬚，慈祥的望着坐在側椅上的愛子江明英。

江明英年約二十五六歲，著粉紅亮緞公子衫，髮髻上束了一條同色絲帶，生得劍眉朗目，玉面朱唇，確是一位少見的俊美青年。

他是「劍聖」江振東的唯一愛子，腰際佩的兵器當然是劍。

他看來精神奕奕，目閃輝芒，不算太恭謹的坐在那兒，神情顯得有些興奮，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個活躍精明的青年人。

兩個僕婦侍女肅立一角，老家人江祿，恭謹的站在廳門前。

「劍聖」江振東捋着五柳灰鬚，微微頷首道：「英兒，如果你决心前去南關打擂，為父的也不堅持阻止你……」

江明英趕緊興奮的欠身恭聲道：「謝謝爹！」

「劍聖」江振東却繼續說：「不過，『鐵掌震九州』雲騰天的女兒……」

江明英立即不高興的說：「爹，孩兒不喜歡她！」

「劍聖」江振東雙眉微蹙問：「為什麼？她看來不是也滿可愛的嗎？」

江明英輕哼一聲道：「她任性刁蠻，愛耍大小姐脾氣，孩兒受不了她，尤其她身邊的六個丫頭……」

「劍聖」江振東立即揮手阻止道：「好了，那金家集『雙龍鞭』的二姑娘，五嶺山莊『追風刀』的大女兒……」

話未說完，江明英已再度愁眉苦臉的說：「爹，她們都不夠溫柔體貼，不端莊，不賢淑……」

「劍聖」江振東是些生氣的問：「你是說，南關司馬家的姍姍姑娘，性情溫柔，端莊賢淑？」

江明英被問得雙眉一蹙，頓時無話可答了！

因為，一個自己打擂找丈夫，非和對方分個高下才肯嫁的女孩子，雖不能斷言不賢淑，不孝順，至少她的個性是激烈的，放任的！

「劍聖」江振東見愛兒無話可答了，只得嘆口氣道：「英兒，你已經二十五六了，也早該成家了，你不能再這樣東喜歡一個，西喜歡一個，看到了新的，馬上忘了舊的……」

話未說完，江明英突然抬起頭來，堅定的說道：「爹，這一次我打敗了司馬姍姍，馬上由您老人家主持成婚，絕不再拖了！」

「劍聖」江振東凝重的注視着愛兒，久久才沉重的問：「你自信能在多少招內勝過她？」

江明英聽得精神一振，傲然含笑道：「爹！孩兒二十招以內，絕對可以戰勝她的！」

「劍聖」江振東却哂然搖頭道：「你能在四五十招內打敗她，為父的就已高興了……」

江明英一聽，不由有些生氣的說：「爹，我是武林『劍聖』您的兒子耶！」

「劍聖」江振東立即頷首道：「我知道，但華山派的劍法，犀利詭詐，招中套招，極富變化……」

江明英立即不服氣的說：「可是，這二十多年來，三次論劍，他們華山派都敗在爹的劍下啦！」

「劍聖」江振東緩緩搖頭道：「因為論劍採晉級淘汰制，為父一直還沒有和華山掌門人交過手！」

江明英聽得一楞，不由意外的「噢？」了一聲！

「劍聖」江振東凝重的望着江明英，繼續說：「我一直懷疑司馬姍姍在南關設招親擂，眞正的目的還是為了吸引你前去呢！」

江明英也是個反應極靈敏的人物，他立即判斷道：「爹，果眞如此，那也是她得了師門華山派的授意！」

「劍聖」江振東立即贊同的頷首道：「不錯！為父正有這個想法！」

江明英聽得目光一亮道：「爹，這麼說，孩兒更應該前去打擂了？」

「劍聖」緩緩頷首道：「這也是為父的何以沒有堅决阻止你去的原因！」

江明英一聽，忽忙站起身來，道：「爹，那孩兒這就去了……」

話未說完，宅門迎壁處突然奔進來一個家丁裝束的青年人，一面神情驚慌的向常前奔來，一面大聲惶呼道：「老爺……老爺不好了，看門的江標他們幾人都被人打死了……」

「劍聖」江振東，久歷江湖，遭遇過不少大風大浪，他雖然聽得心中一驚，但仍望着廳門口的老家人江祿，鎭定吩咐道：「江祿，你去看看……」

話未說完，慌張來報的青年已登上廳階，奔向廳門。

江祿立即沉聲道：「江旺，不要慌張，老爺和少爺都在廳上！」

被稱為江旺的青年舉目一看，立即奔進廳內，噗的一聲跪在地上，同時惶聲道：「老爺不好了，江標他們都被人家打死了！」

「劍聖」江振東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噢？」了一聲道：「怎會有這等事？」

江明英立即憤聲道：「爹，待孩兒出去看看！」

「劍聖」江振東閱歷豐富，他立即斷定，胆敢找上門來而又敢打死人的，絕不是等閑人物。

是以，忽忙伸手阻止道：「慢着，先把事情經過問清楚了再說！」

說罷，又望着跪在廳口的江旺，沉聲問：「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話未說完，江旺已惶聲的急忙道：「小的也不知道，小的聽到吆喝跑出去看時，江標他們已經倒在地上了，每個人的臉上都有血……」

江明英早已氣得渾身顫抖，但父親已經阻止，他又不敢再擅自出去。

「劍聖」江振東，神情凝重，緩緩頷首，沉吟自語道：「來人莫非是西關外楊長壽唆使的……」

江明英立即憤聲問：「爹說的是『滾雷刀』楊長壽父子？」

「劍聖」江振東神色一動，立即望着江明英，驚異的問：「怎麼，你也曾和他們父子發生過衝突？」

江明英見問，反而面現難色，支吾不便出口了！

「劍聖」江振東臉色一沉，問道：「快說，這八條人命，很可能就是由你引起的。」

江明英聽得神色一驚，急忙躬身惶聲道：「孩兒再沒有涵養也不會和楊長壽的

頑劣兒子楊自雄一般見識。」

「劍聖」立即沉聲問：「那是怎麼回事。」

江明英只想恭聲道：「前幾天『五嶺山莊』的崔姑娘經過街上，由於正巧晌午，孩兒就作東請她們主僕去『醉仙酒樓』吃午飯……」

「劍聖」揣測道：「結果楊長壽的兒子楊自雄也在酒樓上？」

江明英恭聲道：「是的，爹，他一見孩子上樓，立即大聲喝罵酒保，又摔酒杯又摔盤子……」

「劍聖」江振東立卽又問道：「那你呢？」

江明英恭聲道：「孩兒知道他是故意挑釁，立即下樓另換了一家。」

「劍聖」江振東頷首贊好，同時起身道：「我們去到外面看一下……」

話未說完，廳外院中，突然傳來了一片惶急驚叫聲：「老爺不好了，老爺不好了……」

「劍聖」江振東和江明英聽得再度吃了一驚，誤以爲又發生了殺人事情。

舉目一看，正是値班把守大門的江標八人，飛步繞過了迎壁，逕向大廳前奔過來。

「劍聖」江振東見江標八人沒有死，當然寬心了不少，但見他們八人中有六人滿面流血，知道他們被來人打的不輕。

江標八人一奔上廳階，同時惶聲報告道：「老爺，請爲小的們做主，來人十分蠻橫，出手打人，小的們全被他小子給摜倒了……」

「劍聖」江振東立即沉聲道：「你們先起來，有話慢慢說！」

說着，又走回椅前坐下。

江標八人叩頭起身，有的擦鼻血，有的擦眼淚，有的報告老爺。

江明英見他們亂糟糟的，立取呵斥道：「由江標一個人報告，其他的人不要說話。」

其餘七人恭聲應是，由江標恭聲報告道：「啓稟老爺，剛剛來了一個穿絳紅衫騎洒花馬的年輕人，不懂武林規矩，硬要騎着馬過去……」

「劍聖」江振東一聽，立時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不由沉聲問：「什麼武林規矩，是誰規定的，經過咱們家門口，一定要下馬步行走過去？」

江標八人一聽，俱都楞了，其中一人期期艾艾的說：「可是，這些年來，所有騎馬經過的人，都是下馬走過去的呀！」

「劍聖」江振東臉色一沉，說道：「那是他們自願，我們也不便派個人站在街口，要他們不要下馬走過去，但是，沒有下馬的人，也沒有誰叫你們硬要人家下馬的呀？」

另一個大漢却不服氣的說：「可是，他也不能出手打人呀？」

「劍聖」江振東沉聲問：「是他找上門來的嗎？」

江標不敢隱瞞，只得恭聲道：「回稟老爺，是江貴先出聲吆喝他下馬……」

江貴神色一驚，急忙解釋道：「那小子神情冷漠，十分傲慢……」

「劍聖」江振東臉色一沉問：「是不是你對那個年輕人稱呼小子，人家才打你們？」

江貴心頭一震，當然不敢承認，只得否認道：「老爺一直敎導小的們要懂禮貌，小的怎敢這樣稱呼他？」

「劍聖」江振東雙眉一蹙問：「那他爲什麼打你們八人？」

江貴急忙道：「小的請他下馬，他不肯，小的問他知不知道這是誰的府第，他竟然點了點頭……」

早巳怒氣塡胸的江明英再也忍不住怒聲道：「爹！這是誠心前來找碴的……」

江標立即附和着正色道：「可不是，江貴就是嚥不下這口氣才出手拉他的馬攏口，誰知，江貴的手還沒出去，他巳蓬的一脚把江貴踢退了七八步……」

江明英越聽越氣，不由怒聲問：「後來呢？」

江標只得道：「後來我們七個也一湧而上，決心將他拖下馬來……」

江明英怒哼識聲道：「把他拖下來啦，你們也都倒下啦？」

另一個大漢急忙道：「我們根本就沒摸到他，他把馬一拉，右腿叭叭叭，就像裝了機簧般，把我們七個也踢趴下啦！」

江明英不由氣得怒聲問：「說了半天，他還是沒有下馬？」

江標八人幾乎是同時憤聲道：「可不是，他還得意的拍了拍手，神氣的看了一眼四週看熱鬧的人……」

江明英一聽，更是怒不可抑，不由恨聲道：「氣死我了！」

說罷，立即望着「劍聖」江振東，憤聲地要求道：「爹，孩兒一定要出去追上他……」話未說完，神情十分凝重的江振東却伸手一指側椅，道：「你先坐下！」

江明英早巳養成了超人的優越感，尤其，父親是武林人人尊敬的「劍聖」，居然有人胆敢在府門前撒野，還摜倒了八名守門的僕人，這若是被那些看熱鬧的人傳了出去。他江明英還有何顏面在三河縣城混？

尤其，廣場四週有那麼多看熱鬧的人，竟然久久未見府裏派人去追那小子，這要是傳出去，也是一件極不光彩的事。

是以，他顧不得父親平素的令出如山和管敎極嚴，繼續怒聲要求道：「爹！」

爹字方自出口，江振東巳瞋目呵斥道：「坐下！」

江明英一看爹生氣了，心中一驚，趕緊恭聲應了個是，退後兩步坐在椅上。

這時見老爺生氣，說謊的要被逐出門去，那個還敢承認，紛紛不安的說：「小的當時被踢昏了，醒來時他巳不見了。」

「劍聖」江振東這才望着江標八人問道：「那個年輕人果眞是拍了拍手，神氣的看了廣場四週一眼，得意的走了嗎？」

江標八人原本想激起江明英的怒火，追上踢他們的青年爲他們八人出口氣。

「劍聖」江振東繼續沉聲問：「你們說那年輕人穿絳紅長衫，騎洒花大馬，相貌生得怎樣？」

江貴是第一個被踢倒的，搶先道：「相貌還不錯，身體也結實得很，就是臉上冷得能刮下兩斤冰來……」

江明英肚子裏有氣沒處洩，立即呵斥

道：「簡單扼要的說，少廢話！」

但是，「劍聖」江振東却凝重的問：「他的臉上怎麼個冷法？」

江貴見問，立即把雷霆雨緊蹙着眉頭半睜着眼，嘴巴緊閉成個下彎的弧形樣子學了一下。

「劍聖」江振東一看，繼續凝重的問：「他的佩劍可是一柄又細又長，劍柄上也繫着紅絲穗的紅鞘劍……」

話未說完，曾經攻出雷霆雨左側的兩個彪形大漢，連連頷首急聲道：「不錯不錯，他的劍正和老爺說的一樣。」

「劍聖」江振東未待兩人話完，已揮了個阻止手勢道：「好了，你們都去休息吧！」

說罷，又看了一眼先來報告的江旺和靜立一角的兩個僕婦侍女。

江標八人一看老爺的凝重神情，知道洒花大馬上的絳衫青年必是個厲害人物，這一頓打八成是白挨了。

是以，八人同時恭聲應是，躬身退出廳去。

兩個僕婦和侍女，以及江旺走出了廳門後，大廳上就剩下了「劍聖」、江明英，以及當年追隨「劍聖」行道江湖的老僕江祿。

「劍聖」江振東直到江標等人完全走出大廳之後，才凝重的望着江明英，憂鬱的問：「你知道這個不肯下馬的青年人是誰？」

江明英心知有異，立取搖頭恭聲道：「孩兒不知！」

「劍聖」江振東沉重的吸了口氣說：「他就是塞上煞星，被人稱爲『見光喪胆，出劍奪命，冷面鐵心』的雷霆雨……」

江明英聽得俊面一變，脫口輕啊道：「就是他？」

「劍聖」江振東凝重的點點頭道：「我早該把他的情形告訴你們的……」

老江祿這時也有些緊張的說：「老爺，他好端端的爲什麼到中原來？而且還過了黃河？」

「劍聖」江振東憂慮的嘆口氣道：「只怕今後中原武林又要掀起一陣腥風血雨了。」

江明英一向年輕氣盛，眼高於頂，絕少服過別人。

這時見父親滿面憂鬱，話意氣餒，不由憤聲問：「爹，他眞的這麼厲害嗎？」

話聲甫落，「劍聖」江振東竟正色怒聲道：「我鄭重警告你，一旦遇到了他，絕不可與他交手，尤其不可撤劍！」

江明英看得神色一驚，他根據父親的鄭重嚴厲神情，知道雷霆雨的確是個厲害可怕的人物。

但是，想到方才雷霆雨打倒了江標等人，不由氣憤的問：「爹，他萬一找上門來呢？」

「劍聖」江振東緩慢的搖着頭說：「他不會找上門來的……」

老江祿却憂慮的說：「老爺，萬一他眞的找上門來呢？」

「劍聖」江振東只得黯然咬牙道：「那老夫也只好和他拚了。」

江明英聽得大吃一驚，這才知道連身爲武林「劍聖」的父親也不是雷霆雨的敵手。

老江祿却鼓勵性的沉聲道：「老爺闖蕩江湖，經過了多少大小陣仗，他雷霆雨只不過是一個剛出道沒有幾年的後生小伙子……」

話未說完，「聖劍」江振東巳黯然搖頭自語似的說：「沒有用，他是武林近百年來難得一見的用劍高手，只要他出劍，沒有那一個能活命……」

說此一頓，倏的將目光注定在江明英的俊面上，加重語氣黯然問：「你知道嗎？『見光喪胆』，是你看到他的劍光喪胆，『出劍奪命』，是他出劍奪你的命，『冷面』是他的臉上從來沒有笑容，『鐵心』是不論黑白兩道，出劍絕不留情……」

江明英雖然聽得暗暗心驚，但他仍然有些不服的問道：「爹，即使是高手三四人……」

話剛開口，「劍聖」江振東巳沉重的說：「塞上七老曾聯手圍攻他……」

江明英聽得目光一亮，迫不及待的問：「結果呢？」

「劍聖」江振東黯然道：「全部死在他的劍下，無一倖免！」

說至此一頓，又望着驚得有些發楞的江明英，加重語氣道：「這七個老人中的任何一人，爹都不是他們的敵手！」

老江祿自小看着江明英長大，當然瞭解江明英的個性，因而趁機提醒道：「少爺，這便是老爺爲什麼不讓你和雷霆雨動手的原因。」

「劍聖」江振東又突然搖頭道：「不，江祿你還沒完全瞭解我的意思，我並不願意我的兒子做個儒弱怕死的人……」

江明英聽得目光一亮，精神倏地一振，他原本喪失的雄心，一下子又高張起來了。

只見「劍聖」江振東黯然一嘆繼續道：「但是，他現在還不能死，他還沒有娶妻，還沒有盡到他的責任，還沒有爲江門留下後根。」

江明英一聽，就像有把刀突然戳在他的心上一樣，不由痛心的說：「爹，孩兒不孝，這就前去南面打擂不管勝敗成否，孩兒都要馬上結婚。」

「劍聖」江振東含笑頷首道：「好，你去吧，爹等你的好消息。」

但是，江明英却以堅定的口吻，要求道：「爹，孩兒希望您老人家能把雷霆雨的往事說一遍。」

「劍聖」江振東立卽道：「今天爹累了，改天我再講給你聽吧！」

說着巳由椅上站起來，並突的一整臉色，再度警告道：「記住爹的話，絕對不可和雷霆雨交手。」

跟着起身的江明英，深知自己的責任重大，立即恭應了聲是。

「劍聖」江振東欣慰的點點頭，逕自走出了後廳門。

× × ×

雷霆雨雖然敎訓了一頓「劍聖」宅門口的一羣惡僕，但心中依然不能釋懷。

他認爲「劍聖」只是每十年論劍一次，由各大劍派頒贈的一個名號，並沒有給予「劍聖」這麼大的威風、氣焰和權勢。

他沿途聽到對「劍聖」江振東的評論

尚不惡，但他府上的家人如此蠻橫無禮，「劍聖」江振東仍應負疏於教導的責任。

尤其，方才聽那些前去參加招親擂的人們說：江振東的唯一兒子江明英，風流成性，曾經和許多武林世家的女兒發生過戀情。

這些話雖然都是酒樓茶肆間的傳說，但無風不起浪，多少總會有那麼一些些。

在酒樓前將他喊住的雲中鳳，八成就因爲不信任江明英，所以才躲在酒樓上暗中監視。

這時晌午已過，他腹中早已餓了，剛才他原本就要在那家酒樓打尖，但因看到雲中鳳的六個丫頭在窗口探頭探腦，所以才沒有停下來。

撥馬轉過街角，本想找一家酒樓飯館，發現竟是一座小廟前的空場子。

小廟不大，看型式裏面供奉的可能是福德正神——土地公。

土地廟後是片草叢，圍了十多個百姓，並傳來了一個老女人的悲痛哭聲！

只聽那老婦人悲切的哭聲道：「可憐的鶯兒呀！妳怎的這麼命苦，妳爲什麼不知道喊人呀……」

雷霆雨見是老婦哭兒，立即撥馬準備向前繼續走去。

但是，他却聽到老婦人繼續哭聲道：「這個殺千刀的江明英，仗着他爹是『劍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姦殺別人家的閨女……」

雷霆雨一聽老婦人哭罵「劍聖」的兒子江明英，目光冷電一閃，剛剛撥轉的馬頭，立即又撥了回來，劍靴一催馬腹，逕向土地廟前馳去。

由於馬蹄聲響，立時引起廟後圍觀人的注意，紛紛轉首向雷霆雨望來。

雷霆雨舉目一看，這才發現土地廟的牆根下，尚站着一個身穿綠緞繡花公子衫的瘦削青年。

綠衫瘦削青年戴着一頂天藍色的公子帽，帽子已有些歪斜，猴樣的瘦臉上滲滿了汗水，正在那裏楞楞的望着撫屍痛哭的老婦人。

老婦人撫着的屍體顯然是個少女，雖然面色慘白，雙目圓睜，舌頭有些凸出口外，但根據她臉上的輪廓看，生前顯然頗有幾分姿色。

只聽老婦人繼續哭罵道：「殺千刀的江明英，前幾天見我女兒在溪邊洗衣服，他還故意向我女兒笑一笑，沒想到今天他就下了毒手……」

就在這時候，驀聞有人急聲說道：「蘇大娘，蘇大娘，西關的楊長壽楊大爺來了……」

老婦人管你什麼楊大爺楊二爺，繼續撫着女兒的屍體哭罵個不停。

雷霆雨高坐馬上，已馳到了小廟前不遠，却發現一個身穿灰緞袍的瘦高老人，神情慌張，領着一個年輕僕人急步奔來。

只見那個年輕僕人，滿頭大汗，面色蒼白，一見發楞的綠衫青年，立即舉手一指，急聲說道：「老爺，老爺，少爺在那裏！」

灰袍老人一見，飛步奔了過去，同時惶然的問道：「雄兒，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綠衫青年一定心神，惶得急忙沙啞着聲音道：「爹……是江明英殺了這個蘇姑娘……」

灰袍老人正是家住西關外的「滾雷刀」楊長壽，而綠衫青年就是他的獨子楊自雄。

「滾雷刀」楊長壽一聽，立即寬慰的頷首道：「好好好，是江明英就好……」

撫屍痛哭的老婦人已跪地望着「滾雷刀」楊長壽，哭聲哀求道：「楊大爺，您要爲我家鶯兒伸寃報仇呀！江明英那畜牲，糟塌了我的女兒不算，還把她給殺了，他的心腸也太狠毒了呀……」

「滾雷刀」楊長壽立即走至老婦人的身邊，伸手相扶道：「蘇大娘，妳放心，這一次我一定主持公道，叫那個喪德敗行，風流成性的江明英爲蘇姑娘償命……」

說着，又直身望着十數圍觀的人，解釋道：「我也是聽我家楊聰回去報告說，小兒自雄在這兒發現江明英那畜牲對蘇鶯鶯姑娘拉拉扯扯……」

十數觀衆中的一個老人立即憤聲道：「既然楊少爺看到了，爲什麼他不出手阻止？」

「滾雷刀」楊長壽急忙道：「小兒他不會武功，那敢出手阻止『劍聖』江老英雄的兒子？我怕江明英一看劣蹟被人發現，殺了小兒滅口，於是匆匆趕來了……」

雷霆雨已經到了小廟旁，這時聽了「滾雷刀」楊長壽的話，才知道他率領着僕人趕來的原因。

「滾雷」刀楊長壽說的「楊聰」，想必就是跟他前來的年輕僕人。

但是，觀衆中另一個老人則有些懷疑的說：「若說江少爺行爲有些隨便，喜歡和漂亮的姑娘們在一起馳馬打獵，這倒是不假，如果說他姦殺了鶯鶯姑娘，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滾雷刀」楊長壽一聽，立時老臉一沉，怒聲道：「這是什麼話？難不成是小兒胡說嗎？」

仍跪在地上的蘇大娘也以堅定的口氣哭聲道：「不會錯，一定是江家的那個畜牲……」

身穿綠緞衫，帽子有些歪斜的楊自雄，突然舉手一指十數觀衆中，沉聲道：「不是光我一個人看到，他……他……也看到了！」

如此一指，十數觀衆紛紛驚異的看向自己的身後左右。

雷霆雨當然也向十數觀衆中看去。

只見一個身穿粗布衣的清秀青年，面色蒼白，神情慌張，急忙否認道：「我沒看清是江少爺，我沒看清是江少爺……」

綠衫青年楊自雄立即瞪着那個布衣青年，沉聲喝道：「黃尚峯，你敢不說實話嗎？」

被稱爲黃尚峯的布衣青年嚇得渾身一哆嗦，急忙惶聲道：「我……我只看到一個人由這兒跑了，我只看到一個人由這兒跑了……」

惶急說話間，撒腿轉身就跑。

「滾雷刀」楊長壽一見，不由氣得怒吼道：「黃尚峯回來！」

但是，布衣青年黃尚峯，已飛快的奔進了不遠處的幾間民房通道內。

氣得渾身顫抖的楊長壽，轉首望着青年僕人楊聰，怒聲命令道：「去把他抓回來……」

話未說完，突然發現神情冷峻，高坐馬上的雷霆雨，就在小廟的旁邊。

「滾雷刀」楊長壽先是一呆，仔細一看，目光一亮，面色大變，驚得渾身猛的一哆嗦！

但他想到現場還有這多人，只得强自一定心神，抱拳謙聲問道：「少俠可是姓雷？」

雷霆雨雙眉微微一聳，僅點了點頭。

「滾雷刀」楊長壽一看雷霆雨點了頭，再度渾身一哆嗦，慌的急忙抱拳急聲道：「果然是塞上俊彥，武林新秀，大名鼎鼎的雷霆雨雷少俠，幸會幸會，歡迎光臨，歡迎光臨……」

說話之間，一面連連抱拳，一面急步走到了雷霆雨的洒花大馬前，繼續自我介紹道：「老朽楊長壽，近兩年才搬來西關的，江湖朋友給老朽贈了一個匪號『滾雷刀』……」

雷霆雨的神情更冷了，拎韁就待撥馬而去。

「滾雷刀」楊長壽一見，趕緊跨步繼續謙聲道：「雷少俠，舍下就在西關外，務請賞光移駕，讓老朽敬備薄餚，以盡地主之誼……」

但是，雷霆雨口中却冷冷的說：「謝了！」

撥馬向街上走去。

「滾雷刀」楊長壽深覺機會難再，趕緊向着綠衫青年楊自雄，連連招手急聲道：「雄兒快來，快來見見這塞上英雄雷少俠……」

楊自雄見雷霆雨如此冷淡父親，心中早已怒火高熾，但父親呼喚，又不敢違背，只得心不甘情不願的走了過去。

「滾雷刀」楊長壽見兒子慢吞吞的走過來，不由氣得急聲道：「快來見過大名鼎鼎的雷少俠……」

說話間回頭再看，雷霆雨已乘馬走出數丈以外了。

楊自雄那裏還能忍耐，不由憤然哼聲道：「什麼……」

話剛開口，「東西」兩字還沒說出，「滾雷刀」楊長壽已猛的給他一拐肘，蓬的一聲搗在他的前胸上。

楊自雄做夢也沒想到他爹會用肘搗他，一聲悶哼，痛得他立時彎下腰去。

但是，「滾雷刀』楊長壽却恍然似有所悟，急步奔至老婦人處，脫口急聲道：「蘇大娘蘇大娘，快磕頭哀求雷少俠爲鶯鶯姑娘報仇……」

老婦人滿面淚痕，神情茫然，不由遲疑的問：「他……他成嗎？」

「滾雷刀」楊長壽立即焦急的說：「妳放心，別說一個江明英，就是十個二十個江明英也不是他的對手！」

老婦人蘇大娘一聽，這才望着雷霆雨的背影，大聲哭喊道：「雷少俠，求求您，殺了江明英那畜牲爲小女報仇，我這裏給您磕頭了……」

但是，雷霆雨已走進大街拐角處，頭也沒回。

拐過街角不遠就是一家酒樓。

雷霆雨再沒遲疑，翻身下馬，順手將馬韁搭在階前的拴馬樁上。

由於晌午已過，酒保剛整理好桌椅，大都懶得再招呼客人。

雷霆雨丟掉了手中馬韁，大步走進了酒樓。

跑堂酒保店小二，閱人無數，經驗豐富，眼皮子最活，一看雷霆雨的神情氣勢，趕緊滿面堆笑的跑過來，哈腰恭聲道：「爺！」

雷霆雨微一頷首，逕向樓上走去。

酒保深怕上面的夥計們不知情，趕緊望着樓上大聲地叱喝道：「雅座，大爺一位——」

聲音已經够宏亮了，而在「大爺」兩個字上還特別加重了語氣。

樓上聽得一陣騷動，立時响起數聲愉快肥喏！

雷霆雨登上樓上一看，七八個酒保正滿面含笑的快步迎過來。

有的愉快的歡聲喊爺，有的恭謹的肅手指着裏面的雅座。

雷霆雨見偌大的酒樓上近三十張桌子全空着，於是就在不遠處的一張空桌上坐下來。

恭迎的酒保趕緊跟過來，堆笑哈腰問：「爺！您想吃點什麼？」

雷霆雨立即伸了一個食指，道：「飯！」

酒保繼續問：「來點兒什麼酒？」

雷霆雨淡淡的搖了搖頭。

酒保二句話沒敢說，恭聲應了個是，轉身向內朗唱道：「大爺的客飯一個，上好的！」

朗唱完畢，再度向看雷霆雨，哈腰恭聲道：「爺！您稍待，馬上到！」

不一會兒的工夫，兩菜一湯一磁鉢的白米乾飯已擺在了桌上。

另一個酒保趕緊爲雷霆雨添上了一碗飯。

雷霆雨端起飯碗，剛挾了一口鷄絲韮黃，下面的酒保再度朗聲道：「看座！大爺五位——」

幾個酒保一聽，只得含笑又向梯口迎去。

雷霆雨根本不去理會，兀自吃他自己的。

隨着肆無忌憚的談論歡笑和脚步聲，一下子湧上五個衣着不一的壯漢來。

由於他們身着勁衣，携有武器，當然都是武林人物。

幾個酒保一見，紛紛歡聲道：「啊！原來是張爺李爺和丁爺五位，請請請，那邊有雅座……」

其中一個粗宏聲音的壯漢立即爽快的說道：「來！就在這兒好了，隨便些，隨便些！」

說話間，幾個酒保已將五人引到中央一張大圓桌上坐下來。

雷霆雨連眼皮都沒抬一下。

只聽一個酒保愉快的問：「今天府上沒開伙呀，直到現在才午飯……」

其中一人笑着說：「到南關看妞兒的招親擂去了嘛！」

另一個酒保含笑譏聲道：「五位爺爺都是有了夫人少爺的人……」

五個壯漢中至少有三人哈哈笑着說：「去看看熱鬧嘛！黃臉婆們那能管得了那麼多……」

一個酒保突然關切的問：「丁大爺！招親擂打的怎樣了？」

姓丁的壯漢「唔！」了一聲道：「我看，這樣打下去非出人命不可！」

幾個酒保同時驚異的「噢？」了一聲問：「怎麼回事，那位司馬姍姍姑娘還眞的出重手呀？」

另一個細嗓音的壯漢正色道：「小妞兒厲害得很，不但劍術高明，那兩隻春葱般的小手更不饒人……」

被稱呼丁爺的漢子接口道：「你們知道巢湖一霸杜金蛟吧？」

幾個酒保同時道：「知道哇！聽說他不但水功好，而且一雙鐵掌也敗過不少高手呢……」

另一個酒保則關切的問：「怎麼？杜金蛟也去打招親擂去啦？」

那位大嗓門兒的張爺哼聲道：「他小子根本就沒有資格上台，可是他硬說他今年才剛剛二十七……」

幾個酒保同時不服的說：「胡扯嘛！他今年至少也有四十出頭了！」

那位李爺則憤聲道：「他上了台還不算，還在交手之際伸出毛毛大手佔小妞兒的便宜……」

一個酒保揣測道：「姍姍姑娘發脾氣啦？」

姓李的立即得意的說：「那還和他客氣，一聲嬌叱，旋身飛腿，『蓬』的一聲正好踢在前胸上，他小子就像斷了綫的風箏飛下台去……」

幾個酒保聽得脫口驚「啊？」道：「那還有命嗎？」

五個大漢有些幸災樂禍的同時哼聲道：「由三丈多高的擂台上被踢下來那還好的了？鮮血吐了一盆多，當場就暈了過去，我們離開時還沒救醒過來……」

其中一個酒保立即恍然道：「我說呢！好久沒有聽到彩聲傳來了……」

兩個大漢同時道：「是嗎！出了人命了嘛！」

就在說話的同時，樓下的酒保又吆喝了聲樓上看座。

由於樓上已瀰漫着酒香，五個大漢想必已開始喝起來。

幾個酒保一聽又來了酒客，紛紛又迎向了梯口。

隨着「咚咚」的脚步聲，只聽一人憤聲道：「這還有沒有天理，這還有王法？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但姦污了人家的閨女，事後還把人家的閨女給掐死啦！」

說話之間，樓梯口又走上來兩個人。

幾個酒保一見，同時歡聲招呼道：「胡爺，吳爺，坐坐坐……」

雷霆雨知道兩人說的八成是蘇大娘的女兒鶯鶯被人姦殺的事，因而頭也沒有轉，繼續吃他的飯。

只聽被稱為胡爺吳爺的兩人，一見酒保們，立時憤聲道：「嗨！你們知不知道，蘇大娘的女兒被人拉到土地廟後的草窩裏姦殺了呀？」

幾個酒保聽得大吃一驚，脫口驚啊問：「眞的呀？兇手是誰？這麼缺德……」

姓吳的輕蔑哼聲道：「還會有誰？當然是風流成性，見一個愛一個，玩過了就丟掉的江明英啊……」

話未說完，中央桌上的五人之中，突然有一人怒聲問：「放你娘的屁，你說是誰？」

胡、吳兩人聽得神色一驚，但仍同時怒聲道：「就是你們江家的無恥畜牲江明英……」

話未說完，中央桌上的五人巳轟的一聲站起來，同時大罵道「放你娘的屁，老子們宰了你們兩個狗娘養的！」

大罵聲中，嗆啷連聲，刀劍同時掣在了手中。

幾個酒保一見，大驚失色，慌的同時勸解道：「張爺，李爺，千萬不要生氣，大家都住在一個城裏……」

仍站在梯口的胡吳兩人也不甘示弱，同時撤出了兵器，怒聲道：「你們神氣甚麼？仗着你們是『劍聖』江家雇的打手，人多勢衆？」

江府的五人立即道：「老子們和你們一個對一個拚，先宰了你們再去找楊長壽評理！」

已經吃飽的雷霆雨，看也沒看，立即淡然道：「出去！」

聲音雖不很大，但雙方七個大漢和酒保們却都已聽進耳裏，俱都轉首向雷霆雨看去。

只見雷霆雨兩手扶着左右桌緣，半睜着眼睛望着桌面，神情冷峻，緊皺着眉頭，連眼角都沒有斜看他們。

胡吳兩人一看，立即遞了個眼神，沉聲道：「好！咱們出去！」

說着，轉身就向梯口走去。

「劍聖」江府的五名護院，一向都具有濃厚的優越感，上樓時雖然看了雷霆雨一眼，根本就沒放在心上。

這時見雷霆雨叫他們出去，心裏當然生氣，正待說什麼，發現胡吳兩人趁機要跑，立即怒喝道：「站住，不說清楚了休想下樓！」

怒喝聲中，其中一人巳提刀向梯口追去。

雷霆雨看也沒看，再度沉而有力的說了句：「出去！」

提刀追趕的那人見胡吳兩人巳飛快的沿梯逃下樓去，知道追趕巳經不及，一股怒氣，立時轉到雷霆雨的身上。

是以，倏的轉身，提刀走向了雷霆雨，同時怒喝道：「你是什麼東西？要你來管大們爺的事？」

說話之間巳到了雷霆雨的桌前，並伸刀在雷霆雨的面前晃了晃。

豈知，就在他示威性的一伸刀，雷霆雨兩手一繞，依然沉聲道：「出去！」

一聲驚叫，人影飛起，提刀大漢的身體巳穿出窗口，直向樓下街上撲去。

幾個酒保一見，同時驚啊出聲，俱都呆了！

其餘四個護院早巳大喝一聲，各提武器，同時撲向了雷霆雨。

雷霆雨冷哼一聲，旋身挫肩，出手如電，驚呼嗥叫聲中，四個大漢「蓬蓬蓬」，你的頭碰上了窗楣，他的肩撞上了窗台，但仍翻翻滾滾的跌出了窗外。

樓下街上除了「咚咚」聲響和悶哼外，再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幾個酒保完全嚇傻了，同時也暗暗慶幸，一開始就沒敢慢待了這位爺，否則，由窗口丟下樓去的，很可能就是他們幾個了。

雖然發生了打鬥，所幸這位爺的身手乾淨俐落，不但沒砸爛桌子踢斷椅腿，就連個湯匙都沒打碎，稍時掌櫃的來了，又要連聲唸佛了。

雷霆雨再一次和「劍聖」府上的護院動了手，心裏對江家的看法又增了一層厭惡，當然，對江明英姦殺蘇大娘女兒的，也多少有些相信了。

他緩緩站起身來，在懷裏掏出一塊碎銀，「叮」的一聲丟在桌面上，逕向梯口走去。

幾個酒保巴不得雷霆雨早些離去，怕的是「劍聖」府上又湧來了大批護院和打手，到時恐怕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是以，一見雷霆雨走向梯口，趕緊含笑歡聲說道：「謝大爺的賞，快備大爺的馬！」

樓下的酒保們也早嚇壞了，這時一聽，趕緊愉快的應了聲肥諾！

雷霆雨剛剛走到梯口，即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花子，神情緊張，面色蒼白，一面頻頻回頭看向樓外的大街，一面有些顫抖的向樓上走來。

一看到這情形，雷霆雨立即停止了脚步。

幾個在身後恭送的酒保，一看見小花子擋住了雷霆雨下樓的去路，眞是又急又氣，個個恨得牙癢癢的，却又不敢怒聲吆喝。

當前的一個酒保，只得耐着性子和聲催促道：「二狗子，快閃開……」

話剛開口，只見那個被稱為二狗子的小花子渾身一哆嗦，驚得急忙抬頭向上看來。

另一個酒保咬牙切齒，暗中連連揮手，示意二狗子趕快離開。

但是，渾身微抖，面色如土，一對小眼裏充滿了驚懼的二狗子，突然望着雷霆雨，急聲道：「大爺……江家小爺……去打擂了……」

了字出口，急忙轉身，一溜烟的跑了出去。

雷霆雨連習慣性的眉頭聳一聳都沒有，邁步向樓下走去。

幾個酒保暗暗歡喜，同時歡呼聲吆喝道：「大爺的馬！」

吆喝甫落，樓下立响起歡聲回應道：「備好啦！」

雷霆雨緩緩地走下樓梯，即見樓下的酒保們個個含笑恭送，另一個酒保正拉着他的洒花馬，早巳恭謹的等候在樓外門階下。

江府上的五個護院早巳不見，但兩街看熱鬧的人，仍緊張的躲在附近的商店內偷瞧。

雷霆雨接邊絲韁，認鐙上馬，洒花馬立時向前走去。

兩街偷偷看熱鬧的人這才紛紛將頭探出來，發現那位神情冷峻，一臉煞氣的絳衫青年，去的正是南關大街。

南關的招親擂

一座三丈多高的大擂台，搭建在南關大街外的空場上，只見人山人海，熙攘喧嘩，大都是來自各地的年少豪俠，看來至少一萬多人。

雷霆雨騎着洒花馬，出了南關街口，正向着擂台塲上的人羣前走去。

招親擂又開始了，上面有人在交手。

一個是身穿銀緞勁衣的健壯青年，另一個則是年約十七八歲的美麗少女。

和銀緞勁衣青年對掌的美麗少女，當然就是這次設擂招親的正主兒——司馬姍姍。

司馬姍姍穿一身寶藍亮緞繡有細小銀花的緊身勁衣，雖然嬌軀瘦小，但看來却十分均勻健美。她生得的確很秀麗，柳眉鳳目，瓊鼻櫻口，白如凝脂的皮膚，一張桃形臉，長長的秀髮，用絲巾束了個馬尾，隨着她輕靈的身法在肩後飛舞。

她的身手十分矯健，掌勢詭譎犀利，柔時慢，剛時疾，明眼人一看便知，那位銀緞勁衣青年，絕不是她的敵手。

擂台的後緣綵棚下橫設了三張披紅大椅子，正中坐着一位瘦高老者，右椅上坐着位面色紅潤的老婦人，左首的大椅子則空着。

瘦高老者年約六十七八歲，着深灰長衫，奕奕有神，頦下修了五綹灰鬚。

老婦人也有六十上下年紀，著墨藍上衣，黑褶長裙，她和瘦高老人俱都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正在交手對掌的健壯青年和司馬姍姍兩人。

雷霆雨在途中聽說司馬姍姍的父親是富紳，根本不會武功。

如今坐在台上的老者和老婦人，目光烱烱，氣度沉穩，顯然都具有了極不俗的武功根基。

傳說司馬姍姍在華山學劍，坐在台上的老者和老婦人，很可能是她師門華山派的長輩，換句話說，也就是這次招親擂的主持人。

打量間，不覺巳到了人羣背後邊緣。

也就在洒花大馬剛要停步的同時，喧嘩議論的人聲中，突然傳來一聲嬌哼。

雷霆雨目光一斜，立時發現了雲中鳳率領着她的六個俏麗丫頭，就立在不遠的人羣中。

雲中鳳的神情冰冷，微撇着鮮紅的小嘴，正以輕蔑的目光冷冷的望着他。

六個俏麗丫頭，個個神情凝重，雖然有些驚異迷惑的望着他，却沒有了在酒樓上看到的那股子活潑勁兒，也沒有像麻雀兒似的喳喳說個不停。

雷霆雨一看雲中鳳等人在附近，未讓洒花馬停止，撥韁向右繞去。

但他看得出，雲中鳳等人巳經得到了江明英前來打擂的消息，但仍不知道江明英姦殺了蘇鶯鶯的醜聞。

豈知，就在他撥馬走去的同時，聽到一個丫頭哼聲道：「看他那副樣子，看到我們好像看到鬼似的……」

雷霆雨聽得聳聳眉頭，聽聲音知道說話的是那個最刁鑽的「小蛉」。

只聽另一個丫頭接口沉聲道：「他不

是討厭咱們嗎?咱們偏偏跟着他走……」

一個高嗓門的，可能是「小嬋」，輕蔑的哼聲道：「他討厭看咱們，咱們還討厭看到他呢！像塊寒鐵似的，冷冰冰的走過來，冷冰冰的走過去，渾身沒有四両力氣，說話也只說三四個字……」

另一個聲音尖細的丫頭急忙接口說道：「就是呀！多說一個字，就會累死他似的……」

話未說完，驀聞雲中鳳低斥道：「好啦！閉上妳們的嘴！」

但是，刁鑽的「小嬋」卻關切地低聲問：「小姐，妳不是說他的心已經死了嗎？這一輩子再也不會娶老婆了嗎？」

高嗓門的「小嬋」急忙附和着問：「是呀？他怎的又來打招親擂了呢？」

另一個丫頭立即識聲道：「他若是上了台呀！哼！不把司馬姍姍嚇死，那才怪呢！」

話聲甫落，全場突然暴起一聲如雷烈彩。

只見台上司馬姍姍，一式「巧彈琵琶」，竟將那緞銀緞勁衣青年彈退了四五步遠。

司馬姍姍急忙抱拳歉聲道：「少俠承讓了！」

滿面通紅的銀緞勁衣青年急忙抱拳，但卻要求道：「在下在四十七招上失手，只差三招即可比劍，不知可否允在下與姑娘再以劍論個高下……」

話未說完，坐在正中大椅上的瘦高老者已含笑起身，向着銀緞勁衣青年，抱拳歉聲道：「擂榜告示上寫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請恕我們碍難答應少俠的要求……」

台下近萬英豪早已鼓噪起來，不少人急於上台，是以俱都希望銀緞勁衣青年趕快下去。

銀緞勁衣青年知道難以如願，只得滿面羞慚的走至台邊，飛身縱下台去。

也就在銀緞勁衣青年下台的同時，台下羣豪中立即響起一聲朗喝道：「在下來會司馬姑娘！」

朗喝聲中，只見一個身穿紫緞英雄衫的俊美青年，已由羣豪中飛身縱上了擂台，羣豪立時報以熱烈的歡呼和烈彩。

已經勒住座馬的雷霆雨看得心中一動，急忙轉首去看不遠處的雲中鳳。

因爲，他沒見過「劍聖」的兒子江明英，也沒有聽人說過江明英穿什麼樣的衣服，長的什麼樣子，所以他才轉首去看雲中鳳。

大多數人都知道，雲中鳳和江明英的感情很好，她很可能就是江家未來的少夫人，他只要看看雲中鳳的神色變化，便知道上台的英俊青年是不是江明英。

但是，當他轉首一看時，心頭猛地一震，趕緊將頭回過來。

因爲，雲中鳳率領着六個俏麗丫頭，竟眞的由那邊人羣中跟了過來，而且，就站在他的馬後。

雲中鳳冷冷的望着他，神色間充滿了輕蔑和不屑。

六個俏麗丫頭，更是衝着他撇小嘴聳鼻頭。

雲中鳳一見雷霆雨回過頭來，立即冷冷的問道：「怎麼？我們不可以換個位置嗎？」

雷霆雨沒有吭聲，略微一抖絲韁，繼續向右繞去。

就在洒花馬起步的同時，已聽「小嬋」得意的低聲道：「他怕咱們小姐耶！」

高嗓門的「小嬋」立即哼聲道：「咱們小姐是一團火，專燒他這種木頭人。」

「小蜓」接口道：「就算他是塊頑鐵，咱們小姐照樣可以把他燒化了！」

雷霆雨引馬向右繞行，對身後幾個丫頭的對話，充耳不聞。

他知道，雲中鳳和她的六個心腹丫頭，都誤以爲他是前來打擂了。

他懶得理任何人，當然他不會接她們的碴。

不過，他根據雲中鳳和六個丫頭的神情，業已斷定登上擂台的紫衫俊美青年絕不是江明英。

因爲，仍跟在馬後的雲中鳳，即使因爲江明英前來打擂，下定決心今後不再理他了，只怕她現在看到江明英上台，神情也不會如此鎮定。

他抬頭向台上看去，司馬姍姍和紫衫俊美青年已經交上了手。

他第一眼就看出來，紫衫青年掌勢剛猛，變化多端，司馬姍姍要想勝他只怕很難。

果然，就在第二十一招上，紫衫青年身形猛的側身斜走，緊接着一招「閉關拒佛」，雙掌一推，立時按在了司馬姍姍的香肩和玉臂上。

司馬姍姍嬌靨一紅，藉勢點足向右橫移了五步。

紫衫青年收掌肅立，含笑抱拳謙聲道：「承蒙姑娘禮讓！」

司馬姍姍卻神情凝重，也跟着抱拳說了幾句話，但被台下冲天如雷的彩聲給淹沒了，沒有人聽清她說了些什麼。

就在司馬姍姍把話說完，全場彩聲未絕的同時，正中大椅上的瘦高老人，已將身邊的一柄精鋼劍，交由一個壯漢捧了過來。

台下羣豪一見大漢送劍，烈彩倏然停止，但仍熱烈的議論着。

雷霆雨再度勒住了馬勢，他看的有些迷惑不解。

因爲，司馬姍姍神情凝重，右首大椅上的老婦人面帶隱憂，只有正中大椅上的瘦高老者，依然保持着沉穩鎮定神情。

雷霆雨覺得紫衫青年一表人才，英挺健美，掌勢剛猛，劍術自然也不會差到那裏去。

但是，根據司馬姍姍和老婦人的神情，似乎暗透焦急，深怕紫衫俊美青年獲勝似的，眞不知他們所希望的是個什麼樣兒的女婿？

心念間，司馬姍姍已接過了劍，「嗆」的一聲，寒光電閃，劍一出鞘，順手將劍鞘丟還給大漢。

紫衣俊美青年也翻腕撤出了背後寶劍，看他神情興奮，面帶喜色，顯然對贏得司馬姍姍這個如花似玉的老婆已有了極大的把握。

只見司馬姍姍首先叩劍抱拳道：「請賜招！」

紫衫俊美青年也叩劍抱拳謙聲道：「司馬姑娘請先！」

司馬姍姍再不客套，劍訣一領，脫口嬌叱，玉腕一振，挺劍就刺，顯然是一招「仙人指路」。

紫衫俊美青年知道這一招「仙人指路」可虛可實，因而橫劍凝立，等待司馬姍姍這一招用老，或是中途變化另外一種招式。

果然，司馬姍姍劍出一半，忽然扭腕一翻，寒光一閃，幻起三朵劍花，分取紫衫青年的上中下。

這時，紫衫青年才引劍斜走，疾演「彩鳳三點頭」，分別點向司馬姍姍的三朵劍花。

但是，司馬姍姍嬌軀一扭，招式立變，一陣匹練翻滾，有如長江大河般，層層巨浪，綿綿不斷，一波接一波的捲向了紫衫俊美青年。

想是紫衫俊美青年一心想娶司馬姍姍爲妻，爲了怕傷到她，招式不敢遞實，處處留有餘地。

是以，這時一見司馬姍姍全力進攻，又狠又疾，似乎三劍兩劍就要將他置於死地，心中一驚，竭力格避，因而被逼的一連退後了數步。

紫衫俊美青年極力企圖挽回頹勢，但是，全力搶攻的司馬姍姍絕不給他喘息的機會。

這時候全場一萬五千多名各路英雄，個個摒息，俱都瞪大了眼睛注視着擂台上，深怕一眨眼錯過了那一方致勝一劍的機會。

雷霆雨高坐馬上，雖然半睜着一雙眼睛，卻看的十分清楚，當然也感到十分迷惑。

他看了司馬姍姍的全力以赴，不知道她到底是在選女婿，抑或是在對付血海仇人！

就在第三十招上，紫衫俊美青年突然大喝道：「住手！」

大喝聲中，自己先點足縱出了圈外。

司馬姍姍一見，只好停止攻擊，卓立橫劍，一雙美目迷惑的望着那紫衫俊美青年。

正中大椅上的老人卻起身望着紫衫青年，迷惑的問：「再有二十招少俠即可被選了，何以半途而廢？」

紫衫俊美青年哂然一笑道：「司馬姑娘以爲到了黃山論劍的始信峯上，忘了這兒是招親擂台了！」

把話說完，倏然轉身，提着寶劍縱下了擂台！

也許是台上沒有分出勝負，也許是紫衫青年自動縱下擂台而使台下的英豪們感到意外，全場竟沒有那一個人熱烈鼓掌或高聲喝彩。

司馬姍姍神情有些落寞，眉目間暗透着懊惱，她默默的提劍走回到左首大椅前坐下。

這時，全場才掀起了如沸的議論聲。

雷霆雨見江明英一直都沒有上台，心中不禁有些懷疑小花子送去的消息是否確實？

就在他感到迷惑之際，跟在馬後的雲中鳳和她的六個丫頭中已有人不解的說：「奇怪呀？她要選個什麼樣的女婿呢？難道眞的在等江少爺？」

「小螢」立即哼聲道：「江少爺已經有了咱們小姐，他才不會上台呢……」

「小蜓」急忙附和着說：「就是嘛！江少爺要不早已上了台……」

「小嬋」卻迷惑不解的問：「可是，既然不上台，他爲什麼還要前來？」

雷霆雨一聽，知道江明英的確來了，現在當然擠在人羣中。

心念間，已聽「小蜓」回答道：「前來看熱鬧嘛！妳看，台下一萬多人，難道都是來打擂台？」

說此一頓，又刁鑽的識聲道：「說不定有人眞的想上台，只是怕把人家美如天仙的姍姍姑娘給嚇壞了！」

雷霆雨聽得聳一聳眉頭，他斷定很可能諷譏的就是他。

果然，只聽高嗓門的「小嬋」哼聲道：「他呀！他是出了名的出劍奪命，那麼如花似玉的美人兒，他眞捨的呀？」

雷霆雨聽得倏然升起一股怒火，正待回頭瞪她們幾人一眼，驀聞雲中鳳有些顫抖的說道：「他已擠向台前了……原來……他……」

一聽雲中鳳激動顫抖的聲音，雷霆雨立時明白了是誰擠向了台前。

只聽六個俏麗丫頭同時緊張的憤聲問：「小姐，他在那兒？」

雲中鳳悲憤的顫聲道：「已經到了右台角了，他今天還特別換了一件嶄新的粉紅公子衫……」

雷霆雨正苦找不到江明英，一聽嶄新的粉紅公子衫，立時凝目向右台角方向看去。

舉目一看，果然有個二十五六歲的英挺俊美青年，正在人羣中緩緩向台前擠過去。

雷霆雨打量一下距離，只要在中間羣豪的頭頂上墊足一下，就可直接飛上台。

但是，雷霆雨不願意這樣做，除非萬不得已，他絕不輕易踐踏別人的頭頂或肩頭。

是以，他悄悄下馬，輕輕撫摸了一下洒花馬的銀鬃，接着擠進了人羣。

就在他剛剛擠進人羣的同時，驀聞機警的「小蝶」低呼道：「小姐小姐，您快看，他也去打擂了！」

接着是「小娥」五人的意外驚啊聲！

只聽雲中鳳傷心悲憤的說：「難道天下男子都是薄情無義寡信的人嗎？」

話聲甫落，又聽「小螢」吃驚的說：「不對呀小姐，江少爺已經上台了，他還去作什麼？」

雷霆雨一聽，這才發現江明英果然已飛上了擂台。

只見他英挺俊拔，飄逸瀟洒，向着後台老者和老婦人，含笑拱手，謙聲道：「晚輩江明英，特來向姍姍姑娘請教！」

只見正中大椅上的瘦高老者目光一亮，立即站起身來，拱手還禮道：「原來是『劍聖』江老英雄的公子……」

江明英趕緊拱手欠身道：「不敢，晚輩江明英！」

台下羣豪一聽是江明英，立時鼓噪議論起來。

雷霆雨覺得更奇怪了，「劍聖」江振東的兒子江明英上了台，依然沒見老者和老婦人，以及司馬姍姍三人神色間有一些高興。

老婦人的臉肉有些顫抖，心情顯然極爲激動。

司馬姍姍仍坐在大椅上沒動，神情看來更凝重了。

只見瘦高老者望着江明英，繼續問：「江少俠可看過擂榜告示了？」

江明英微一欠身，恭聲道：「晚輩已看過全部打擂規則了……」

瘦高老者立即蹙眉沉聲問：「那江少俠爲何身不佩劍？」

雷霆雨向上一看，這才發現江明英果然沒有佩劍，當然也感到不解。

但是，江明英却含笑謙聲道：「晚輩知道前輩這兒備有寶劍，隨便取一把就可以了！」

話雖說的平淡，但話意中却充滿了自信和驕傲。

瘦高老者霜眉一蹙，雖然有些不滿，但仍然勉强頷首道：「那好吧！現在開始吧！」

司馬姍姍已經由大椅上站起來，神情凝重的走到江明英的對面五步處，立即拱手沉聲道：「江少俠請！」

江明英星目閃輝，朱唇含笑，愉快的拱手還禮，和聲說道：「司馬姑娘，請賜招！」

司馬姍姍再不遲疑，剔眉嬌叱道：「有僭了！」

嬌叱聲中，飛身前撲，一雙春葱似的玉掌迎空一揮，右掌呼的一聲劈向了江明英的面門。

江明英塌肩側首，略微跨步，司馬姍姍劈出的一掌立時落空。

司馬姍姍不待江明英還手，一個進步欺身，左掌向上一翻，繼續拍向了江明英的面門。

江明英倏退一步，上身微揚，司馬姍姍的左掌再度擊空了！

司馬姍姍的嬌靨頓時一紅，這才恍然明白江明英有心讓她前三招。

雖說這是一種禮貌，但這也是一種羞辱。

是以，一聲嬌叱，旋身飛腿，呼的一聲，小劍靴已踢向了江明英的額角。

台下羣豪一見，立時發出一陣驚啊！

因爲司馬姍姍的腿上功夫十分了得，像身手驚人的「巢湖一霸」杜金蛟就曾被她一脚踢下擂台，直到被他的屬下抬走，也還沒有甦醒過來。

這時見司馬姍姍又開始起脚，當然都替江明英揑了一把冷汗。

豈知，江明英上身微微向後一仰，司馬姍姍的銀花藍緞小劍靴就在他的眉頭上踢過去，看來毫釐之差沒有踢在江明英的額頭上。

台下羣豪一見，立即暴起一陣冲天如雷烈彩！

嬌靨通紅的司馬姍姍竟倏的收掌退步，瞋目瞪着江明英，怒聲道：「你賣弄夠了吧？」

江明英看得一楞，只得含笑道：「姑娘小心，在下要出招了！」

了字出口，倏的進步欺身，雙掌一分，逕取司馬姍姍的香肩和面門，掌速既快，落着又準，稱得上一閃即至。

司馬姍姍原準備也讓江明英三招，收回一些失去的光彩，豈知，剛見江明英出掌，掌風已經襲面，緊跟着掌影已經到了眼前。

她這一驚非同小可，一聲嬌叱，疾退兩步，左掌向右一撥，右掌閃電般向上一托。

但是，就在他出掌的同時，江明英的掌勢突然滑落，分取她的脅腰。

這變化太快」，司馬姍姍不由驚得脫口嬌呼，嬌軀一躬，猛退三步。

豈知，江明英的身法如影隨形，雙掌就像附在她的身上一樣，掌影一幻，又到了她的面門香肩上。

司馬姍姍大吃一驚，雙掌亂舞，連連退步，業已到」手忙脚亂的境況，遑論搶攻反撲，禮讓他三招」。

台下羣豪第一次看到有人把司馬姍姍逼到這種地步，因而叱喝不斷，連聲歡呼，彩聲震耳欲聾。

司馬姍姍連連後退，不停失聲驚呼，江明英如果再不住手，勢必把司馬姍姍逼下台去。

老臉已經鐵青的瘦高老人一看，立即起身沉喝道：「好」！住手！」

江明英一聽，只得急忙收掌站住，立即向着滿面羞紅，有些氣喘的司馬姍姍抱拳歉聲道：「在下收掌不及，尚望司馬姑娘海涵！」

司馬姍姍却嬌哼一聲，向着後台六個大漢一伸手，依然怒目瞪着江明英，怒聲道：「拿劍來！」

六個大漢同聲恭應，立即有兩人捧劍走過來。

這時台下羣豪都楞了，覺得這已不像打擂台招親，倒眞的有些像那位自動下台的紫緞青年所說的——到了黃山論劍的始信峯上。

雷震雨一開始就覺得氣氛有些不對，認爲司馬姍姍的招親擂很可能另有目的，只是他乍然間想不出原因來罷了。

尤其令雷霆雨不解的是，不但瘦高老人臉色鐵青，就是那位老婦人，坐也在那兒氣得咬牙切齒，目光中暗透着懊惱與怨毒！

雷霆雨覺得該上台了，萬一江明英三劍兩劍打敗了司馬姍姍，而江明英又確是姦殺蘇大娘女兒的眞正兇手，那豈不害慘了司馬姍姍一輩子。

是以，就在兩個大漢，雙手捧劍，分別走向江明英和司馬姍姍的同時，他已震耳一聲大喝道：「慢着！」

大喝聲中，騰空而起，就在十數丈外的人羣中，飛身縱上了擂台。

羣豪看得先是一楞，接着立即掀起一片譁然驚叫聲，鬧不清怎會發生了這種事情。

因爲，按照擂榜打擂須知的告示上規定，必須等先上台的人下台後，另一個人才可以上去。

如今江明英還在台上，而且對掌已經獲勝，這位絳衫佩劍青年，竟然違反規定强行登台，顯然是怕江明英奪走了他的司馬姍姍。

於是，有的人認爲絳衫青年原本就和司馬姍姍相識，有的人則認爲絳衫青年根本就是司馬姍姍的心上人。

你一言，他一語，議論紛紛，頓時亂成一片。

但是，一登上擂台的雷霆雨，立即望着江明英，只冷冷的問道：「你可是江明英？」

江明英也鬧不清是怎麼回事？這時見問，只得頷首道：「在下正是！」

答話之間，特別注意打量雷霆雨的衣着、佩劍，以及他臉上的冷竣威厲神色。

雷霆雨繼續問：「可認識蘇大娘的女兒？」

恰在這時，江明英也正巧想起了雷霆雨，正是前去他家宅門口，沒有下馬就踢倒了八個看門護院的塞上煞星。

想到父親的一再警告，心中陡然一驚，俊面神色立變，但他仍本能的頷首回答道：「認識！見過幾次面……」

話未說完，先是一楞的瘦高老人和老婦人，已同時怒冲冲的奔過來，由瘦高老人怒聲問：「你想幹什麼？」

雷霆雨見江明英面色大變，更有幾分相信了。

正待出手擒拿，驀見瘦高老人和老婦人奔過來，只得沉聲道：「回去，沒你們的事！」

話剛開口，原本就又羞又怒的司馬姍姍，頓時大怒，剔眉怒叱道：「大胆狂徒，胆敢鬧事，看掌！」

怒叱聲中，急步向前，玉掌一揮，直摑雷霆雨的面門。

雷霆雨本就不滿司馬姍姍假藉招親設擂，實際上很可能另有目的，因而一見她玉掌摑來，左掌一繞，已將她的玉腕握住了。

司馬姍姍武功不俗，一見手腕被擒，怒叱一聲，立時飛起一腿！

但是，就在她起腿的同時，站在原地動都沒動的雷霆雨，輕哼一聲，振腕一抖，司馬姍姍一聲驚呼，嬌軀騰空而起，立被抖了幾個懸空觔斗。

瘦高老人一見，面色大變，怒喝一聲「住手」，呼的就是一拳，直搗雷霆雨的脅肩。

老婦人更是不敢怠慢，驚呼一聲，飛身前撲，伸出雙手就去接救司馬姍姍。

就在老婦人撲向司馬姍姍的同時，瘦高老人已被雷霆雨右掌輕輕一撥，猛的旋了兩個轉身，終於拿樁不穩，「啪」的一聲跌在擂台上。

江明英一向精明，尤其機警，他既然知道了雷霆雨的來歷底細，絕不會再呆在那兒等着出醜。

是以，一見司馬姍姍出掌，立即飛身縱向了台邊，瘦高老人怒喝時，他已向台下縱去。

雷霆雨雖然對付着司馬姍姍，但眼睛仍盯着江明英。

這時見江明英向台下縱去，一面撥倒了瘦高老人一面大喝道：「不要跑！」

大喝聲中，也飛身向台邊縱去。

但是，落進老婦人臂彎裏的司馬姍姍，一聲怒叱，挺身躍起，一個空中扭身，再度撲向了雷霆雨。

雷霆雨看也不看，身形一閃已縱下了台去。

司馬姍姍一見，望着兩個捧劍發楞的大漢，怒聲命令道：「拿劍來！」

就近的一個大漢急忙一定心神，雙手一送，將劍抛給了司馬姍姍。

但是，仍倒在地上的瘦高老人突然惶聲道：「姍兒姍兒，他可能是『塞上煞星』雷……」

話未說完，「叭」的一聲接劍在手的司馬姍姍之恨聲道：「他就算是十殿閻君我也要他還我們公道！」

道字出口，倏然轉身，飛身縱下台去了。

這時台下早已大亂，你驚呼，他喝叫，你推過來，他擠過去，紛紛想擠到擂台右邊去看熱鬧。

因爲，先縱下擂台的江明英業已逃出了人羣，逕向正西如飛馳去，而剛剛追下來的雷霆雨，只得在一個壯漢的肩頭上略微一點足，凌空縱出了人羣外。

緊跟縱下的司馬姍姍是個女孩兒家，當然不便踏人家的頭頂，只好在人羣中憤憤的向外擠去。

但是，凌空縱落人羣外的雷霆雨，正待展開身法向江明英追去，只見面前紅影一閃，雙目噙滿了淚水的雲中鳳已擋在了他的面前。

只見雲中鳳雙手一攔問：「雷霆雨，你爲什麼要追他？」

附近湧過來的羣豪根本鬧不清江明英爲什麼逃跑，這時一聽雲中鳳稱呼絳衫青年爲「雷霆雨」，不少人聽得脫口驚啊，急忙刹住了跟進的身勢。

但是，後面潮水般湧過來看熱鬧的人，那容他們站住，隨着嘈雜的喧叫聲，又把他們推了過來。

雷霆雨心急去追江明英，但他也知道，如不說服雲中鳳，她絕不會順利讓他前去。

是以，目注雲中鳳，冷冷的問：「妳想知道？」

雲中鳳毫不遲疑的沉聲回答道：「當然。」

雷霆雨沉聲道：「他姦殺了蘇大娘的女兒蘇鶯鶯……」

話未說完，雲中鳳已怒叫道：「他絕不會……」

緊跟雲中鳳身後奔過來的六個俏麗丫頭也齊聲呵斥道：「你胡說，江少爺不是那種人！」

雷霆雨立即問：「那他爲什麼跑？」

六個丫頭同時憤聲道：「那是因爲你『出劍奪命』，殺的人太多了！」

雷霆雨輕蔑的哼了一聲，突然向西追去，身法之快有如一縷輕烟。

看看擠出人羣的司馬姍姍，脫口焦急的尖叫道：「攔住他！攔住他！」

湧至附近的羣眾都知道了雷霆雨的底細來歷，那一個還敢攔截他，再說，他那快如追風的身法，誰又能追得上他？

但是，擠出人羣的司馬姍姍，依然提着寶劍，飛身向西追去。

也就在這時，正西驀然傳來一聲尖銳入雲的口哨。

緊接着，擂場東邊立時傳來一聲烈馬歎嘶！

雲中鳳聽得美目一亮，望着「小娥」六人脫口急聲道：「快！去截住他的洒花馬！」

說話之間，只見雷霆雨的洒花大馬，昂首豎鬃，怒嘶連聲，挾着一陣急如驟雨的蹄聲和揚塵，直向這邊如飛奔來。

六個俏麗丫頭一見，紛紛嬌聲疾呼，同時向前迎去。

但是，洒花大馬一見六個俏麗丫頭，雙耳直豎，馬目閃光，一聲接着一聲怒嘶，飛奔的更快了。

羣豪一見，俱都大驚，紛紛驚叫道：「小心！小心。」

但是，飛奔而至的洒花大馬，一聲怒嘶，騰身而起，越過六個俏麗丫頭的頭上，直飛過去。

六個俏麗丫頭雖然都有拉住洒花大馬的決心，但看了這等威猛聲勢，也驚得紛紛嬌呼，急忙彎腰低頭。

提劍追去的司馬姍姍焉肯放過這個機會，只要她騎上了洒花馬，不怕追不上雷霆雨。

是以，一面飛馳，一面蓄勢以待。一俟洒花馬馳至近前，一聲嬌叱，飛身疾撲，伸手就去抓洒花馬的銀鬃和韁繩。

但是，洒花馬是塞外千萬匹中選一的寶駒，那能這麼輕易被人捉住？再說，就算司馬姍姍捉住馬韁繩，洒花馬也未必肯讓她騎。

只見洒花馬一聲怒嘶，身形斜竄，尾股向下一塌，使得司馬姍姍剛要扳住馬鞍的手，就在牠的光滑馬股上滑了過去。

司馬姍姍身形一個踉蹌，險些一頭栽在地上。

她一聲驚呼，急忙拿樁，直身轉首一看，洒花大馬已飛奔到數十丈外，到了正等在道旁的雷霆雨近前。

只見雷霆雨隨着飛馳的洒花馬趕追，接着點足飛身，極優美曼妙的坐落在馬鞍上。

洒花馬昂首一聲怒嘶，身形驟然加快，繞過西南城角，如飛向前追去。

高坐馬上的雷霆雨，一直盯着前面飛身疾馳的江明英，他下定決心今天一定要將江明英捉住。

由於江明英聽到「蘇大娘的女兒」一面色大變，接着又縱下擂台急急逃走，雷霆雨業已確定江明英就是姦殺蘇鶯鶯的兇手了。

他看得出來，江明英相當精明，他落荒而逃，却不敢進城。

因爲，江明英知道，就是他逃回家中，他雷霆雨也會追進宅裏去，何況他也怕他父親「劍聖」江振東知道這件事情。

只見身穿嶄新粉紅公子衫的江明英，身形如飛，頻頻回頭，沿着鄉道直向數里外的茂林丘陵地帶馳去。

雷霆雨看得出來，江明英的輕功的確不俗，因而不禁暗暗焦急。

因爲，他的洒花馬雖然疾馳如飛，但前面的樹林已不足三五里地，尤其，樹林距離前面的江明英更近。

他對江明英的聰明十分佩服，兩側都是麥田，但他並不採取捷徑由麥田飛馳。

那是因爲，江明英非常清楚，他雷霆雨坐騎寶馬，在麥田中照樣能夠飛馳，而他徒步施展輕功，就大大的影响了速度。

距離正在一步一步的拉近中，驀見前面的樹林內，沿着鄉道如飛馳出了一隊人馬。

在前頭急急飛馳的江明英一看，立即折身馳進了麥田，突的讓那隊人馬飛馳過來。

雷霆雨凝目一看，只見那隊人馬約有二十幾騎，一式墨綠勁衣，身携各種不同兵器。

當前馬上是個年約二十四五歲的青年，生得濃眉環眼，獅鼻方口，黃黑色的皮膚，頷下蓄了一圈寸多長的蜷曲，繞腮短鬍。

獅鼻青年神情冷傲，目光直視，腰上掛了一柄多環大砍刀，顯然有幾分蠻力。

跟在獅鼻青年馬後兩邊的，有尖咀猴腮的老者，有狐媚艷明的少婦，一個胖大和尚，一個妙齡道姑，其餘近二十人俱是橫眉豎眼的粗壯打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隊人馬是某一個帮會或門派的人，因爲連他們中的和尚道姑都穿着墨綠色的道袍和僧衣。

胖大和尚抗着一柄雙環方便鏟，妙齡道姑則背携寶劍，手持金絲拂塵。

狐媚艷麗少婦背揷雙刀，尖嘴猴腮老者，蓄了幾根狗纓鬍，徒手未携兵器。

由於雙方俱是快馬飛奔，轉瞬之間又到了數十丈外，而且依然沒有減低馬速的意思。

大隊人馬上的壯漢們，個個怒形於色，俱都目光炯炯，一致怨毒的瞪視着雷霆雨。

緊接着，一陣吆喝，人馬突然向左右麥田中散開了。

雷霆雨一心想捉住江明英，也正準備撥馬由麥田中繞過去。

如今對方人馬散開，擋住了左右麥田二十丈以外，再想繞過去已不可能了。

雷霆雨雙眉一聳，凝目再向遠處看去，發現繞過馬隊的江明英，已經馳到了丘陵茂林的前緣，而且，正有些得意的回頭向這邊看來。

就在他舉目察看間，對面一陣馬嘶蹄亂，揚塵滾滾瀰漫中，二十幾人已連聲吆喝着將馬停在十數丈外。

雷霆雨一看，只得將馬也停下來。

就在他勒住座馬的同時，停在麥田中的二十幾名壯漢，幾乎是同時指着雷霆雨，怒聲呵斥道：「不長眼睛的東西，看到了我家三少爺的馬隊馳來，爲什麼還不閃開？」

雷霆雨不能順利的去追江明英，原就十分懊惱，而江明英偏偏又站在林前看熱鬧，心中更加不快。

這時見對方氣勢凌人，蠻橫無理，立即淡然問：「路是你們家的？」

二十幾名大漢被問得神情一呆，就是傲氣十足的獅鼻青年，以及冷冷看着雷霆雨的老者、和尚、少婦道姑等人，也不由同時一楞，大感意外。

二十幾名大漢中的幾人一定神，同時舉手一指，繼續怒斥道：「你這小子的眼睛長到那裏去了？這麼大隊人馬，你沒看

到？」

雷霆雨淡然搖頭道：「我的眼睛是看人的！」

言下之意，你們不是人，所以我沒看到。

二十幾名大漢一聽，頓時大怒，一陣吆喝，有的撤兵器，有的就要縱下馬去。

但是，尖嘴猴腮，蓄了幾根狗纓鬍的瘦小老人却皮笑肉不笑的舉起手來。

左右馬上的二十幾名大漢一見，立時安靜下來，但仍怒目憒憒的瞪着雷霆雨。

瘦小老人右手捋着狗纓鬍，歪着嘴，瞪着眼，望着雷霆雨，尖聲細氣的問：「你知道這位是誰嗎？」

說着，用手指了指傲然端坐馬上的獅鼻青年。

雷霆雨看也不看，僅淡然搖了搖頭，嘴巴都懶得開。

瘦小老人雖然有些不快，但仍介紹道：「這位就是武林第一世家『閻王寨』老寨主的三公子金幼豹，你閣下知道嗎？」

雷霆雨這一次連頭也懶得搖了。

瘦小老人的神色一變，顯然有些生氣了，不由提高了一些聲音道：「告訴你，今天算你小子運氣，我家三少爺前去南關打擂，決心將司馬姍姍姑娘娶回去……」

雷霆雨一聽，哂然一笑道：「正好她就在後面，你們去娶吧！」

獅鼻青年金幼豹等人一聽，紛紛舉目向雷霆雨的馬後遠處望去。

驀見狐媚少婦目光一亮，舉手一指，歎聲道：「三少爺，在那兒，道邊的草叢後，不過，一個穿紅衣，一個穿藍衣，只是不知那一個是司馬姍姍！」

雷霆雨一聽，知道雲中鳳也跟來了，想是看到這邊發生了事情，只躲在草叢後看個究竟。

心念間，已聽那個妙齡道姑含笑道：「管她那個是，兩個一塊兒捉……」

獅鼻青年金幼豹，立時咧嘴笑了。

胖大和尚則朗聲贊了聲「好！」

雷霆雨立即道：「那你們快去捉吧！在下要走了！」

說罷提韁，就待趨馬向前。

但是，一雙媚眼很少離開雷霆雨的狐媚少婦却嗲聲「喲！」了一聲道：「怎麼着，連個不是也不向我們三少爺道一聲就想走了呀？」

雷霆雨淡然道：「在下從不道歉！」

妙齡道姑含笑道：「哦？不道歉也可以，那就得拿出點兒什麼來給我們大家瞧瞧！」

胖大和尚朗聲贊好道：「出去幾個弟兄，先掂掂他小子的分量！」

話聲甫落，左右二十幾名大漢，一陣暴喏，紛紛跳下馬來。

尖嘴猴腮老人是個深謀遠慮人物，他一看雷霆雨的神情氣勢，便知不是個泛泛之輩。

是以，連忙伸頭向着獅鼻青年金幼豹，壓低聲音建議道：「三少爺，老朽認爲，咱們應該先辦正經事要緊……」

話未說完，狐媚少婦和妙齡道姑已同時嗲聲道：「我說顧師爺呀！你忘了『殺鷄儆猴』那句話啦？給這小子一點兒顏色看看，也正好警告一下司馬姍姍，乖乖的跟着咱們三少爺走，少打歪念頭！」

那位尖嘴猴腮的顧師爺一聽，立即欣然道：「好！那就開始吧！」

吧字出口，兩邊立時响起數聲暴喝，十名大漢分別由左右麥田中縱過來，立即將雷霆雨團團圍住。

狐媚少婦媚眼瞟着雷霆雨，含笑一聲道：「下馬吧！有本事就儘量施爲，可別被打的鼻青臉腫摔在地下！」

雷霆雨神情冷峻，毫無表情，他的眼睛非但沒有張開，似乎閉的更小了，唇角也幾乎拉到下巴上。

他不慌不忙的翻身下馬，順手將馬韁向鞍頭上一掛，輕輕拍了下圓潤光滑的馬股，洒花馬低嘶一聲，縱蹄奔出了圈外。

尖嘴猴腮的顧師爺一看，神色立變，急忙又向着另外十數大漢呶了呶嘴。

十數大漢一見，立即飛身散開，又在

雷霆雨飛躍台上，向二人喝道：「慢着！」

外圍包了一圈。

內圈的十名大漢一見，胆氣頓時一壯，大喝一聲，同時向中間的雷霆雨攻去。

雷霆雨直到十名大漢的拳掌近身，他才猛的一個旋身，拳掌兼施，雙腿飛踢，蓬叭清响，悶哼連聲，慘叫驚嗥不停，人影橫飛中，夾雜着「哇哇」嘔血聲。

那陣突然爆發的紅雲狂飇，震撼的附近地面都微微顫動！

絳紅身影一歛，同時响起了十名大漢的墜地聲，有的鮮血狂吐，有的滾了幾滾再也沒有動一動。

儍了！眨眼工夫之前還是十個怒叱暴喝的威猛大漢，轉眼工夫之後，全部躺在了地上，一個個命赴黃泉！

外圍的十數名大漢，張口瞪眼，面色慘白，個個渾身顫抖着緩緩退向了身後麥田。

金幼豹五人同樣的張大了嘴巴瞪大了眼，個個面色慘白，他們似乎也不敢相信，方才還活蹦亂跳的十個人，如今都已倒在地上斷了呼吸！

張大嘴巴翻白眼的顧師爺，坐在馬上身體一旋，呼的一聲栽下來，咚的一聲跌在了地上，鼻口眼睛沾污了泥土，顯然已經氣絕！

狐媚少婦神色一驚，急定心神，脫口顫呼道：「三三三……三少爺……顧顧……顧師爺……他他……他嚇死了……」

傲然卓立的雷霆雨立即冷哼一聲道：「那是他幸運！」

金幼豹、胖和尚，以及妙齡道姑三人也急定心神收回了驚魂！

妙齡道姑首先望着胖大和尚，顫抖着聲音急聲說道：「了凡……你有金鐘罩鐵布衫……」

如此一提醒，胖大和尚「了凡」的胆氣頓時一壯，大喝一聲，飛身下馬，一橫手中方便鏟，瞋目厲聲問：「你你你……是那一派的門人弟子……」

話未說完，自覺還有一張王牌「了凡」的三少爺金幼豹，伸手揮了個阻止手勢，一按鞍頭縱下馬來。

狐媚少婦、妙齡道姑，以爲金幼豹要大家聯手圍攻雷霆雨，因而也跟着翻身下馬。

金幼豹叮叮噹噹的撤出了九環大砍刀，左手一指雷霆雨，剔眉怒聲道：「你旣然敢與武林第一豪門世家爲敵，想必大有來歷……」

雷霆雨冷冷一笑道：「在下只聽說中原武林有『四大壞』，還沒聽說什麼第一豪門……」

想到自己刀槍不入的「了凡」又神氣起來，立即怒斥道：「那是你小子孤陋寡聞……」

金幼豹却迷惑的怒聲問：「什麼叫『四大壞』？」

雷霆雨道：「傲世堡、仙女宮、閻王寨、死亡谷……」

金幼豹一聽，頓時大怒，一掄手中的大砍刀，飛身前撲，同時怒罵道：「放你娘的屁，你敢罵『閻王寨』是『四大壞』嗎？」

怒喝聲中，一式「力劈華山」，大砍刀照準雷霆雨的天靈蓋狠狠劈下。

任何人看得出，金幼豹搶先出手，就是要雷霆雨沒有拔劍的機會。在他以爲，雷霆雨只憑一雙肉掌，絕對打不過他有兵器的人。

豈知，雷霆雨冷哼一聲，身形側閃，左手叭的一聲抓住砍下的刀背，右掌如刀，反臂切向了金幼豹的頸間。

只見金幼豹大驚失色，魂飛天外，張口發出一聲驚恐慘嗥。

慘嗥方自出口，已聽「卜」的一聲，雷霆雨的右掌過處，金幼豹的頭顱已飛，無頭屍體順着雷霆雨一抖之勢，直衝出十步以外，才「蓬」的一聲栽在地上，人頭也跟着落在麥田裏。

「了凡」、道姑、狐媚少婦，再一次亡魂喪胆，渾身打顫，知道今天煞星照命，活命無望了。

尤其身具橫練功夫的「了凡」，一看雷霆雨施展了掌刀，自知凶多吉少，只得望着雷霆雨，哆哆嗦嗦的顫聲問：「少少……少俠……您……您……您到底是那一位？」

雷霆雨淡然道：「雷霆雨！」

大名一出口，當眞是如雷貫耳，「了凡」、道姑、狐媚少婦，三人幾乎是同時尖嗥一聲，惶聲哀號道：「少俠饒命呀：：少俠饒命呀……」

哀號聲中，妙齡道姑和狐媚少婦已「噗」的一聲跪在地上。

「了凡」則將手中的雙環鐵鏟杖，「噹」的一聲擲在地上，同時惶聲道：「少俠……我手上已沒有了兵器……我知道您不殺……不還手的人……」

雷霆雨神色輕蔑，目光如燈，嘿嘿冷笑中，緩步向「了凡」面前走去。

「了凡」一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嘶嗥一聲，轉身狂逃了。

雷霆雨一個箭步向前，俯身拾起了鐵鏟杖，右臂一擲，鐵鏟杖去勢如電，一閃已到了十數丈外的「了凡」腦後。

只見飛鏟過處，禿頭激飛，「了凡」的無頭屍體，噴出一腔如箭鮮血，繼續向前衝了七八步，才「蓬」的一聲栽在麥田邊上。

叩頭如搗蒜的狐媚少婦和妙齡道姑一看，同時哀號了一聲道：「請看在玉蓮仙姑的份上，饒了我們吧！」把話說完，嬌軀一旋，噗的一聲暈厥在地上。

雷霆雨一聽「玉蓮」兩字，心頭立時一陣絞痛，就像猛的被刀扎了下一般，仰頭看了看藍天，大步走進了麥田。

洒花馬一見，長嘶一聲奔過來。

雷霆雨認鐙上馬，沿着一條田中小道，直向正北馳去。

隱身在數十丈外草叢中的司馬姍姍和雲中鳳，嬌靨蒼白，神情迷惑，似乎鬧不清雷霆雨爲什麼沒有繼續去追江明英。

兩人緩緩站起，楞楞的望着雷霆雨向北馳去的人馬背影，不知道他要去那裏？

司馬姍姍首先迷惑的說：「他爲什麼黯然神傷的走了？」

雲中鳳揣測道：「可能是聽到有人提起黃玉蓮的名字吧？」

司馬姍姍立即驚異的問：「玉蓮仙姑是誰？」

雲中鳳道：「就是他青梅竹馬時的玩

伴，也是他最喜愛的女孩黃玉蓮，乳名叫蓮姑！」

司馬姍姍不解的問：「爲什麼要稱她玉蓮仙姑呢？」

雲中鳳解釋道：「因爲雷霆雨帶着她去尋仇，不幸她被仇家給殺了……」

司馬姍姍聽得恍然驚道：「啊！所以雷霆雨就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雲中鳳黯然一嘆道：「不止黃玉蓮一個女孩子，還有他爹仇家的女兒東方明珠，也因痴心愛他而自殺了……」

司馬姍姍再度失聲驚啊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難道他們事前不知道他們兩家有仇？」

雲中鳳無心再談雷霆雨的往事，立即恍然道：「噢！我要去找那個風流成性，寡情薄倖的江明英去了，再見！」

見字出口，逕向正西馳去。

前面數十丈外倒臥了一大片屍體，趴在麥田裏逃命的十數「閻王寨」的打手大漢，雖然見雷霆雨走遠了，依然不敢站起來。他們騎來的馬，也三五成羣散在麥田裏。

雲中鳳那管那些，馳進麥田，繞過那片屍體，直向正西那片丘陵茂林前急急馳去。

× × ×

雷霆雨雖然想到了蓮姑十分難過，但他捉拿江明英的決心却沒有改變。

他騎着馬向北疾馳，直奔正北一里外小樹間的幾間茅屋，對正西那片丘陵茂林，看也不看一眼。

奔至幾間茅屋前，才發現已大部坍塌，早已沒有了人烟。

雷霆雨一進入幾間茅屋間，立即飛身下馬，一個箭步縱到了南屋簷角下。

他急忙探首向南一看，果然不錯，雲中鳳正展開身法，急急馳向了正西那片丘陵茂林前。

他剛才一聽說雲中鳳也來了，便決定要利用雲中鳳作爲引導，不怕找不到江明英。

這時見她馳回了茂林前，那敢怠慢，回身將馬拉進一間半塌茅屋內，立即飛身向西馳去。

他早已看清了地形，由這幾間茅屋處向西延伸，是一片連接正西丘陵茂林的斜坡地，而且兼有一排排的小樹叢，正好讓他作爲掩護。

雷霆雨必須加速飛馳才能不會失去雲中鳳進入茂林後的形踪！

是以，他就利用斜坡上時斷時續的小叢樹爲掩護，快閃疾避，很快的到達了丘陵茂林的北緣，立即折身向南馳去。

前進足有數百丈，驀聞前面傳來了急步飛奔的脚步聲。

凝目一看，正是雲中鳳，她正繼續向深處馳去，而且，目閃冷輝，神情氣憤，鮮紅的小嘴閉得緊緊的，充分顯示了她對江明英的氣憤和不滿。

雷霆雨既然發現了雲中鳳，便等於找到了江明英，他只要小心的跟着她前進就成功了。

雖然如此說，雷霆雨仍不敢大意，因爲雲中鳳不但是個性情剛烈的女子，也稱得上是俠女中的高手，萬一被她發現跟踪，照了面很不好應付。

他以輕靈小巧的功夫遠遠跟在身後，絕不讓自己的脚下發出任何聲音。

只見雲中鳳身形不停，又翻過兩個樹木茂密的丘陵，直奔一片滿爬了葛籐的亂石巨岩前。

那些亂石巨岩，高低不一，錯綜複雜，高者四五丈，低的也有一丈多，如果不知情的人進到裏面，便很難再順利的走出來。

但是，雲中鳳到了亂石巨岩之前，身形不停，就在兩座巨岩之間，飛身縱了進去。

雷霆雨一看，知道雲中鳳和江明英常來此地玩，爲了怕失去雲中鳳的踪跡，加速向前撲去。

也就在他縱落在兩座巨岩入口處的同時，裏面驀然响起江明英的意外驚呼道：「小鳳妹是妳……」

話剛開口，已聽雲中鳳怒叱道：「誰是你的小鳳妹？從今以後，永遠不准你再這樣稱呼我！」

江明英似乎有些心虛，立即妥協地說：「好好好，妳怎麼來了……」

雲中鳳立即嗔聲道：「我爲什麼不能來？」

江明英懊惱的說：「妳這樣會把那煞星引到這兒來呀！」

裏面一靜，雲中鳳顯然吃了一驚，但仍聽她沉聲說道：「絕對不會！他已經走了！」

江明英那裏肯信，立即問：「他爲什麼走？」

雲中鳳解釋道：「那個道姑和少婦，跪在地上哀求他，要他看在死去的黃玉蓮的面子上饒了她們兩個，他仰臉看了看天就走了……」

話未說完，已聽江明英黯然一嘆道：「雷霆雨的武功太高强了，和他交手簡直是鷄蛋碰石頭！」

說此一頓，繼續有些驚悸的說：「妳當時也看到了，那賊和尚丟了兵器都逃命了，他依然檢起鐵鏟杖將他殺了……」

只聽雲中鳳哼聲道：「要不塞外的武林英豪，爲什麼稱他『冷面鐵心』呢？」

江明英則感慨的說：「我爹對我說，他『出劍奪命』，剛才他連劍柄都沒有摸，那麼多人的命就被他奪走了……」

雲中鳳問：「你都看到了？」

江明英道：「我也是剛回來，不然，妳怎會在這兒碰到我？」

雷霆雨一聽，知道這片亂岩範圍極大，如非跟着雲中鳳來，只怕很難找到他。

心念間，已聽雲中鳳憤憤的哼聲道：「我看雷霆雨絕不會放過你，他一定會把你的心剜出來，交給蘇大娘去她女兒的靈前活祭……」

話未說完，已聽江明英吃驚的說：「小鳳，妳在胡說什麼？」

只聽雲中鳳怒叱聲道：「你少在我面前裝糊塗，你姦殺了蘇大娘的女兒蘇鶯鶯，你當我不知道哇？」

江明英想是又驚又怒，連聲大吼道：「胡說胡說，這簡直是含血噴人，我江明英怎會做出這種喪德敗行，辱沒祖宗的事來？」

說此一頓，突的又鄭重的說：「想想看，我們倆有多少次單獨在一起的機會，我可曾碰過妳？」

雲中鳳想是又羞又氣，不由怒聲阻止道：「好了好了，不要扯我們的事！」

說此一頓，又放緩了一些聲音，繼續沉聲道：「最初我也不相信，可是，雷霆雨上了台，你爲什麼嚇得臉色發白，轉身就跑？」

江明英立即無可奈何的說：「那是我爹一再的警告我，要我碰見了他，絕對不可和他交手……」

雲中鳳不解的沉聲問：「江伯父爲什麼警告你？」

江明英有些懊惱的說：「還不是爲了雷霆雨把宅門口的護院都打暈了……」

雲中鳳立即道：「那是一場誤會，雷霆雨根本不知道經過你家門口的人一定要下馬走過去……」

江明英却迷惑的說：「可是，我去打擂的時候，聽人說，他又把我家的五個護院由酒樓上丟到大街上去。」

話未說完，已聽雲中鳳恨恨的怒聲道：「想到你去打擂我就恨的牙癢癢的，我找你來就是告訴你，從今以後，咱們誰也不要理誰……」

江明英焦急的說：「小鳳妹……」

話剛開口，雲中鳳已怒叱道：「告訴過你，以後不准再這樣稱呼我！」

江明英急忙道：「你聽我說……」

雲中鳳怒叱道：「我不要聽！」

江明英也有些生氣的說：「告訴你，司馬姍姍打擂是別有居心的！」

雲中鳳哼聲道：「她只是想儘快找個丈夫早上一些嫁出去……」

江明英立即道：「妳錯了，在我前邊上台的孫劍雄，身爲『飛雲山莊』的少莊主，家大業大，劍術並不比我差，她却故意以同歸於盡的打法硬把他氣跑了，妳知道爲什麼嗎？」

雲中鳳正在又妬又氣之中，立即輕蔑的譏聲道：「等你呀！」

豈知，江明英竟正色說道：「嗯！對了……」

雲中鳳忽然升起一股怒火，大聲問：「你說什麼？你敢故意拿話氣我？」

江明英立即道：「我不和妳爭吵，我只問妳，妳可知道擂台上的老者和老婆婆是誰？」

雲中鳳立即沒好氣的說：「我管他們是誰？」

江明英鄭重的說：「我告訴妳，他們就是司馬姍姍的師叔和師姑，華山劍派的長老……」

雲中鳳哼了一聲沒有話說，顯然她也認識那個老人和老婆婆。

江明英繼續凝重的說：「她等我上台，是想要我當場出醜，並不是眞的想嫁給我……」

雲中鳳立即沉聲問：「爲什麼？」

江明英說道：「因爲他們華山派三次論劍都沒能和我爹交手，而他們又堅信，他們華山派的劍術，一定比我爹的劍術高明……」

雷霆雨聽至此處，恍然似有所悟，對擂台上的老者老婦人，看到江明英在掌招上獲勝後，何以氣得臉色泛青，目光怨毒的原因了！

但是，雲中鳳却沉聲道：「照你這麼說，爲了證明你父親的劍術無敵，你勢必打勝司馬姍姍不可，我問你，勝了以後怎麼辦？」

是呀！雷霆雨的心中也正想到了這個問題。

豈知，江明英竟振振有詞的說：「那時我父親會站出來告訴司馬姍姍，妳我相愛在先……」

話未說完，雲中鳳已狠狠的「呸」了一聲，道：「誰和你相愛？別在那裏作夢了，我寧願嫁給雷霆雨那個木頭人，也不會嫁給你……」

江明英立即哼聲道：「人家是大名鼎鼎，轟動武林的大人物，黑白兩道人人聞名喪胆的煞星，妳？妳配得上人家嗎？」

雲中鳳氣得有些發抖的恨聲道：「好！江明英，我一定要作給你看看，你等着瞧！」

雷霆雨聽得心中一驚，同時暗呼糟糕，好端端的把他扯進去了，心裏頭要多懊惱有多懊惱！

只聽江明英繼續譏聲道：「人家見過多少美貌賢淑的俠女姑娘，有的溫柔體貼，有的通情達理……」

雲中鳳立即哼聲道：「告訴你，這些我照樣可以作得到……」

江明英冷冷一笑道：「妳呀？妳只會倔强任性，無理取鬧，人家雷霆雨不會要妳的……」

只聽雲中鳳斷然顫聲道：「好！江明英，你等着瞧，我一定要雷霆雨親口告訴你，他喜歡我！」

「他喜歡我」四個字說得斬釘截鐵，强而有力，語氣中充滿了自信。

江明英似乎有些氣餒了，但仍冷哼一聲道：「妳最好不要說的如此有把握，我再向妳說一遍，他不會要妳的！」

豈知，雲中鳳竟斷然怒聲道：「他不要我我就當場死給他看！」

雷霆雨聽得大吃一驚，頓時呆了，不由暗暗向天禱告道：「但願她說的是一句氣話！」

心念間，兩座巨岩間紅影一閃，雲中鳳又滿面怒容的飛身縱出來。

但是，一身嶄新粉紅公子衫的江明英，也跟着飛身縱了出來。

只見雲中鳳倏然刹住身勢，回頭怒目斥聲問：「你跟出來幹什麼？」

江明英立即道：「我回家呀！」

雲中鳳哼聲道：「讓雷霆雨碰見了，他一定殺了你！」

江明英毫無所懼的說：「如果是爲了蘇鶯鶯的事，在沒弄清楚眞相前，他絕對不會向我下手，除非他是個渾人！」

雲中鳳似乎覺得有理，哼了一聲，飛身疾奔，直向林外馳去。

江明英也立時飛身緊跟，幾個飛縱，兩人的身影已消失在濃密的林蔭間。

雷霆雨楞楞的站在那株大樹後，首先想到的問題是三河縣不能再待下去了。

但是，蘇大娘的女兒被姦殺的事，又不能就此丟下不管。

他原本就沒有確定江明英就是兇手，

只是江明英見了他面色大變，轉身逃走，他才有些相信。

現在，他根據江明英和雲中鳳的對話，業巳肯定了兇手不是江明英，那麼眞的兇手是誰呢？

首先他想到的是那個逃走的布衣清秀青年黃尙峯。

因爲，他斷定當時也在塲的黃尙峯一定看到眞正的兇手是誰。

當然，「滾雷刀」楊長壽的兒子楊自雄也是目擊者之一，但是，他根據種種跡象看出來，楊家父子顯然與「劍聖」江振東家有些嫌隙。

首先是楊長壽談到江明英時咬牙切齒，憤恨怨毒。

其次是他派出了大批家人，四出散播江明英姦殺了蘇大娘女兒的消息，希望全城的人都能知道這件事。

最令雷霆雨感到厭惡的。還是他的家人特地雇了個小花子，跑到酒樓上去報告江明英去打擂的事。

由此種種判斷，被他在酒樓上擲下五個江家護院的事，很可能也是他們父子派的人，特地去告訴給江明英的。

楊家公子的居心業巳極爲明顯，想藉他雷霆雨來爲他們父子出氣，也許有一點兒坐山觀虎鬥的意味。心念至此，他不由搖了搖頭，哂然笑了。

他轉身走向林外，他要先找黃尙峯，問明了眞相後再辦這件令人髮指的姦殺案，絕不能讓兇手逍遙法外。

但是，他也下定決心，這件事一辦完，便火速離開三河縣。

× × ×

三河縣城的北關大街，較之南關和東關都要熱鬧！

雷霆雨覺得自己在那麼多的英豪面前登上擂台，和那麼多的人照了面，決定到北關大街上來住店吃飯。

他高坐在洒花大馬上，舉目向街上一看，發現行人中的武林人物並不比東南西三關的大街上少。

雷霆雨看得蹙了蹙眉頭，斷定司馬姍姍的招親擂很可能巳經停止了，至少今天休擂不打了！

不過，果眞像江明英的那樣；司馬姍姍的招親擂，只是要打敗「劍聖」的兒子，爲他們華山派爭回一些光彩，招親擂應該不會再舉行了。

既然街上有那麼多的武林人物，他決定就在街口找一家客棧住下來。

舉目一看，不遠處就有一家車馬大客棧，立即趨馬向前。

他的馬剛一撥韁，兩個滿面含笑的店夥立即發現了他，雖在八九丈外，巳經開始迎過來，嘴裏尙不停的招呼着「爺」！

雷霆雨以爲這家客棧對待客人特別親切，也未放在心上，任由店夥將他的馬拉到店門下，他才翻身下馬。

裏面的店夥一見，又有一人滿面堆笑的快步迎過來。

拉馬的店夥急忙吩咐道：「老王，這位就是東跨院的雷爺……」

話剛開口，迎過來的店夥巳敬聲道：「我知道，掌櫃的巳經有了交代……」

雷霆雨雙眉一蹙，立即沉聲道：「慢着！」

三個店夥哈腰含笑道：「爺！你有什麼吩咐？」

雷霆雨沉聲問：「你們認得我？」

三個店夥同時正色道：「是呀！掌櫃的親自向小的們交代，雷爺身穿絳紅英雄衫，佩朱紅寶劍，坐騎洒花大馬……」

雷霆雨未待店夥說完，伸手將馬拉回來，轉身走向了店門外。

三個店夥看得一楞，急步跟在馬後，同時急聲道：「雷爺？雷爺？可是，那位姑娘還在東跨院裏等着您哪。」

雷霆雨聽得神情一呆，不由沉聲問：「那一位姑娘？」

其中一個店夥立即神秘的一笑道：「就是那位大大的眼睛桃形臉，頭上梳了兩個如意髻，年紀十六七歲，穿的是紅衣紅褲紅劍靴……」

雷霆雨聽得先是一驚，接着飛身上馬，一抖絲繮，飛馬直向街口馳去。

他原先以爲代他訂下客棧的是「滾雷刀」，藉此向他拉攏討好！

如今，他巳恍然明白了，原來是雲中鳳要的花招。

他知道，東關西關和南關的客棧也都不要去問了，一個不愼還可能碰上雲中鳳本人，那會更糟！

一想到雲中鳳這麼作就暗暗心驚，他看得出來，雲中鳳向江明英說的絕不是一句氣話。

心念及此，更堅定了他儘快離開三河縣的決心。

出了北街口，天色巳經暗下來，一撥馬韁，直向正西那片丘陵茂林馳去。

他想到了那幾間半塌的茅屋，在那裏休息一陣總要比客棧裏清靜得多。

他今夜決定暗探一下楊長壽的宅第，然後再夜訪一下「劍聖」，也許能查出一些姦殺蘇鶯鶯的兇手眉目來。

追踪覓跡查真兇

到達幾座破舊茅屋前，天色巳完全暗下來，三河縣城巳閃爍着點點燈火。

雷霆雨飛身下馬，順手在鞍囊內拿出了水壺乾糧袋，發現北間上房尙稱完整，舉步走了進去。

一進茅屋門，立有一絲脂粉香氣撲面迎來！

雷霆雨心中一驚，急忙止步，他斷定是雲中鳳無疑。

他雖然巳經知道了隱身暗角的是誰，依然冷冷的沉聲問：「什麼人？」

話聲甫落，身後牆角處竟响起了一個微帶顫抖的清脆少女聲音道：「我！」

雷霆雨聽得渾身一震，這嗓音有些熟悉，却絕對不是雲中鳳的聲音！

是以，略微提高一些聲音，沉聲問：「妳是誰？」

清脆少女聲音道：「司馬姍姍！」

雷霆雨大感意外，不自覺的「噢？」了一聲問：「妳來此地幹嘛？」

司馬姍姍立即嗔聲道：「要你還我個公道！」

雷霆雨一聽，知道司馬姍姍是來興師問罪。故意沉聲問：「還妳什麼公道？」

司馬姍姍嗔聲道：「你還要和我裝糊塗？」

雷霆雨淡然道：「我根本不懂妳的意思！」

說罷，向前走了兩步，順手把水壺乾糧袋丟在桌面上。

司馬姍姍却生氣的說：「你把我的招親擂攪得半途而廢，該怎麼說？」

雷霆雨淡然「噢！」了一聲道：「妳明天仍可照常舉行嘛……」

話未完說，司馬姍姍已憤然道：「不！你好端端的上台捉拿採花大盜……」

雷霆雨急忙解釋道：「江明英可能不是姦殺蘇鶯鶯的眞正兇手……」

司馬姍姍更加生氣的說：「那你上台去捉他，嚇得他在那麼多英豪的面前落荒而逃！」

雷霆雨想到當時的情形，的確有些慚愧不安。他不便說什麼，順手拉過一張長櫈坐下來，並解開了乾糧袋，他由此至終沒有抬頭看司馬姍姍一眼。

司馬姍姍又有些委屈的說道：「你知道嗎？你這樣一來，却破壞了我的美好姻緣！」

雷霆雨已拿出一塊大餅並撕了一片鹵肉。這時一聽，只得寬慰的說：「我想江明英明天還會再去的……」

話未說完，司馬姍姍已輕蔑的哼聲道：「那樣丟臉的丈夫我才不要呢！」

雷霆雨聽得眉頭一蹙，道：「就算江明英不去，還有別的英俊青年吧……」

司馬姍姍突然憤聲道：「告訴你，除非明天你上台，我絕不再繼續了！」

雷霆雨聽得神色一驚，不由轉首去看立在牆角的司馬姍姍。

司馬姍姍一見，竟「啪」的一聲打着了火種，順手將插在牆縫上的半截紅燭燃亮起來。

雷霆雨看得星目一亮，這才發現司馬姍姍雖然仍穿着藍段銀花勁衣，背繫着寶劍，但在她的嬌靨上却薄施了一些脂粉，又在鬢角上加了一排碎玉翠花。

她原本就秀麗嫵媚，這時看來，又增添了幾分艷麗華貴！

顯然，她在來此之前，曾經先回家刻意的把自己打扮了一下。

司馬姍姍見雷霆雨一直盯瞧着她，雙頰一熱，嬌靨緋紅，不由羞赧含笑問：「我現在比白天擂台上怎樣？」

雷霆雨定神「哦！」了一聲，淡然道：「燭下觀美人，顏色增七分……」

說着，轉回頭去咬了口大餅！

司馬姍姍一聽，氣得嬌靨上立時消失了紅暈，不由嗔聲道：「你說什麼？我藉着燭光才美？」

雷霆雨知道用辭用錯了，只得道：「我是說，妳原本就美，如今在燭光映照下又增添了七分，不是更美，更迷人嗎？」

司馬姍姍一聽，緊繃的小臉上又有了笑意，但她仍忍笑嗔聲問：「你說的可是眞心話？」

雷霆雨只得道：「當然是眞心話！」

說此一頓，特又望着司馬姍姍，關切的問：「你怎的知道我還會回來此地？」

司馬姍姍立即道：「因爲雲中鳳已代你定下了所有客棧的豪華獨院，我斷定你一定不會去住，而你今夜又絕對不會離開，最後必然仍回到這兒來！」

雷霆雨聽得心中一驚，不由迷惑的問：「妳怎的知道她們代我定客棧的事？」

司馬姍姍有些得意的一笑道：「你殺了『閻王寨』的金幼豹等人後，我在回家的路上正巧偷聽到她的兩個心腹丫頭談論這件事！」

雷霆雨的心頭猛的一震，他這才恍然警覺到，雲中鳳早已有了糾纏他的決心，她在丘林亂岩中那麼說，只不過是趁機向江明英挑明了罷了。

他雖然心中驚噢，但表面却會意的「哦！」了一聲，繼續吃他的餅！

司馬姍姍却嬌聲道：「我看這兒除了一張破桌子，兩條長櫈子，連個睡覺的草蓆都沒有……」

雷霆雨立即道：「沒關係，吃完了東西我還要去辦事！」

司馬姍姍聽得目光一亮道：「好！那我來帮你！」

雷霆雨淡然道：「免了！我習慣一個人！」

司馬姍姍却正色道：「有我在你身邊帮着你，你辦起事來更起勁兒更順利！」

雷霆雨想是嘴裏嚼着東西，根本沒有答腔。

司馬姍姍却哼聲道：「你在黃河渡口放出風聲，要在一個月內挑了『仙女宮』和『死亡谷』，你可知道他們的秘密位置嗎？」

雷霆雨聽得心中一動，他斷定司馬姍姍可能知道這兩個邪惡組織的秘密總壇位置。

但他仍淡然道：「只要我不停的找，總有找到他們的時候！」

司馬姍姍却誠懇的說：「有了我在你身邊，你會節省許多寶貴時間！」

雷霆雨淡然「哦！」了一聲，故意不表示意見。

果然，司馬姍姍氣得哼聲道：「實話告訴你說，我就是『仙女宮』派在三河縣的秘密分舵主，『死亡谷』我也曾經去過，只是還不能確定他們是位在那一座死谷裏！」

這的確令雷霆雨大感意外，司馬姍姍居然是「仙女宮」派在三河縣的分舵主？

但是，他心念電轉，立時有了決定，今後只要多注意與司馬姍姍來往接觸的人，便不怕找不到「仙女宮」的總壇位置。

是以，故意哼聲道：「看來妳對『死亡谷』知道的，還不如我清楚！」

司馬姍姍聽得神色一驚，斷定雷霆雨既然發出了豪語，對「仙女宮」「死亡谷」當然也摸透了一些底細。

爲了她今夜前來的目的，只得改變話題，故意哼聲道：「另有一件事，你就不如我清楚了。」

雷霆雨淡然「噢！」了一聲問：「說說看？」

說着，又撕了一塊鹵肉放進嘴裏。

司馬姍姍微撇着小嘴，有些得意的說：「殺害蘇鶯鶯的眞正兇手！」

雷霆雨淡然一笑道：「我道什麼事，這問題更簡單，只要找到了黃尙峯，問題便可迎刄而解……」

豈知，司馬姍姍竟哂然哼聲道：「只怕你永遠也解不開了！」

雷霆雨聽得心中一驚，立時轉頭去看司馬姍姍，同時沉聲問：「妳說什麼？」

司馬姍姍立即提高一些聲音，正聲道：「告訴你，今天下午有人發現黃尙峯被人殺死在麥田裏……」

雷霆雨一聽，心裏立時聯想到兇手殺人滅口，他呼的一聲站起來，同時怒聲問：「妳這是聽誰說的？」

司馬姍姍却刁鑽的問：「可是要我領着你親去他家裏看一看你才相信？」

雷霆雨也正要前去黃尙峯的家裏探一探口氣，是以毫不遲疑的頷首道：「好！我們現在就去！」

說着，包起了乾糧提起了水壺。

司馬姍姍聽得精神一振，鮮紅的唇角上立時綻出一絲勝利微笑，頷首愉快的贊了聲好，揮掌搧熄了油燭，轉身走出茅屋外。

雷霆雨緊跟而出，先把水壺乾糧放進了鞍囊內，接着將馬匹拉進了茅屋裏。

司馬姍姍一看，不由迷惑的問：「我們不騎馬去？」

雷霆雨道：「夜間辦事，有馬反而是個累贅！」

司馬姍姍目的已達，只要能和雷霆雨在一起，騎馬徒步都沒關係。

是以，愉快的一笑道：「好！那我們走吧！」

說罷展開身法，直向北關方向馳去。

雷霆雨飛身緊跟，發現北關大街上，燈火點點，應該正是夜市熱鬧時候。

他這時對兇手殺了黃尙峯雖然感到有些焦急，但他深信，黃尙峯一定會將看到蘇鶯鶯被殺的事告訴給他的家人。

雷霆雨既然已斷定江明英不是兇手，自然想到了當時在場，滿頭大汗，歪戴着公子帽的楊自雄。

方才聽司馬姍姍的口氣，好像她已知道眞兇是誰，因而問：「喂！妳看殺害黃尙峯的人是誰？」

豈知，一旁疾馳的司馬姍姍竟冷冷的問：「你在問誰？」

雷霆雨先是一楞，接着恍然道：「噢！當然是妳姍姍姑娘！」

司馬姍姍得意的抿嘴一笑，親切的望着雷霆雨含笑道：「我雖然想到了，也只是我的揣測，黃尙峯的家馬上就到了，稍時向他的家人打聽一下，我想一定會有個肯定的結果！」

雷霆雨贊服的「唔！」了一聲，却關切的問：「妳認爲『滾雷刀』的兒子會不會武功？」

司馬姍姍毫不遲疑的說：「他老子是用刀的好手，他本人自然也會個一招半式的！」

雷霆雨一聽，不由蹙眉「噢？」了一聲！

司馬姍姍突然驚異的問：「咦？你怎的突然問起了『滾雷刀』的兒子會不會武功？」

雷霆雨立即道：「我今天正午在蘇鶯鶯被殺的現場見過他們父子……」

司馬姍姍是些震驚意外的說：「竟有這等事？」

雷霆雨頷首「唔」了一聲，並把當時的經過簡扼的說了一遍。

司馬姍姍聽罷，似有所悟的說：「我說呢！『滾雷刀』何以會派人給蘇家送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去。」

雷霆雨聽得目光一亮，正待說什麼，司馬姍姍已繼續說道：「不過，蘇家是他們家的佃戶，他們送他一口棺材也是應該的！」

一聽是「佃戶」，雷霆雨立時想起了黃尙峯當時驚慌離去的原因。

由於兩相對照，雷霆雨不自覺的自語道：「哼！眞兇八成就是『滾雷刀』的兒子！」

司馬姍姍道：「這種事你最好能握住眞憑實據，須知『滾雷刀』的兒子雖然十分可疑，但他兒子却絕少離開家門一步，在三河縣也沒什麼劣蹟，你貿然殺了他，很可能引起別人對你的非議！」

說此一頓，突然擧手向前一指，說道：「喏，看到了沒有，那裏就是黃尙峯的家……」

雷霆雨擧目前看，只見北關大街後，盡是散落建築的土牆蒿草茅屋，燈光也零星暗淡，僅憑司馬姍姍那麼一指，很難知道那是黃尙峯的家。

只聽司馬姍姍繼續道：「看到了沒有，靠近街口後的那一家，一圈柴籬院，三間土坯房……」

雷霆雨凝目一看，果然有一家柴籬院圍着三間土牆茅房，東房門大開着，清楚的看到懸着一塊白布，如豆的油燈靜靜的放在供桌上。

兩人悄悄來到柴籬外，却發現一個身穿黑花白衣的少女，正神情哀傷的坐在供桌旁的地上。

由於那少女低着頭，雷霆雨和司馬姍姍都看不見她的面目，根據年齡判斷，很可能是黃尙峯的妹妹。

司馬姍姍首先壓低聲音問：「我們要不要問問她！」

雷霆雨毫不遲疑的頷首悄聲道：「好！妳把她引過來！」

司馬姍姍會意的點點頭，先走至柴門前，伸手在枯木上彈了兩下。

也就在「剝剝」聲響的同時，白衣少女立時機警的抬頭望來。

司馬姍姍一看，急忙親切的招手，含笑輕聲道：「黃家妹子，妳過來，我是南關的司馬姍姍！」

白衣少女雖然沒有見過司馬姍姍，但司馬姍姍打擂台招親的大事她却聽說了。

這時見司馬姍姍親切的向她招手，顯然沒有什麼惡意，只得謹愼的站起來，小心的向柴門口走去。

仍立在數步外樹蔭下的雷霆雨一看，發現白衣少女圓圓的臉，彎彎的眉，小巧的鼻子鮮紅的嘴，雖然不多麼秀美，却是典型的小家碧玉。

白衣少女看着將到柴門口，驀然又看到了立在漆黑樹蔭下的雷霆雨，神色一驚，急忙剎住了腳步。

司馬姍姍一看，立即含笑輕聲道：「不要怕，他是雷少俠，他聽說黃尙峯被人殺了，特來向妳打聽一下……」

白衣少女一聽「黃尙峯被人殺了」，

雙目中立時湧滿了淚水。

司馬姍姍一看白衣少女哭了，立即關切的問：「黃尙峯是妳的什麼人？」

白衣少女噙淚道：「是我哥哥，我叫黃尙香！」

司馬姍姍會意的「哦」了一聲問：「妳可知道妳哥哥爲什麼被殺？」

豈知，白衣少女黃尙香竟搖了搖頭道：「我和爹娘都不知道！」

司馬姍姍一聽，不由回頭去看暗陰下的雷霆雨，她清楚的看到雷霆雨臉上充滿了懊惱失望神色。

她只得回過頭來，繼續問：「妳可聽說江明英殺死蘇大娘女兒的事？」

黃尙香立即搖頭道：「我們都不相信，江家少爺不是那種人！」

司馬姍姍却正色道：「可是，人人都說他風流成性，見一個喜歡一個……」

黃尙香立即辯白道：「那可能是他見了女孩子總喜歡點頭笑一笑，其實，他是很有禮貌，說話風趣，從來不說不好聽的話！」

司馬姍姍故意問：「妳認爲江明英江少爺，會不會殺妳哥哥？」

豈知，黃尙香竟毫不遲疑的斷然搖頭道：「絕對不會！」

司馬姍姍繼續問：「妳認爲西關楊大爺的兒子楊自雄呢？」

黃尙香聽了蹙眉遲疑的說：「很少看見他出來，聽說楊大爺把他關在書房裏讀書！」

雷霆雨一聽，心裏更迷惑了，心想，莫非兇手也不是楊自雄？

心念及此，覺得黃尙香可能不知，也許黃尙峯將眞兇告訴了他父母。

是以，就在原地插言問：「妳爹妳娘呢？」

黃尙香見雷霆雨神情冷漠，尤其立在暗影裏，滿臉都是威厲煞氣，她打心眼裏就駭怕畏懼。

這時見他問話，雖然語氣緩和，仍不由自主的怦怦心跳，渾身哆嗦。

司馬姍姍一看，只得補充問：「黃伯父黃伯母已經睡啦？」

黃尙香怯怯的點點頭道：「兩位老人家哭了一下午，剛剛才睡着！」

司馬姍姍會意的「哦」了一聲，知道再問也問不出什麼來了。

正待回頭詢問雷霆雨，驀然傳來一陣衣袂破風聲！

雷霆雨聽得神色一動，即和司馬姍姍循聲看去。

只見昏黑的田地裏，一併三道黑影，正由西關方向如飛馳來。

一看到遠處燈火點點的西關大街，雷霆雨恍然似有所悟，立即向着司馬姍姍，低聲道：「告訴她，這三個人可能是到她家來的，請她不要怕……」

司馬姍姍一看三人奔來的方向，立即頷首道：「唔！很有可能！」

黃尙香也看到三個人正向着她家門前奔來，再聽了雷霆雨的話，不由緊張的自語道：「不會吧？他們來我家作什麼？」

司馬姍姍見三人已到了百十丈外，立即低聲叮囑道：「黃姑娘，不要怕，不管他們前來作什麼，我們都會在暗中保護妳的！」

說罷揮手，繼續催促道：「快，快回到屋裏去！」

黃尙香早已嚇得渾身直抖，一面顫聲應是，一面走向了東房門。

司馬姍姍早已跟着雷霆雨躲在了一排花樹後。

就在這時，三個大漢已經到了十數丈外。

三個大漢一式背刀，他們的勁衣分別是灰、黑、藍，個個生得濃眉大眼，一臉的兇煞。

直到黃家的柴籬門口前，三個大漢才刹住了身勢，立有一股濃重的酒氣隨風吹向了雷霆雨和司馬姍姍。

顯然，這三個背刀大漢，都已喝了不少的酒，因爲，他們三人的步履不穩，身體搖晃，幾乎倚靠在柴籬上。

柴籬不高，僅及人腰，所以院中的景物一目瞭然。

三個大漢一見剛剛走到東房門的黃尙香，立即咬字不清的招呼道：「嗨……黃……黃姑娘！」

黃尙香早已嚇壞了，尤其看到三個大漢都背着鋼刀，又都喝醉了，雖然知道雷霆雨和司馬姍姍就隱身在花樹後，依然嚇得渾身抖個不停。

只見身穿黑衣的大漢，搖晃着上身，喝叫道：「黃姑娘……不……不要怕……我們是……來……找雷少俠的……」

藍衣大漢跟着說：「雷少俠……來了沒有……他……他穿着絳紅英雄衫……腰裏……掛着紅寶劍……」

黃尙香一聽是來找雷少俠的，自然寬心了不少，她本想舉手告訴三個大漢，雷少俠就在你們身後邊。

但是，由於過度的驚嚇，渾身顫抖的厲害，手臂無力的已舉不起來了。

機警的司馬姍姍一看，心知不妙，只得冒險探出頭來，向着黃尙香揮了揮手。

黃尙香雖然嚇壞了，但看了司馬姍姍的手勢，仍知道緊張的搖了搖頭！

黑衣大漢一見，立即肆無忌憚的哈哈笑了，望着另兩個大漢得意的說道：「怎麼樣？……我……我判斷的……沒有錯吧！早……早辦完了事情……早……回去睡覺……」

說罷揮手，同時搖晃着身體，愉快的說：「進去！」

去字出口，飛起一腳，「蓬」的一聲將柴門踢開了。

黃尙香一見，嚇得縮作一團，驚呼尖叫道：「你們要幹什麼？」

三個背刀大漢搖幌着身體，飛眉瞪眼的走進了院內，瞪着黃尙香獰笑着道：「幹……幹什麼……要……要……要妳的小命……」

說話之間，三個大漢同時翻腕，刷的一聲，寒光連閃，同時將背後的鋼刀撤出來。

黃尙香一見三個大漢將刀撤出來，只知道尖叫「救命呀！」已不知道跑，因爲，她的兩腿早已不聽她的指揮了。

就在這時，黃老爹和黃老太已由上房中，驚急慌張的奔出來。

二老一見三個大漢手提鋼刀，不由驚

得同時惶聲大喝道：「住手！你們要幹什麼？」

大喝聲中，黃老爹已擋在了黃尙香的身前，黃老太也緊張地將黃尙香抱住。

黑衣大漢猙獰的盯着黃老爹，一掂手中的鋼刀哼聲道：「我們都是『劍聖』江大爺府裏的護院武師……」

話未說完，一直盯着三個大漢看的黃老太已大聲道：「不，你們都是西關楊大爺家的人……」

三個大漢聽得渾身一戰，面色大變，老酒立時嚇醒了一半，手中的刀也險些滑落在地上。

藍衣大漢急定心神，瞪着黃老太怒喝道：「妳？妳胡說……」

黃老太自覺認出了是楊大爺家的人，因而胆氣大壯，鬆開抱着的黃尙香，舉手一指灰衣大漢，沉聲問道：「你可是朱大爺？」

姓朱的灰衣大漢只驚得脫口啊了一聲，不自覺的退後了一步。

其餘的兩個大漢立即瞪着姓朱的，怒聲問：「到底怎麼回事？她怎的會認識你的？」

姓朱的灰衣大漢楞楞的望着黃老太，他在乍然間，似乎也鬧不清黃老太怎會認得他？

黃老太却哼聲道：「你朱大爺可眞是貴人多忘事，前年冬天楊大爺剛搬到西關的時候，你不是還拜託豆腐店的魏老頭，要我給你找房媳婦嗎？」

朱姓大漢一聽，恍然想起，脫口驚啊，猛的舉掌拍了一下腦門，萬分懊惱的呼了聲「天哪！」

另兩個大漢一見，反而沉聲寬慰道：「老朱，不要怕，反正三個一塊兒殺！」

殺字出口，提刀就要撲向黃老爹。

也就在這時，柴門處已響起一個冰冷懾人的聲音道：「慢着！」

三個大漢聞聲回頭，一看雷霆雨的衣着神情和佩劍，飛身縱出了柴籬外。

黃老爹和黃老太，雖看到三個猙獰大漢逃走了，但柴門口進來的絳衫青年，神色威厲，表情冷漠，看來比三個大漢還怕人。

但是，看到雷霆雨一現身，三個大漢馬上就嚇跑了的黃尙香，信心大增，胆氣陡壯，不由歡聲地說道：「雷少俠，你眞好。」

歡呼聲中，越過黃老爹直奔向了雷霆雨。

黃老爹和黃老太看得神色一驚，幾乎是同時急聲道：「香兒回來。」

黃尙香聞聲止步，立即有些委屈的去看她的爹娘。

這些事最敏感的莫過於女孩子，司馬姍姍當然也不會例外。

她一看黃尙香情不自禁的奔向了雷霆雨，心中一急，脫口催促道：「還不快追，他們都跑遠了。」

雷霆雨動都沒動，注定黃老爹夫婦，冷冷的沉聲說道：「你們的兒子胆小怕事，沒有勇氣說出姦殺蘇大娘女兒的眞兇是誰……」

黃老爹依然含糊的說：「我們根本不相信江家少爺是兇手！」

雷霆雨見到了這般時候，黃老爹仍不肯直說出來，不由冷冷一笑道：「等你們想說出眞兇是誰的時候，只怕你們已不能開口了！」

了字出口，疾演「小挪移法」，身形一閃，掠過紫籬上空，頓時不見。

司馬姍姍看得神色一驚，脫口急呼道：「霆雨哥，等我！」

急呼聲中，飛身疾追，只見田野一片昏黑，不但看不見雷霆雨，連那三個猙獰大漢也沒有了影子。

冷淡的木頭人

雷霆雨身形一閃，掠地疾馳，舉目向西一看，竟然沒看到三個大漢的影子。

他方才沒有及時追趕的原因，就是希望三個大漢慌慌張張的逃回楊家，他隨後緊跟而至，不怕「滾雷刀」不承認他的兒子是兇手。

這時沒有看到三個大漢奔向西關，自然暗自焦急。

於是，急急遊目四野，驀見西北三道快速身影，正沿着麥田中的一條小徑，直向數百丈外的一片小樹林前急急馳去。

由於有三點晦暗刀光，以及三人不時慌張的回頭察看，立時斷定就是由黃家逃出來的三個兇漢。

是以，冷哼一聲，轉身再向西北方追去。

這時他已明白了三個大漢的心意，想必是任務沒有達成，或另有原因，不敢回去面對他們的主人。

雷霆雨身法疾如奔電，快如追風，僅僅一撲之勢，已距離三個兇漢身後不遠。

恰在這時，三個兇漢也正巧回過頭望來。三個兇漢剛剛還見身後一片昏暗，不但聽不見衣袂破風聲，目力所及的距離內，也根本看不到一個人影。

孰知，就在他們回過頭去的一刹那，再往後看，雷霆雨已到了身後七八丈外。

三個兇漢這一驚非同小可，頓時驚得魂飛天外，厲嗥一聲，分向左右和斜橫裏亡命逃竄！

雷霆雨那能讓他們得逞？一式「蒼鷹搏兔」已到了他們三人之間！

緊接着，冷哼一聲，伸手抓向了黑衣大漢的後衣領。

黑衣大漢頓時驚覺，厲嗥一聲，反臂就是一刀。

雷霆雨就要他揮刀殺來，右手一繞已握住了黑衣大漢的鋼刀護手，右腕一扭，刀鋒順勢切向了對方的咽喉。

也就在黑衣大漢厲聲慘叫，鮮血噴泉激濺的同時，雷霆雨也飛起一腿踢向了灰衣大漢的後股。

縱向斜橫的灰衣大漢立時驚覺，惶叫一聲反臂揮刀。

但是，依然遲了，因爲，雷霆雨的腳法太快了。

只聽「蓬」的一聲，灰衣大漢的身體，隨着他的驚恐嗥叫，翻翻滾滾的飛向了七八丈外。

一腳踢飛灰衣大漢的雷霆雨，一個旋身，手中奪至黑衣大漢的鋼刀，猛的抖腕向亡命狂逃的藍衣大漢擲去。

只見寒光如電一閃，勢挾厲嘯，呼的一聲已到了藍衣大漢的背後。

寒光一暗，慘叫聲起，藍衣大漢撒手丟刀，兩手撲空，又向前踉蹌奔了幾步，一頭栽在麥田裏。

雷霆雨鋼刀擲出，點足飛縱，一個步已經到了仍在麥田中翻滾的朱姓大漢身前。

朱姓灰衣大漢正待挺身躍起，一看雷霆雨已站在了身邊，只得跪在地上，叩頭哀聲叫道：「雷少俠饒命呀！雷少俠饒命呀！」

雷霆雨雙眉一蹙，沉聲問：「你們怎的認得在下？」

朱姓大漢哀聲解釋道：「少俠今天去打擂，嚇跑了『劍聖』的兒子江明英，小的們都在現場看到了呀！」

雷霆雨淡然問道：「你現在想不想活命？」

朱姓大漢身體被踢飛的同時，已經聽到兩聲悽厲慘叫，加之夜風中又有一絲血腥味吹來，斷定兩個同伴業已凶多吉少。這時倏見問，那敢遲疑，忙不迭的哀聲說道：「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

雷霆雨蹙眉「噢？」了一聲道：「聽你的口氣，好像還讀過幾年書……」

朱姓大漢那敢承認，如果說讀過書，必然罪加一等，只得急忙惶聲地說道：「小的聽人家都是這麼說，自然也跟着學會了！」

雷霆雨頷首「唔！」了一聲，問：「你們爲什麼不回西關楊大爺家，反而跑來此地？」

朱姓大漢愁眉苦臉道：「小的們把事辦砸了，那裏還敢回去？回去準死無疑，這是谷裏的規矩……」

「谷裏的規矩」一出口，面色一變，跟着渾身一戰，急忙住口不說了。

雷霆雨看得心中一動，立時聯得到「滾雷刀」最近兩年才搬來三河縣，莫非他也是四大邪惡組織中「死亡谷」派來的人不成？

他雖然想到了這個問題，却佯裝未曾注意，繼續淡然問：「什麼規矩？」

朱姓大漢見雷霆雨沒有追問「谷裏的事」，自然寬心了不少，只得回答道：「小的們在楊大爺府裏任護院，事前就已談妥了條件，如果辦事不利，或將事情辦砸了，都要被當場處死，或斬去一臂……」

雷霆雨淡然道：「這麼說，你現在回去，也就沒命了？」

朱姓大漢連連頷首，哀聲應是。

雷霆雨立即道：「不過，我有個辦法，可以讓你死不了！」

朱姓大漢當然不信，因爲他知道「谷裏的規矩」，絕無活命的道理。

但是，爲了活命，不得不應付，也許還有逃走的機會，只得叩頭感激的說：「謝謝雷少俠！謝謝雷少俠！」

雷霆雨淡然道：「但我必須先知道，『滾雷刀』爲什麼要派你們三人去殺黃姑娘！」

朱姓大漢神色一驚，臉肉顫動，驚得急忙搖頭道：「這……這……小的就不知道了！」

雷霆雨冷冷一笑道：「可是担心黃尙峯把看到你們少爺姦殺蘇鶯鶯的事，告訴給了他妹妹或他爹？」

朱姓大漢驚得渾身一哆嗦，惶得再度搖頭說道：「小的不知道，小的眞的不知道……」

雷霆雨故意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黃姑娘和黃老爹他們，早已把楊自雄姦殺蘇鶯鶯的事告訴了我，所以我才在楊家等你們……」

朱姓大漢聽得一楞，同時脫口輕啊！

雷霆雨繼續道：「聽你們方才的口氣，好像知道我會在黃家似的！」

朱姓大漢不由懊惱的說：「是我家大爺料到的……」

雷霆雨心中一驚，不由「噢？」了一聲，問：「你家大爺怎麼說？」

朱姓大漢說道：「少爺今天下午偷偷的殺了黃尙峯滅口，我家大爺十分震怒，知道這件事很快的會傳到雷少俠你的耳朵裏……」

雷霆雨一聽，不由暗稱僥倖，如非司馬姍姍今夜躲在茅屋裏等他，他絕對不會知道黃尙峯被殺的事。

當然，明天早上仍會聽到傳說，不過，那時黃老爹夫婦和黃尙香都已被殺了。

心念間，已聽朱姓大漢繼續說：「我家大爺知道，如果黃尙峯不死，少爺姦殺蘇鶯鶯的事還不致有人知道，因爲我家大爺斷定黃尙峯絕不敢對別人講，但一定會告訴他爹他娘……」

雷霆雨立即道：「所以你們大爺索性派你們三人前去殺了他們全家！」

朱姓大漢一聽只得不安的應了聲是。

雷霆雨不解的問：「既然你們大爺斷定我一定會插手，爲何你們三人還去！」

朱姓大漢見問，不由憤然懊惱的說：「唉！都是該死的老江……」

雷霆雨蹙眉問：「那個是老江？」

朱姓大漢舉手一指數丈外黑衣大漢的屍體，道：「就是他！」

雷霆雨也跟着看了一眼，問道：「他怎樣？」

朱姓大漢懊惱的解說道：「我家大爺原本要小的們三更以後再去黃家，而且要暗中仔細觀察，必須確定雷少俠你不在之後才可下手……」

雷霆雨哂然一笑道：「結果老江堅持要提早前去碰碰運氣……」

朱姓大漢更加懊惱的說：「就是呀！僅此一點，小的回去就準死無疑！」

雷霆雨立即道：「我曾對你說過，我有辦法讓你死不了！」

朱姓大漢雖然不信，但仍希冀的望着雷霆雨，希望他說出來聽聽。

雷霆雨繼續道：「不過，你必須按照我說的方法去作才行！」

朱姓大漢只得頷首應了聲好！

雷霆雨立即把他的計劃告訴給朱姓大漢，最後並有把握的說：「我敢保證你死不了！」

朱姓大漢聽罷，依然愁眉苦臉的說：「可是，這樣仍要被砍掉一條胳膊呀！」

雷霆雨面色一沉道：「那總比我現在就砍下你的腦袋來好吧？」

朱姓大漢聽得渾身一戰，只得苦臉頷

首道：「好！小的聽少俠您的吩咐前去，不過，希望少俠能夠及時出現，救小的一條胳膊……」

說話之間，已顫顫巍巍的由地上站起來。

雷霆雨覺得時機到了，立即淡然道：「我雖然可以及時出現救你，可是，『死亡谷』知道了，還是不會放過你……」

「死亡谷」三字一出口，朱姓大漢啊的一聲，噗的一聲又跪在了地上，立即顫聲道：「少……少……俠，你……你……怎的知道……？」

雷霆雨見朱姓大漢面色如土，額頭上刹時滲出豆大汗珠了，他內心之惶恐，以及「死亡谷」對徒衆之殘酷，由此即可看出。

是以，哂然一笑道：「我早已知道『滾雷刀』是『死亡谷』佈在三河縣的一個棋子。不過，你也用不着怕成這副樣子，回頭找個深山大澤躲起來，就算『死亡谷』將來找到你，那也是幾年以後的事了，比起老江兩人來，你還是佔了便宜……」

朱姓大漢一聽，先緊張的看了一眼老江的屍體，接着毅然沉聲道：「好！小的這就領少俠前去，是福是禍，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說罷，挺身站了起來。

雷霆雨頷首讚好，舉手一指數丈外的那把刀，繼續道：「把你的刀帶着，有人要你命的時候，也只好和他們拚了！」

朱姓大漢打起精神檢起了刀，翻腕插在了背後，接着抱拳恭聲道：「小的頭前帶路了！」

雷霆雨爲了安定對方的心情，以欣慰的聲調肅手說了聲「請」！

朱姓大漢再不遲疑，展開身法，直向西關大街方向如飛馳去。

雷霆雨仍站在原地，爲了不讓對方有壓迫感，直到朱姓大漢馳出數十丈外，才飛身起步。

他業已看出來，朱姓大漢確有保命逃亡，脫離「死亡谷」的決心，爲防對方中途變卦，仍提高了幾分警覺！

前進中，雷霆雨也曾遊目察看四野，說也奇怪，竟沒有看到司馬姍姍的踪影。

他不相信司馬姍姍一氣之下回家了。她是個機警多智的少女，這可由她事先等在幾間破茅屋裏而看出來。

如今，滿野麥田，麥桿隨着夜風晃動，如果她伏在麥田裏暗察偷窺，自然不容易發現她。

繞過西北城角，西關大街數百戶商店民房靜靜的臥在夜色裏，根據幾座高樓上的明亮燈火，酒樓茶肆間仍是熱鬧時候。

雷霆雨抬頭看看天空，初更將盡，也許已進入二更了。

只見前面朱姓大漢業已加快了身法，直向中間偏西的一座廣大宅院後奔去。

由於有一排高大楊樹遮住，看不清整座宅院的輪廓，但仍能看到聳出樹上的樓閣和樹隙間的高牆。

看看將到廣大宅院的院牆前，驀見在前疾馳的朱姓大漢回頭向他看來，並舉手指了指樹隙間隱約可見的後宅門樓。

雷霆雨知道朱姓大漢不會再變卦了，立即向他點了點頭。

緊接着，疾演「小挪移法」，身形一閃已到了牆外的大樹下。

轉首一看，只見朱姓大漢也正奔到了後門樓下，立即傳來「蓬蓬」的叩門聲。

雷霆雨就趁朱姓大漢拍門的同時，略微一長身形，伸手扳住了高大牆頭。

接着探首向內一看，牆裏面竟是一座大花園，而曲池石橋的正面觀花廳上，雖然亮有燈光，却不十分明亮，顯然燃的燈並不多。

由於花廳前階下，以及左右廳角均站有背刀大漢，很可能「滾雷刀」就在觀花廳上。

打量間，後門樓下已傳來了應門的吆喝問話聲，而朱姓大漢也正急切慌張的報出了他的姓名。

雷霆雨爲了看得更眞切，以及便於出手緝兇，右掌略微一按牆頭，身形飛撲，輕飄飄的落進了牆內，立時隱身在一排花樹後。

也就在他隱身花樹後的同時，花廳內燈光一晃，一道人影已急步奔了出來。

雷霆雨暗呼了一聲「好險」，因爲由花廳內聞聲奔出來察看的，正是換了一身銀灰勁衣的「滾雷刀」楊長壽。

只見「滾雷刀」目光炯炯，神情憂急，驚異的注視着二十丈外的花園後門，憂急中帶有幾分迷惑。

雷霆雨凝目一看，發現「滾雷刀」不但換了勁衣，而且也佩了他仗以成名的多孔厚背大砍刀。

根據種種跡象看，「滾雷刀」業已有了預感，並作了最壞的打算。

花廳門口燈影一閃，跟着又奔出來一人！

這人正是雷霆雨要捉拿的眞正兇手，「滾雷刀」的劣子楊自雄。

「滾雷刀」一見楊自雄出來，立即回頭低斥道：「滾回去！」

楊自雄雖然一臉的不高興，但仍轉身走進了廳門內。

雷霆雨看得暗自焦急，如果楊自雄躲在廳內，一旦他現身，即使殺」他父親「滾雷刀」，仍可能被他跑了。

正在焦急盤算，朱姓大漢已由後門奔向了花廳前，任何人一看他的慌張狼狽樣子，便知道他一定出了亂子。

朱姓大漢尙未奔至花廳，已向着神色大變的「滾雷刀」惶急大呼道：「大爺不好了，大爺不好了！」

心知不妙的「滾雷刀」，立即壓低嗓門厲斥道：「不要慌張，小聲講！」

厲斥聲中，朱姓大漢已到了花廳前。

朱姓大漢不敢奔的太前，就在階下數丈以外，「噗」的一聲跪在地上，繼續惶聲哭述道：「回稟大爺，江三尤四兩人不聽小的阻止勸告，他們兩個人都……已先去了……」

「滾雷刀」驚的「啊？」了一聲，面色大變，不由抬頭看了一眼夜空，恨恨的低聲道：「老夫不是要你們三更過後再去嗎？」

朱姓大漢繼續惶聲解釋道：「江三和尤四喝了不少的酒，兩人都有些醉了，他們想早些趕回來睡覺，就提前去了……」

「滾雷刀」只氣得咬牙切齒，渾身顫

抖，一張老臉，慘白鐵青，不由切齒恨聲道：「這兩個不知死活的東西……」

朱姓大漢又繼續惶聲催促道：「大爺，小的阻止他們不[illegible]，還是您老人家快去吧！」

「滾雷刀」一聽，突然怨毒的瞪着朱姓大漢，哼了一聲，恨聲道：「你們壞了老夫的大事，老夫絕饒不了你們……」

們字出口，橫肘挫腕，刷的一聲寒電打閃，佩在腰上的多孔厚背大刀已撤出鞘外，並緩步向階下走去。

朱姓大漢一見，面色大變，嚇得惶聲哀求道：「大爺，小心的可沒敢違背你的命令呀！小的怕他們前去誤事，特的前來向你報告，你現在趕去阻止他們殺黃老爹全家還來得及呀……」

「黃老爹全家」五字一出口，「滾雷刀」頓時驚得渾身一戰，不由震耳厲喝道：「閉嘴！」

厲喝聲中，飛身前撲，手中大砍刀呼的一聲逕向跪地上的朱姓大漢砍去。

朱姓大漢當然早已有了準備，「哎呀」一聲，翻身橫滾，同時惶叫道：「大爺饒命，小的還有下情陳稟！」

「滾雷刀」一聽還有「下情」，只得將正待追擊的身勢刹住，瞋目厲聲道：「什麼下情，快說！」

朱姓大漢不敢站起來，依然跪在地上，惶聲道：「方才小的們三人在『聞香閣』喝酒時，聽到所有的酒客都在談論這件事情……」

「滾雷刀」神色一驚，立即壓低聲音怒聲問：「他們怎麼說？」

朱姓大漢急忙道：「他們都已知道，蘇大娘的女兒是少爺姦殺的……」

話未說完，「滾雷刀」已瞋目厲斥道：「胡說，這是他們含血噴人……」

朱姓大漢急忙補充道：「他們也是傍晚才聽黃尙峯的妹妹說的……」

「滾雷刀」驚啊一聲問：「黃尙峯的妹妹怎麼說？」

朱姓大漢立即道：「她說她哥哥早已對她說了，不過，她也警告她哥哥，不可以對任何人說……」

「滾雷刀」立即恨聲問：「那她自己為什麼還到處胡說？」

朱姓大漢愁眉苦臉的道：「是少爺先殺了她哥哥滅口，所以她才將事情張揚開來……」

「滾雷刀」一聽，不由回頭瞪着花廳內，既懊惱又怨毒的恨聲道：「這個該死的畜牲……」

朱姓大漢急忙繼續說道：「所以小的叫他們回來向你報告後，才再去殺他們全家……」

豈知，「滾雷刀」竟猛的瞋目瞪着朱姓大漢，切齒恨聲道：「她已經把秘密全抖出來了，當然應該馬上把他們殺了，你不但不跟着他們前去為我洩恨出氣，反而投機回來，企圖逃過碰見雷霆雨那小子的殺刦，嘿嘿嘿，我楊長壽會饒得了你？」

說話之間，面目猙惡，提着多孔厚背大砍刀，再向朱姓大漢走去。

朱姓大漢一看苗頭不對，驚得起身急急後退，同時顫聲道：「大爺……谷裏還等小的回去……」

「滾雷刀」竟突然暴喝道：「我會派小兒回去，你永遠不用回去了！」

了字出口，飛身前撲，手中大砍刀一舉，逕向朱姓大漢的當頭砍去。

朱姓大漢嗥叫一聲，猛的躬身前滾，就在「滾雷刀」的脚下滾了過去，同時嗥叫道：「雷少俠，快來救命呀……」

「滾雷刀」聽得大吃一驚，渾身猛的一震，急忙橫刀回身，怒目瞪着朱姓大漢，急聲問：「你……你說什麼？」

朱姓大漢只得舉手一指荷池石橋的對面，顫聲道：「雷……雷少俠……已經來了……」

「滾雷刀」聽得渾身一抖，脫口驚啊，震駭的轉首向石橋方向看去。

他這轉首一看，腦際「轟」的一聲，當眞是如雷貫頂，張大了嘴巴瞪大了眼，完全嚇呆了。

只見神情冰冷，雙眉緊蹙的雷霆雨，半睜着星目，緊閉着朱唇，左手按在朱紅劍柄上，正一步一步的向着這面走來。

「滾雷刀」一看到了雷霆雨，就如同待刑的死囚看到了手抱鬼頭刀的劊子手似的，同時也恍然明白了，原來朱姓大漢為保性命，已經把他出賣，特的引導雷霆雨前來。

一想到朱姓大漢特的將雷霆雨引來，殺機倏起，不由咬牙切齒的轉首去看朱姓大漢。

轉首一看，發現朱姓大漢正沿着通向涼亭的碎石花徑，悄無聲息的向着內宅園門前逃去。

他這時恨不得一刀將朱姓大漢劈為兩片，那裏容他逃走，震耳一聲厲喝道：「無恥叛徒，我絕饒不了你！」

厲喝聲中，飛身前撲，揮舞着手中大砍刀，勾起一道翻翻滾滾的如銀匹練，挾着一陣隱約懾人風雷聲，直向朱姓大漢殺去。

朱姓大漢見「滾雷刀」施展出他仗以成名的刀法來殺他，大吃一驚，魂飛天外，嗥叫一聲：「大爺饒命！」加速逃去！

雷霆雨哂然一笑，立時看出來，「滾雷刀」一方面殺朱姓大漢，一方面也想趁機逃進內宅。

是以，身形一閃，疾演「小挪移法」，身形快如奔雷，掠過荷池上空，已到了朱姓大漢的頭上。

緊接着，略微一俯身形，伸手抓住了朱姓大漢的衣領，振臂一提，抖腕擲向了數丈以外。

朱姓大漢不知是雷霆雨救他，只嚇得亡魂喪胆，心脾俱裂，嗥叫一聲，頓時暈」過去。

孰知，他的健壯身軀，「咔唰」一陣聲響，咚的一聲跌進一片玫瑰花圃裏，一陣刺痛，立時疼醒，驚叫一聲，騰身躍起，飛身逃向了正西。

飛身疾撲，決心殺死朱姓大漢再趁機逃走的，「滾雷刀」，一看紅影電閃，而朱姓大漢已被拋向了數丈以外，自然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是以，一聲不吭，身形不停，提刀猛撲內宅園門。

雷霆雨既然已洞燭了「滾雷刀」的心意，當然也有了準備，就在抖腕擲飛了朱

姓大漢，一看「滾雷刀」撲向園門的同時，震耳一聲大喝道：「站住！」

大喝聲中，猛的一個懸空迴身，疾伸右掌，逕抓「滾雷刀」的後衣領。

「滾雷刀」聞風知警，厲嗥一聲，疾演「回頭望月」，手中大砍刀，霍的一聲斬向了雷霆雨的右臂。

雷霆雨一看「滾雷刀」回頭揮刀，身形電下沉，左足剛一點觸地面，右腿呼的一聲踢向了「滾雷刀」的右脅。

只聽「蓬」的一响，同時一聲悶哼，這一脚正巧踢在「滾雷刀」的脅腰上。

「滾雷刀」久經陣仗，經驗豐富，只是他一開始就懾於雷霆雨的名氣和威勢而喪了鬥志。

這時見雷霆雨一脚踢來，知道閃躲已經不及，只得藉勢向斜橫裏滾去。

也就在這時，花廳後突然傳來一聲驚恐嗥叫！

雷霆雨一聽，頓時想起了眞兇楊自雄仍躲藏在觀花廳內。

急忙回頭一看，連花廳外的四個背刀大漢也已不見了踪影，楊自雄想必也早跑了。

「滾雷刀」雖然是順着雷霆雨的踢向翻滾地上，依然感到右脅如遭錘擊。

但生死關頭，不容他遲疑，一聲不吭，挺身躍起，手中刀舞起一團寒光刀影，再向雷霆雨斬去。

雷霆雨一心想捉住楊自雄，絕不能讓他逃走。

這時聞聲回頭，一見「滾雷刀」神色淒厲的滾刀殺來，疾演「幻影迷踪」，身形閃處，已到了「滾雷刀」的身後。

緊接着，大喝一聲，右掌振腕劈出。

只見一團剛猛狂飈，呼的一聲擊向了「滾雷刀」。

「滾雷刀」一聲淒厲刺耳慘叫，整個身體立被震飛，就像斷綫的風箏般，翻翻滾滾的飛向了數丈外的荷池上。

身形尙在空中，「哇」的噴出一道血箭，「嘩」的一聲大响，橫飛的身體正好墜進了荷池裏。

只見水花高濺近丈，荷葉蓮蓬激飛，墜進池水中的「滾雷刀「，立時沒有了動靜。

雷霆雨看也沒看，飛身掠過一片盛開的花圃，直落在廳階上。

觀花廳內雖然僅燃了兩盞紗燈，但裏面的陳設佈置依然清晰可見，除了漆椅亮桌，已沒有了楊自雄的人影。

楊自雄當然不會呆在廳上等死，其實，早在雷霆雨一現身的時候就倉惶逃出了後廳門。

一出後廳門，即見兩座小型假山後閃出一個藍緞銀花勁衣，背插寶劍的美麗少女。

藍緞勁衣美麗少女一見倉惶逃出的楊自雄，立即機警的壓低着聲音，招呼道：「喂！喂！楊家哥哥，我是南關的司馬姍姍……」

楊自雄定神一看，不錯，正是在南關設擂招親的司馬姍姍，他曾偷偷的前去觀看過。

他自小貪婪美色，見了艷麗少女就像蒼蠅見到了血，如今雖然看到煞星前來索命，但他自信他老子總能敵擋片刻。

是以，精神一振，目閃異彩，急步奔了過去，同時愉快的低聲道：「司馬妹子，妳……妳怎的來了？」

說話之間已奔到近前，伸手就要去拉司馬姍姍。

司馬姍姍嫵媚的一笑，自然的閃開了，同時低聲道：「小妹剛才追殺前去搗台的雷霆雨……」

「雷霆雨」三字一出口，楊自雄渾身一哆嗦，神色一驚，本能的回頭看了一眼後廳門。

回頭見雷霆雨沒有追來，立即緊張的壓低聲音道：「他正在前面。」

司馬姍姍頷首贊了聲好，道：「我追他半天了，今夜我一定要殺了他……」

楊自雄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緊張的說：「他是出劍奪命的塞上煞星耶！」

司馬姍姍立即正色道：「告訴你，我已和他交過了手，輕功他比我高，劍術略遜我一籌……」

楊自雄一聽，不由瞪大了眼睛驚異的問：「眞的？」

司馬姍姍另有目的，一面頷首，一面機警的問道：「楊家哥哥，我問你，聽說你家裏每一處重要場所都設有機關，是不是？」

楊自雄正色頷首道：「是呀，就這座觀花廳上就有好幾處……」

司馬姍姍急忙贊聲道：「好！你先說說看，裏面都有些什麼機關？」

楊自雄不答反問道：「司馬妹子，妳要幹什麼？」

司馬姍姍正色道：「我要先把雷霆雨困住，然後再用劍殺了他！」

一聽能殺了雷霆雨，楊自雄的精神一振，目光倏的一亮，脫口贊聲道：「好，花廳中央就有一座鐵柵籠，只要他進入觀花廳……」

司馬姍姍不待他說完，急忙一推楊自雄，催促道：「楊家哥哥，快告訴我放下鐵籠的樞紐在什麼地方！」

楊自雄原先還有幾分戒心，深怕司馬姍姍和雷霆雨是一夥的。

如今見司馬姍姍一口一個楊家哥哥，而雷霆雨去搗她的擂台也是事實，加之事態危急，也正需要有一個人能夠制服或殺了雷霆雨。

再說，如果司馬姍姍是雷霆雨一夥的，要想殺他楊自雄實在太容易了，何必再問機關佈置！

是以，再不遲疑，頷首應好道：「跟我來，我告訴妳！」

說話之間，急步奔向了廳後門。

司馬姍姍高興極了，她做夢都沒想到事情會這麼順利，應了一聲，急步跟在楊自雄身後。

登上後廳階，楊自雄立即指着粗大門柱，正色道：「看到這塊方木了沒有？」

司馬姍姍強抑着內心的高興，立即點了點頭。

楊自雄繼續說道：「輕輕的一壓，方木內縮，裏面便現出一個鐵環來，只要輕輕一拉鐵鐶，上面的鐵柵籠立時就會罩下來！」

司馬姍姍不自覺的說：「你壓一下方木給我看……」

楊自雄聽得一楞道：「妳到裏面廳中央等雷霆雨，這裏自然由我來操作……」

話未說完，司馬姍姍的嬌靨已變，出手如電，戟指點向了楊自雄的啞麻穴！

楊自雄大吃一驚，脫口發出一聲驚恐嗥叫，身體一斜，咚的一聲倒在地上。

司馬姍姍輕蔑的哼了一聲，說道：「敬酒不吃吃罰酒，你道姑奶奶自己不會操作嗎？」

說話之間，舉起纖纖玉手在方木上壓了一下。

「唬」的一聲輕響，方木應聲縮了進去，裏面果然有一個鐵鐶。

就在這時，廳前門突然傳來一聲極輕微的衣袂破風聲！

司馬姍姍探首一看，芳心大喜，只見縱進廳前門的正是雷霆雨。

她知道，能否拴住這頭狂野不羈的千里馬，就在此一舉了。

心念間，玉手早已握住了鐵鐶，就趁雷霆雨奔至廳中央左右察看的同時，猛的將鐵鐶拉下來。

轟然一聲大響，聲震耳鼓，花廳顫動，一座巨大鐵柵籠應聲落下來，立時將雷霆雨罩住。

緊接着，「嘩啦」輕響，嗖嗖連聲，無數飛刀飛劍鐵彈丸，逕由四面八方射向了鐵籠中！

司馬姍姍一見，大吃一驚，魂飛天外，脫口發出一聲驚恐尖呼！

鐵籠中的雷霆雨，一見鐵籠落下，便知緊跟而至的必是飛刀飛箭蒺藜等暗器。

是以，就在「咔拉」聲響的同時，大喝一聲，紅光暴漲，「血虹劍」舞成一團劍林光幕，立時把飛射而至的各種暗器紛紛擊落。

十分震怒的雷霆雨，功集右臂，力透劍身，「血虹劍」一陣揮斬，隨着「沙沙」輕響，叮叮噹噹的鐵條墜地聲，鐵籠立時被斬了一個大洞。

司馬姍姍只看得驚喜欲狂，雙目中熱淚泉湧，不覺已順着香腮流下來。

雷霆雨飛身由破洞中縱出，立時發現了驚魂未定的司馬姍姍，同時也看到在地上的楊自雄。

但是，他身形未停，飛身縱上假山，足尖一點，直飛園外。

司馬姍姍一見，脫口急呼道：「霆雨哥！」

但是，雷霆雨的身影在高大院牆上一閃，頓時不見。

司馬姍姍正待飛身追趕，突然想起了地上的楊自雄，不由回身恨聲道：「所幸我沒有眞的進入觀花廳，哼，你的心好狠毒！」

毒字出口，「嗆」的一聲撤出了背後寶劍，順勢向楊自雄的頸間一劃，一顆頭顱已隨着激噴的鮮血滾到了階下。

司馬姍姍翻腕收劍，飛身縱出了院牆外。

只見田野一片昏暗，早已沒有了雷霆雨的踪影，也沒有聽到急速離去的衣袂破風聲。

但她並不心急，她知道，雷霆雨還要趕回那幾間破茅屋去拉馬匹。

其實，她完全錯了，雷霆雨為了擺脫她，一出了高大院牆便展開了「大挪移法」，幾個滑飛已到了幾座破茅屋前。

他先回頭向後察看，只見身後一片黑暗，根本沒看到司馬姍姍追來。

雷霆雨特別高興，總算把她甩掉了，因為，他的洒花大馬，快如追風，即使司馬姍姍再追來，他早已飛馳到數里以外去了。

心念及此，不由失聲笑了，飛身縱進了寄馬的茅屋內。

舉目一看，脫口驚啊，頓時楞了。

因為，他原先在茅屋內的洒花大馬，居然不見了。

雷霆雨深知洒花大馬極通靈性，即使熟悉的人也拉牠不走，遑論是陌生人了。

繼而一想，恍然似有所悟，從今天正午在酒樓下上過料後，直到現在還沒有餵牠，牠八成跑到田裏啃麥苗去了。

心念及此，暗自焦急，啃了田裏的麥苗，農民不但心痛，自己也不安慚愧。

出了茅屋，遊目一看，這才發現附近根本沒有麥田。

但是，也沒看到馬影。

正自楞楞的迷惑焦急，驀然傳來一陣急速的衣袂破風聲！

雷霆雨心中一驚，循聲向西關方向一看，只見一道纖細人影，正急急向這面馳來，不必去揣測，當然是司馬姍姍。

一看司馬姍姍追來，心中又增了一層焦急，他依然決定，絕對不能和她照面。

於是，遊目一看，發現就近的一座破茅屋上，蒿草蓬散，正好隱蔽身形。

是以，點足飛上了茅屋頂，立即伏身在蒿草中。

在草隙間向外偷看，只見急急馳來的司馬姍姍，兩隻明媚的大眼睛，正焦急的盯着這面看，神色間充滿了迷惑。

司馬姍姍馳至近前，一個箭步縱到了寄馬的茅屋門口，探首向內一看，不由驚得脫口輕啊，想必是旣沒看到雷霆雨，也沒有看到馬！

她神情驚異的又急急看了一眼其他茅屋內，不由迷惑的自語道：「奇怪呀！沒有聽到馬奔聲，人馬怎的會不見了呢？」

自語完畢，又恍然頷首，道：「有了！八成是拉着馬跑了！」

了字出口，飛身縱出了茅屋間，遊目四野，神色黯然，顯然什麼也沒看見。

只見司馬姍姍憤憤的嬌哼道：「雷霆雨，你別得意，跑不了你的！」

的字出口，飛身疾馳，直奔正面，同時望空高呼道：「霆雨哥，等等我！」

夜靜更深，四野寂寂，這聲嬌呼，立時引起夜空的迴應。

雷霆雨一看司馬姍姍追向了正西，不由暗呼「糟糕」，因為他也要去位在正西的潛山。

他楞楞的望着司馬姍姍如飛馳去的纖細身影，直到她的身影完全消失在夜色裏，他才撐臂直起上身來。

也就在他上身剛要坐直的同時，驀見西南百十丈外，兩道纖細人影正向這面急急馳來。

雷霆雨看得心中一驚，急忙又將身形伏下去。

他在草縫間凝目一看，神情不由又一呆！

只見急急馳來的兩道纖細人影，竟是雲中鳳的兩個心腹丫頭，一式紅緞勁衣，背繫寶劍的「小蛉」和「小螢」。

雷霆雨看得心中一動，心想：洒花馬莫非被她們這幾個瘋婆子拉走了不成？

看看她們馳來的背後，正是日間江明英藏身的丘陵茂林，那也是雲中鳳經常和江明英遊玩的地方。

心念間，「小蛉」「小螢」兩個丫頭已到了近前。

只見「小蛉」悄悄一拉「小螢」，並機警的將食指豎在小嘴上「噓」了一聲！

「小螢」立即不以為然的說：「早走啦！妳沒聽那個女的叫喊着『霆雨哥等等我』嗎？」

「小蛉」一楞，說道：「他不要他的馬嗎？」

雷霆雨一聽，馬匹果然被她們拉去了，他實在不解，鬧不清她們是用的什麼方法？

想想雲中鳳身邊的六個丫頭，個個刁鑽機警，洒花馬再通人性也是個畜牲，當然鬥不過那六個鬼靈精！

心念間，「小蛉」和「小螢」已跑進每一間茅屋裏看了一遍！

只見「小螢」埋怨道：「怎麼樣！早已跑了吧？」

「小蛉」不由失望的說：「那只好回去報告小姐了！」

「小螢」嘆了口氣道：「這幾天小姐的脾氣一定會很大，咱們可都要小心點兒！唉！」

嘆了口氣，兩人只得向回馳去，較之來時的身法慢多了！

雷霆雨再不遲疑，就在茅屋上，疾演「大挪移法」，身形一閃，滑過一座斜坡丘陵，已進入了樹林內。

他先隱身在一株大樹後，循着「小蛉」「小螢」奔來的方向一看，立時發現了雲中鳳和其他四個丫頭，就站在十數丈外的林緣邊向着「小蛉」「小螢」兩人看。

她們的七匹馬散立在七八丈外的林間，唯獨他的洒花大馬緊緊的拉在身材豐滿的「小蟬」手裏。

雷霆雨一看，覺得必須找一個適當時機才能將洒花馬喚回來。

他先悄悄走向林角，以便洒花馬一到，便可放蹄飛馳。

只見「小螢」和「小蛉」兩人已加快了身法，想必發現了雲中鳳等人在林緣等候她們。

雲中鳳柳眉緊蹙，神情黯然，她一看「小蛉」「小螢」兩人回去，便知道沒有找到雷霆雨。

「小蛉」「小螢」一到林前，四個丫頭立時迎出林外。

拉着洒花馬的「小蟬」更顯得關心，搶先關切的問：「怎麼樣？」

「小螢」搶先哼聲道：「連個鬼影子也沒有！」

如此一說，大家一陣默然！

雷霆雨一看，那還敢怠慢，右手一捏朱唇，立時發出一聲尖銳直上夜空的口哨聲！

雲中鳳和六個丫頭神色一驚，正鬧不清是怎麼回事，拉在「小蟬」手中的洒花馬，一聲歡嘶，放蹄疾奔。

正感迷惑的「小蟬」忽然一聲尖叫，洒花馬已經掙脫了她的手，直奔入西北林角。

雷霆雨急步出林，一俟馬目閃光，立耳豎鬃的洒花馬奔至近前，跟跑幾步，飛身縱落在馬鞍上。

六個俏麗丫頭一看是雷霆雨，脫口驚啊道：「小姐，雷霆雨！」

嬌呼聲中，飛身疾追！

黯然神傷的雲中鳳立即叫聲道：「回來！」

六個俏麗丫頭聽得一楞，紛紛刹住了身勢，回頭一看，發現小姐的一雙大眼睛裏已噙滿了淚水！

「小螢」為了替小姐出氣，望着縱馬如飛遠去的雷霆雨，大罵道：「哼！石頭人！」

「小蛉」也罵道：「木頭人！」

拉着馬被馬掙脫的「小蟬」更提高了嗓門大聲吼道：「雷霆雨，告訴你，你別得意！你就是跑到西天王母娘娘的裙子裏，我們照樣把你給揪出來，哼！你這死人，死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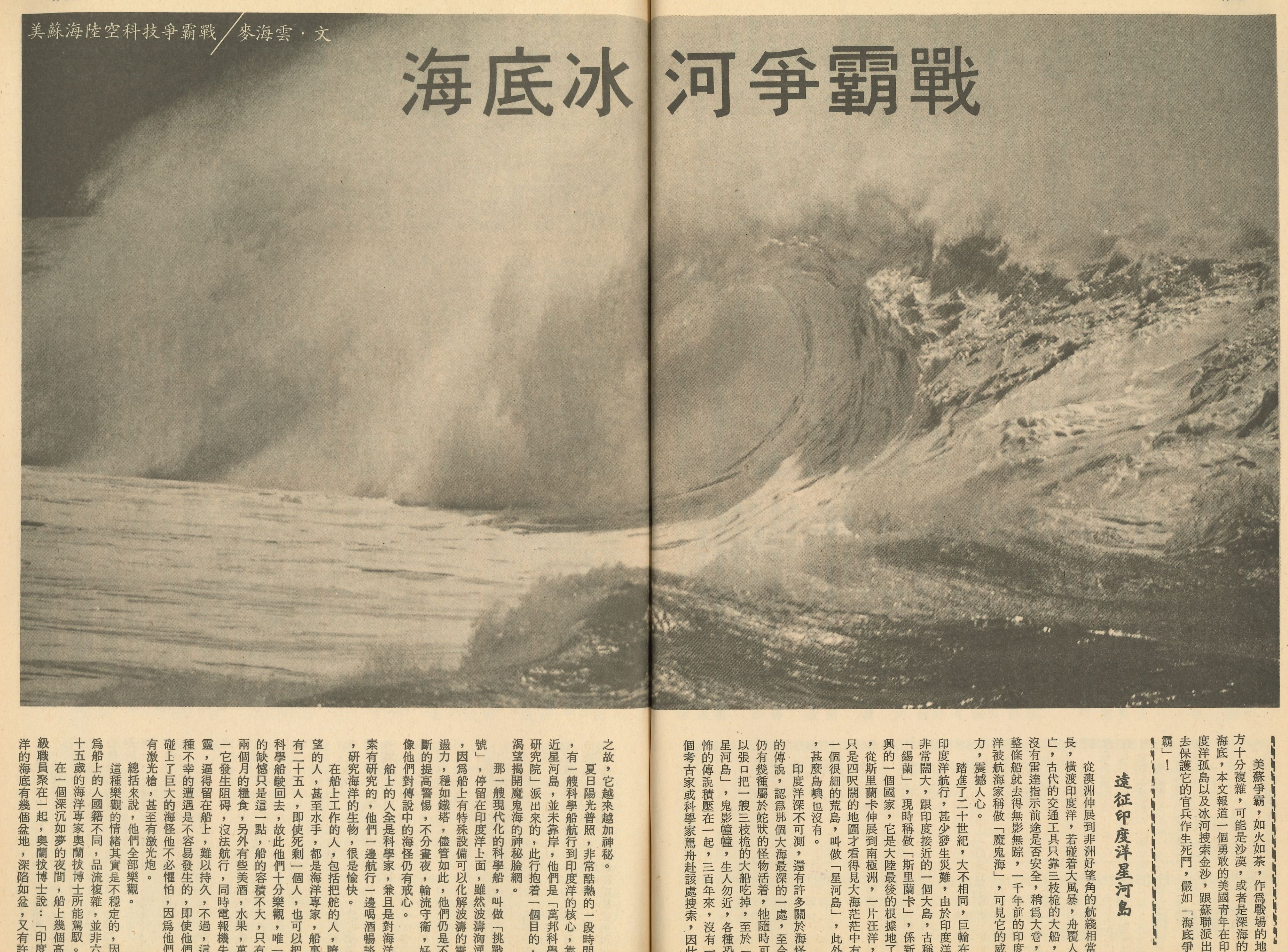
一旁的「小蛾」立即不高興的說道：「好啦！你再吼，吼破了喉嚨他也聽不見啦！」

「小蟬」凝目一看，除了盪在夜空的急驟蹄聲，那裏還有雷霆雨的人影？

（全文完）

美蘇海陸空科技爭霸戰／麥海雲・文

海底冰河爭霸戰



美蘇爭霸，如火如荼，作爲戰場的地方十分複雜，可能是沙漠，或者是深海的海底，本文報道一個勇敢的美國青年在印度洋孤島以及冰河搜索金沙，跟蘇聯派出去保護它的官兵作生死鬥，儼如「海底爭霸」！

遠征印度洋星河島

從澳洲伸展到非洲好望角的航綫相當長，橫渡印度洋，若碰着大風暴，舟覆人亡，古代的交通工具只靠三枝桅的大船，沒有雷達指示前途是否安全，稍爲大意，整條船就去得無影無踪，一千年前的印度洋被航海家稱做「魔鬼海」，可見它的威力，震撼人心。

踏進了二十世紀，大不相同，巨輪在印度洋航行，甚少發生災難，由於印度洋非常闊大，跟印度接近的一個大島，古稱「錫蘭」，現時稱做「斯里蘭卡」，係新興的一個國家，它是大陸最後的根據地了，從斯里蘭卡伸展到南極洲，一片汪洋，只是四呎闊的地圖才看得見大海茫茫中有一個很細的荒島，叫做「星河島」，此外，甚麼島嶼也沒有。

印度洋深不可測，還有許多關於海怪的傳說，認爲那個大海最深的一處，至今仍有幾種屬於蛇狀的怪物活着，牠隨時可以張口把一艘三枝桅的大船吃掉，至於「星河島」，鬼影幢幢，生人勿近，各種恐怖的傳說積壓在一起，三百年來，沒有一個考古家或科學家駕舟赴該處搜索，因此之故，它越來越加神秘。

夏日陽光普照，非常酷熱的一段時間，有一艘科學船航行到印度洋的核心，靠近星河島，並未靠岸，他們是「萬邦科學研究院」派出來的，此行抱着一個目的，渴望揭開魔鬼海的神秘臉網。

那一艘現代化的科學船，叫做「挑戰號」，停留在印度洋上面，雖然波濤洶湧，因爲船上有特殊設備可以化解波濤的震盪力，穩如鐵塔，儘管如此，他們仍是不斷的提高警惕，不分晝夜，輪流守衛，好像他們對傳說中的海怪仍有戒心。

船上的人全是科學家，兼且是對海洋素有研究的，他們一邊航行一邊喝酒暢談，研究海洋的生物，很是愉快。

在船上工作的人，包括把舵的人，瞭望的人，甚至水手，都是海洋專家，船裏有二十五人，即使死剩一個人，也可以把科學船駛回去，故此他們十分樂觀，唯一的缺憾只是這一點，船的容積不大，只有兩個月的糧食，另外有些美酒，水果，萬一它發生阻碍，沒法航行，同時電報機失靈，逼得留在船上，難以持久，不過，這種不幸的遭遇是不容易發生的，即使他們碰上了巨大的海怪他不必懼怕，因爲他們有激光槍，甚至有激光炮。

總括來說，他們全部樂觀。

這種樂觀的情緒其實是不穩定的，因爲船上的人國籍不同，品流複雜，並非六十五歲的海洋專家奧蘭拔博士所能駕馭。

在一個深沉如夢的夜間，船上幾個高級職員聚在一起，奧蘭拔博士說：「印度洋的海底有幾個盆地，深陷如盆，又有許

多條裂坑，深不可測，那些地方是傾向於斯里蘭卡這邊的，超過星河島，進入南極洲的水域，那邊的海底有些甚麼呢？無人能知其詳，奇怪的是去過那個地方探險的人，俱是一去不返，因此之故，我的腦海中對它有多少印象，認定印度洋的海底有些特徵是別處海底所缺少的，特別是靠近南極那邊，更加神秘，我們想找尋眞相，揭開神秘的臉網，只靠普通的潛水人員，肯定辦不到，雖然我們可以利用探測深海的鉛球，能夠保證藏身在鉛球之內的人安然而歸，可惜他無法走出鉛球之外，探索的秘密就要打了一個折扣，儘管如此，我們仍是要進行這一項計劃的，而且作出準備，把星河島看做向印度洋海底挑戰的根據地，我們就快在星河島登陸了，各位對於這一項計劃，有何高見呢？」

座上客當中有一個科學家，叫做「史超域」，聽了這番話，舉起右手，表示他有些話要說，奧蘭拔博士叫他站起來發言，他很冷靜的說：「從地圖顯示，星河島雖然是印度洋的核心，它的地位十分重要，不過，我們此行只是探索宇宙間的奧妙，並非打仗，何必這樣固執去選擇它做大本營呢？稍爲偏右一點，就是可可島，可可島再偏右，還有一個更大的孤島，叫做聖誕島，這兩個島都有人居住，井井有條，把它看做大本營，比較合理，照我看，奧蘭拔博士找到星河島作爲挑戰印度洋的總部，必有道理，你可否賜告呢？」

奧蘭拔博士笑了笑，說：「問得好！我不妨對你說知，凡是危險的地方，我們都要闖進去，看個明白，既然星河島上面危機四伏，當然要到那邊看看！反過來說，聖誕島歸入印尼版圖之內，可可島一直都是受到西班牙控制，這兩個島經常有些遊客蒞臨，安全得多，豈非我們挑戰的對象，故此我們把它棄而不顧，別忘記，我們這一艘科學船叫做『挑戰號』。」

六十五歲的奧蘭拔博士果然厲害，他說得很有道理，史超域便不再問。

那一艘科學船緩緩駛向「星河島」。

船上的人相當有趣，有老有嫩，儼如三代，奧蘭拔博士的兒子嘉雲失踪多年，他留下一個後代，即是奧蘭拔的孫子，只有十八歲，身型雄壯，臉孔英俊，論理應該投入大學讀書，奇怪的是他渴望遠行，好奇心以及冒險的性格與生俱來，祖父說不過他，只好讓他參加一脚。

他的名字叫做「阿波羅」，跟太陽神之子的名字相同，有一個星相家叫做盧敦，認爲他應該遠遠的離開美國，越遠越妙，他深受影响，故此他踴躍參加挑戰號遠征印度洋的壯舉。

在船上過活所有人，他是最年輕的一個，同時是最勇敢的一個。

他獲悉科學船決心把星河島看做探索印度洋海底秘密的根據地之後，當晚跟祖父坐在一起休息，想起這個島，隨意發問：「祖父，爲甚麼一般人都說星河島危機四伏呢？是否島上有怪獸呢？」

「不，島上寸草不生，危岩峭壁屹立，植物也是很少見的，根本上沒有食物，人獸絕跡，除非一頭野獸能夠潛入海中吃魚，否則，牠難以生存——根據這一層道理，我認爲星河島沒有野獸，包括細小的野兔以及巨型的怪獸在內。」

「既然島上沒有野獸，爲甚麼一般人都畏懼它呢？」

「這是一個謎，我們現在設法找尋謎底。」

「它叫做星河島，這個名字相當古怪，可能對後人有特殊的暗示，你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奧蘭拔博士聽了，哈哈大笑，說：「阿波羅，你越來越聰明了，島上究竟有甚麼古怪呢？我們沒有登陸搜索之前，難知其詳，不過，二百年前的航海紀錄，由荷蘭航海家舒烈波著述，他的遊踪遍佈天下，其中有一段旅程是提及星河島的，有多少跡象可尋。他認爲世界上最巨型的火山島就是它，剛剛登陸，就看見好像鐵門擋路似的一排高山，由於該島沒有人居住，甚少人走到那邊去，他不知道那一排高山應該稱做甚麼，把它叫做天門山，越過天門山，便即看見山背，後面是一連串的火山口，這不算奇，奇就奇在這裏，火山口如果沒有噴火，充其量只是一個疤痕，它却是一個井，每一個火山口就是一個井口，能夠深入幾百呎，下邊另有通道互連，據說那些火山口可以通到海底，不知是否屬實。」

「眞是有趣了，祖父，如果你派人到火山口的內部探險，最好派我去。」阿波羅很興奮的說。

奧蘭拔博士說：「我們一家人都是充滿冒險性格的，可惜你爸爸嘉雲不在身邊，否則，他會十分愛惜你，甚至因爲過份愛惜你的緣故，不准你走入火山口。」

阿波羅說：「祖父，爸爸失踪多年，你認爲他究竟是死去了抑或仍然活着？」

奧蘭拔博士愁眉苦臉的說：「很難說，看來，他死亡的成份比較大，不過，另有一種可能性是大可以排除的，我的意思說他患了失憶症。此外，他也許被烈焰燒到臉孔變了形，或者患了痲瘋，永遠不想見人，在世界上甚麼一個地方躲起來，不是從那一個角度看他，總是有些不妙的，每一次想起了他，我就覺得心上一沉。」

「祖父，最後一次他在甚麼地方露臉呢？」

「他失踪之後七個月，有人在錫蘭看見他，那個地方就是今日的斯里蘭卡。」

阿波羅聽了，眉毛往上一揚，說：「祖父，也許他單獨走到星河島探險，我們有機會在星河島看見他，還未可料。」

「傻孩子，你太過天眞了，我已經對你說過，星河島上面沒有食物，也沒有飛禽走獸，野獸也不能多生存的地方，人怎能夠生存呢？別想得太多！」

「是的，祖父，你叫我不想他，我不再想他了，還是盡力協助你進行一項科學家認爲沒法做的工作吧！」最後，阿波羅很堅決的說。

利用吊筒深入火山內部

奧蘭拔博士領導的探險隊，很安全的靠近了星河島之後，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先行攀登險峻的天門山，越過了它在高峯之間的山谷紮營，立刻到處尋找火山口。

他們的運氣不壞，果然找到了幾個火

山口，全是井形，由於那個井形的入口相當窄，只能夠放下僅容一人的吊筒，派誰出動呢？頗費躊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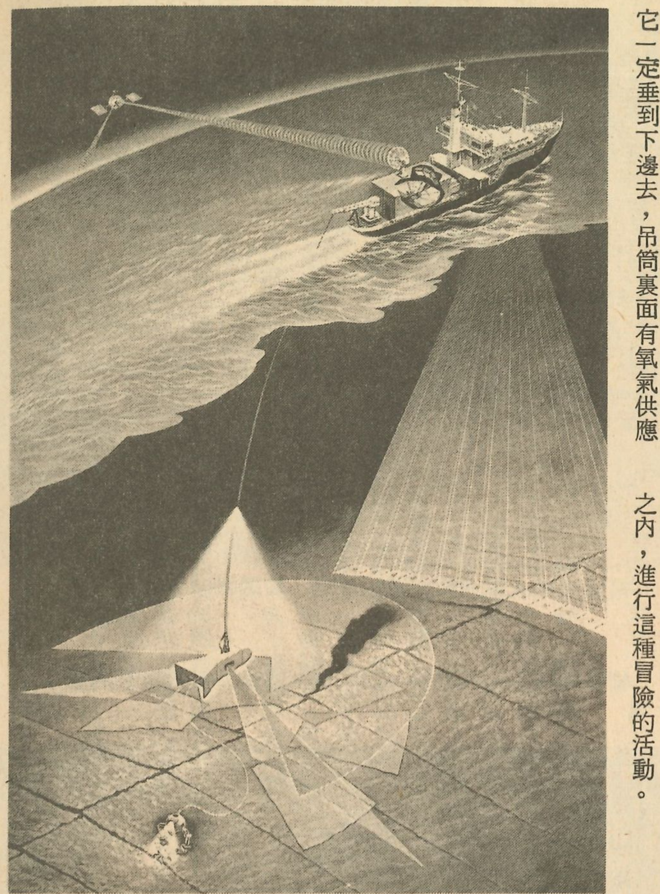
奧蘭拔考慮一番之後，終於决定派他的孩子阿波羅負責鑽入長方形的吊筒之內，再把吊筒放下深井。

那個吊筒十分硬，外層由鐵鋼製成，裏面還有一層石綿，不怕烈焰，吊筒之內有高度的科學設備，最强的武器是放射一萬伏特的電力，任何動物碰上了它，一定喪生，此外，還有激光槍以及射程很遠的探射燈，如果他留在吊筒裏面，是十分安全的。

吊筒能下垂，因爲它本身是純鋼製成，加上了一個人的體重，基於地心吸力，它一定垂到下邊去，吊筒裏面有氧氣供應以及溫度調節，外間的氣溫如何，對它毫無影响，不過，它本身有溫度計，每隔五十呎就報告一次，雖然他留在吊筒之內，仍然可以知道外邊的溫度，還可以知道它是否被高溫的氣體包圍或者被熔岩包圍，假如他認爲危險，只要他按掣，上邊的人就可以透過絞盤把他吊上來。

吊筒頂端使用由鋼筋以及玻璃筋混合構成的纜，粗達三吋，有極强的韌力可以把吊筒控制，决不會令吊筒直綫跌下無底深淵。

科學家多次使用這種吊筒把活人從間歇噴出的火山口吊下去，從來沒有意外傷亡事件發生，故此奧蘭拔博士對它很有信心，就算是他最疼愛的男孫也肯放在吊筒之內，進行這種冒險的活動。



美國探測船利用人造衞星探測印度洋海底是否有金礦，負責引爆的是機械人。

至於阿波羅，從來沒有考慮過一個人會喪命的，在他的想像中，以爲一個人死了，等於在睡眠中沒有覺醒，不算甚麼，故此他以大無畏精神進入吊筒之內。

吊筒有十呎高，他雖然沒法在吊筒裏面隨意走動，却可以任意選擇坐姿或者站立姿勢，坐得太倦，他還可以跳幾跳。

吊筒開始下降，他看見黑沉沉的石壁包圍着他，同時也包圍那個吊筒，偶然用强光電筒似的探射燈向外邊投射，總是看見花斑斑的石頭，他覺得很乏味，不知覺的坐下來休息。

外邊的氣溫怎樣？他不必理會，筒內太過單調，休息的時間長了，他不自覺的閉上了一雙眼。

他在漫無目的環境之下，不覺跌進了夢鄉。

他會得覺醒，純然是他聽到警鐘响個不停，同時覺得太過呆木，看看吊筒之內的下跌度數表，他不單是知道自己已經跟隨吊筒下跌了三千呎，還知道吊筒碰着甚麼東西，突然停了下來。

他覺醒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扭開了掣，跟地面的人通話。

奧蘭拔博士似乎很是緊張，一直留在火山口的聯絡站，從吊筒發出的訊號剛剛作响，第一個抓起了對講機交談的人就是他。

「我是奧蘭拔博士，你是否阿波羅呢？」他有點興奮，這樣簡單的話，仍要分兩次才講得完。

「祖父，我聽到你的話聲了，眞好，就像是在餐廳交談一樣清楚。」

「阿波羅，我認得你的話聲了，爲甚麼你一直都沒有跟我交談呢？」

「眞是對不起，我睡了一覺，倘不是警鐘嗚嗚作响，同時吊筒下邊碰撞了一件堅硬的物體，我未必覺醒，至於我的處境，仍在吊筒之內，距離火山入口之處剛巧是三千呎，我懷疑吊筒碰着岩石了，它無法再吊下去，因爲，它已給跌到最低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它到了火山底。」

「你的處境必然是下列兩種情況的一種，我想你立刻分辨它。第一種情況是吊筒眞的跌到火山井形深洞最低的一處，第二種情況是它仍在火山井內，只是因爲下邊的通道太窄，它無法通過。

「你想分辨這兩種情況當中的任何一種符合事實，十分簡單，只要你把探照燈展開圓形照射的活動好了，如果它仍在火山井內，四方八面的石壁完全相同，不會射得很遠，反之，它已經跌到底，必有一個方向是比較濶大的，你可以憑着燈光望得很遠，加上了望遠鏡，你可以望得更遠。我不再開口了，你立刻依照我的方法處理。」

「好的，祖父，五分鐘後，我再跟你通話。」

「記得這一點，阿波羅，沒有我的允許，你切勿走出吊筒之外。」最後，阿蘭拔博士以隊長身份對他說。

五分鐘後，阿波羅果然跟上邊的人通話，他認出對方的話聲確是奧蘭拔博士。急忙的說：「祖父，我已經跌到底了，不，我說的是吊筒，我始終沒有走出去。」

「很好，憑甚麼你說自己已經跌到底

呢？」

「你剛才不是說過，只要我發覺吊筒外面任何一處比較濶大，望得很遠，就可以證明吊筒已經跌到盡，不能夠再往下跌了。」

「好的，你是否啓用探射燈作圓形投射呢？」

「是的，只有東西兩個方向可以望得很遠，南北這兩個方向所看見的仍是石壁，距離不過十呎八呎，因此我可以想像得到火山井的井底好像一條走廊，伸展得很遠。」

「你有沒有望遠鏡呢？」

「有的，是一具單管望遠鏡，可以看得很遠。」

「你立刻使用它向前後兩個方向眺望，望得越遠越好，認眞要注意任何一種會移動的東西，假如你發覺有甚麼可疑的品物，或者動物，又或碩大無朋的爬虫，立刻告訴我。」

三分鐘後，阿波羅有回答了，激動的說：「祖父，我看見一百碼之遙的一處，有一條三角龍，正在向吊筒爬過來。」

「你怎麼知道牠是三角龍呢？」

「龍有三十多種，其中有一種龍正是三角龍，我記得起牠的形狀，在博物館看見過，牠似乎打算向我進攻。」

「你可以用激光槍殺牠，也可以放射高度的電壓，使牠暈倒，仍是這一句，你留在吊筒之內，十分安全。」

「怎樣對付那條龍呢，由我決定好了，此外，我還順便對你說知，外邊的氣溫是華氏一百二十度，相當酷熱，還有一點，我知道吊筒置身在山洞之內，並非在海底。」

「當然是山洞，別忘記，你由火山口降落，跟海底無關。」

奧蘭拔博士的語聲相當穩定，他也有信心認爲阿波羅有足夠的力量去對付三角龍。

過了一會，阿波羅按動機鈕，發射高壓的電浪，向牠襲擊，料不到那一條三角龍只是震了一震，沒有倒下來，跟着看見牠逐步移動，頭也抬高了些，阿波羅認爲牠遲早展開攻勢，担心牠咬斷吊筒的鋼纜，把心一橫，索性用激光槍掃射。

他不相信這傢伙能夠抵抗激光，果然不出所料，一條耀目的白光對準牠襲擊，隆然一聲巨响，巨大的三角龍化作片片蝴蝶碎。

牠的甲很厚，一塊又一塊的砌成龍形，相當完整，被激光照射，片片飛射出來，緊隨着硬甲的肌肉和骨骼也是化整爲零的分散，一塊塊肉飛墜在他的眼前，只是隔開了一個吊筒。

他戰勝了三角龍，使他困惑的是那一條龍沒有血流出來。

他趕快打電話向祖父報告，跟着提出一個問題：「三角龍屬爬蟲那一類，牠的體積再大，仍是爬蟲，照理牠死了應該有血，就算那些血並非紅色，仍是不會缺少的，何以牠沒有血流出來呢？」

奧蘭拔在地面回答：「阿波羅，我站在地面，只是聽到你的語聲，沒法看見那一條龍，你立刻使用吊筒的長臂鉗住三幾塊龍骨龍肉龍甲，把它收回，放在吊筒裏面，帶上地面，送給我看，我有辦法判斷牠是否生物。」

阿波羅依他的吩咐去做，果然獲得一些三角龍身上的物質，透過吊筒，回到地面，送上祖父鑑別。

奧蘭拔知識十分廣博，他只是看了看，又把龍甲龍肉放在鼻子旁邊使勁嗅吸幾次，就給它一個準確的判斷，說：「阿波羅，局勢十分嚴重，我們應該立刻走開，照情形看，龍的主人可能向我們報復。」

阿波羅心上一震，說：「祖父，你怎樣知道，那條三角龍是有人養活的？」

奧蘭拔笑了笑，說：「問得好，我不妨對你說知，那條龍並非活的動物，只是機械製造出來。」

「你說的是機械龍嗎？」

「是的，既然有機械人，當然有可能製造機械龍！」

阿波羅頓有所悟，說：「我明白了，機械龍當然沒有血！」

奧蘭拔把臉孔朝向別的人，大聲說：「快些發射紅色信號彈，叫船上停放的直升機立刻起飛！」

戰勝三角龍立刻逃走

他的決定並非一時衝動，確有先見之明，只是談談說說，渡過了三十分鐘，便即看見地面有些白烟升起來，空氣中也透着暖熱氣息。

他們都預感到有些不妙，不自覺的把視綫投在火山口那邊。

有一個人大聲叫喊：「船長，快些看，火山口不斷的冒烟！」

球形的白烟冲天而起。

奧蘭拔博士憑着他多年來的研究火山的心得，他知道一個火山的入口如果露出井口的形狀，而且很順利的通到下邊去，直落三千呎，中途沒有阻塞，火山內部的氣溫也沒有發燙，那是不合理的，顯然那座火山已經被人利用，故此他下令全面撤退，比較重要的物資以及高級職員，先由直升機離開，其餘的人，盡快走出火山口的範圍之外。

這個決定是很正確的，人還沒有完全走開，火山口已經冒烟了，幸而直升機及時趕到，他們第一批由空中撤退的人，終於如願以償，安然降落科學船的艙板上面，其餘的人雖然能夠活着回來，都是吃驚不少的了，奧蘭拔把船上的人聚在一起檢查，認爲他們沒有散失，立刻開船，向「可可島」那邊駛去，把星河島遠遠的抛在視綫之外，然後鬆一口氣，說：「火山口冒烟不一定噴火，爲了整整一隊人的安全着想，應該遠遠的避開。」

他對船員這樣說，只是說了一個大概，入黑之後，他召喚阿波羅單獨的留在船主艙內閒談，直到那時，他才把確實的情況說出來，很冷靜的說：「阿波羅，你自己已經說過，即使是洪荒時期的龍，活到現在，牠也是身上有血的，既然你使用激光劍殺了一條三角龍，牠沒有血，那就反映出牠不是活的龍了，我只是初步感覺到牠是機械龍，後來，我有機會嗅吸牠的硬甲，沒有腥味，龍肉也沒有肉味，加强我的猜想，故此決定要走，即使火山口沒有冒烟，我也是要走的，有本領製造機械龍的人，必然是科學家，他怎樣肯看見機械龍被人折骨呢？我深信他等候機會向我們報復，現時我們仍未脫險，這一帶的海洋仍是他的勢力範圍之內。」

「你認爲我們要航行到甚麼地方才算是脫險呢？」

「最低限度我們要航行到可可島，在島上登陸，然後安全。這是一種常識，在海上稱霸的人，未必能夠在陸上稱霸。」

「是的，祖父，我們到了可可島，還有希望獲悉機械龍的秘密。」

奧蘭拔笑了笑，說：「可可島並非很細的小島，它有五萬居民，你打算怎樣打聽機械龍呢？」

「我有我的辦法，你不必担心。」阿波羅漫不經心的說。

那艘科學船相當大，船上有許多個艙位，只要船員晚上回到船上睡覺，它就等於酒店，阿波羅當晚在船艙睡覺，翌日他吃過早餐，自管自的進行他的計劃。

他拿走了一塊龍甲，把它放在一個大袋裏面，然後走到岸上去。

他走了幾條大街，終於找到一間比較大的餐廳，選擇一個當眼的座位，坐下來喝酒。

他喝的是啤酒，慢慢的喝。

他把那塊龍甲從袋裏拿出來，放在餐桌上面。

它看來有點像是海龜的殼，紋理清楚，顏色也比較明亮，不識貨的人可能發生錯覺，以爲它是辟邪之物，甚至懷疑它是古董。

他守候了很久，喝第二杯酒，突然有一個貌若春花的少女走近，向他打量一眼，又向龍甲看了幾眼，忍不住開口：「先生，你是否等候甚麼人呢？如果你並不是等候朋友，希望你不介意我坐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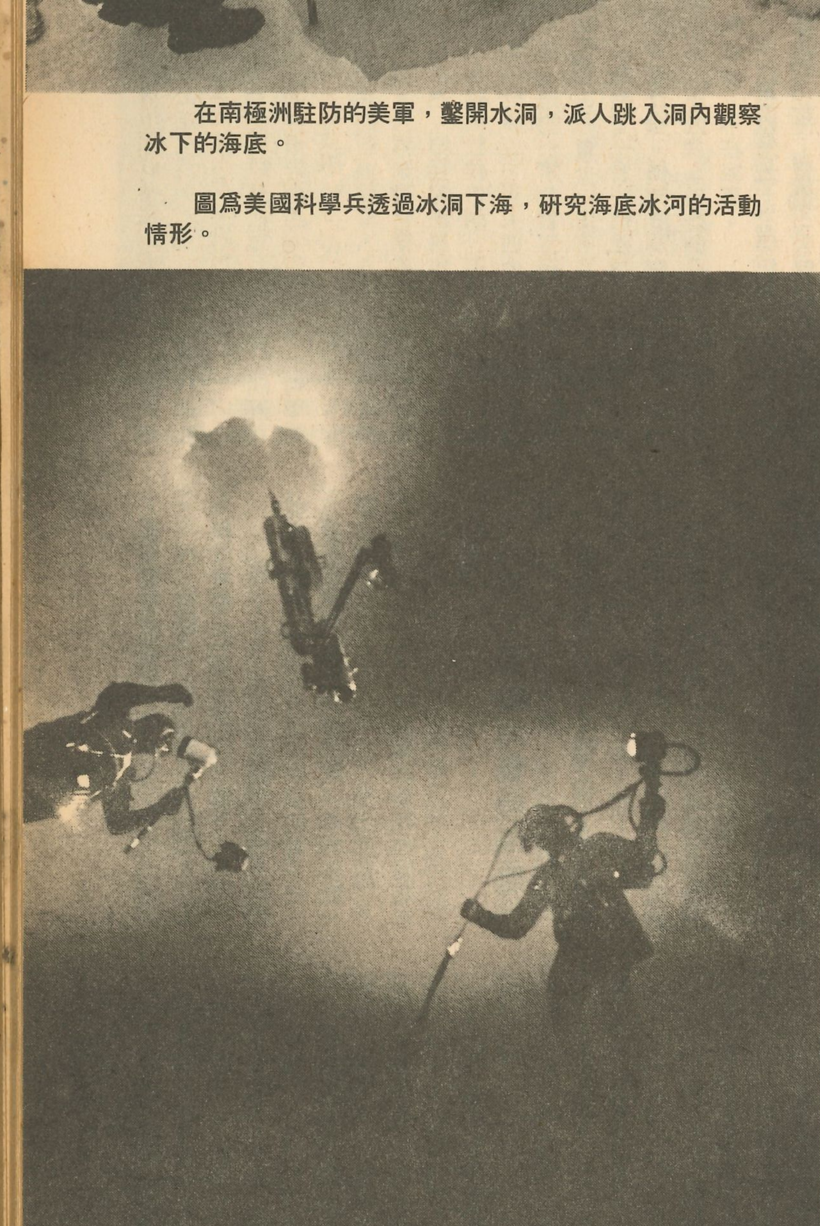
「再好也沒有了，小姐，我正在覺得寂寞，有個人來坐談，當然是很美好的，快些坐下來，此外，我還想知道你的芳名，你可否告訴我呢？」

「我叫做莎蓮仙杜拉。」她隨意說着，順勢坐下來。

「仙杜拉小姐，我是個遊客，叫做阿波羅，希望你不是遊客，一向在可可島居住。」

她有些詫異，說：「阿波羅先生，爲甚麼你這樣說呢？我們五代都住在可可島的。」

我之所以這樣說，因爲對這個大島完全陌生，很想找個人談及島上的一切，你



在南極洲駐防的美軍，鑿開水洞，派人跳入洞內觀察冰下的海底。

圖爲美國科學兵透過冰洞下海，研究海底冰河的活動情形。

是最適合的人了，我必須請客，你喜歡吃些甚麼呢？」

「我想喝一杯咖啡。」她很冷靜的說道。

咖啡還沒有送上，她把視綫投在龍甲上面，說：「阿波羅先生，這一塊硬殼是你的東西嗎？」

「是的，它是我的戰利品。」阿波羅傲然說。

「啊？它是你的戰利品嗎？太過出奇了！」

「爲甚麼你覺得它太過出奇呢？」

「因爲它看來很像龍甲。」

「以前你看見過同樣的東西嗎？」

「看見過，我們家裏有好多塊同類的東西，只知道它是龍甲，不知道龍在甚麼地方找到，甚至不知道它是那一種龍的甲，你居然已戰勝了它，好像跟一條龍打鬥過，怎能使我不感到驚奇呢？你不會說謊吧？」

「我怎會說謊？仙杜拉小姐，我確是眞眞正正跟一條三角龍打鬥，拚個你死我活，十分僥倖，才把牠殺掉，這一塊硬甲正是從三角龍身上斬下來的。」

她稍爲遲疑，似信非信的向他瞟了一眼，說：「阿波羅先生，聽說三角龍是刀槍不入的，你憑甚麼把牠殺掉？」

「即使是寶刀也沒法把它的甲斬開，只是激光劍例外，我先把激光槍，向牠掃射，然後用激光劍斬牠，牠的甲就一塊塊的跌下來。」阿波羅很認眞的說。

「眞是有趣，聽來好像神話故事，照我看，爸爸杜倫一定很想見見你，因爲他一直都有一個謎留在心上，也許你能夠解開他心上結，感激不淺。」仙杜拉很是興奮的說。

他們二人只是在短短的一段時間互相認識，談得十分融洽，完全是那塊龍甲的牽引。

他說的話很難令人入信，至於她所講的一切，自稱家裏有很多塊龍甲，也是很難相信的，無怪阿波羅急於獲悉眞相。

他被仙杜拉帶到一座園林別墅，按動門鈴，門開了，有人迎他們入內，阿波羅才知道她的一家相當富裕，進而連想到她的爸爸在社會上一定有地位，受人尊敬。

他坐了一會，仙杜拉帶一個老翁出來，替他介紹，他知道那個老翁叫做「福伯」，六十九歲，是她的祖父，至於她的爸爸杜倫，不在家裏。

福伯雖然是上了年紀，相當健壯，打個招呼之後，說道：「阿波羅先生，孫女對我說知，你打贏過一條三角龍，還保留了牠一塊堅如鋼鐵的甲，想不到你是超級的勇士，值得我們杜家的人稱讚一聲，你的一塊龍甲是否留在身上呢？可否給我看看呢？」

「當然可以！」阿波羅送上龍甲。

福伯接過它，細心欣賞，很是興奮，稍停，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一模一樣。」

「福伯，恕我這樣稱呼你，你說一模一樣，究竟是甚麼意思呢？」

「我的意思指你帶來的龍甲跟我獲得的龍甲完全相同。不單是這樣，它跟我的兒子杜倫獲得的龍甲也是完全相同的，世上竟有那麼多的龍，眞是稀奇！」

阿波羅湊近一點，說：「福伯，你可否給我看看你們收藏的龍甲嗎？」

「我不單是給你欣賞龍甲，還有龍的故事，現時先請你看看我收藏的龍甲吧，它懸掛在書房裏，那個房間只是地面的一間大房。」

他先走一步，阿波羅跟仙杜拉緊隨在後。

地下室聽到龍的吼聲

阿波羅沒有走進書房之前，很難想像得到那個房內是怎樣子的，走了進去，有許多種古古怪怪的獸皮以及獸頭閃進眼簾，他覺得眼睛一亮，懷疑他走進了動物園內。

福伯轉身看看他，說：「這個地方的光綫很差，亮了燈，你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他的口裏說着，已經伸手按動牆上的掣，霎時間燈光明亮，除了高懸的菊花燈，還有探射燈及高低不一的壁燈，看在眼裏，光華奪目，不愧是收藏家的風範。

阿波羅由衷的說：「福伯，想不到你收藏的東西那麼多，犀牛角、羚羊角、豹皮、長臂猴的標本，應有盡有，懸掛在當中的一塊硬殼，大概是龍甲吧，是也不是呢？」

「它確是龍甲，你眞有眼光！」

阿波羅湊近一點，定神一望說：「你的龍甲雖然跟我的龍甲相似，它卻是很光亮的，大概你叫人把它打磨過，是嗎？」

「是的，如果你的龍甲經過打磨，它也很光亮，在龍甲高懸的一處，附近有一隻白色的犀牛，牠的身上有許多塊甲，我覺得牠似乎是同類的東西，故此我把它放在一起。」

仙杜拉忽然開口說：「阿公，這兩種東西並不相同，阿波羅先生對我說知，那塊龍甲剝下來之後，還有龍骨龍肉，不錯的，它只是拚在一起，不過，身上沒有血，故此我認爲這兩種東西基本上有很大差別。」

「有甚麼差別呢？」福伯說。

仙杜拉搶先回答：「身上有血的是動物，沒有血的用機械製造出來，他還說出了一個可愛的名稱，叫做機械龍。」

「是的，我早就懷疑牠是機械龍了，不過，我沒有親眼看見它拆開的樣子，我仍然是不能夠深信不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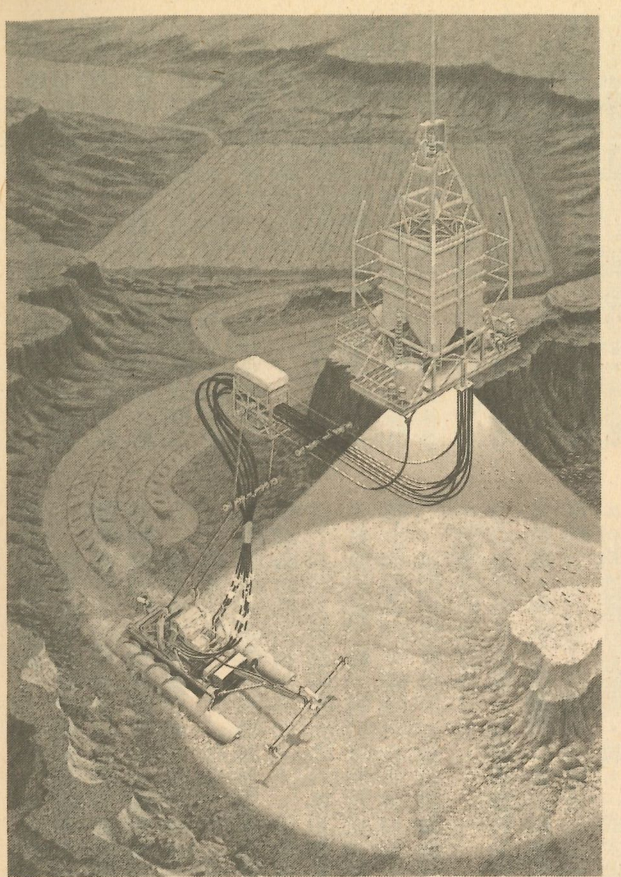
「別忘記，爸爸早就說過它是機械龍！」仙杜拉很快回答。

福伯說：「我有些老了，從來沒有幻想過自己跟機械龍交手，故此沒有把這種幻想說出來，阿波羅先生，你跟機械龍交過手，而且活着走開，眞是了不起！」

「別太過誇獎我了，福伯，我很想知道你，龍甲怎樣子得來的？何以它只有一塊？」

「說來你未必會相信，它確是事實，那塊龍甲是我用一百美元買來的，貴不貴呢？」

「很難說它貴不貴，假如它是眞的龍甲，一萬美元也值，我仍想知道得更多一點，爲甚麼有人把它賣給你，而且只是一



探測船在印度洋的海底搜索，終於找到一個十分古怪的平頂山崗，認爲它可能是蘇聯收藏金沙的寶庫。

塊甲呢？」

「很久之前，我有一個朋友，叫做史力加，年輕的一段時間，我們經常到山上打獵，那時他沒有轟飲，分手了五年，我們在可可島忽然又碰頭，他不單是晚晚痛飲，還喜歡賭博，有一晚，他很是焦躁，對我說知，他有些困難，急需一百美元，我送一百元給他，他留下那一塊龍甲，以後我沒有再看見他了，等於是一百元買了它。」

「當時他有沒有說過，它是機械龍身上的甲呢？」

「沒有，他甚至沒有說出它是龍甲，事後七八年，我們才知道它很有價值，因爲它牽涉到一個金礦。」

「你的意思是否說世界上有一個金礦由一條龍看守呢？」

「是的，我的確是這樣想，任何人都希望找到一個金礦，何況它是金沙礦？我更加被它迷住了，料不到因此跌進泥潭之內，爬不起來。」

「福伯，恕我再多嘴問一句，你們再度獲睹龍甲的時候，是否拿出巨額的欵項，跟隨擁有龍甲的人遠走天涯，花掉很多錢呢？」

「大致如此，不過，我們並非遠走天涯，只是在附近搜索而已，我的意思是說那一處搜索的目標是星河島。」

「你們也到過星河島嗎？」

「何止到過星河島？我們還在島上跟三角龍發生一場劇戰呢！我的記憶力很差，這一場大戰由我的兒子督戰，他比我懂得更多，詳細情形，請你跟他細談吧，雖然今晚他不在家，明天他可以到酒店餐廳找你，請你說出一個地址吧。」

仙杜拉搶着說：「我們約定明天到金牛餐廳吃午餐好不好？爸爸杜倫一定急於見你，到時再談，先到先等，不見不散，好嗎？」

「好，到時再見。」阿波羅很愉快的說。

仙杜拉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向福伯望了一眼，說：「阿波羅先生並非住在酒店，住在科學船，阿公，我們說得太多了，你應該休息，由我送他回去吧！」

「是的，你就代替我送阿波羅先生回去吧。」福伯很誠懇的說。

阿波羅就此分手，沒有把龍甲帶走。

翌日中午，他從科學船走到岸上去，「金牛餐廳」就是昨天他跟仙杜拉無意相逢的地方，招牌上面有一隻金牛，很容易辨認。

他把時間計算得十分準確，差五分鐘就是正午，他走進餐廳，仙杜拉已經在座，身邊多了一個中年人，料想這個人就是「杜倫」。

他坐下來，仙杜拉替他介紹，此人確是杜倫。

杜倫只有四十多歲，比福伯精壯得多了，看來有如一個獵人。

他很喜歡阿波羅。

三幾句話，杜倫就把話題落在龍甲的身上，嘆息了一聲，說：「從別人的眼中看來，一塊硬殼不管它是否眞的龍甲，沒有甚麼價值，我就不同了，險些因爲它傾家蕩産，還把生命拋掉。」

「龍甲眞的有這樣大的威力？」阿波羅吃了一驚。

「不，並非龍甲有特殊的魔力，它之所以吸引我，因爲它可以引導我找尋整整一條龍，那條龍負責看守金礦。」

「照這樣看，找到那條龍就有可能找到金礦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最低限度我相信它有聯帶關係。」

「杜倫先生，你不會無緣無故相信這種流言的，你可否把當時發生的奇怪遭遇對我說知呢？」

「好的，有一個春天，可可島來了一艘探測海床的船，船長卡米爾，是個大鬍子，酒量很好，十分健談，他到可可島揚言重金購買最香醇的遠年舊酒，我告訴他，我的家裏有幾瓶舊酒是三百年的，換言之，它在一艘沉了三百年過外的希臘三枝桅貨船裏面找到，歷時三百年的酒，酒味當然是清凉無比，且又香醇潤喉了，我對他很坦白的說，那些酒是不賣的，它只是朋友送給我的禮物，我沒有花掉一塊錢買它，他是一個敢作敢爲的人，值得結交，我願意把三瓶酒送給他，他興奮到極點，送給我一塊龍甲，它跟我父親福伯收藏的龍甲完全相同，我當時由衷的向他道謝，順便向他查問龍甲的來歷，因此，我獲悉金沙的秘密，說得清楚一點，星河島底下的冰河有大量的金沙，可惜有龍看守，如果我們有辦法擊敗那一條龍，金沙就可以手到拿來，我深信他的話，跟他分手之後，買一艘貨船，招兵買馬，結果五十多人

前往星河島，以後的事情你大概知道了，我們鬥不過龍，全船的人死了三份之二，雖然我們找到金沙，我巳經沒有勇氣再到星河島了，儘管如此，我仍對它念念不忘。想說的話我都說完了，希望你跟隨我返家看看一個人，也許你認得他，他就是當年探測船最重要的一個人，只有他知道怎樣找尋星河島海底的冰河。」

杜倫所說的話很有吸力，阿波羅跟隨他到臨江街第一號園林別墅，升堂入室，還給他帶到地下室，看看被軟禁的一個領航員「巴比得」。

領航員的工作就是把一艘船引進安全的水域，那一艘船的速度以及航行的方位，他瞭如指掌，在很平常的水道航行，作爲一個領航員，不算甚麼，反之，在一個不尋常的海洋航行，那就不同了，缺少領航員，那一艘船隨時發生意外，因此之故，領航員是很重要的，他的地位只是在船主之下。

「巴比得」被囚禁在大堂的一角，那個地方一片陰暗，阿波羅看不清楚他的臉孔，定眼細看。

巴比得走近他，兩個人互相注視，只是隔開了鐵枝。

阿波羅心上一震，說：「你是否巴比得？」

巴比得毫無反應，只是茫然注視他，杜倫走過來，嘆息一聲，說道：「巴比得患了失憶症，你對他說些甚麼？他無動於衷。」

就在這時，阿波羅聽到怒吼之聲，他的記憶所及，這種吼聲正是龍的吼聲，不期然的掉頭看看。

地下室之內忽然燈光明亮，有一條龍跟他們所站的地方只是二十多呎的距離，不斷的吼叫，牠沒法移動，阿波羅只是吃了一驚，很快就放心。

他笑了笑，說：「杜倫先生，你眞的會開玩笑，在這樣陰暗的大堂裏面放下一條人造的龍！」

「不，我並非開玩笑，每天總有三幾次是如此表演的，突然燈光明亮，有一條龍出現在巴比得的眼前。」

「我有些領悟了，你想刺激他的腦袋，把失落的記憶挑起來。」

「阿波羅先生，你眞是聰明！請你替我想想，我還有甚麼辦法可以使他恢復記憶呢？」

阿波羅搖了搖頭，說：「我太過年輕了，十分慚愧，自問沒法帮助你，我一定把這件事情告訴船主，也許他有辦法帮忙你。」

「你說的是不是科學船的船主奧蘭拔嗎？」

「是的，他是我的祖父。」阿波羅說道。

「失敬了，希望他有超人的智慧使巴比得恢復記憶，你是我們的嘉賓，奧蘭拔博士也是我們歡迎的客人，希望你明天帶他到金牛餐廳吃午餐，順便看看巴比得。」杜倫十分誠懇的說。

找到失蹤的兒子嘉雲

杜倫只是說出「巴比得」的梗概，那是不夠的，阿波羅渴望懂得更多關於巴比得的事蹟，却又不便多問。

他回到「挑戰號」科學船，把此行的經過情形對祖父說知，加上這一句：「祖父，你說過爸爸嘉雲可能患失憶症，也許巴比得就是我的爸爸，我跟他面對面凝視之際，覺得心上一震！」

「你眞的有這種感覺？」

「是的，祖父，我眞有這種感覺，如果你跟我一起走到岸上拜訪杜家的人，分別跟杜倫以及福伯交談，看看那個痴呆的人，可能你懂得更多，說不定他就是爸爸嘉雲。」

「好的，我跟你一起到岸上去，約好了沒有？」

「我跟他們約定明午在金牛餐廳見面，到時吃過午餐，一起杜家走走。」阿波羅很愉快的說。

當晚祖孫兩人同在船主艙內細談，阿波羅十分懇切的問：「祖父，我從來沒有向你查問爸爸的事，現時有機會跟他談談，我想懂得較多的事蹟，你可否告訴我當年他究竟是怎樣子失踪的嗎？」

「當然可以，首先我要說的是這一點，他的冒險性格與生俱來，越是危險的工作，他越加想做，初時他只是在科學的領域之內工作，後來，他憑着本身具有的科學知識，作爲一些古古怪怪的船上人，出海搜索金礦，去了幾次，最後他出海的一次，一去不返，我只是知道他在那一艘船做領航員，別的事情，一概不知。」

「那艘船必然是駛向南極洲的了，是也不是呢？」

「我巳經說過，我對他所知甚微，不過，他既然熱心於海底金礦，那一艘冒險的船駛向南極洲，不足爲奇。」

阿波羅興奮如狂，說：「祖父，這一次你率領科學船到印度洋探測海底山脈，只是表面工作，其實你眞正的目的想找尋爸爸的下落！」

奧蘭拔聽了這些話，垂下頭來，若有所思。

稍停，他昂起頭來，說：「阿波羅，不瞞你說，我的確有這個願望，可是，天空海闊，去那個地方找他呢？這個願望恐怕永遠不能夠完成了，你對我說的一個呆人，叫做巴比得，並非叫做嘉雲，看來我們到杜家看他只是白費氣力。」

「不，你不必理會我們究竟是否白費氣力，看過他再說吧。祖父，我有一個奇妙的預感，好像我們此行一定是可以找到他！」

「如果眞有此事，那就最好了，不然的話，透過了他，可能得到關於你爸爸的消息，仍是不錯的，別纏住我問長問短了，我們明天上岸到金牛餐廳吧，你應該早點睡覺的，因爲你明天要在心理上做些準備去應付太過興奮或者太過失望。」

阿波羅懂得這一句話的含意，不說甚麼。

很快就度過那一晚。

翌日中午之前，祖孫兩人，一團興緻的走到岸上去，在金牛餐廳跟杜家的人見面，再由杜倫帶他們進入杜家的園林別墅，看來他跟奧蘭拔相當融洽。

進入杜家的別墅，杜倫介紹他跟福伯

認識，談得更加投機了，奧蘭拔說：「我只是知道可可島有一個富豪控制它的經濟命脈，不知道此人是誰，現時我才知道這個人就是姓杜的一家。」

杜倫趕快分辯，說：「杜家雖然在五代之前到可可島做生意，隨後落地生根，說到經濟方面，遠比不上法國的財團那麼厲害，此外，島上還有幾個富豪比我們更加富有，坦白點說，如果杜家眞的是富甲一方，那就不會迷戀海底金沙了。」

那些話是他們坐在客廳裏面交談的，說到金沙，杜倫索性把話題放在金子的一方面，說：「奧蘭拔博士，關於南極洲羣雄角逐的事，相信你微有所聞了，他們當然不是因爲想奪取一塊塊冰然後出動大批人馬，各佔一區，必要時不辭一戰，你認爲南極湖的冰層之下是否有大批金沙留下來呢？」

奧蘭拔想了想，說：「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南極洲的冰層太厚，它下邊可能是土地，也有可能是萬年不化的冰石，大概沒有金礦，更加沒有金沙，如果接近南極洲的海洋有金沙出現，那個地方必然是印度洋的海底，我懷疑在海洋深處有一條巨大的冰河，透入南極洲之內，假如它眞的有金沙，金沙就在冰河之內。」

這番話十分超卓，聞所未聞，杜倫想知道得更多一點，阿波羅巳經很不耐煩的說：「杜倫先生，我的祖父認識許多個領航員，你可否讓他看看地下室囚禁的一個神秘客呢？」

杜倫說：「是的，你們此行最大的目標就是看看他！」

過了一會，幾個人一起置身於地下室，那個大堂仍是一片陰暗，只有少許光亮，投射在一條龍的身上。

那條龍只是模型，不會移動，在暗光之下看牠，沒有甚麼特色，突然燈光一亮，由於光綫投射得恰到好處，它看來栩栩如生，奧蘭拔由衷地稱讚了一聲。

燈光很快就移到另外一處，那邊有如一個鐵籠，在籠子裏面有一個人呆呆的坐着，鬚髮很長，看來有如一個囚犯。阿波羅昨天巳經看見過他，沒有甚麼特殊的感覺，奧蘭拔就不同了，不知道他憑甚麼理由去判斷這個人是他的兒子，忽然雙手往高處伸展，高舉過頭，大聲叫喊：「我的兒子嘉雲！」

跟着他以極快速的脚步疾走過去，似乎想跟這個人擁抱在一起。

眞是古怪！那個人巳經患了失憶症，本來是完全失去反應的，那時他聽到對方很悽厲的喊了一聲，竟有强烈的反應，疾走過去。

照情形看，似乎他想跟喊叫他的人擁抱，可惜得很，兩個人的中間隔開了鐵枝，他們的願望沒法達到，即使如此，他們的行爲仍是很離奇的，令到在塲的人都覺得驚奇，阿波羅不單是驚奇，還直覺到奧蘭拔決不會弄錯，那個痴痴呆呆的人，必然是嘉雲。

稍停，奧蘭拔把臉孔稍爲移過一點，向杜倫說：「杜先生，多謝你收容了我的兒子嘉雲，我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好。」

「助人爲快樂之本，這算得甚麼呢？如果你確定他是你的兒子，請你把他帶走吧。」

「不，我把他帶走之前，一定要重重的酬謝你，關於海底冰河以及河裏的金沙，我也畧有所聞，雖然我們此行只是想測量印度洋的海底有些甚麼，沒有注意到金沙，既然你救了我的兒子，不管我能否治癒他的失憶症，我仍要協助你找到冰河裏面的金沙，這件事情說來話長了，我們先到上邊再談吧，倘非如此，我看見了嘉雲就會太過激動，甚麼話都沒法講得一清二楚。」

「好極了，我正在想邀請各位到酒房裏面喝酒。」杜倫很愉快地說。

雖然那個盛會的人數不多，杜家有三個人，奧蘭拔這邊只有兩個，可是，談得投機，兼且是一邊喝酒一邊談，仍是很熱鬧。

奧蘭拔是很有名氣的海洋生物專家，一生研究海洋的動態，由他解釋海底爲甚麼有冰河也有金沙，再好也沒有了，他喝了一小杯酒之後，很冷靜的說：「我現時以專家姿態出現，講述一件很重要的事，地球本身初時只是一團火，從星雲裏面透過離心力抛出來，它沒有變成固體之前，必然經過冷凝的作用，倘非如此，那就會弄到整個世界各地至今不斷的噴火了，冷凝的力量從外邊透入地球，與海水無關，照宇宙學家文森博士的分析，他認爲在外太空由於一個幾乎全是堅冰的星體分裂，巨大的冰塊在太空漂流，其中有一部份被地心吸力所牽引，跌在地球上面，變成海洋，不過，靠近南北極的巨冰，未能完全溶化之前，巳經被南北極的磁力吸引，以致堆積億萬年沒有溶化的冰雪，其中有一部份冰雪伸展到南北極之外，那邊的海底溫度經常是冷過攝氏零度或者華氏三十二度的，故此沒有溶化，這是靠近南北極有巨大的冰河的原因，南極的氣溫比較北極更冷，故此它的冰河更大，伸展得更遠，可能有一部份冰河伸展到印度洋的海底，冰河當中有一部份蘊產金沙，並非奇事，換言之，海底本身巳經有金沙存在，不過冰河罩在它上面。

「我說的這番話全是有根據的，美國派去南極駐防的三千名士兵當中，有些人担任探索冰的秘密，先行鑿開井形的冰層，然後派人用探射燈，從冰井的入口垂下去，沉到較深的地方，利用金屬探索器搜索，獲悉最爲接近印度洋之處的海底冰河，有大量金屬品貯藏，等於天然的礦坑，證實了上述的見解，說到這裏，你們大概會多問一句：爲甚麼美國駐守南極的軍隊巳經知道印度洋的海底有大量金屬品貯藏，不想辦法開採呢？如果有人這樣發問，我會告訴他，美當局曾經動用人造衛星，探測船，橡皮人，以及環形爆炸網，想辦法找尋海底的金屬品是甚麼，非常可惜，這一連串的探測計劃雖然成功，找到的只是鐵沙，鐵沙是不值錢的，只好放棄了在海底冰河發財的主意。」

阿波羅雖然跟祖父一向十分接近，但是，這番話却是聞所未聞，他衝口而出的說：「祖父，我對你說的海底爆炸計劃發生很濃厚的興趣，你可否把它說得更加清楚呢？」

「好的，阿波羅，你細心傾聽好了，

我說的探測船是完全沒有自衛力的一種，可以說它是科學船，不過負責探測深海而已！

「由於海洋太過闊大，深不可測，到了指定地點把該處海底引爆，更加凶險，因爲它爆炸的時候，負責引爆的人無法及時逃走。必死無疑，故此逼於出動橡皮人做這種危險工作，到時一聲巨响，海底炸開，它也炸到粉碎，不過，跟橡皮人一起沉入海底的銅箱以及極幼的鋼纜，却不會炸爛，失去橡皮人，仍然可以憑着它把海底景物反映出來，透過電視機，使探測船上面的人可以欣賞海底爆炸時的景象，最後，電視機被拉起來之前，還把爆炸後海底升起來的沙粒收集，加以檢驗，便即獲悉那些沙粒含有那一種礦物，此外，探測船在海底那一個位置爆炸，由人造衛星指揮，這一連串的科學試驗進行得很順利，只是可惜它找到的海底沙含有鐵質，沒有一粒金沙。」

阿波羅聽了，仍要發問：「祖父，那一艘探測船似乎找錯目標了，爲甚麼它沒有向遠處的海底冰河下來爆炸呢？」

「問得好，如果你不明白南極洲的形勢，你可能發生這個疑問，實情如此，南極洲沒有正式國界，各據一方，凑巧佔有海底冰河的一個國家，正是蘇聯，我們不想驚到它。」

「照這樣說，我們仍有機會取得金沙了，我的意思是直接向冰河下手，在海底潛入。」

「想是那麼想，眞的這樣幹，實在不容易，你忘記那一條機械龍嗎？」

「我當然是不會忘記的，我實在想不出，那條龍跟海底冰河有甚麼關係。」

「你眞是呆鈍……首先，你必須確定這一點，就算是一條由機械製成的龍，仍要不停注入電力的，換句話說，那一條機械龍決不會單獨存在，一定有人看管，它一旦毀壞，立刻有人報警，機械龍拆骨之後，死火山突然噴烟，却沒有噴火，那些白烟就是警告信號，抓住這幾點推測，冰河必然在星河島伸展到南極洲的海底，不消說，它一定是接近南極多過接近星河島，因爲星河島的附近海底仍然不夠冷，無力保存冰河，使它萬年不溶。」

杜倫插進一句：「奧蘭拔博士，你的見解十分準確，且又十分奇妙，佩服之至，現時我們已經有了初步的輪廓了，我們可以從印度洋海底潛入那處萬年不溶的冰河。」

「是的，你的胆識卓絕，值得佩服！不過，我必須提醒你一句，甚至美國也不敢硬碰硬的跟蘇聯在海底打仗，你有胆跟它打仗嗎？」

「我當然不敢惹它，假如我們能夠很準確的知道海底那一處有大量金沙，閃電般掘取一部份，它未必知哱，更加不會出動潛艇追捕我們這幾個毛賊！」

奧拔蘭苦笑一下，接着說：「大海茫茫，有甚麼辦法能夠找出金沙貯藏的地方呢？」

「也許我們這個辦法可以成功的，先決的原則就是喚醒你的兒子，只有他知道金沙收藏在甚麼地方。」

「你說的是收藏嗎？」

「是的，假如印度洋靠近南極的一邊海底，眞的有金沙的話，難道蘇聯沒有精密的儀器探測它嗎？照情形看來，他們已經把大量的金沙從海底掘了出來，收藏在某一處，相信收藏的地點必然在海底冰河附近。」

「對，杜倫先生，你的思想眞是敏捷，至於我的兒子，他已患了失憶症，不容易喚醒他了。」

說到這裏，奧蘭拔重覆申述在內心的感覺，說：「杜倫先生，你讓他在別墅之內過活那麼久，他對你沒有貢獻，眞是對不起。」

「不，他雖然沒有貢獻，他的爸爸却有很大貢獻，不會令我失望。」

杜倫說時，臉露微笑。

小潛艇圍攻大潛艇

這一塲小小的敍會，就此結束了，向蘇聯庇護的金沙寶庫挑戰，可不是玩的，當然要從長計議，當天下午，奧蘭拔向杜家的人告別，阿波羅尾隨他回到科學船休息，忍不住開口：「祖父，你憑甚麼本領能夠這樣快就確定他是嘉雲呢？」

「嘉雲失去記憶，我沒有失去記憶，我記得他的前額正中有一個細小的疤痕，那是童年弄出來的，一生不會失去，他的頭髮認眞蓬鬆，可是，髮絲無法疤痕的一處生長出來，憑着這一點，我用不着細心辨認。他的臉貌也知道他是誰。」

「你如此愛惜他，我十分感動，把他帶返美國，送到第一流的腦科醫院留醫，也許有一天他能夠恢復記憶，無論如何，有一綫希望總是比較絕望好些。」

「是的，杜家的人渴望拿到海底金沙，變成超級巨富，其實這個希望是很難達到目的，可以說是妄想，他們居然這樣固執，已經是富有的階層了，還想錦上添花，實在是一件奇事。」

說到這裏，奧拔蘭忽然嘆息一聲，說：「不管他們爲甚麼要奪取金沙，嘉雲至今仍然落在他們的手中，我們不能不協助他！」

奧拔蘭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即使他到岸上走動一會，喝了一點酒，由於他找到失踪多年的兒子，情緒激動，仍是覺得很疲倦的，他須好好的休息，故此他整天留在科學船上，至於阿波羅，他就不同了，他一向活跳跳動個不停，怎能整天留在船上呢？靠近黃昏，他悄然走到岸上去，借電話打給仙杜拉。

仙杜拉接上那個電話，知道他已經置身於岸上，問清楚他借電話打給她的餐廳在甚麼地方，低聲說道：「阿波羅，不止是你想見我，我也想見你，你留下來，不要走出餐廳之外，我立刻到那個地方去看你！」

眞是奇怪！人結人緣，他倆相識不久，竟然發生情愫，阿波羅留在原來的廂座，半小時後，才看見她走進門來。

剛剛看見她，他就發生奇異的感覺，如獲異寶，迎上去說：「仙杜拉，今天下午，我們祖孫兩人離去之後，杜家的人一定對我們有多少意見，也們到底是怎樣說呢？」

「我們的一家人異口同聲的稱讚你！爲甚麼你如此發問呢？難道你認爲我們討厭他嗎？」

「不，我只是隨意發問吧了，坦白點說，我的內心只有一個意念，想找你談談，談甚麼都好，最重要的只是看見你！」

「你眞的是對我那麼好？」

「我沒有愛過任何一個少女，不知道那一種感情才是愛情，不過，我很想替你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却是千眞萬確的，還有一點，沒有看見你的時候，我的腦袋裏面一片空白，看見了你，我反而在腦海中湧起了一些古怪的疑問，很想找尋答案，你可否回答我一些問題呢？」

「好的，有問必答，你可隨意發問好了。」

阿波羅的眉毛往上一揚，說：「仙杜拉，你這樣合作，算是難得！我最想知道答案的一個問題就是金沙！照情形看，你的爸爸以及祖父都想得到金沙，似乎不惜把生命看做賭注，在所不計，其實杜家在可可島已經是首席巨富了，何必冒險找尋海底金沙呢？」

「你突然問我，我眞的不知道怎樣回答，只能照我所知道的情形說出來，杜家並非移居可可島然後變成富戶，五代之前，我們的祖宗從西班牙搬到可可島，已經是富戶了，至於我們更加遙遠的祖先，不但是豪富，而且是有功於朝廷的將軍，我們的祖先搬到可可島，唯一的希望就是奪取金沙，利用那些財富，回到西班牙，一振雄風，因爲祖先有這個願望，我們一家人都有這個願望！」

「仙杜拉，你認爲有了金沙就可以回到西班牙稱霸嗎？」

「不，你切勿誤會，這個幻想只是五代的祖先所有，到了我這一代，它已經十分微弱，何況我是個婦女？更加不想稱霸了！」

「你的爸爸怎樣想？」

「不知道他怎樣想，不過，他渴望完成祖宗的心願，却是眞的，我聽見他在神前許願，自稱他如果在死亡之前把海底的金沙掘出來，放在祖宗的靈位前面，他就死得瞑目，他求神庇佑，如果成功，必然重修那座神廟，由此反映出，他想奪取金沙，念念不忘。」

說完這句話，仙杜拉很嬌俏的向他睨了一眼，說：「阿波羅，輪到我問你了，分手之後，你的祖父有何話說？」

阿波羅聽了，把它說出來。

仙杜拉聽了，欣然說：「那是不錯的，可以想像到他對這件事情十分關心，最好是找一個機會邀請你的祖父駕臨杜家細說。」

「好的，我盡力而爲。」阿波羅說。

另外的一天，阿波羅跟祖父奧蘭拔再到杜家，展開更爲深入的商討。

奧蘭拔帶了一幅圖，描寫測量船的工作程序，說：「這一幅圖並非我們科學船工作得來的，是另外一種形式測量船，它找到一處平頂的海底山，相信你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子的一座山，山頂像是刀劈似的齊整，又像是一株大樹被人鋸斷。這種山形極不尋常，在海底發現更不尋常，我懷疑它是經過人工做成的，不妨說它是金沙的收藏庫。」

杜倫的眼睛睜得很大，說：「你說它是金沙的收藏庫嗎？憑甚麼證據你這樣說呢？」

「證據嗎？我找不出來，不過，憑着已知的綫索推測未知的事物，决不會錯得太過厲害。從那幅圖的方位推測，顯然它正是在星河島伸展到南極洲的中段，如果我是蘇聯的負責人，在海底找到金沙，最高明的辦法就是弄一個金庫收藏它。你們看清楚點，可以發覺它並非天然生長的山，而是人造山，因爲它的頂上太平，附近沒有斜坡也沒有別的山脈，不近情理。這是不難想像到的，既然有機械龍，當然有人造的山，我的意思是說這一處海底的山頂只是假裝出來，它必有特殊方法打開頂上的蓋，整個山看來就像是一個咖啡壺，可以貯藏許多金沙。」

「我們不妨派人下海看看，如果找到它的眞相，確是人造山，那就好了，相信不難找它炸毁的，到時我們使用吸塵機在海底抽吸，自然把金沙吸盡。」

「妙極了，不過，蘇聯當局對於保衛這座人造山，一定有完整的計劃，切勿輕舉妄動。」

「照我所知，蘇聯只是科技先進而已，並非三頭六臂的妖怪，我們只要戰勝潛艇，一定有辦法把它擊敗。」

「蘇聯的潛艇戰鬥力却極强，下海的蛙人一定不是它的對手。」

「每個蛙人駕駛一艘小型的蚊型潛艇，那就不同了，我們的確有機會取勝。」

「假如你眞的擁有蚊型潛艇，仍要準備幾十個勇士，一人一艇，必要時爲了這一塲戰役犧牲，你能否辦得到？」

「我早有準備，在可可島上面有些人判處終身監禁，設法刼獄，把那些人救出來，分配工作，他們視死如歸，一定可以擊敗蘇聯，此外，關於大潛艇，它的威力只是在單對單的局勢之下跑出來，如果我們同時派出五十艘袖珍潛艇，每艇只有一人駕駛，那個人隨時犧牲，勢必獲勝。」

奧蘭拔想了想，說：「即使有一百幾十個勇士依附你，隨時犧牲，你也不容易找到袖珍潛艇的，是也不是呢？」

「關於這點，你更加不必担心，我們有一個做木的師傅可以辦得到。」杜倫拍了拍手，有兩三個身穿黑衣的人走出來，向他跪拜，表示他們永遠效忠於他。

一切準備就緒，奧蘭拔無話可說，點頭答應，選擇風浪最大的一天出擊。

利用蚊型潛艇帶備炸藥連人帶艇撞擊對方，果然生效，只是憑着這一招，他們打贏了蘇聯高級職員和技術，炸毁大潛艇，掘出一部份海底金沙，成功而歸。

事後奧蘭拔帶走了失踪的兒子嘉雲，向杜家的人告辭。

兩個月後，奧蘭拔到紐約述職，總統列根看了看阿波羅，說：「你年紀輕輕的，居然斬龍逃生，百忙中，深入冰河，奪取金沙，眞是難得，希望你接受美國潛水戰士最高的榮譽。」

說完，列根總統把金十字獎章贈送給他。

（全文完）

技擊鬥智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鷹拳老者

賽球出鬼脚

故事發生在四十年代的天津。

那時，天津是租界，所謂租界，其實是外國人，借做生意爲名，强佔了地方居住。

他們又藉保護僑民，常派軍艦前來，那些軍人，上岸渡假，胡作妄爲，欺壓良善。

住在天津的市民，個個是敢怒而不敢言。

當時的租界，分爲英租界、法租界和德租界，那些英人、法人和德人，在租界之內，橫行無忌。

却說那英租界處，人們稱之爲「英國地」，這裏有一個大球場，其實只是一個十分簡陋的球場，地是一塊黃土地，兩邊都有一個球門，外邊有一道破爛的門牆，四角都有缺口，似門非門，踢球看球的人，出入隨便。

可是，設備雖然簡陋，在當時來說，已是最好的球場，平時，若無外國人練球，中國人也可玩玩！

「足球」傳入天津不久，那處年輕人也十分着迷，看着外國人威風的作賽，十分羨慕。

這些外國人，包括僑民、駐軍、水兵，他們都是高大異常，身强體壯，和我國人站在一起，常高出一個頭，因此，他們那裏會把中國人看在眼裏？

間中，他們也叫一些年輕人與他們湊興作賽，那些年輕人，既未接受訓練，又

鷹拳懲水兵

無練習，烏合之衆，自然是被這些洋人，擊得潰不成軍！

洋人贏了，自然大樂。

當中的國人，看不順眼，便暗中組織了一隊球隊，名爲「强龍」。

「强龍」是由十多個小伙子組成，他們各有職業，都是氣力十足，奔跑靈活的人，他們家住球場附近，每日工餘，都聚在球場練習。

日子有功，强龍已成一支有組織的球隊，他們自小在這處玩耍長大，感情很好，配合極熟，心意相通，加上他們練就了漂亮的脚下功夫，實力强橫。

在强龍之中，有兄弟二人，大哥叫志强，二弟叫國强，二人自小愛玩足球，常常伏在球場邊，偷看洋人比賽，學會了他們的脚法佈局，加上苦練，這時，也算踢得巧，又年青力壯，驍勇無比。

人們都不叫他們原來名字，叫大哥爲「大强」，二弟爲「二强」。

一日，强龍接到英人挑戰書，來一次球賽。

强龍隊員，懷着興奮心情應戰。

那日，球場之上，擠滿了人，那些英人隊員，個個神高神大，可是，强龍隊員，雖然矮小，但靈活過人，把球玩得出神入化。

在旁觀看的人，大聲地叫喊，每射出一脚，都高聲叫勁叫好！

平日，這處的居民，受盡欺凌白眼，

而今看到洋人被打敗，在這些叫喊聲中，痛快地發洩出來！

球場的四周，並沒有看台，觀衆只能站着觀看，每逢這種熱鬧球賽，球場外邊，却堆滿了做生意的小販，有賣風糕、藥糖、爆肚片和炸豆腦等，一時熱鬧非凡。

場內球賽激烈，場外販賣熱烘，這時，來了一位老者，一身黑布長衫。

他並沒有入球場，只往圍牆一角。

當時，並沒有人注意他，只見他面壁而立，一會之後，便施展起拳脚，原來這老者正在練拳！

這老者好像是個聾人，對周圍情況，不聞不問，面壁展拳，聚精會神，漸漸，人們被他拳聲姿勢吸引，很多人竟圍觀起來！

只看老者的面貌，已是卓爾不凡。

他的年紀，約有六十多歲，却是背不駝，頸挺腰直，身上黑布長衫，套在他瘦小身體之上，他的臉也相當瘦削，但雙目烱烱有神。

還有下巴一縷鬍鬚，臉龐紅潤，硬朗爽健，人人心中也暗地喝采！

更惹人注目的，是他那路拳法。

只見他雙臂展開，身體好像一隻巨鳥，兩條臂膊，一起一落，柔中帶剛，剛中却顯溫柔。

他翻騰跳躍，便像一隻老鷹，拍着翅膀，在半空翺翔，煞是好看。

忽然，又見他聳肩縮頸，彷彿要向地面突襲，去勢兇而够狠，眞是又美又勁！

在旁觀看的人，都紛紛議論。

「這是那一路拳法？」

有人道：「是五禽之戲？」

「說是五禽，倒不如說是蒼鷹！」

一個眼界開闊的人道：「這實在叫鷹拳！」

對對！果眞是「蒼鷹展翅」「鷹入斜陽」！

別瞧他動作優美，碰上便不得了！

你看他五指鈎曲，手背之上，筋絡外突，活像一雙鷹爪子！

有些人看着老者練拳，便在旁搭訕：

「師傅，你打的是那一路拳？」

又有人問：「師傅想收徒弟？」

更有人笑道：「想賣藝賺錢？」

可是，老者並沒有答話，逢人不理。

接着的兩個月，他天天都來這地方打拳，可是從來不拿眼睛來瞧人。

究竟這老者從何而來？但誰也不認識，打探也沒有頭緒！

在這龍蛇混雜的地方，有個金五公子，是個二世祖，他不用做事，一天閒閒散散，常在球場附近出沒，他喜好拳脚，可是却沒有練武毅力，只有一班飲食朋友，向他吹捧，博他歡心。

金五公子朋友多，耳朶自然靈，他常常自誇，天底下的事，無論好壞，只要他打聽，他什麼都知道。

這一天，他和朋友閒談着，說起這老者的來歷。

據說這老者是河東陳家溝的人，以前他天天在河邊打拳，功夫了得。

陳家溝這地方，有個船夫姓滕，生得一身黝黑肌肉，人人都叫他滕黑子。

滕黑子在南運河使船，他生性愚魯，身有蠻力，有一年，他行船至靜海，爲了一點小事，與一羣漢子打起上來，雖然他是力大，但一人對十人，漸處下風，眼看便要被人打開幾段！

恰巧有一條船的梢公經過，看不過眼，拿了一根竹篙，只橫掃幾下，那羣怒漢紛紛倒地。

他們爬了起來，看見梢公面不紅，氣不喘，嚇得沒命的逃跑了，而滕黑子也檢回性命。

那梢公沒有說話，轉身便走。

滕黑子倒也機靈，知道這梢公是個身懷絕技的異人，連忙上前，深深一揖，道：「恩公，請受小人一拜！」

那梢公子仍不搭話。

滕黑子跑上前去，叫聲道：「恩公救命！」

梢公回頭，問道：「又救你什麼？」

滕黑子道：「你救了我這一次，下次救不了我！」

梢公道：「你好勇鬥狠，自然沒有人救得你！」

滕黑子道：「恩公收我爲徒，性命才可保。」

梢公並沒有答應，滕黑子只好死跟着，來到一處貨船停泊的海灣。

梢公入了一間艇屋。

滕黑子便跪在泛着浪花的河灘上，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直把自己的膝蓋，跪進泥裏。

梢公受了這小子誠心所感動，答應他要求，並把他帶去了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一年之後，滕黑子又回到陳家溝，繼續使船，兼且給其他船隻運貨。

外地運來的五百斤大麻包，他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上膊，更可奔走，如平常人走路。

他的拳力更是驚人。

他把一個五百斤大麻包，放在一條長櫈之上，運足內勁，蹦的一拳，便把麻包打出七八尺遠！

平常四五個人，也只能把這大蔴包推行地上。

有人看到他的拳法，說道：「這是形意門中的蹦拳，懂得的人已不多了。」

更有人道：「太極四年不傷身，形意一年打死人，這形意拳是十分厲害！」

漸漸，很多人都崇拜他，尊他爲大師傅。

滕黑子沒見過世面，心氣漸高傲，加上外人渲染使他有點飄飄然，不可一世。

當時，有人又在他身邊談及老者的鷹拳。

滕黑子也去看了一遍，回來之時，大言不慚，說起狂語來：「那老傢伙的鷹拳，管看不中用，只要他走着來，我要他爬回去！」

很多人都相信他的話。

這話好像風一陣，吹到那鷹拳老者的耳裏，可是老者只宛然一笑。

有些好攪事的人，便向兩人挑唆，他們的目的，只希望看一場好戲。

也有人看不過滕黑子氣焰高張，希望鷹拳老者可以教訓他一下，挫一下他的威風。

千方百計之下，鷹拳老者仍是毫無反

應。

滕黑子知道了，以爲老者浪得虛名，懼怕他，無形中他自己覺得自己的本事又長了三分，連走路時兩條膀子都像黑熊那樣搖晃着，步子也向橫行，彷彿河東陳家溝已成爲了他的天下。

日子一久，滕黑子更生出了幾分霸氣來。

天津有個出名的帮會，名叫青龍帮，頭子叫袁文煥，此人野心甚大，一直在物色人選，協助自己，而今知道滕黑子獨霸一方，竟然親自登門，邀請滕黑子入會，壯壯帮會聲威。

陳家溝的人知道，心裏都十分害怕，因爲一個袁文煥，已弄到他們不安，再加上一個滕黑子，爲虎作倀，如虎添翼，便會變成整個地方的大害了！

可是，倘若二人若要聯手合作，誰能阻擋？

當時人心惶惶之際，那鷹拳老者却做了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那天，鷹拳老者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單人匹馬，來到滕黑子家。

可是，鷹拳老者進去不久，屋內也沒有傳出什麼聲响，便見滕黑子把老者，客客氣氣地送出門來。

臨別之時，滕黑子還恭恭敬敬地向鷹拳老者打拱作揖，直到他消失在街角，才退回屋內。

當天深夜，滕黑子收拾了較爲重要的行李，搬上船上，然後划向遠處，究竟他去了那裏，沒有人知道。

袁文煥也出盡千方百計，希望可以再與滕黑子接觸，可是，滕黑子就像失踪了似的。

滕黑子的離去，肯定與鷹拳老者有關，可是，他用什麼法子可以叫這個不可一世的滕黑子乖乖的離去。

江湖之上，有兩種傳聞。

第一是鷹拳老者口才十分好，用人生大道理把滕黑子感化了，使他離去。

這個傳聞，當然沒有很多人相信。

第二是鷹拳老者在滕黑子面前，顯露了眞功夫，而這種眞功夫，滕黑子一看，便知道自己無法尅制，因此無法不降伏。

這個傳聞，大多數人都相信，不過，他們兩個之間的事，誰也沒有瞧見，只是揣測而已。

那麼，這鷹拳老者的功夫，眞的深不可測，這事一經傳聞，再經人們渲染，他的聲名大振，而且神秘感也增加不少，很多人登門求教，絡繹不絕。

可是，鷹拳老者仍閉門謝客，深居簡出，本來他在河邊練拳，但而今河邊也擠滿了人，看他練拳，因此，他連到河邊練拳也停止了。

日子一久，老者又擱軟身子，他就靜靜地來到這個球場一角來練拳。

金五公子的話，有眞也有假，人們信一些，也不信另外一些。

於是，人們爲了好奇心的滿足，都希望有一天鷹拳老者能露出一手眞功夫來！

× × ×

六月初，天津的天氣已非常酷熱。

這天，大球場上忽然來了二十多個外國大兵，他們身材高大，像水牛一般的强壯。

他們是踏着單車前來的。

看他們滿臉驕傲之色，把車子踩着，却不拿着扶把，他們懷裏都抱着啤酒，罐頭，另外幾個，却帶着拳套，足球，他們噓喝着，到了球場。

本來聚集在球場的人，都散開了。

這些外國水兵，個個跳了下車，任由車子衝向前面不管，然後亂七八糟的跌在一起。

然後，他們放下了懷裏的東西，開始踢球。

他們在球場亂踢一通，恃着他們力大，不理會有沒有人在也踢去，使人們不能不避開。

他們一直踢得大汗淋漓，便在陰涼的地方，橫躺豎臥，打開酒瓶子罐頭，大吃起來。

當他們吃飽了肚子，淡笑擾攘一番，又騎了他們的單車，一窩蜂似的走了，人們從來沒有見過這些外國兵，雖然都是紅鬚綠眼，都不似美兵或英兵，有人說是德國兵，也有人說是荷蘭的水兵。

後來，這班外國大兵，天天都來。

一天，「强龍隊」也來練球，與他們碰着，雖然，他們的語言不通，但大家都是踢足球的，用手勢指指畫畫，雙方都明白，也就比賽起來。

這些外國水兵，身材高大，能衝能撞，脚頭也猛，可是脚下功夫，却不及强龍隊隊員。

尤其是「大强」與「二强」。

大强打中鋒，二强却打左翼，他們兩人非常合作，三傳兩遞，球兒在他們脚下，神出鬼沒，氣得這些外國水兵，哇哇直叫。

强龍隊隊員，身材雖然較矮，但十分靈活，往往看他們硬碰，其實是虛晃，像蛇一樣閃過了他們，大强一得到傳球，竄入禁區，那班外國水兵趕回來時，他在亂軍之中，却能如入無人之境，幾個外國大兵，都不能把他守住，只是上半場，已入了三個球。

下半場開始，水兵們也是無能爲力。

漸漸他們只見球兒在他們面前滾來滾去，但他們都不能沾上，其中有個又高又黑，下巴滿是鬈曲鬍子的水兵，動了火氣，看準了大强那條小腿，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大强立刻倒在地上，翻了兩翻，昏倒過去。

二强與隊友也隨即趕來，看見大强被襲，脚骨似斷，便立即要與他們厮打。

當時，金五公子也在場觀看，一看情形不對，便上前叫道：「勿動手！」

有人叫道：「是他們先動粗的！」

金五公子道：「這地方是英租界，你們都知道，這地方有一條規矩，中國人凡與外國人動手，不管有理沒理，傷不傷人，都要抓起來，拘禁三十天！」

二强看着大强，說道：「先救大哥再說。」

隊友懷着憤恨的心情，趕快抬起大强，送往附近的大夫看看，可是，幾個大夫看了，都搖了搖頭，只能用藥救醒了大强，却無法醫治大强的傷腿。

有個大夫提議道：「相信只有城中的骨聖蘇全，才可以救回大强！」

原來當時骨聖蘇全，是全天津駁骨的第一手，凡是經他醫過的骨科，都藥到痛除，駁骨更是他的拿手好戲。

於是，他們立即往南管，淸了蘇全回來。

蘇全沒有多言，看見大强，用手一提他的大腿，眉頭立時皺了起來。

過了半晌，仍無說話。

二强急問道：「大哥的腿怎麼了。」

蘇全嘆了口氣道：「這條腿斷了。」

「可以駁骨，那是你的拿手好戲。」

蘇全道：「骨是可以駁回，但好了也要短上一截！」

「短上一截？」

蘇全道：「是的，以後，幹別行還可以，却永遠不能踢足球了。」

「那不是跛了嗎？」

蘇全沒有言語。

有人以爲蘇全在這時刻勒索要錢，道：「大夫，只要你駁好大强這條腿，我們傾家蕩產，在所不惜！」

蘇全聽了這話，臉上驟然變色，口氣又冷又硬的說道：「你們以爲姓蘇的，拿着別人的腿子來騙錢嗎？我沒有這一份德性。」

衆人聽了，無言以對。

蘇全又道：「不是小覷你們，我騙錢也找些高大門口的，你們傾得多少家，蕩得多少產！」

有人道歉道：「對不起，大夫。」

蘇全放緩了口氣道：「告訴你們，這腿不單斷了，而且中間被踢部份，骨頭全都碎了，算我姓蘇的，沒有本事接好這條腿，你們另請高明吧？」

這時，衆人才明白過來，知道怪錯了蘇全，連忙說盡好話，向他哀求，向他賠不是。

有些人趕忙去沏茶遞烟，孝敬蘇全。

蘇全倒是個好丈夫，並沒有飲茶吸烟，只把衣袖挽起，開始爲大强駁骨。

他滿頭大汗，做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才停手道：「腿骨是駁好了，你們按日爲他敷藥！」

大强的情形，似乎也好得多，熟睡在床上，衆人才舒了一口氣。

二强向衆人借了身上所有的錢，送給蘇全，蘇全倒有骨氣，分文不要，就是他們强塞也不要。

他們只好千多萬謝送了蘇全回去。

那天晚上，二强整夜不能闔上眼睛，大哥的腿是殘廢定了！他上牙磨着下牙，咯咯的响，聽了使人心寒。

他想到了一個以牙還牙的法子。

第二天，强龍隊的隊員，包括二强，忍着悲傷，齊到球場去。

那隊水兵，昨天嚐過甜頭，看過這班中國人又不敢動手，當然更加看他們不在眼內。

那個有鬈曲鬍子的大兵，看見隊中沒有了「大强」，顯得十分高興。

球賽開始，一切都顯得十分正常，可是，漸漸「强龍」隊的隊員，一得到了球，便傳給二强。

二强帶着皮球，開始是引着那鬍子水兵來搶，而那大鬍子也不甘示弱，走上前來，二强已叿準了機會，可是，他還是忍耐着。

首先，他把球兒在大鬍子的前面，晃來晃去，引他來攔截，當他一上，二强便把球溜開，故意激怒了他。

那大鬍子脚法不及二强，被他弄得左左右右，總是無法搶球到脚，二强一搶那球，就在他雙腿之間穿過！

在場看的人，看見二强控球出神入化，並弄得那大鬍子狼狽異常，都大聲喝采叫好！

這些喝采，更使大鬍子尷尬，並漸漸憤怒，而且又想要故技重施——踢脚不踢球！

二强早有防備，一閃而過。

大鬍子得不到球，也踢不着人，氣急大叫起來。

就在這時，那球剛又落在二强脚上，他稍爲一撥，球兒滾在大鬍子前面，他見球來了，不顧一切，伸脚便踢，這一踢却立時失去重心，「叭」的一聲，跌倒在地上。

旁邊的人，有人喝采，有人噓笑！

二强却趁他坐在地上之際，把球鈎到脚下，向着大鬍子的臉，使足勁力，「啪」的一脚，頓時踢正他的臉！

這個球好勁！

大鬍子雙手掩着臉，爬了幾次才能爬起身來。

他放開雙手，只見他高鼻下陷，滿臉血水，他吐了口唾沫，竟然吐出了兩顆牙齒！

球場立時亂了起來。

那些水兵圍了起來，大聲吆喝，便要動手。

「强龍隊」的隊員，也湊了上來，眼看這一場打鬥，一觸即發。

那大鬍子水兵，却大吼一聲，嘰嘰咕咕的說了一大番話，「强龍」隊員，當然不知他在說什麼！

只見他脫下了背心，露出一身肌肉，胸前還有一堆亂草似的胸毛，胳膊之上，還刺有一個「錨」鍊的圖案，這眞是個水兵！

水兵力大，人也十分野蠻。

他用背心抹去了臉上血污，見他們並不明白自己的說話，便轉向同伴，示意他們去拿些東西來！

原來他叫人拿了兩副拳套！

他首先自己帶上，另一副遞給了二强，二强當然明白，這水兵要用拳頭決鬥！

二强雖然身體强壯，但他並沒有練過武術，更沒有學過西洋拳法，可是，在這時刻，他也不能示弱。

他接過了拳套，却往地上一拋！

水兵心中明白，他要用直拳對付他的拳套。

這時，四周已圍滿了人。

當中的人，很多都被外國人欺負過，他們眞希望二强可以趁這機會，教訓一下他；可是，他們也都担心，因爲大鬍子比二强高一個頭，而且體重也比二强大大優勝！

大鬍子右拳護胸，左拳向二强點了二下，這是一種試探與挑釁！

二弱那裏懂得西洋拳，只看準了大鬍子的半邊臉，一拳猛搗過去。

大鬍子突然矮身，左拳擋着二弱的來拳，一壓之下，護胸的右拳，乾脆而有力地向二强臉頰上打去！

二强只感到耳邊「嗡」的一聲，眼前金星直冒，整個身子竟被打得扭向一邊！

二强身子倒也硬挺，否則早已倒在地上，那時，他的腦子還算淸醒，扭身一看，只見大鬍子正得意洋洋地再向他揮拳挑戰！

他不顧一切，衝身而上，一口氣朝他身上打了七八拳，但沒有一拳擊中！因爲大鬍子身體笨重，但他訓練有素，躲閃極快。

二强憑的只是氣力，沒有路數，大鬍子左右閃避，却在吼準另一個機會，二强只顧猛打，沒有防備，忽然，只覺得自己胸膛一熱，挨了大鬍子的左直拳。

這一拳力量不小，二强雙腿一軟，幾乎向後栽倒，只覺得胃裏翻江倒海，想要嘔吐，胸口翳悶，喘不上氣！

而大鬍子更加神氣起來，洋洋得意！

二强心中又氣又惱，再想撲上前去，但力却不從心，一時之間，無法起來！

那羣外國水兵，哄然大笑，嘰嘰咕咕，說了一大堆話，二强雖然什麼也聽不懂，但這些輕蔑的笑聲，刺激着二强，他兩臂發抖，臉如火熱，他知道這時不打不行，他不單爲了自己的面子，也爲了中國人的面子！

這時，有人排衆而出。

那是金五公子。

他走上前來，拍拍二强的肩膊，道：「算了，二强，你又不懂洋拳，白白在這裏挨打！」

二强沒有答話，站了起來。

金五公子仍要說話，二强把他用力一推，道：「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金五公子也無話可說，行了開來。

二强吸了一口氣，把身上的粗布小褂扯下，咀裏罵了一聲：「今日跟這王八蛋拚了！」

圍觀的人也在担心，看來二强只有白白送死！

二强向前走上了一步，忽地在眼前却站了一個人，這人彷彿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

這人身材並不高大，一件灰布長衫，背朝着他，面朝着大鬍子。

這人是誰？

二强走上前來，伸長脖子向前一看，這人淸癯容貌，一縷白鬚，不正是天天在圍牆外練拳的老者嗎？

而今這老者，並不是面無表情，而是春風滿臉，面帶笑容！

他先指一指自己，然後又再指一指大鬍子。

大鬍子看了他一眼，也沒有說話，指一指老者，也指一指自己，意思是你也敢來？

鷹拳老者仍然滿臉笑意，點了點頭。

二强心想：「這老者要來幹嗎？難道要爲我挨拳？那怎麼成，要挨也應由我來挨！」

他想拉開老者，可是拉了兩下，老者却紋風不動，這老者好像扎了根的大樹似的！

二强心中正在納悶。

大鬍子却帶着幾分睥睨神氣，搖搖晃晃，漫不經心地走到老者的面前，咕噥地說了幾句，意思大概是：看你這副老骨頭也不想要了！

接着，大鬍子用左拳點着老者的右肩，戲弄着老者，看來他並沒有意思欺負老者，只是嚇嚇老者。

就在這時，鷹拳老者左手一伸，已把大鬍子的拳套抓住，但是，在場的人却無法看見，究竟他是什麼時候出手的！這一招可算是神不知，鬼不覺！

圍觀的人羣，一見老者出招神速，便知道有一場千載難逢的好戲看了！

那大鬍子，起初並不以爲意，輕輕用力甩開老者的手，可是，甩極也甩不開，於是，他發起了蠻力，然而，這次蠻力也不使用。

那鷹拳老者的手指，又細又黃，看上去却像蘊藏了無窮的力量，把拳套緊緊的吸着。

這罕見的鷹爪功夫，在這場合之下，力量發揮得淋漓盡緻，皮面的拳套，本來是又滑又軟又大，很難抓住，而大鬍子心急之下，大力回扯兩三下，却一點無濟於事。

他越是扯回，老者的掌心那股吸力，越是强大，大鬍子雙手同拉，也是動彈不得。

大鬍子初則尷尬，繼而發怒，鬆開右拳，一拳揮出，這右鈎拳，在旁的人也聽到虎虎生風的聲音。

老者仍然站着，並沒有閃避，只見他從容地用手裏抓住的拳頭去擋，這個猛力的右鈎拳，反而打在自己右臂之上，大鬍子雪雪呼痛。

這景象，把四周圍觀的人，都看得呆了。

二强也呆呆的站在那裏。

大鬍子倒也機警，知道今天遇到了高人，硬來只有更倒自己的臉，便面帶着窘意，對老者說了幾句話，這次的口氣却是大大不同，十分輕柔有禮。

老者却不理會他，左手仍然抓着他的拳套，一臉微笑的看着他。

其他的洋人水兵，本想上來帮手，但看見大鬍子着了魔似的，一時之間，無人敢上。

終於，有一個大胆的水兵，走上前來，老者表示並無敵意，要替大鬍子解開手套。

老者也沒有什麼表示。

那水兵剛一搭手，老者突然輕推一下，那手法就像趕上臉上的蒼蠅似的，大鬍子的拳頭自己甩開了。

但大鬍子的身子，立時像個風車，身不由主地，在原地上打了幾個轉！

人們都轟然喝采！

這時，老者轉身，拉了二强，往圈外走，但人羣太多，老者一邊走一邊道：「勞駕各位閃開，讓咱們出去！」

圍觀的人讓開，二人在人羣之中消失了。

圈裏只剩下了大鬍子，驚得目瞪口呆，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半天也說不出話來。

有幾個水兵上來，對他說話，他却全無反應。

過了一會，大鬍子大叫幾聲，抱着左拳頭，倒在地上，滿地打滾，喉間咯咯作响，呻吟不絕。

他滾在地上，一身黃泥。

其他水兵上前扶起他，他好像發狂似的，他們只好合力按住了他，大鬍子仍殺豬似地嚎叫。

有人解開繩子，爲他摘下拳套。

當拳套脫下來之後，衆人一看，驚慄不已。

大鬍子的大手，此刻已變成一只煮爛了鷄爪一般，手掌已變了形，手骨已全被捏碎了！

好厲害的鷹爪功！

這時，這些外國水兵才想起找那老者，但老者早已不見，二强也不見了，連强龍隊的隊員也不見了！

在場的人，看見大鬍子那不成樣子的手，一時也驚異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再看看，那拳套仍是好端端的，外面光滑無比，隔着拳套却能捏碎手骨，恐怕誰也沒有見過！

那羣洋水兵，不敢再逗留下去，扶了大鬍子，一起離開了球場。

翌日，租界的巡捕局到處尋找那老者和强龍隊隊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找到了幾個球員。

他們對這事緘口不言，一時之間，巡捕也沒有奈何，洋水兵也是深深不憤，派人四出找尋。

結果，三個洋人出動，三個人的手掌都被捏碎了而歸來，但他們又說不出什麼地方被捏，被什麼人所捏，他們只是發顛似的狂叫！

洋人都開始害怕了，他們不知道中國功夫的奧秘，只道是那老者身有邪術，此後也不敢再提。

× × ×

半年之後，大强的腿傷已好了，雖然，他的腿一長一短，不能再踢足球，不過，在蘇全的高明醫術下，仍可不用手杖而自行，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大强看不到鷹拳老者爲他報仇，出了一口鳥氣，心中不再那麼苦悶。强龍隊的隊員也四出找那位鷹拳老者，可是大半年來也找不到。

這來去無踪的鷹拳老者，究竟是什麼人，去了那裏，無人知曉！

直到一年之後，大强二强收到了一封從海外寄來的信，信上並沒有署名，只寫着：

「年青人戒驕戒躁，滴水可成河，聚沙可成塔；蠻力只可嚇人，蠻橫永不可服人。」

這幾句，非詞非詩說話，他們都明白。相信這位鷹拳老者已到了海外，示意他們不可再次生事端，也不用再找尋他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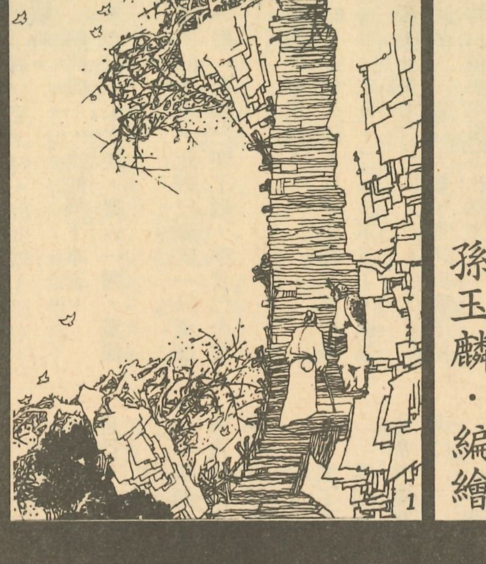
鷹拳老者的事蹟，一直在北方武林中流傳着，他彷彿是隨風而來，也像乘風而去！

（全文完）

民間傳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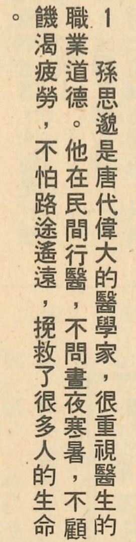
虎守杏林

孫玉麟・編繪









1 孫思邈是唐代偉大的醫學家，很重視醫生的職業道德。他在民間行醫，不問晝夜寒暑，不顧饑渴疲勞，不怕路途遙遠，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2 對於那些患有毒瘡惡疾的病人，他也不嫌髒臭，冒着傳染的危險，耐心治療。他曾經治愈了六百多個痲風病患者。

3 治好病的人，送他貴重禮物，他拒不接受，只請他們在他的住宅後面栽一棵杏樹。

4 天長日久，他家後園的杏樹成林。

5 在民間還傳說，有一天，孫思邈帶着弟子外出看病。歸途中，遇到一只老虎張着大嘴迎面而來。弟子們嚇壞了。

6 孫思邈走上前去，喝斥一聲：「畜生，休要作孽傷人！」那老虎果然俯首貼耳地臥在地上，但仍張着大嘴。





7 孫思邈凑近虎嘴一看，原來在喉嚨裏卡了一根大骨頭，吐又吐不出，咽也咽不下，看樣子痛苦萬分。

8 孫思邈拍了拍老虎的腦袋，示意給它治病。老虎就站起身來，跟隨孫思邈走到他家門口。

9 孫思邈摘下門上的銅環，撑住老虎的嘴，把手從門環中伸進喉嚨裏，取出了那塊大骨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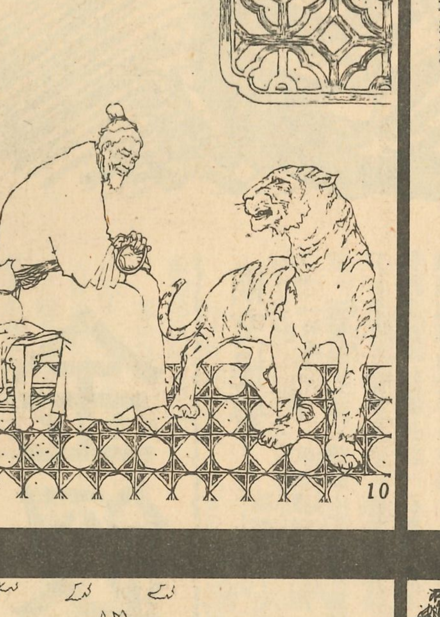
10 老虎得救了。它搖頭擺尾，表示感謝，並且不願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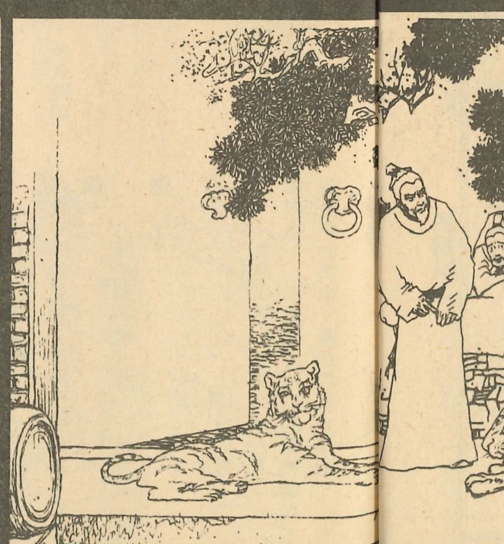
11 從此，老虎就趴在門口，替孫思邈看家。不料這樣一來，有些病人害怕老虎，不敢登門求醫了。

12 於是，孫思邈把老虎叱喝到杏林裏去。這就是民間傳說的「虎守杏林」。

13 後來，搖串鈴走四方的醫生，手裏拿着一個名爲「虎撑」的銅環，就像孫思邈給老虎治病的門環那樣。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等人在河面上遇到黑白道的襲擊，瑤華雖然擊傷童子奇這個黑道梟雄，但仍未脫困，玉簫翁聲明受命先勸喻不肯，只好出手，和韓東望二人躍過船來，韓東望先出手被于飛虹用掌擊在肩上吐血落敗，玉簫翁在漫天簫影中于飛虹連躲避了攻來十七簫，玉簫翁見不能攻下，不敢强攻，只好收手，揚帆而去。至於其幕後人是誰，能令江湖一流黑白高手聽其指揮，衆人都不明所以然，船抵長沙，在鏢局住了一夜，第二天由首座鏢師姜全作嚮導，帶去湘西找總鏢頭和慕白公子，在路上，見茶花手臂包紮，才知昨夜有一場激戰……

詩情看似符意境　畫意未必合情懷

瑤華點點頭，道：「來人一共七個，劉星以一對四，四人都帶傷而逃。」

于飛虹突然離位而起，緩步行了過來，道：「周兄，咱們幾時能見到龍總鏢頭？」

姜全接道：「快一點走，晚上就進入山區，但湘西地域遼闊，峯嶺綿連，總鏢頭走的那條路，事先沒有說明，能不能找得到，也很難說，這要三分人事，七分運氣了。」

于飛虹說道：「他們進入湘西，多久時間了……」

姜全道：「總有十來天了……」

「沒有一點消息麼？」

姜全搖搖頭，道：「沒有？」

于飛虹顰起了柳眉兒沉吟不語。

瑤華低聲道：「小姐，龍總鏢頭武功卓絕，經驗豐富，又有慕白公子那樣的高手同行，想是不會有什麼事的！」

姜全接道：「湘西地廣人稀，漢、苗雜居，充滿着神秘，有兩股很大的勢力，盤居在窮山惡水之中，他們很少和江湖中人來往，所以江湖中知道的人不多？」

于飛虹道：「你知道？」

姜全道：「我也只是聽說過……」

于飛虹道：「是什麼樣的兩股勢力？」

「五毒教和殭屍門……」姜全說道・「五毒教，以毒見長，殭屍門的武功，更是別走蹊徑。」

于飛虹點點頭，道：「五毒教，那是用毒傷人了？」

「是！有死毒、活毒……」

「什麼是死毒，什麼是活毒？」

「死毒就是一般的毒粉、毒藥……」姜全解釋道：「活毒是使用活的毒物傷人，一般五毒教中的高手，兩種毒都會施用……」

于飛虹一皺眉頭，接道：「殭屍門的武功，並不可怕，但對五毒教的用毒手法，倒要小心應付了，我們這方面缺乏經驗，要周兄、姜兄，多多費心了！」

姜全說道：「五毒教中人，這些年來，一直守在湘西雪峯山這片地盤上，不作出山之想，而且，他們也很規規矩矩，不作打家刦舍的行徑……」

瑤華忍不住，接問道：「那他們怎麼生活呢？」

姜全道：「聽說在採藥出售，而且，他們在山區之中，找到了一塊肥沃的土地，那裏水源豐沛，極適耕種，男耕女織，再加上採得的草藥出售，生活過的極舒適。」

若華道：「五毒教下，人數不多麼？」

「不多，我聽總鏢頭說過，數十年前，五毒教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挫折，傷亡慘重，以後，收弟子十分謹愼，聽說，整個門戶中，不過有一百多人……」姜全說：「但他們的力量卻是遍佈方圓百里左右，那裏住的獵戶、農夫，都要接受五毒教的管理，任何風吹草動的事情，都要呈報上去。」

于飛虹道：「咱們不招惹他們，他們會不會干預我們？」

「不會的……」姜全笑一笑，道：「他們很不願捲入江湖上的恩怨是非之中，只要我們小心一些，不惹他們，應該是平安無事。」

周杰突然插嘴道：「姜兄，這裏距離五毒教的地盤還有多遠？」

姜全道：「過了安化，就進入了雪峯山區，就是五毒教的地盤了，趕緊一點，明天晚上，就可以住在安化了，不過，在安化進入山區，可能要棄馬步行，只怕那翻山越嶺的跋涉，要辛苦幾位姑娘了。」

瑤華笑一笑，道：「不妨事；我們都不是紙紮的……」

「我知道諸位的技藝精博，功力深厚，但走山路，越深谷，是另一種辛苦，就算不覺得疲累吧，那一份餐風、露宿、飢餐乾糧、渴飲山泉的風霜之苦，卻也夠人承受了。」

于飛虹笑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那個行字，大概包括了這些風塵奔行的辛苦在內，曉風晨走，殘月夜行，雖然苦一些，倒是充滿着詩意。」

姜全沒有說話，心中卻暗自忖道：行入那一片窮山惡水的景況中，晨霜凛烈，夜寒刺骨，野獸怒嘯，遍地毒虫，看妳們還能詩意的起來，湘西的詭密、凶險，天下聞名，豈是容易走的。

× × ×

進入了雪峯山區，于飛虹立刻感覺到，這趟行程，一點也沒有詩情畫意的感受，觸目峯嶺相連，不知多深多遠，一線羊徑，盤繞於峯腰之上，深谷攔路，溪流湍急，有時，山徑滅絕，走在那密茂的原始森林之中，深草及人，要斬棘闢路，頓使人興起了蜀道難的感覺。

山行辛苦，蛇獸出沒的恐懼，于飛虹和瑤華等，很快適應了，但那種生活上的不便，卻使得于飛虹大感難受，洗澡更衣，渴飲山泉，幕天席地的日子，和紅樓中那等錦衣玉食，實有霄壤之別，三天下來，于飛虹已被折騰的暗裏歎息，但她卻咬牙苦忍，未出怨言。

這日，日落西山時分，行入一座山谷之中，只見茅舍數楹，散佈在一片山崖之下，谷中青草如茵，雜以不知名的山花盛放，一溪清流，穿谷而過，潺潺水聲，如鳴珮環，好一片清幽所在。

姜全回顧了于飛虹一眼，低聲道：「于姑娘，這地方景物清雅，又有幾戶人家，何況，此刻天色不早，不如就在此借宿一宵，不知姑

娘意下如何？」

于飛虹道：「好啊！只是不知道人家肯不肯答應……」

姜全接道：「山居村夫，生性純樸，在下去跟他們商量一下！」

周杰低聲道：「姜兄，我陪你一起去。」

兩人行出了五六丈後，周杰才低聲說道：「姜兄，咱們已經在這山區走了四天了，總不成要在這山區中繞了個三兩個月吧……」

「我比你還要焦急……」姜全說：「我留心過每一處岔道、路口，一直沒有發現過總鏢頭留下的暗記、線索，老實說，我在長沙住了很久，但這湘西山區，卻是第一次來，這幾天走下來，我這裏也已經章法大亂了，想不出一個找人的辦法！」

周杰低聲道：「姜兄，這幾處人家，似是獵戶，等一下，咱們不妨跟他商量一下，僱他們作個嚮導，他們地形熟悉，也許能找點眉目出來。」

「在下也正有這打算……」姜全苦笑說：「于姑娘雖然沒有出口抱怨，但我瞧得出她心中有點蹩扭，嬌滴滴大姑娘，第一次過這種餐風、露宿的生活，也實在難爲她了。」

談話之間，已行到了一棟茅舍前面。



周杰提高了聲音，道：「府上有人麼？」連問數聲，竟是無人答理。

周杰皺皺眉頭，說道：「莫不成都去打獵了？」

姜全道：「進去瞧瞧吧？」

看竹籬內庭院乾淨，似是經常有人打掃，不像是無人居住的樣子。

姜全伸手推開籬門，一面大聲叫道：「在下等山行至此，天色不早，想借府上……」

突然間，寒星一閃，由茅舍中疾飛而出。

姜全吃了一驚，急急甩頭一閃，一縷尖風，掠身而過。

緊接着一條人影，飛撲而出。

姜全、周杰，同時怒喝道：「咱們並無惡意，閣下怎麼出手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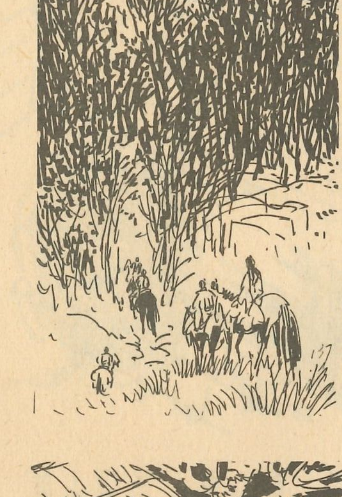
但那人出手太快，姜全、周杰，雖然在盡力閃避，但仍然各中一掌。

以那人快速的身法而言，這兩掌該是十分沉重，但周杰、姜全，竟能承受得住。

兩人怒喝聲驚動了于飛虹等，五條人影，極快的撲近了茅舍。

周杰已亮出兵刃，但却楞在了當地，沒有出手。

原來，那飛躍撲出的人影，不用周杰、姜全出手還擊，已經自己倒了下去。



凝目望去，只見那人雙頰紅腫，身上傷痕纍纍，有幾處結疤的傷口，重新崩裂，顯然是經過剛才用力飛躍之故。

周杰低聲說道：「這個人傷的好重！」

姜全道：「看他剛才飛撲而出的身法，快如閃電，誰想得到，竟然是這麼一個身受重傷的人。」

「幸好他身受重傷，內力不繼……」周杰歎口氣說：「否則，剛才那兩掌，就算要不了我們的命，只怕也會讓我們躺個十天半月的起不了床。」

于飛虹緩步行到那受傷的人的身前，看到那交錯傷痕，不禁一皺眉頭。

她從未見過如此沉重受傷的人，一時間，呆在了那裏。

其實，瑤華和若華，也看的心中大爲震動，這人身上的傷痕，至少有十七八處之多，全身幾乎都是傷口，那紅腫雙頰上，也顯然是受了重擊，連五官也腫大的變了形。

于飛虹回顧了瑤華一眼，低聲道：「問問他們，是怎麼回事？」

用不着瑤華開口，周杰已搶先回答，道：「事實上，我們也不太清楚，我們到此請見主人，先射出一枚暗器，然後這位老兄飛撲出來，別瞧他這一身重傷，可是出手的快速，還眞叫人無法閃避，我和姜兄每人中了他一掌。」

這時，一個中年村婦，帶着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行了出來。

姜全一拱手，道：「這位傷者，是大嫂的什麼人？……」

「我們不認識他……」村婦急急說道：「他昨天下午到這裏，就傷成了這樣子，不過，那時刻傷口還未結疤……」村婦又道：「看上去，全身是血，比現在的樣子，還要可怕，他向我求救，我扶他進來，給他煮些東西吃……」

「噢！他叫什麼名字……」周杰盡量使自己的聲音溫和的說：「來自何處，怎會受到如此的傷害？」

村婦搖頭道：「我沒有問他，他傷的那麼重，却一直忍耐着，盡量不讓我們麻煩。」

于飛虹說道：「他昨夜裏，在這裏停了一夜？」

看于飛虹那麼個俊美年輕人，村婦的胆子大了許多，道：「是啊！他就在客廳了睡了一夜，我給了他一床錦被。」

于飛虹道：「不知道我們可不可以在這裏借宿一宵？」

村婦略一沉吟，道：「可以，不過 我那漢子打獵未回，家裏沒有男人，只怕招待上不太方便！」

周杰道：「這就不敢有勞了，一切，我們會動手自理，只要借宿一宵，我們就感激不盡了，當然，大嫂如若感覺不方便，我們也可以換一家試試？」

「這裏一共有五戶人家，但所有的男人，却已結伴行獵去了……」村婦說：「你們到那家都是一樣？」

于飛虹道：「那就打擾了……」



回顧了劉星一眼，接道：「把他帶進來，他傷的如此嚴重，我們遇上了豈可不救？」

劉星應了一聲，抱起傷者，行入廳中。

大廳一角處鋪着乾草，棉被，想來就是傷者養息之處了。

看來那村婦，並未說謊。

周杰仔細查看了傷者，低聲道：「他傷口雖多，但好像都是皮肉之傷，不過失血太多，身體太過虛弱。」

于飛虹道：「要怎麼樣才能救他？」

周杰道：「在下不懂醫理，只懂得江湖上一般的刀傷的救法，我隨身帶有金創藥……」

于飛虹接道：「好！就有勞周兄，先替他敷藥包傷。」

那傷者似是早已清醒過來，因爲，周杰替他敷藥包傷的時候，感覺到他微微掙動。

雖然是皮肉之傷，但也看的人驚心動魄，因爲這人身上的傷口太多了，周杰暗中數了一下，竟有十九道傷口之多，自頸以下，幾乎到處是傷。

周杰帶的一大包上好的金創藥，全部用完，也用完了隨身携帶的包傷白紗，受傷人的身體幾乎是全裹在白紗之中。

洗去他頭臉的積塵之後，露出了本來的面目。

那是個俊秀的年輕人，但因失血過多，看上去星目無神，面色慘白。

由敷藥包紮開始，周杰足足化去一個多時辰的工夫，但受傷的年輕人，一直沒有說過一句話，有時候觸動傷處，可以看到他强忍傷疼的神情，但却連哼也未哼一聲。

「現在，你覺得怎麼樣？」周杰一面淨手，一面低聲詢問。

「謝謝你，舒適多了……」明亮的燭火下，年輕人眨動了一下失神的星目。

于飛虹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閣下貴姓？」

年輕人冷冷的看了于飛虹一眼，道：「姓杜……」

他神情冷漠，說話也立求簡短。

「原來是杜公子……」于飛虹說：「閣下怎會受到如此嚴重的刀傷？」

「被人殺的……」杜公子說：「不過，他們沒有佔光，六個狙擊我的人，一個也沒有留下。」

「是六個武功很高的人了……」于飛虹低聲道：「你一對六，殺了他們。」

杜公子點點頭，閉上了眼睛，似是不願再回答于飛虹的話。

于飛虹雖然未換着女裝，但已不再存心掩飾什麼？任何人都可在一眼之間，看出她是女兒身。

事實上，瑤華、若華、茶花，都已明顯的表露出了女性的特徵。

男女形像本有差別，除非刻意去掩飾，否則，很容易分辨出來。

「他剛剛敷過藥，需要休息……」周杰扭心杜公子觸怒了于飛虹，帮助解釋。

于飛虹淡淡一笑，道：「他要多久時間，才能行動自如？」

周杰道：「至少要十天半個月吧！」

于飛虹皺起了眉頭，緩緩轉身而去。

她無法立刻決定，要如何應付這個事情，留下來，等他的傷勢好了再走，或是繼續她們追尋龍總鏢頭的行程。

杜公子睜開了眼睛，望望周杰，低聲道：「那個女人是誰？」

周杰道：「于姑娘，也是我們這一行人中首腦人物？」

杜公子冷笑一聲，道：「你們有事，可以走了，用不着管我，不過，念在諸位救我一場的份上，我要奉勸諸位幾句話，這山中很不平靜，諸位要小心一些！」

周杰心中一動，問道：「不平靜，什麼意思？」

杜公子道：「有很多江湖中的高手，進入了山區，在下……」沉吟了良久，才緩緩接道：「就是一個例子……」

他言不由衷，顯然內心之中，有很多的秘密，沒有說出口來。

瑤華緩步行了過來，望望杜公子，却轉身對周杰說道：「姑娘吩咐下來，這位杜公子在此養傷，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原來，瑤華本想直接問問杜公子的，但見他一臉冷漠神情，生恐不肯理會。

「不用管我……」杜公子接口說：「我們本來就不相識，我的事也和諸位無關。」

瑤華道：「你這人說話怎樣這樣難聽，我們救了你……」

「誰要你們救我的……」杜公子神情冷峻的說：「我的生死本也和諸位不相關連！」

瑤華冷笑一聲，道：「看來，我們救了你，似乎是救錯了？」

杜公子道：「在下素不喜和女子交談。」言罷，閉上雙目，看也不再看瑤華一眼。

瑤華心頭火起，心想出言諷刺他幾句，但見他那種閉目不理的冷漠神情，暗暗吸一口氣，把想說出口的話，又嚥了下去。

周杰低聲說道：「瑤華姑娘，杜公子的傷勢表面上看去，似是傷的很重，但事實上，只是皮肉之傷，不會有什麼危險了？」

瑤華點點頭道：「那是說死不了啦！」

周杰接道：「是！也不會有什麼危險變化了！」

瑤華道：「其實，就算有什麼變化，也和咱們無關！」



（未完．十四）

封神榜故事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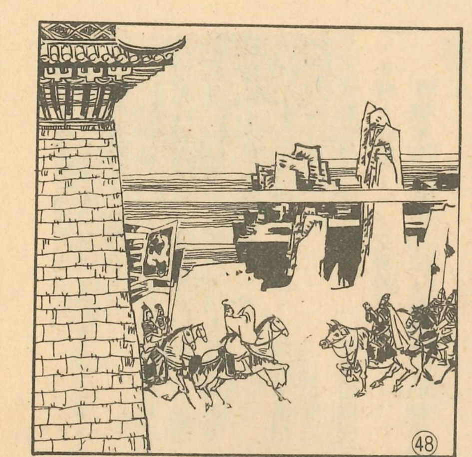
關趙于・編繪

大戰汜水關（下）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紂王荒淫無道，調戲武成王黃飛虎的妻子賈氏。賈氏不從，慘遭殺害。黃飛虎出於無奈，反了朝歌，不料在殺出五關的時候，被汜水關守將韓榮擒獲立即押解朝歌治罪，太乙眞人聞訊，派哪吒下山搭救了黃飛虎，闖出五關，投奔了西周。



47 黃天化辭別父兄回山。黃飛虎率衆將來到穿雲關。穿雲關守將陳梧聽說胞弟陳桐被飛虎殺了，十分氣惱，急忙點兵聚將。偏將賀申稟道：「黃飛虎勇冠三軍，只可智擒，不宜力戰。」



48 陳梧傳令：「迎接武成王黃爺！」陳梧身不披甲，手不執戈，見了飛虎，打躬道：「我知大王赤心報國，君負於臣，大王何罪之有？我弟陳桐不明道理，罪有應得。末將備有酒筵，請大王稍事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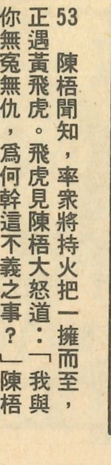
49 黃飛虎信以爲眞，跟隨陳梧來到帥府。賓主互相敬酒，十分融洽。日已西沉，陳梧道：「將軍休息一夜，明日早行。」說畢，告辭出府。

50 飛虎命家將將車輛細軟，推至廊下，衆人路上辛苦，不一刻，已鼾聲如雷。飛虎獨坐帳中，思前想後，夜不能寐，又見陳梧殷勤，恐其中有詐，放心不下。



51 飛虎剛一矇矓合眼，猛然一陣猛風，將燭吹滅，飛虎驚醒，心下疑惑，急忙呼喊衆家將：「起來！快起來！」

52 黃明，周紀等人聽見喊聲，一躍而起。飛虎將情由講了一遍，說道：「我們還是走了的好！」衆將連忙起身，一推府門，已經倒鎖，連忙用斧劈開，只見門前已堆滿柴薪，分明是要放火燒府。衆人一擁而出。




53 陳梧聞知，率衆將持火把一擁而至，正遇黃飛虎。飛虎見陳梧大怒道：「我與你無寃無仇，爲何幹這不義之事？」陳梧見計已被識破，大罵：「反賊，諒你難逃天羅地網！」縱馬搖槍，直取飛虎。

54 二人交戰不到數合，飛虎大吼一聲，將陳梧挑於馬下。

55 黃飛虎率領衆將殺出穿雲關，天已微明，行走八十餘里，來到界牌關。界牌關守將黃滾老將軍是黃飛虎之父。

56 黃滾聞知三個兒子反了朝歌，已來至關頭，心下懊惱，急傳令開城，將人馬一字兒擺開。飛虎看到陣勢，情知不妙，忙向父親躬身行禮。黃滾大怒道：「我家受天子七世恩榮，你今無端造反，還不快快下馬受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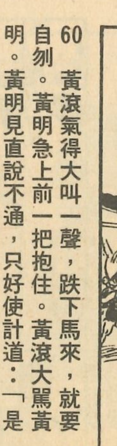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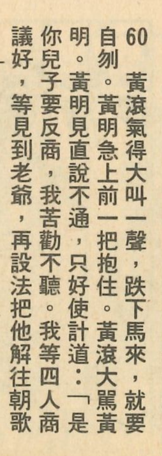
57 飛虎默默不語，就要下騎受縛。黃明在旁大叫道：「兄長不可下騎！今紂王失政，亂倫反常，我等前去受戮，怎向天下人表白？」飛虎見言之有理，低頭不語。



58 黃滾聞聽，不禁大怒，罵道：「都是你等逆賊，唆使我兒反君，氣殺老夫！」縱馬來取黃明。黃明急用斧架住。周紀、龍環、吳謙，一齊上前將黃滾圍在垓心。



59 黃明見飛虎還愣在那裏，急忙大喊：「兄長，還不快趁此時出關！」飛虎如夢方醒，急率飛豹、飛彪三子及家將冲出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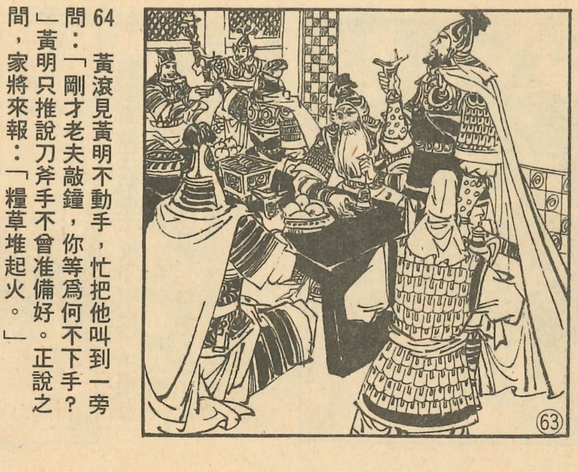




60 黃滾氣得大叫一聲，跌下馬來，就要自刎。黃明急上前一把抱住。黃滾大罵黃明。黃明見直說不通，只好使計道：「是你兒子要反商，我苦勸不聽。我等四人商議好，等見到老爺，再設法把他解往朝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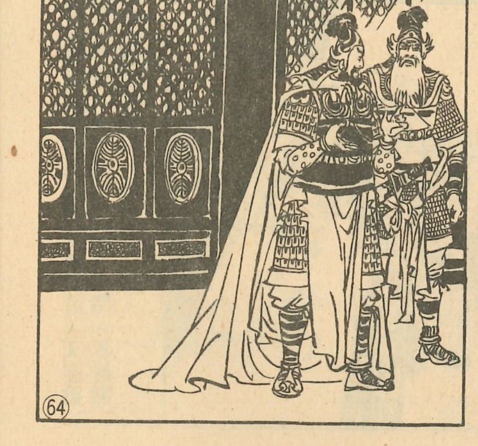
61 黃滾被黃明的一番話迷住，急問此事如何辦。黃明假意說：「老將軍可用好言語哄飛虎進關，擺好酒飯。我四人備好繩索撓鈎，老將軍擊鐘爲號，我四人將你三個兒子，三個孫子俱都拿下。」



62 黃滾聽信黃明之言，急忙上馬出關，趕上飛虎，大叫：「我兒！黃明之言有理，爲父和你一起投奔西歧。」飛虎聽了正在納悶，飛豹說：「這是黃明的圈套，我等進關，按他指揮行事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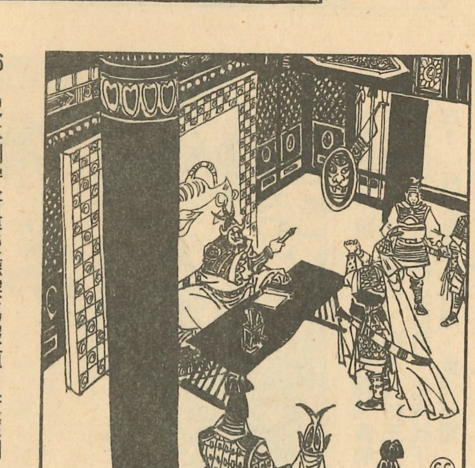
63 飛虎和父親一同進關，衆人放心地吃飯飲酒。黃滾見黃明立在一邊，立即把金鐘敲了幾下。黃明只當沒聽見，也不動手。



64 黃滾見黃明不動手，忙把他叫到一旁問：「剛才老夫敲鐘，你等爲何不下手？」黃明只推說刀斧手不會准備好。正說之間，家將來報：「糧草堆起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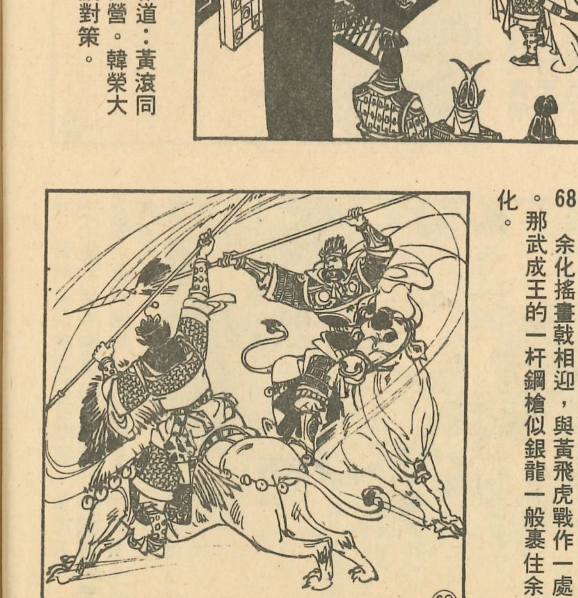


65 正在慌亂之際，黃明使個眼色，衆家將擁着黃滾一同出關。此時黃滾才知中計，黃明又趁勢勸他歸順武王。黃滾無奈，嘆道：「事已至此，只好做個不忠之臣了。」



66 汜水關守將韓榮聽探馬報道：黃滾同武成王反出界牌，兵至關前扎營。韓榮大怒，急召衆將扼守咽喉，共議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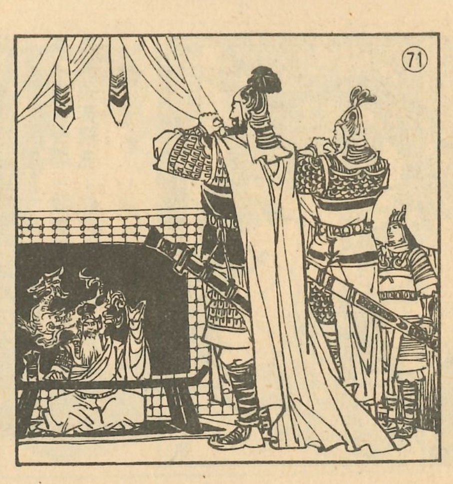
67 韓榮命先行余化出關挑戰。飛虎騎五色神牛來至陣前。余化大罵：「叛賊，今日難出此關！」飛虎大怒道：「五關我已過了四關，難道還怕你這汜水關！來來來，我與你見個高低！」催騎挺槍直取余化。



68 余化搖畫戟相迎，與黃飛虎戰作一處。那武成王的一杆鋼槍似銀龍一般裹住余化。

69 余化招架不住，虛掩一戟便走。飛虎隨後趕來。余化看看飛虎追近，急忙取出一幡，名曰「戮魂幡」，往空一舉，數道黑氣將飛虎罩住。

70 飛虎被戮魂幡平空拎去，衆士卒將飛虎拿了，得勝回府。



71 黃滾在營中聞報飛虎被戮魂幡拿去，不勝嗟嘆。次日余化又來請戰，黃滾問：「何人願去？」黃明、周紀二人道：「末將願往！」二將上馬，拎斧出營。





72 黃明、周紀見余化耀武揚威，不禁大怒：「匹夫，擒我長兄，怎能忍下這口氣！」縱馬舞斧，直取余化。余化舉戟相迎，三人大戰一場。

73 未及三十回合，余化撥馬便走。黃、周二將隨後趕來。余化又取出戮魂幡把二將拿去。飛彪、飛豹、龍環、吳謙挺槍來戰余化，又被余化依法拿去，押解回營。

74 黃滾見諸將俱被余化拿去，不忍再讓三個孫兒出戰。恰在此時，余化又來請戰！次孫黃天祿道：「小孫願爲父叔報仇。」黃滾吩咐多加小心。



75 黃天祿出營大叫：「匹夫，爲何將我父子趕盡殺絕？」縱馬舞槍，直取余化。黃天祿只有十四歲，將門虎子，一條槍如翻江蛟龍，勢不可擋。天祿一槍刺中余化右腿。





76 余化負痛，落荒而走。天祿不知深淺，隨後趕來，却又被余化用戮魂幡拿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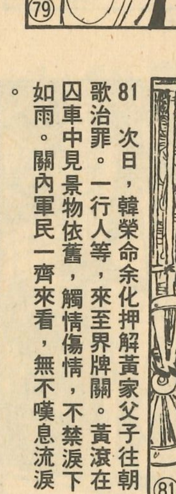
77 黃滾聞報次孫又被余化捉去，無計可施。半晌，傳令家將：「你等收拾金珠細軟，獻與韓總兵，買條生路，放你們出關去吧。」又哭着對孫兒說：「我祖孫三人料不能生，只好去哀求韓榮，不知可肯饒你二人一命？」

78 黃滾摘下玉帶，摘下盔甲，渾身縞素，領着兩個孫兒來到韓榮帳前。黃滾跪下說：「我兒黃飛虎有罪，我理當受戮。可惜黃門七世忠良，今日子孫俱皆受戮，實在可憐。請總兵放我七歲孫兒出關，饒他一命吧。」

79 黃滾再三哀求，韓榮不允。黃滾不禁大怒，說：「我居元帥之位，反去下氣求人！既然總兵不肯容情，我祖孫願自投監牢，何俱之有！」




80 黃飛虎在獄中見父親與二子自投監牢，放聲大哭道：「果如父親所料，孩兒不肖，累父受辱，我實爲萬世之罪人。如上天憐我黃飛虎，保我出囹圄，定報此仇！」



81 次日，韓榮命余化押解黃家父子往朝歌治罪。一行人等，來至界牌關。黃滾在囚車中見景物依舊，觸情傷情，不禁淚下如雨。關內軍民一齊來看，無不嘆息流淚。



82 卻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已知黃家父子有難，忙叫金霞童兒將哪吒請來。不一時，哪吒來到，躬身下拜：「師父有何法旨？」真人道：「黃飛虎父子有難，你下山營救，送出汜水關，不得有誤！」

83 哪吒足登風火二輪，手提火尖槍，來到穿雲關落下。只見遠處一支人馬，知是余化押解黃家父子而來。哪吒想：平白無故，怎地和他廝殺，必須尋一個借口，方好行事。

84 哪吒足登風火輪，擋住人馬去處，喝道：「我當生長不記年，只怕師尊不怕天，昨日老君從此過，也須送我一金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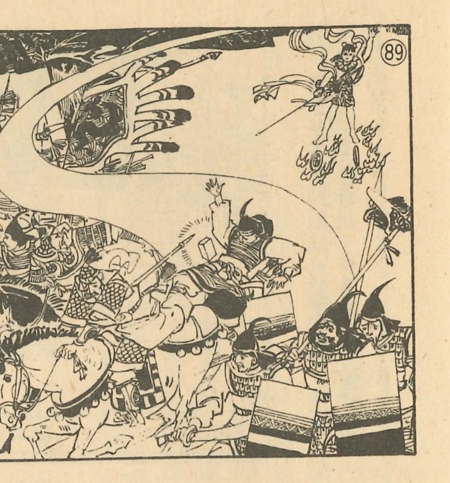
85 余化來至陣前，指着哪吒問：「你是何人？」哪吒道：「我久住此地，凡過往之人都要留下買路錢。」余化大笑道：「我今解反臣黃飛虎等往朝歌請功。可速退去，饒你性命！」

86 哪吒道：「送我十塊金磚，放你過去！」余化聞言大怒，催開火眼金睛獸，搖動方天畫戟，直取哪吒。哪吒擧槍相迎。



87 余化怎是哪吒的對手，掩一戟敗走，回頭見哪吒趕來，掛下畫戟，取出戮魂幡。哪吒一見笑道：「此物何足爲奇！」只用手一招，就將幡兒接住，塞入豹皮囊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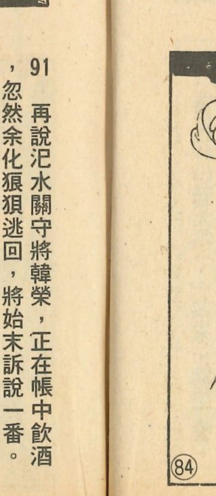
88 余化大驚，只好與哪吒再戰，哪吒取出金磚一塊，丟入空中，喝道：「疾！」只見金光閃爍，落下來，打在余化頂頭盔上。余化七竅流血，倒拖畫戟敗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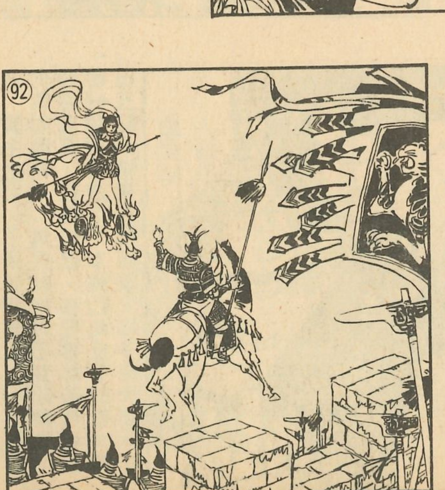
89 哪吒又發一金磚，打得衆兵星飛雲散，瓦解冰消，各自逃散。



90 哪吒見黃飛虎父子在囚車中蓬頭垢面，心中酸楚，忙將金磚磕開囚車，將黃飛虎父子及衆將放出。飛虎倒身拜謝。哪吒領了衆人徑奔汜水關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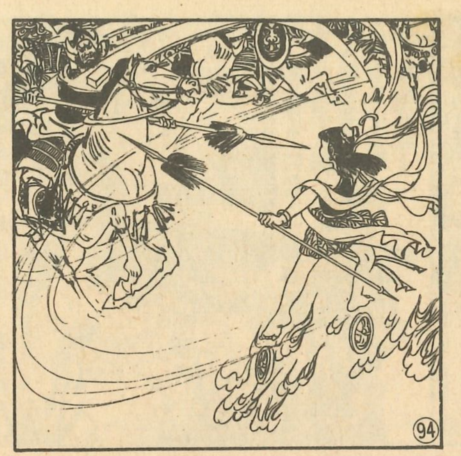



91 再說汜水關守將韓榮，正在帳中飲酒，忽然余化狼狽逃回，將始末訴說一番。韓榮大驚，頓足道：「一場辛苦，走了反臣，天子知道，罪責難逃！」




92 韓榮提槍上馬來見哪吒道：「截搶朝廷犯臣，該當何罪？」哪吒道：「成湯氣數該盡，西岐聖主已生。黃家父子將來是西岐的棟梁，你等爲何違反天命，爲己招禍？」韓榮大怒縱馬搖槍來取哪吒。

93　韓榮命衆將一齊上前，將哪吒圍在垓心。那哪吒的火尖槍，出手如銀龍探爪，收槍似走電飛虹，槍挑衆將紛紛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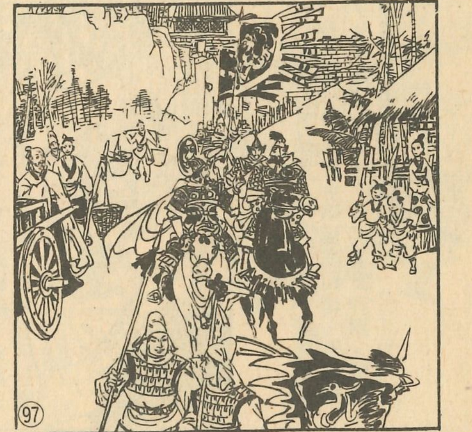


94　韓榮捨命敵住哪吒。正在酣戰之際，哪吒取出金磚，往空中一丟，打將下來，正中韓榮，護心鏡被打得粉碎。韓榮落荒而走。



95　余化大叫：「勿傷我主將！」，催動金睛獸，擧方天畫戟，來戰哪吒。哪吒從豹皮囊中取出乾坤圈，朝余化打來，正中臂膊。余化被打得筋斷骨折，幾乎墜獸，徑往東北敗走。

96　哪吒取了汜水關。次日，黃家父子率衆人出了汜水關，來到金鷄嶺，此地已是西歧地界。哪吒向飛虎告別，言道：「將軍前途保重，後會有期！」說罷，自回乾元山去了。



97　黃家衆將過了首陽山、桃花嶺，到了西歧山。一路上但見山川秀麗，風土淳厚，行人謙讓，尊老愛幼，人物繁盛，地形險阻，飛虎不禁讚嘆一番。



98　黃家父子來到西歧，安下營寨。飛虎來至相府求見姜丞相。子牙聞報，連忙出迎。



99　賓主坐定。子牙問武成王：「將軍爲何背離商朝？」飛虎就把紂王荒淫無道，殘害忠良，聽信妲己，害死妻妹等情由訴說一番，並道：「末將因此反了朝歌，殺出五關，特來投奔西歧。」子牙大喜。





100　次日，子牙領飛虎拜見武王。武王聽說飛虎棄殷歸周，不勝欣喜，言道：「久慕將軍德行天下，義重四方，人人敬仰。今日相會，三生有幸！」立即封黃飛虎爲開國武成王，並傳旨，各將官居舊職，並擺酒接風。

（本段完）

四大名捕故事／溫凉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五、廖六打聽到的消息，回來向劉獨峰稟告，恩縣發生了幾宗大案子：駐防連營，一夜被人盡拔，無一活口；縣長砍了首級；山野鄉民住戶一把火燒清光；燕南鎮十一個閨女失踪。裸屍浮河上……劉獨峰聽了知是九幽神君弟子所爲，因浮屍有「落鳳掌」印，他們大肆蹂躪目的想引出劉獨峰干預，搶走戚少商回朝奪頭功。劉獨峰不上當，但欲蓋彌彰，賓東成幫了個倒忙，通知郝將軍派九衞士護持，迫得走荒山僻壤，走避瘟神，避免和九幽神君接觸，但郝將軍不明其意仍派九衞士遠距離維護，劉獨峰無奈只好派張五、廖六打發……

扮鬼嚇人　扮人殺鬼

「余大民特別多屎尿，」那闊口扁鼻的小個子說：「你呀，你就是大溲小溲的過了大半輩子！」

兩人都調笑了起來。那余大民不去管他們，逕自走進人高的草叢裏，解開袴子，正要解手，忽然覺得草叢裏有樣什麼東西，蠕動了一下。

——敢情是蛇罷！

余大民忽生一念：要真的是蛇，抓起來剝了燒烤，倒也鮮味。

想到這裏，食指大動，正俯身看準才出手，忽覺背後的火光黯了黯，有一個似哭泣、又似嗚咽的聲音，鑽入了耳朵裏。

這聲音似有若無，聽來教人怪不舒服的。余大民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腳下一絆，差點摔了一跤，定眼看去，只見一具寬袍屍首，竟是沒有頭顱的！

余大民也不是胆小的人，刀口舐血殺人的事，他決非沒有幹過，但在荒山裏這麼一具屍首直逼眼前，也難免心底裏一寒，暗下默念：有怪莫怪，我這下不是故意踩上去的，孤魂野鬼萬勿見怪……

但那泣訴之聲又隱隱傳來。

余大民這一下可聽得清楚了，毛骨悚然。

聲音來自背後。

余大民刷地抽出一對六合鈎，掣在手中，才敢霍然回首。

後面沒有人。

連鬼影都沒一個。

聲音依然响着，哀淒無比。

聲音自腳下傳來。

余大民悚然垂目，看見了一件事物。

人頭！

× × ×

人頭是被砍下來的。

血濺得一臉都是。

更可怕的是，那被砍下來的人頭正在啓唇說話：「還……我……命……來……啊……」

余大民怪叫一聲，拔足想逃，但雙腳怎樣都跨不出去。

他懼然警覺，地上正冒出一雙手，抓住了他的雙踝。

血手！

他以爲是鬼拉脚跟，只覺頭顱發炸，心跳如雷，跑又跑不掉，一時之間，只能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呼，後腦忽給敲了一下，暈死過去。

× × ×

余大民發出第一聲驚呼的時候，圍在篝火邊兩條大漢都覺得好笑。

「敢情老余踩上殭屍了。」小個子笑說。

「沒法啦，一個人上茅坑上得多，也總會有掉落坑裏的時候……」年紀較大的漢子說到這裏，突然聽到余大民的第二聲慘叫，他也陡然住口，抽出單刀，霍然而起，道：「好像不大對路。」

小個子仍不怎麼警覺：「怎麼？」

老漢道：「余大民不是個沒事亂呼一通的人。」

小個子也抄起熟銅棍，道：「去看一看。」

兩人掠入草叢裏，驀見一處草叢幾下起伏，小個子林閣和老漢陳素，招呼一下，一左一右，包抄了過去。

林閣掠到一處，見草叢略略移動，吆道：「呔！還不滾出來！」舉棍要砸，忽然，一人長身而起，只見一披頭散髮，五官淌血，臉容崩裂，獠牙垂舌的殭屍，面對面地跟他貼身照個正着！

一下子，兩邊都沒了聲息。

陡地，林閣發出一聲大叫，轉身就逃，這幾人當中，本就要算他的胆子最小。又因曾殺過幾人，午夜夢迴，已常常嚇出一身冷汗，這下眞的見着了鬼，可三魂嚇去了七魄，撒腿就跑。

他不蹓還好。這一轉身，剛好跟另一張血臉幾乎碰個正着。這張血臉已四分五裂，嘴巴裂到耳下，眼角裂到鬢邊，額間一道裂紋，斜裂至頦下，一張臉已不算是臉，四分五裂，只差沒鬆散脫落下來。

這張臉比鬼還可怕。

一種腐屍般的臭味，直衝入林閣的鼻端。

林閣舉棍要打，突然間，手腕一麻，那根棍子，竟「飛」了出去。

眞的脫手「飛」去，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那兩隻殭屍，一前一後，把他夾個水洩不通，林閣又懼又急，大叫一聲：「鬼呀——！」只覺有人從他腦門一拍，便暈了過去。

× × ×

林閣見鬼的時候，陳素掠到草叢顫動之處，見到了臥在地上，口吐白沫，全身痙攣的余大民。

陳素扶起了他，用兩隻手指在他額上大力摩擦着，余大民醒了一半，來來回回只一句：「鬼……有鬼……」

陳素聽得心頭一寒，他江湖跑得多，大大小小鬼魅傳說，他耳裏眼裏，都聽過看過，邪門兒也撞上過幾樁。余大民一向不信邪，今回兒要不是眞的碰上些什麼，決不會嚇得個半死不活。余大民這麼一叫，他倒覺得附近妖霧重影，鬼氣森森。

正在這時，便傳來林閣那一聲：「鬼呀——！」便沒了聲息。

才醒了一半的余大民，乍聽之下，陡然振起，推開陳素，沒命似的飛奔而逃，一面惶然叫道，「鬼——鬼！饒了我，饒了我……」

陳素再無置疑，眼見情勢不妙，人總鬥不過鬼，單刀霍霍舞幾道刀法，口中唸唸有詞，儘是鄉間辟邪驅鬼的咒語，一面唸着，一面脚底加油，緊跟余大民之後，落荒而逃。至於剩下的另一伙伴，那是再也顧不得了。

× × ×

這可把張五和廖六笑得直打跌。

那些「鬼」，當然就是他們兩人的把戲。

張五和廖六，正道武功雖不如何，但這些兒嚇人、唬人的玩意，可懂得不少，兩人穿上足可令人忖目驚心的服飾，臉上塗得鮮血斑斑，一個把頭埋在土裏，只留身子在外；一個把身子埋在泥裏，把頭擱在土外。兩人這一搭配，變成無頭屍首會說話，直要把余大民嚇得魂飛魄散，更不消說本來胆小如鼠的林閣了。

兩人這一場把戲成功，比打了一場勝仗還高興，扣着胳臂歡笑幾圈兒，張五道：「看他們嚇破了胆子，還敢不滾回老家去！」

廖六忍笑道：「還有兩批人馬，咱們還得演上兩場戲。」

張五道：「這又有何難。不如一人演一場，你去嚇東面那批崽子，我去嚇北面的，比一比，看誰先得手，誰就是唬人大王！」

廖六微沉吟道：「這，不好罷……」

張五一向好勝：「這又有什麼不好！萬一給他們瞧破了，格鬥起來，難道咱還會輸給這干號稱無敵的軟糰頭不成？」

廖六好整以暇的說：「我攻東面，有那洪放在，他是個硬點子，自然是你比較容易得手了。」

張五一聽，當然蹩不住氣，便拍胸膛說：「這樣好了，你去北面，我負責東面，姓洪的那弁官，也不是什麼東西，且看我三兩下手脚把他料理。」

廖六連忙說道：「嚇不着人，不到必要，可也不許傷人哦！你沒聽爺吩咐下來嗎！」

張五沒好耐性地道：「早聽見了。敢包他嚇得屎滾尿流，夾尾就逃。這就幹了！」便往東面掠去。

廖六早已摸熟張五的性子，洪放看來有兩下硬把式，他正好看這趟功夫，而且，實際上張五的武功也比他高，不愁他會出事。廖六如此想着，便往北方縱去。

奔行了一段路，忽聽前面有急促對話聲，忙伏到亂石後，伸出頭來細聆。這一聽之下，幾要失笑。

原來是那個余大民，跑到北面的三個師兄弟面前，氣急敗壞但又繪影圖聲的敍述剛才遇鬼的事。火光映在三名大漢的臉上，忽明忽暗，臉上僵着半個不自然的笑容，看來心裏頭倒是信了泰半。

廖六一看，知道大局已定：眞是天助我也！余大民這下說得煞有其事，已在三人心裏打了底，只要再嚇一嚇，準能成事。看來，那年紀較大的漢子則可能跑去東

面報警，自己要勝過張五，倒要快些動手才是。

這邊余大民還怕三人不信，一面說，一面還打着顫，道：「我發誓，那眞的是個被砍下來的人頭，血流了一地，但他…他還會說話，這……」

其中一名猴臉漢子忍不住道：「余師兄，可惜你這下見着的是惡鬼，不是艷鬼啊！嘖嘖嘖。」

他這一句，把其他兩個在詭異氣氛中的人，都逗得爆笑了起來。

余大民登時拉長了臉，沉聲道：「倪卜，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叫倪卜的漢子忙說道：「余師兄，不是我不信你，而是你剛才說的，實在太……對不住，我只是開了一句玩笑，你別當眞。」

另一名鼠耳漢子也道：「這年頭也不平靜。前幾天，亂葬崗上枉死了幾個人，有人親眼看到，是一隻赤足披髮的女妖，眼睛裏兩個血洞，飄在空中，只叫：『還我命來，還我命來……』，」鼠耳漢子正要往下說，忽見對面三人都變了臉色。

他已經沒有再叫下去，但「還……我……命……來……」的凄呼仍若斷若續，縈迴在夜風中。

四人的手，一齊按住了兵器。

除了余大民一直緊執手中僅剩的一柄六合鈎外，其他三人，都摸了個空。

有的人的兵器，是繫在背上；有的人是掛在腰畔；還有一個，掛在馬背上。但這三件兵器，全摸了個空。

地上生的火頭，忽然黯了下來，變成青綠色的一抹火燄，映照得這四人好不可怖。

那似男若女的詭異聲音，依然飄飄蕩蕩：「我……死……得……好……慘……啊……還……我……命……來……命……來……」

那叫倪卜的突嚷了一聲：「若蘭山莊！」四人都大叫而起，同時想起了一件他們曾經做過的喪心病狂之事，他們曾在行軍時借剿匪之名進入一家「若蘭山莊」，幹出了不爲人所知的獸行。這師兄弟幾人雖然幹下了這宗淫辱殺人勾當，他心中不免暗懼，而今聽到索命的聲音，自然都想到自己做過的虧心事，越發心寒。

這時，只見一條白影，在空中冉冉飄起。

四人中，倪卜和余大民早無鬥志，另外兩人，一個還不十分相信，世上眞的是有鬼，一個覺得不妨一拚，正在此時，倏地——

一聲驚心動魄、恐懼已極的慘嚎，自遠方裂空刺耳的傳了過來。

要不是遇上極端詭異，恐怖的事，任誰都發不出這種叫聲。

他們分辨得出，那是二師兄朱魂的聲音。

朱魂外號「失魂」，這個人，只會把敵人殺得失心喪魂，一生人可以說是從來不知懼怕爲何物。

連他都發出這樣的慘嚎，情況可想而知。

朱魂一向是個連死都不哼一聲的人。

這一聲慘叫把四人的鬥志摧毀。

四人齊齊發出一聲怪叫，落荒而逃。

× × ×

廖六是成功地嚇跑了這四個人。

可是他還未感到高興，而是先感到奇怪。

——他詫異張五怎會有本領教這些總算見過些世面的江湖人，會嚇到發出這種不是人能叫出來的叫聲！

廖六決定要過去東面看個究竟。

× × ×

四週都是寂寂靜靜的，流動着一股淡漠的烟氣，月色朦朧，有一股說不出的詭秘。

月色一忽兒明，一忽兒暗，明的時候似沒有限度的膨脹着，暗的時候像突然間被林間、草叢裏什麼野獸吞噬了一般。

這種幽異的氣氛令廖六有一種奇特的感覺。那感覺就好像他從前聽過的一個故事：一羣人摸黑上山去挖掘山頂那兩顆閃閃發亮的寶石，山下的人遠遠望去，那些上山的火光，到了靠近寶石的地方，忽然間一陣狂風大作，就熄滅了，那些人再也沒有回來。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還是有很多人都爲了寶石，帶良弓，備良箭，驅良犬，騎良馬，上山掘寶，但結果仍是一般，沒有下落。

後來村民發現那座山居然會移動，這才知道：那座山不是山。

而是一條盤伏已久，幾已化石的千年巨蟒。

那兩顆五彩斑斕的寶石，自然就是巨蛇的雙目。

尋寶者要採「寶石」，自然要經過巨蛇的大口，等於送入蟒口，這血盆大口在一張一闔間，便把尋寶石的人吞食掉了。

廖六現在正有這種感覺。

他覺得自己正站在「蛇口」上。

危機似是一觸即發，可是他又不知道危機在那裏。

他用手拍了拍綁在腰間的一個國字織錦鏢囊，四處探了探，突然發出三長一短又一短三長的蛙鳴。

這原是他與張五的聯絡訊號。

沒有回應。

廖六等了半响，心下納悶，忽然鼻端飄過一絲淡淡的烟味。

廖六從這似有若無的烟氣裏，立時分辨出方向，往亂草叢中掩去。

越過了一大片荒草地，從草縫裏看出去，可以見到一大片亂石之地，怪石嶙峋，大小不一，再過去便是河澗，水流潺潺，在黑夜裏像喃喃的唸着符咒，除了偶然撞擊在河岩上翻出巨浪，其餘都像一匹灰色的長布，伏在夜的深處，誰也瞧不清楚它的眞面目。

河邊有一堆餘燼殘木，火光剛剛熄滅，餘烟仍嫋繞。

廖六心忖：老五好快，居然已把那六個惡煞逐走了？

他瞧了一眼，正想又發出蛙鳴暗號，聯絡張五，突然，他眼角瞥見一件事物：一對脚，自一塊大石後平伸出來。

有人倒在石後。

廖六一伏身，已貼地閃到石旁。

他沒有立時轉入石後，他雖然能判斷對方是仰倒在地上，但仍提防對方是不是

誘他入彀。

他可以肯定那不是張五的脚。

張五穿的不是這種編織草履。

廖六在石旁等了一陣，那雙脚依然動也不動。

廖六突然伸手一彈，一顆小石子，已擊在那對脚的脚背上。

同時間，廖六一閃身，已自伸脚處的另一端轉了進去。

他的目的是要對方發覺脚部遇襲的刹間，他已自另一端逼近，而取得了制敵先機。

那雙脚「拍」地被石子彈了一下，却並無動靜。

廖六搶進石後，本來旨在聲東擊西，但月下的情景却令他當堂驚住！

——只有脚。

——沒有頭。

這一對脚只到了腰身，便被人攔腰斬斷，斷口處血肉模糊，令人不忍卒睹。

廖六大吃一驚，退了一步，第一個意念就是：老五怎能下此毒手！

也這一退，驀地發覺頭上似乎被一件事物，遮去了月華的光影。

他單掌護頂，身子斜裏一錯，抬目一看：幾乎和一個人打了個正照面！

那人俯臉垂手，廖六驚覺時已離得極近，但因背着月光，樣子看不清楚，廖六閃開再看，才發覺那人雙目凸露，五官溢血，早巳氣絕多時。

廖六心下狐疑：究竟這兒發生過什麼事情了……這時，他也認出這人是「九大護衛」裏的其中一人，被人攔腰砍爲二截，身首異處，下身落在地上，露出二足於石旁，而上身就擱在石面上，血液猶汩汩淌下來，由於石塊高巨，在昏暗月色下，廖六一時沒有留神，不意石上還有半截屍首。

廖六退了兩步，足下突然踏到一物。

江邊的石子全是硬繃繃的，而今他脚下突然觸及一件軟綿綿的事物。

廖六反應何等之快，脚未踩實，立即一彈而起，人在半空，拔刃出手，只見地上是一個人，伏在那兒，也不知是生還是死。

廖六左足足尖方才沾地，右足已疾地一挑，把地上那人挑得一個大翻身，變成仰朝向天！

浮雲掩映，光暗間照了一照，地上有一件事物也寒了一寒。

廖六眼光一瞥，立即認得出來，這是剛才被自己和張五聯手嚇跑的三名「護衛」中裏那名老漢。

現在老漢陳素就躺在地上。

單刀已脫手。

刀口有血迹。

他的頭頂也只剩下一道薄皮連着。

這老漢趕來通風報訊，却死在這兒，難道老五爲了爭功，竟下了這般辣手，忘了爺的吩咐？廖六心下狐疑，忽見遠處又扒了兩個人。一個半身浸在溪澗，一個伏倒在澗邊草旁。

廖六一見，心口像被擂了一記。

半身浸在溪中的人，廖六認得，那便是「九大護衛」之首洪放。

另外一人，在月色昏冥中，從衣飾身形中隱約可以分辨：張五！

——莫不是張五和這干人拚得箇兩敗俱亡？

廖六心下一急，急掠過去，叫了一聲：「老五！」

張五「唉」了一聲，身子略略掀動了一下。

廖六連忙俯身，扶起了他。

廖六在彎腰摻扶之際，仍有戒備，若有任何不測之變，他至少有七種應變之法，六記殺手，三種閃躲之法，防備來自身後左右的攻襲，但近裏一看，發現果是張五。

只見張五血流披臉，奄奄一息，廖六情急之下，防範便疏，就在這時，張五雙眼一翻。

張五睜開了眼睛。

廖六突然覺得異樣。

——那感覺就像是：懷裏的人是張五，但那一對眼睛，却肯定不是張五的！

他警覺的同時，「張五」雙肘一縮。

這一縮十分奇特，就像雙手突然自手肘裏倒縮回骨裏去，但在肩膊上突生了出來。

這變化十分之快，廖六一旦發現情形不對，那一雙「怪手」，各執一柄鐵叉，已刺到他雙肩上！

廖六原本想立即放手，但巳無及，急中生智，雙手原本抱住張五，陡然變招，五指揮彈，扣拿他身上七道要穴！

——就算對方用雙叉廢了他的一雙手，他也要對方全身爲他所制！

他這一招果然要得，「張五」雙叉驟止，也不知怎的，雙肘一攏，竟挾住他的雙臂，但一對鐵叉，也一時插不下去。

這一下子僵持，廖六突然一脚踩地！

他這一脚踏地，砰地一聲，「張五」雙脚似被什麼大力震起一般，一時踏了半尺。

人一離地，難以藉力，功力便衰。

廖六一個大旋身，把「張五」摔了出去！

他務求先脫身，看定了局勢，再定進退！

可惜就在他旋身的刹那，兩柄鈎子巳到了他的胸際。

廖六手上還與「張五」糾纏着，人也正好在全力旋轉，這一對亮晃晃的利鈎，他是避無可避，躲無可躲！

這刹間，右鈎子先刺入他的左脅，左鈎子掛入他的右腰，廖六這一下子猛旋，登時自腰至脅，從左而右，被撕裂了兩道口子，皮開肉綻，鮮血直冒，腸流胃破。

廖六大叫一聲，發力把「張五」摔了出去，一手拔出一個布包，一脚把從後襲擊的人踢退三步。

突襲的人是洪放。

洪放沒有死。

他覷準時機，一擊得手。

他的雙鈎留在廖六體內，一時抽不出來，廖六突然出脚，他只有棄械急退。

廖六巳然打開了布包。

一面長柄古鏡。

鏡子！

一個身受重傷的人，臨危之際却抽出了面鏡子，究竟是什麼意思？

廟裏。

× × ×

火光漸漸黯了下去，是維持一點點的曖意。因爲沒有人添加柴火，原先的柴薪已漸漸燒完了。

戚少商闔起眼睛，想好好的運氣調息，但眼前本來還有暈黃的微光，隨着光芒的黯落，他在黑暗裏，出現的身影也就越來越多。

勞穴光、阮明正、勾青峯……一位位結義兄弟的濺血，一個個連雲寨弟子的哀號……最後的息大娘哀怨的目光。

「少商。」

她伸出手來，柔弱無依。

殺伐聲起，影影綽綽裏也不知有多少敵人。

在黑暗裏，似乎有一個强大無匹的力量，把她捲了進去，拖了進去……

息紅淚的手如臨風無憑的一朵白花。

眼神楚楚……

「少商。」仍是那牽腸掛肚，朝思暮想的一聲無奈的呼喚。

就在這時，那一聲不像是人可以呼叫出來的悽嘶，透過重重黑幕，刺入戚小商耳裏。

戚少商雙目一睜。

他立即看到昏暗裏一對厲目。

那雙目光閃着晶綠的神采。

那是劉獨峯的眼睛。

那是劉獨峯的眼神比劍還厲。

在他睜目的同時，劉獨峯巳睜開了雙眼。「你不靜心打坐，內外傷便不易復原。」劉獨峯的眼睛像透視了他的內心。

戚少商慚然。「我……」

「我明白。」劉獨峯道。

「那聲慘呼……？」戚少商問。

劉獨峯皺了皺眉頭。「也許是小五小六太佻皮了，聲音不是他們兩人發出來的？」劉獨峯語氣裏也有些不安，這時火頭巳熄了，只剩些金紅的殘燼，隨着野外的松風激揚星散。「你應該要斂定心神，一個學武的人必須要先能定靜然後才能有修爲，這跟學文的人一樣，先靜後定，才生大智慧。」劉獨峯雙目熠熠，有神，望着他道：「你甚有天份，招式極具創意，變化繁複，很有『通悟』的境界，只在內力修爲上不足，定力也差了一皮。」

戚少商坦言道：「所以我不是你的對手。」

劉獨峯道：「但日後焉知我是否敵得過你。」

戚少商雙眉一展，隨後沮然道：「我這身傷，恐怕要恢復當年功力，也斷無可能了。」

劉獨峯道：「你別忘了，無情天生不能聚力習武，雙腿殘廢呢。」

戚少長長嘆道：「其實，這身體的傷，戚某倒不怎麼放在心上，只是心上的傷，再也難以癒合。」

劉獨峯微微一笑道：「你現在覺得很難受是嗎？」

戚少商點點頭。

劉獨峯兩道銳利的目光觀察似的逡巡了戚少商臉上幾巡。「以前從沒有歷過這等苦，是嗎？」

戚少商道：「我原是簪纓世族，但爲奸宦所害，自幼淪爲草野，十三歲起浪蕩江湖，浪迹天涯，什麼苦楚不曾受過？只是，到今天這種處境，衆叛親離，人殘志廢，前後無路，身在俎上，人生裏還有什麼比這更苦的？」

劉獨峯淡淡地道：「我也曾經過這種時分，也許沒有你的情形險惡，但是，要想渡過人生最不易渡過的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當它巳經渡過了，現在只是一場回憶：越艱苦的事情，只要渡過了，就越值得記住，只要當它是記憶，巳經過去了，就不過得那麼艱苦了。」

戚少商望定劉獨峯，笑了，笑得很傲慢，也很瀟洒：「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試試。」他又說。

劉獨峯和戚少商都闔起了雙目。

正在此際，廖六那一聲撕肝裂肺的慘呼，再度刺入了戚少商的耳中。

戚少商陡地睜目。

黑暗中那雙綠眼巳經隱滅。

劉獨峯呢？

難道劉獨峯不在廟裏？

× × ×

慘叫甫起，劉獨峯巳掠出廟宇。

× × ×

洪放一眼望見廖六掏出了鏡子，即猱身搶進，一聲叫道：「別讓他照鏡。」

他手上巳多了一條鍊鏢，伸手一挽一放，嗖地向廖六射了一鏢。

廖六巳經傷重，無法閃躲。

他只把鏡子向着洪放一映。

眼看那一記鍊鏢就要命中，突然間，洪放發現有一個人，向他射出了一鏢。

洪放應變萬急沖天而起，躲過一鏢。

就在這時，他發現又有一人，激沖而起，再向他射了一鏢，而那個人就是他自己！

洪放急忙一個千斤墜，往地上一伏，就地翻滾，扳身挺起，正以爲躲過了這一鏢，但見一人滾地而至，由下而上，向他脅下甩出一記鍊鏢。

洪放一口氣躲過二鏢，第三鏢又到，他心念電轉，但身手決不稍緩，一連八個半旋轉，不但避過鍊鏢，且反退了過去！

可是那鍊鏢「颼」地回轉，直釘洪放的背心！

洪放心下巳有定奪，手上鍊鏢一圈一套，巳勒住廖六頭頂：「哈哈」地一聲，獰笑道：「那只是鏡子裏的幻像，我才不信——」話未說完，急風襲背而至！

洪放這下可謂驚得魂散神飛，顧不得用力勒殺廖六，急一側身：「叭」地一聲，鍊鏢射入洪放在背臂骨之中。

洪放痛得死去活來，廖六再把鏡子一揚，只見鏡裏掠過一條人影，又向洪放射了一鏢！

洪放痛得魂散不全，那有餘力閃躲！都在此時，廖六身子一僵，扒仆在地上，他背上插了兩支鐵叉。

「張五」正在他的身後。

鏡子巳到了「張五」的手上。

只見這「張五」眼神發出異光，緊緊握着手上的鏡子，喃喃地道：「軒轅昊天鏡，軒轅昊天鏡，果然是神物！」

突聽一聲悲號：「老六！」

洪放急呼道：「小心。」

一條人影，挾着勁風，急撲向假「張五」。

假「張五」百忙中一個大仰身，鯉魚打挺，旱地拔葱，轉而黃鶯掠柳，急上而落，以細胸巧翻雲急攫來人。

假「張五」在刹那反守爲攻，並把鏡子插入腰間，一連變了四種身法，把來人逼入絕地，他手上一掣，陰陽三才奪鎖扣而出！

陰陽三才奪佈滿鋼刺，上下如鈎，鎖套敵手兵刃，易如反掌，鋼錐餵毒，末端鴨嘴形尖矛，鋒背微凹，見血透風，血漬亦可傷人，是極歹毒的武器。

但來人突然拔出一件兵器。

這兵器令假「張五」意想不到。

那竟然是一支筆。

一支筆，居然要硬碰他足令江湖聞風色變的「陰陽三才奪」。

× × ×

「陰陽三才奪」是他師父傳授給他的獨門兵器。

三才奪總共有兩根，他拿的是陽奪，通體閃着令人不寒而慄的慘白光芒。

這一種武器，總共有九招，他只學會一招。

那一招叫做「指天劃地」。

但就憑這一招，已經成了他的外號。

他這柄「三才奪」鎖下過十二顆人頭，七條胳臂，四條腿子，還有兩個人是被攔腰鎖斷的。

這廿五個人如果不是毀在他手裏，武林中，江湖上起碼有一千名黑道厲害人物要藏匿一輩子，不敢冒出頭來。

所以假「張五」對自己的武器十分有信心。

他也知道敵手是誰。

那是眞的張五。

× × ×

張五一點也沒有猶疑。

他那一支細筆，立時被絞入了三才奪裏。

假「張五」連第一招都尚未使出來，筆套巳鎖在一道。

結果完全令洪放和假「張五」震愕起來。

「陰陽三才奪」就像變成了樹枝，張五手中那支小筆，就像利刀，一記記的削了下去。

才不過一下子，三才奪被削成了一根禿棒。

筆尖巳轉入中鋒，那是張五「春秋筆」筆法裏最凌厲的殺着，每一筆都帶着虎虎狂風，猶如戰陣殺伐！

假張五怪叫一聲，百忙中抽出昊天鏡一架，這照映之下，春秋筆的殺勢反向張五反攻而至！

張五跟廖六是同門，感情方面也最爲融洽。

他當然知道「軒轅昊天鏡」最大的威力是在：利用虛幻的景象，把對方的攻勢，反擊對方，當對方以爲只是水月鏡花，不過幻像之時，它就會變成實際的殺着，如果對方防備相架，其實却不過是幻影而已。

對方攻勢越凌厲，反擊也更强烈。

張五筆意一緩，竟凌空畫起花鳥山水來。

攻勢頓減。

假張五手持昊天鏡，物應心通，一時間竟難以節制，意興澹淡，防範頓疏，洪放見情形不妙，叱道：「五師兄，你幹什麼？」

張五突然做出一個動作。

他把筆往咽喉一遞。

假「張五」在迷惘間，也把鏡沿往喉嚨一送。

這支橫掃千軍的筆，攻不了人，就反攻自己。

當筆攻向鏡子，鏡子反照了它的攻勢，而令筆反過來攻伐自己。鏡子頓失去了作用，人反而成了鏡子。

張五的筆，到了他咽喉，突然軟了，就像一根普通的筆一樣，筆尖在他的咽喉，只是輕輕點了一點，捺上一抹淡淡的墨痕，如此而已，春秋筆可剛可柔，隨心所欲。

可是假「張五」却不知道如何控制「昊天鏡」的用法，這一個殺着到了假「張五」手上，變成了一個危機。

「軒轅昊天鏡」的邊沿頂端有一枚尖簇！

假「張五」這回手一刺，無異是自取滅亡。

洪放乍見情形，顧不得背上疼痛，伸手一揚，三枝鐵蒺藜呼嘯而出！

一枚射向鏡子的尖簇上！

一枚射向鏡子彎柄上！

一枚直取張五的眉心！

× × ×

張五巳經豁出了性命。

他看見雲大、李二、……三、周四一個個先他而逝，又眼見廖六慘死。

他決意要殺眼前的兩人爲廖六報仇，奪回昊天鏡。

當他一見「陰陽三才奪」的時候，巳經知道來的人是誰了：

「指天劃地」狐震碑。

「鐵蒺藜」。

這是九幽神君的兩大弟子。

狐震碑化裝成自己，「鐵蒺藜」扮成洪放，抑或洪放根本就是「鐵蒺藜」，合力暗殺廖六。

他明知自己決非孤震碑和「鐵蒺藜」聯手之敵，但悲憤之情巳掩蓋了一切，他決定要以手中劉神捕傳的獨門法寶，來與這兩個惡魔一拚。

他伸手一按，「嘯」的一聲，一團墨汁，恰好迎射在飛彈而來的鐵蒺藜上。

「波」的一聲響，墨汁結成的硬塊，與鐵蒺藜一撞之下，碎成無數十片，但鐵蒺藜的方向，也被打歪，不知落到那裏去了。

同一時間，「假張五」狐震碑手上的「軒轅昊天鏡」被一枚鐵蒺藜震得一歪，尖稜便刺不中咽喉，只鏡沿在頸上抹了一道瘀痕。

而另一枚鐵蒺藜，却射在孤震碑手腕上。

狐震碑手腕一抖，昊天鏡落了下來。

「鐵蒺藜」的鐵蒺藜是淬有劇毒，通體尖刺的，但這一枚飛激在狐震碑的手上，竟只震落昊天鏡而不劃破皮膚，鐵蒺藜

施放暗器的手法輕重拿捏，毫厘不失！

昊天鏡一落，狐震碑如大夢初醒，不意自己的師弟鐵蒺藜會暗算他，怒叱一聲：「你幹什……」但即省起剛才危機，一時變了臉色。

張五手上的春秋筆一揚，人往昊天鏡掠去！

——這件寶物，決不能落到敵人的手上！

「鐵蒺藜」却是志在必得。

他一揚手之間，兩枚鐵蒺藜分上下射至。

張五竄身一伏，伸手一抄，兩枚鐵蒺藜巳然射到！

他要接住昊天鏡，便得給那鐵蒺藜射中！

他如果退身躲避，昊天鏡便必定落在敵人手中！

——昊天鏡落在敵人手裏，他的春秋筆威力便必然受制，自是必死於敵人的手中。

——如果强取昊天鏡，這兩枚鐵蒺藜，巳不及閃躲。

橫死。

豎死。

張五決定置於死地而後生。

他要搏一搏。

他身法不變，陡然加快。

鏡巳接在手中。

鐵蒺藜巳在眼前、胸前！

他把鏡子一反，照出了一上一下的兩枚鐵蒺藜！

這當口兒，兩枚鐵蒺藜巳經十分逼近，昊天鏡照見它們的時候，兩枚鐵蒺藜，幾乎都要在刹那間打入張五的身上！

可是昊天鏡巳經及時映照這兩枚鐵蒺藜！

由於張五抄鏡急照，角度上巳無法詳細顧及，這一照，只把上射額頂的一枚鐵蒺藜，照見大半，下射胸膛的那枚，照見小半。

不過昊天鏡的奇特力量，巳然發揮。

兩枚鐵蒺藜，上面一枚，立即反射！

下面一枚，欲發不能，退力亦不足，在半空微微一頓，「波」的一聲，炸成碎片！

「鐵蒺藜」射出兩枚絕門暗器，以爲垂手必得，不管張五或避或死，他却要先一步搶得昊天鏡。

不料人才竄至，鐵蒺藜倒射回來！

「鐵蒺藜」人往前竄，等於向鐵蒺藜撞了過去！

一迎一射，何等迅疾！

「鐵蒺藜」確有過人之能，嘯嘯二聲，兩枚鐵蒺藜又自雙手激射而出！

第一枚鐵蒺藜抵消了反射那枚鐵蒺藜的勁力，第二枚鐵蒺藜把那兩枚在空中消勁的鐵蒺藜震飛出去。

「鐵蒺藜」掠勢不減。

張五抓住昊天鏡柄子的同時，「鐵蒺藜」也抓住鏡沿。

張五手腕一掣，把鏡子一捺。

鏡沿有尖稜。

「鐵蒺藜」只好縮手！

就在這時，張五察覺背後急風陡至！

他一回身，一枚鐵蒺藜巳到了他的鼻尖。

那枚鐵蒺藜竟是剛才張五用「春秋筆」裡的「墨汁」震飛的那一枚。

它仍然飛旋着，換了另一個方位，無聲無息地射近張五。

待張五發現的時候，任何應變，都來不及把自己從鬼門關裏搶救回來。

這就是爲什麼「鐵蒺藜」在江湖上，憑着幾顆小小的鐵蒺藜就可以吃盡三湘七澤，綠林十六分舵的紅贓之故。

「鐵蒺藜，見血封喉，一發閻王就處理。」

張五的命運，看來也只有閻羅王才可以處理。

× × ×

戚少商眼皮一張，發現劉獨峯巳不在廟裏。

但他却有一種詭異的感覺。

這廟裏不止是他一個人。

黑暗裏必定還有人。

什麼人？

× × ×

就在這個時候，殘爐竟然重燃。

幾縷烟氣，畢直上升，那餘燼竟又成了火焰，火光雖吐，但廟裏的光影却更幽黯。

因爲火的顏色是慘綠的。

幾縷烟氣搖盪不定，綠焰搖曳吞吐；戚少商彷彿聽到地底下的哀鳴慘嚎，脚鍊軋軋。

戚少商却定了下來。

越是遇險，越要鎭靜。

恐慌無補於事。

眞正歷刦渡險的江湖人，都有這種定力。

綠焰愈來愈盛。

整座破廟都是慘綠色，連菩薩的寶相，密封的蛛網，都有了凹凸、玲瓏的深淺碧意。

火焰烟氣聚而忽散，成爲四柱，四柱直昇，合成一體，漸漸形成一條平薄的綠片，好像一張薄紗，罩在綠焰三尺之上。

戚少商望定了變化莫測，幻異萬千的綠焰，只覺得一陣刺目，他緩緩闔上了雙目。

危機當前，他居然不看？

只聽一個聲音道：「你是戚少商？」

戚少商閉上了眼，可是比開眼的時候更敏銳清醒，但這一句問話，却令他心神一震。

這聲音如同鬼嘯魅鳴，都不能令他驚怕，但這語音却是來自他的喉裏。

剛才那句話，竟似他自己問的。

那語音完全跟他的聲音，一模一樣。

究竟是什麼力量，能使他自己問了自己這樣的一句話？

戚少商禁不住答了一句，道：「你是誰？」

那語音彷彿仍似來自他的喉底，也是問了一句：「你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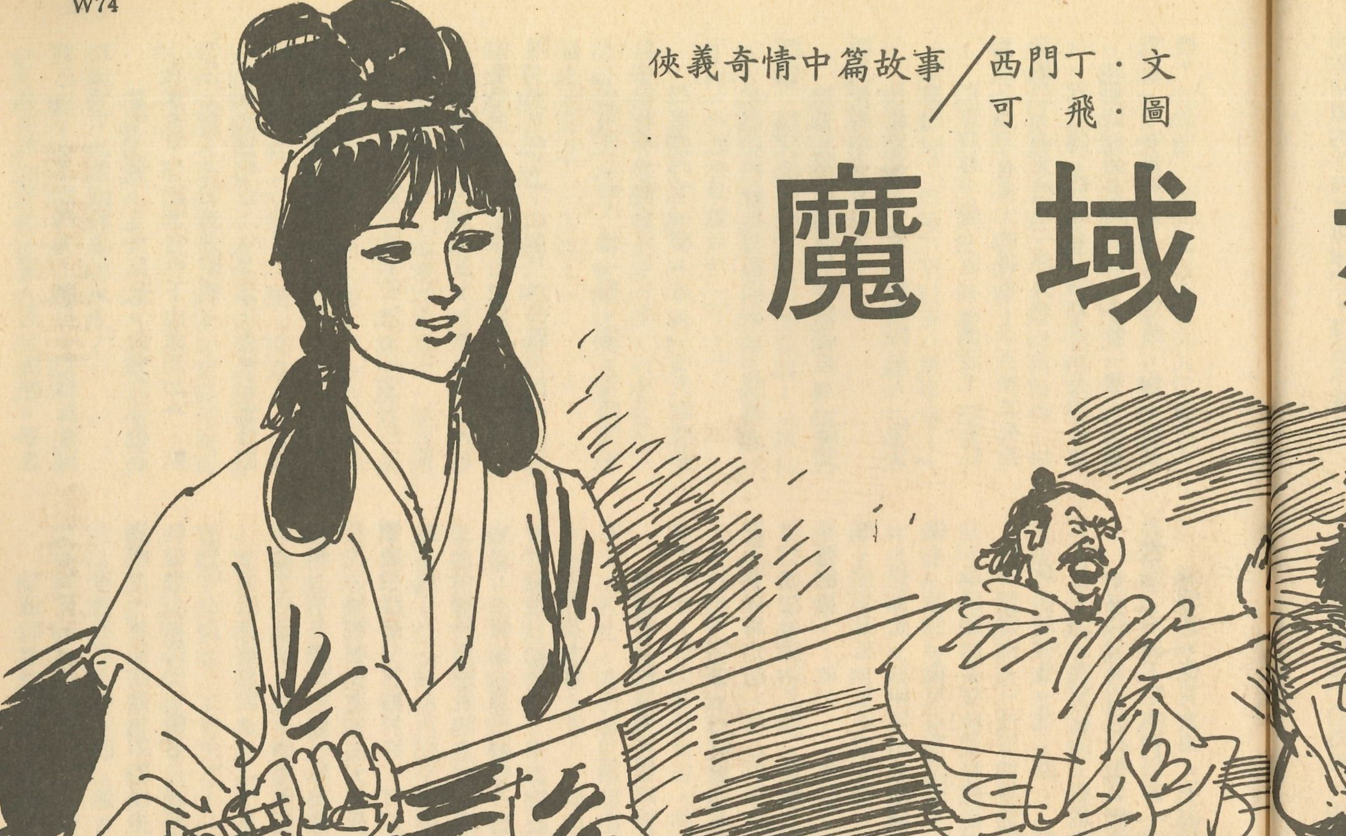
戚少商汗自額冒，嘶聲道：「你究竟是誰？」

他的聲音依樣問了一句：「你倒底是誰？」

（未完・廿三）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　飛・圖

魔域赤子



巧帮堂主　前來尋仇

「嗤」的一聲响，白光過處，只見一口青鋒長劍，猛地削向一位濃眉厚唇、身穿土布粗衣的青年的脖子！

這一劍又快又猛，更見狠毒，那青年手中長劍在外，不及招擋，兼且他正背靠大樹，退無可退，但他臉上竟無甚驚恐之色！

出招的是位青衣少女，勁裝弓鞋，髮上束了一方青巾，看來頗具姿色，只可惜面皮繃緊，嘴唇也嫌太薄了些，正好跟布衣青年相反！少女見布衣青年直挺挺地站着，柳眉一豎，急道：「快躲！」

布衣青年才吃起驚來，此刻劍已將及脖子，要躲那裏還躲得及？匆忙間，只見他舉起左臂一格！「卜」的一聲响，血光乍現，少女也及時收劍跳開！

布衣青年見鮮血汩汩淌下，忙用手捂住傷口，青衣少女埋怨道：「飯桶……你爲何不蹲下？」

布衣青年吶吶地說不出話來，一副老實相，青衣少女上前替他撕下袖子，布衣青年忙道：「不要弄壞它，這……這是師妹你前年替我做的！」

青衣少女白了他一眼，道：「大不了我再替你做一件！」

那傻小子咧着大嘴，傻乎乎地笑着，心中想道：「去年我央小師妹替我再縫一件，她硬是不肯，現在……早知道我該把大腿也湊上去，讓她再刺一下……」

青衣少女替他紥好傷口，道：「好啦，你坐下歇一會兒吧。」

青年道：「我這麼大個人流一點血，算不了什麼。」

「誰知道你嘴上說得好聽，心中又會怎麼個想法？」

青年急道：「愚兄對師妹一向口心如一，我……我完全沒一絲怪你。」

青衣少女臉露喜色，道：「也不到師父那裏告狀？」

青年結結巴巴地道：「是愚兄沒用，閃不開你那一劍……我怎還敢到師父那裏告你。」

青衣少女拉着他坐下，輕輕靠着他，低聲道：「二師哥，那你怎麼向師父解釋呢？」

「愚兄……愚兄說是自己不小心弄傷的……」

「傻子！你自己會用劍砍自己一下麼？師父又不傻，怎會相信？」

布衣青年道：「那你說該怎樣辦？」

青衣少女沉吟道：「你說跟小妹練劍，因踩着塊石頭，失了重心，所以才閃不開，如此師父也不會罵你笨了！」

「是是，小妹比我聰明得多了，大家一齊學劍，愚兄就是不及你！」

青衣少女長身道：「快回去吧，要不師父又要怪你啦！」她抓起旁邊的一捆枯枝，青年要跟她爭，少女道：「二師哥，大家份屬同門，你受了傷我替你拿是應該的！以後……」

「以後怎樣？」

「以後……小妹如果有難，你救不救我？」

青年正容地道：「救，一定救……你……愚兄不救你還救誰？」

青衣少女嘆了一口氣，道：「大師兄已讓師父逐出門牆，小妹舉目無親，只剩你跟師父了！」

青年鼓起勇氣，期期艾艾地道：「愚兄……我一定……照顧你！」

青衣少女嬌羞地轉過頭去，小鼻一皺，輕輕一聲冷哼，臉色巳變，滿是不屑之色，布衣青年說了那句話後，心情緊張，生怕唐突師妹，竟沒有聽見。

×　×　×

這是山西黃河之畔的五老峯，布衣青年跟青衣少女是師兄妹，師父畢思經是個隱世高人，隱居於五老峯後收了三位徒弟，大弟子李英揚，人最聰明，武功學得快，但好高騖遠，武功未成，便下山闖盪江湖。

千不該，萬不該，李英揚下山之後，竟與四海鏢局來往。四海鏢局的總鏢頭廖光遠是畢思經的師兄，兩師兄弟昔年因事，早巳斷絕關係，而李英揚又甚得畢思經之喜愛，是故畢思經一怒之下，乃將李英揚逐出師門。

畢思經的第二弟子林祖聰，生性魯鈍，學什麼東西都很慢，所以甚不得畢思經的鍾愛，至於那女弟子姜玉英雖然聰明，但畢思經經過李英揚「叛變」之後，對徒弟的敎導也懶散起來，所以這兩位徒弟的武功，比起李英揚大是不如。

當下林祖聰和姜玉英返到那兩座土屋外面，忽然聽見屋裏傳來人聲，兩人都十分奇怪，不期然停下腳來，因爲畢思經隱居於此，無人知道，平日亦無人上門，兩人對望了一眼，便聽見畢思經的聲音，自屋內傳了出來：「是聰兒和英兒麼？你們都進來吧！」

林祖聰和姜玉英走進來，只見廳裏坐着一位二十六七歲的男人，衣着光鮮，滿臉喜色，看來有點面善，却不敢上前相認，反而那人含笑道：「二師弟小師妹，你們好！」

此人正是巳被畢思經逐出師門的李英揚，林祖聰和姜玉英神色十分尷尬，不知該不該上前相認，只聽畢思經道：「你們還不上前見大師兄。」

姜玉英立卽走前與李英揚相見，林祖聽詫異地道：「師父，您老人家不是說過，永遠不許大師兄……」

畢思經斥道：「此一時，彼一時也！你大師兄爲本門立下大功，爲師巳收回成命，由今天起，他仍是你們的大師兄！還不快上前參見。」

林祖聰「哦」了一聲，上前抱拳道：「小弟參見大師兄！」

李英揚笑嘻嘻地道：「二師弟，大家同門不必客氣，坐下談吧！啊，師弟師妹這幾年在師父諄諄善誘之下，文學武功都必有長足的進步。」

林祖聰紅着臉道：「小弟愚鈍，師父敎的只學到二三成，師妹比我就好得多啦！大師兄，你替本門立了什麼大功勞？小弟替你斟茶……」

畢思經喝道：「壺裏無水，快去燒水！」林祖聰應了一聲，走了出去，畢思經心中有事，也沒發現他手臂受傷，反而被李英揚瞧見笑着道：「師父一定比較疼師妹。」

姜玉英道：「大師兄，你爲何這樣說？」她雖然巳四年多未見過李英揚，但却沒一絲生份的感覺。

李英揚含笑道：「若非師父偏心，你又怎會刺傷二師弟？」

畢思經臉色甚是難看，但却沒有作聲，姜玉英噘着嘴道：「誰說師父偏心？是他自己笨的。」

畢思經乾咳一聲，道：「就算如此，同門師兄妹練劍，出手也不該這樣重！」

姜玉英撒嬌道：「大師兄你看，師父偏心二師兄哩！分明是他自己不小心踩着石頭，失了重心，所以挨劍的！」

畢思經冷哼一聲：「英兒，你大師兄來了，今晚你下厨吧，聽兒手臂受了傷，不宜操勞太多！」姜玉英不大高興地走進灶房，她一邊燒火一邊偷聽，隱隱約約聽到師父跟大師兄在談論一件什麼事，師父不斷問大師兄，大師兄不大答他，反而問師父，而師父也避重就輕。

姜玉英心中忖道：「師父爲何突然收回逐出大師兄的成命，大師兄又爲本門立下什麼大功？」她心中塞滿了疑團，但因爲大師兄重列門牆，她心情還是十分愉快的。

晚飯時，那張小桌擺滿了菜，李英揚拍拍手掌，讚道：「小師妹燒得眞香！」

姜玉英答道：「大師兄如果喜歡的話，小妹以後便多煮一點。」

林祖聰喜道：「那敢情好，提起燒飯，愚兄就頭痛。」

姜玉英白了他一眼，還未開腔，畢思經巳道：「不許鬥嘴！聽兒，把爲師珍藏在床底下的那罎酒拿出來！」

姜玉英道：「大師兄，師父對你偏心，他床底下那罎酒自你下山藏到如今，點酒不沾唇，今日爲你開戒……」

畢思經喝道：「丫頭，你快給爲師閉嘴！」

李英揚道：「師父疼我，愚兄豈有不知之理！」

姜子英眉頭一掀，問道：「那大師兄你當年又……」

畢思經不耐煩地道：「姑娘家整天吱吱喳喳的，以後怎樣去找婆家？你大師兄是肩負重任，下山解決爲師跟你師伯的恩怨！」

姜玉英「啊」地一聲，道：「師父，師伯跟肯你言歸於好。」

畢思經哼了一聲，道：「明天咱們便下山，今晚你早點收拾一下。」

林祖聰剛好捧着酒罎出來，問道：「師妹，師父說什麼？」

姜玉英高興到幾乎要跳起來。「師父明天便帶咱們下山！」

林祖聰呆了一呆，轉頭問道：「師父，是眞的麼？」

畢思經哼了聲，道：「倒酒！」奇怪他臉上並沒有多大的喜色，李英揚首先斟酒給他，他才擠出一絲笑容。

吃飯時，只聞李英揚和姜玉英的聲音，林祖聰低頭自顧吃飯，不發一言，心事重重，李英揚問道：「二師弟，你不舒服麼？」

林祖聰連聲不是，拿起碗筷道：「師父，師兄，你們慢慢吃吧。」

李英揚看了他一眼，道：「師弟喝點酒吧！」林祖聰頭也不回地走了，李英揚輕聲道：「師父，師弟是否不歡迎徒兒回來？」

姜玉英搶着說道：「他是個怪人，別管他！」散席之後，姜玉英將殘羹剩飯收拾好，不見師父在塲，李英揚則坐在門口乘凉，她輕聲問道：「大師兄，你如何說服師伯跟師父言歸於好，可否說與小妹知道？」

「有什麼好說的？」李英揚站了起來，道：「師妹，愚兄多年不在，你陪我到附近走走可好？」

姜玉英大喜，道：「就由小妹當响導吧！」

畢思經忽然自房裏探頭出來，瞪着他倆的背影，目光甚是奇怪，林祖聰吃了飯，便躲到外面去，這時候也看到李英揚與姜玉英挨肩走過，他心中想道：「大師兄聰明機智，武功又高，是個人才，小師妹機靈敏捷……他們……都該下山，我這般笨，武功又低，下山沒的吃人欺負……」

想到此，林祖聰忽然走回土屋，高聲道：「師父，徒兒有事稟告。」

畢思經的聲音自屋裏傳出來。「說吧，爲師聽得到。」他語氣頗爲不耐。

林祖聰聲音一低，道：「師父……徒兒不想下山，我留在山上看屋吧！」

「爲師父又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不必看守……說不定咱們以後不回來了。」

「師父，徒兒太笨，下山只怕會丟你的臉！」

畢思經冷冷地道：「爲師的面子，誰也丟不了，你只能丟你自己的臉。」一頓又道：「有爲師在你身邊，你不必担心，總之一切照爲師的話去辦，當能沒事。」

「是。」林祖聰不敢再說：「那徒兒去收拾一下。」

他的住居就在畢思經的隔壁，是以說了便跨步過去。

不料畢思經却道：「不用這般緊張，你去找李英揚跟你師妹……」

「師父有事喚他們麼？」

畢思經怒道：「誰說爲師要喚他們？我要你跟着他倆行不行？」林祖聰噤若寒蟬，急忙跑了出去，一忽，畢思經房裏忽然傳來一陣輕微的掘地聲。

× × ×

四海鏢局在長安城，畢思經帶着徒弟走了四天才到達。長安雖然褪色，但仍然頗爲繁盛，廖光遠的四海鏢局，就設在長安街上。

畢思經等人一到鏢局外，只見大門關着，門外却站着一位壯健的趟子手，李英揚道：「老駱，請你開門，唔，這位是家師，這是敝師弟師妹。」

那姓駱的趟子手道：「老李，請你等等，待咱先進去通報一聲。」言畢推門進去。

畢思經臉色十分難看，道：「英揚，你到底跟他說清楚了沒有。」

「師父請相信徒兒，大概是師伯事先交代過，他要親自來迎接。」

過了一陣，大門打開，裏面走出幾條漢子來，爲首那人，相貌堂堂，比畢思經神氣得多，只聽他哈哈笑道：「師弟大駕光臨，請恕愚兄有失遠迎！」

畢思經臉色稍霽，淡淡地道：「豈敢豈敢！」

廖光遠側身肅手道：「師弟請進！」

畢思經道：「還是師兄先請！」

廖光遠又是哈哈一笑，轉身先進，畢思經這才率徒踏上台階，跟着他進去。

大廳佈置頗爲像樣，椅、桌、几全是酸枝木所製，正中掛着一幅大畫，一輪紅日自海面上升起，霞光萬道。廖光遠一家大小就住在後居，是以他一進廳便道：「還不快去請二位夫人出來！」一位趟子手應聲進去。

畢思經道：「師兄幾時又替小弟添了一位師嫂，怎地不請小弟喝杯喜酒？」

廖光遠臉上笑容不改，說道：「師弟淡薄名利，嘯傲山林，效那高人雅士，隱在深山之中，敎愚兄到何處通知你？這次若非李師侄，咱們兄弟倆還沒有機會相見哩！」

畢思經嘆了一口氣，道：「歲月不留人，咱們都巳老了！」

廖光遠笑道：「十六年時間不短，咱怎能不老？你看你這兩位師侄，也都巳長大成人！」他轉頭道：「禮兒義兒，還不快上前拜見師叔！」

廖光遠的大兒子名尙禮，小兒子名尙義，兩人年紀都巳超過二十歲。當下雙雙上前拜見師叔，但四隻眼睛却不斷瞟着站在畢思經背後的姜玉英。畢思經看在眼中，也不說破。

這時候，廖光遠的兩位夫人巳經自內堂出來，走在前面那中年婦人，臉如滿月，雖只中姿，但看來甚有福氣，背後那位才二十七八歲的模樣，生得嬌嬈多姿。畢思經長身抱拳，道：「小弟拜見師嫂，料師嫂這些年來，一切如意！」

廖光遠夫人梁氏，側身福了一福道：「多謝師弟，想師弟別後亦心想事成！」

廖光遠指着那年輕的女子道：「師弟，此乃愚兄側室顧小紅！」

畢思經只是向她點了點頭，算作是見過面，顧小紅含笑舉袖半掩面道：「不知師弟爲何不帶弟妹來，也好讓愚嫂見識一番！」

此人雖是小星，但口氣極大，畢思經心中急怒，碍着廖光遠的面，不便發作。林祖聰忍不住道：「家師修煉的是童子功，終生不近……不娶！」

顧小紅道：「啊，原來如此，這豈不可惜麼？」

畢思經心中暗道：「師哥，這房小妾，只怕來路不正，與我初次見面，說話便如此不尊重，哼！師兄一向自恃風流，如今敢情是報應！」當下道：「各人性格和愛好不同，何可惜之有？」

顧小紅「哎唷」一聲，說道：「師弟你說到那裏去了？愚嫂是怕你白白担上無後爲大這不孝的罪名，而替你覺得可惜而巳！」

畢思經臉色鐵青，道：「師兄今日請小弟來，莫非想替小弟作媒？」

廖光遠哈哈一笑，道：「師弟，他年紀還輕，說話若欠妥當的，請原諒！」

畢思經哼了一聲。「她說得好極了，句句都說到小弟五臟內去！」

廖光遠自然聽出他話中之意，忙道：「夫人你跟小紅進去吧，我有話要跟師弟商量！來人，奉茶！」

下人將茶送上來，廖光遠又吩咐兒子招呼李英揚等人，廖尙禮與廖尙義都爭着向姜小英獻殷勤，把林祖聰冷落在一旁。林祖聰本來就木訥。樂得清靜。李英揚跟廖光遠一家，顯然十分熟絡，談笑風生，如在本家。

畢思經乾咳一聲。「師兄今日不用做生意麼？」

「愚兄巳暫時將生意結束，專誠等師弟前來。」

「那麼咱們該談正事了吧？」

「不忙，咱們師兄弟闊別十六年，先敍敍舊情再說吧！」

廖光遠這樣說，畢思經倒也不好意思催迫。衆人在廳上閑聊着，誰都看得出大家都在浪費光陰。林祖聰十分納悶，他雖然魯鈍，但也看得出師父跟師伯之間存有芥蒂。

不久下人送上酒菜，衆人坐了一桌，菜雖然好，但林祖聰却吃而不知其味，恨不得返回山上。廖光遠替他挾了一箸鷄肉，道：「林師侄，這鷄是本城大厨手蔡養吾親手泡製的，不可不吃！」

林祖聰心中想道：「師妹燒的可要比他好得多了！」偷眼一瞧，只見姜玉英跟廖氏兄弟，有說有笑，心中不由一酸，更加難以下咽。

好不容易才散了席，下人又送上茶來，衆人喝了一杯熱茶清清油膩，廖光遠便道：「禮兒義兒，還不帶師兄弟們到後花園玩耍去！」

李英揚道：「是極，聽說後花園的菊花都巳開了，眞該去看看！」言畢首先長身。

廖氏兄弟恨不得有此良機，都爭邀姜玉英，只有林祖聰依然坐着。畢思經道：「聽兒你跟他們去吧！」林祖聰無奈只好跟在背後。

五個青年來到後花園，只見園內假山亭榭，小橋流水，一應俱全，園內所植的，清一色菊花，黃的、紅的、白的、紫的全都盛開。姜玉英讚嘆道：「眞似人間仙境！」

廖尙禮道：「姜師妹如果喜歡的話，以後便在寒舍住下吧！」

廖尙義道：「不錯，反正寒舍空着的房子多得是！住在這裏也勝似住在窮山惡水的土屋！」

姜玉英不由問道：「你怎知咱們住土屋？」

「是李師兄說的！」

李英揚乾咳一聲，道：「師弟師妹你們慢慢欣賞，愚兄也許吃得太飽，咳咳……」他掩着肚子快步走了。

林祖聰跟在他們後面，他們去東，他也向東走，他們去西，他就走向西邊。廖尙禮道：「世間什麼稀奇的事都有……」

姜玉英訝然道：「禮師兄爲何感慨起來？」

「不是麼？同是師叔敎導出來的人，有的聰明伶俐，見風駛悝，有的則蠢鈍如同木頭！」

姜玉英冷冷笑道：「禮師兄你不是罵小妹是塊木頭吧？」

「師妹是朶解語花，滿園的菊花都不如你！」

廖尙義搶着道：「其實大哥也說錯了，李師兄是頭狐狸，而林師弟則是……」

姜玉英忍不住問道：「你說二師兄像什麼？」

「愚兄說話一向率直，請師妹莫怪，林師弟像一頭狗！」廖尙義故意搖搖頭，嘆息一番，然後回頭對林祖聰道：「請林師兄原諒，此乃愚兄肺腑之言！」

林祖聰就算是泥人也有土氣，可是他一激動，說話就更加不流利了。「廖師兄，你……你怎可出口傷人？」

姜玉英也道：「義師兄你怎會說二師兄像頭狗？」

廖尙禮道：「如果不是狗的話，爲何老是跟在咱們背後？」

林祖聰一張臉因激動而漲得通紅。「我……誰喜歡跟在你們背後？」

廖尙禮哈哈一笑。「原來林師弟也是個坦白的人，愚兄最喜歡跟坦白的人交朋友！那麼請吧！」

林祖聰忽然挺一挺胸，道：「我……我是跟師妹走……」

「哎唷，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廖尙義大笑。

廖尙禮道：「原來林師弟是師妹的哈巴狗！」

「你……你們不也是師妹的……」林祖聰自小長在山上，平日又少與人接觸，

罵人的話實在說不出口。

廖尚義却加上一句：「有種的你便再說下去呀！幹麼只說一半？」

廖尚禮道：「二弟你有所不知了，他這人根本就沒種！聽李師兄說，連師叔也惱他太笨！狗兒也懂得看主人顏色，他就是不懂得！」

林祖聰氣往上衝，舌頭忽然靈活起來了。「你們是師妹的狗！」

廖氏昆仲臉色齊變，廖尚義寒着臉道：「小子，你有種的便再說一次！」

「你倆也是狗！」林祖聰粗着脖子道：「你們先罵人……我，我……」

他一句話未說畢，廖尚義已伸手摑了他一巴掌，這一掌出手極重，林祖聰半張臉都腫了起來，他呆了一呆，撫着臉叫道：「你，你打人！」

廖尚義大笑。「我沒有打人，只是打狗！」

林祖聰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廖尚義冷冷地道：「你不服氣的，就抽劍吧！」

林祖聰手落在劍柄上，久久抽不出來，廖尚禮「刷」的一聲，將劍抽了出來，手指在劍脊上扣了一下，發來「嗡」的一聲響，「你沒種的，就給我滾吧！」

姜玉英道：「二師哥，你跟他比劃比劃，小妹支持你！」

林祖聰得了她這句話，好像添了無窮的勇氣，將劍抽在手中，廖尚禮年紀較大，城府也較深，道：「師兄弟印證武功，大家點到即止，但刀槍無眼，即使有什麼損傷，也不要到師尊前哭鼻子，免得影响上輩的感情！」

這幾句說得十分好聽，林祖聰點頭道：「這個自然！請義師兄指教！」

廖尚義大剌剌地道：「你是客，而且我痴長你一兩歲，讓你先發招！」

姜玉英也想看看廖氏兄弟的武功，在旁湊興，道：「二師兄，那你就不要客氣了！」

「有僭！」林祖聰挽了一個劍花，斜刺廖尚義的肩胛，他一招由于先挽劍花，出手慢了，廖尚義輕輕鬆鬆便閃開了，林祖聰踏前半步，長劍凌空一劃，斜削下來，廖尚禮兄弟都有點奇怪，廖尚義連忙舉劍一格，他以爲林祖聰下面必有絕招，但看他那副認眞又緊張的神色，又不像，心中十分奇怪，跳後一步，道：「且慢！你這劍法可是師叔的麼？」

姜玉英代答道：「自然是咱師父教的，二師兄又沒別的師父！」

廖尚義看了乃兄一眼，廖尚禮自然了解乃弟心意，他也看出林祖聰剛才兩招，跟他倆兄弟自父親那裏所習的，不大相似，雖然看來有點影子，但不相同的到底較多。當下道：「二弟你要小心，林師弟是眞人不露相！」

廖尚業心頭一凜，道：「請林師弟指教！」言畢立即抖劍搶攻！

林祖聰擋了兩招，廖尚義第三劍看來似「玉帶圍腰」，當下他立即沉臂移腕，豎着劍一格，這一招叫「燒香拜佛」，乃專破「玉帶圍腰」的。

不料林祖聰這一剎並沒有擋及廖尚義的那劍，只見他橫削過來的一劍，忽然一沉，改戮林祖聰的大腿，原來他們這一派的劍法，十分詫異，出手很像普通的招式，但屢屢奇峯突出，令到敵人防不勝防！廖尚義使的這一招，根本不叫「玉帶圍腰」，而是「追狗跳牆」！

「噗」的一聲，林祖聰大腿靠膝頭處着了一劍，鮮血染褲，他呆了一呆，連忙退後一步，道：「義師兄武功高强，小弟輸了！」

廖尚義怒喝道：「你是看我不起麼？再來再來！」原來他以爲林祖聰是故意輸給他的。

林祖聰那裏知道這許多，傻乎乎地道：「小弟自認輸了，又怎會看不起你？」

廖尚義道：「你如果不是看不起的，便再來吧！」他又揮劍攻去，林祖聰無奈只好舉劍擋格，同時奮勇反攻一劍。

廖尚義身子蹲下避過，右手長劍順勢向上一撩，林祖聰以爲使的是「舉火燎天」，長劍一橫，向前擋格，那知眼前一花，廖尚義的劍刄忽然削在他臂上！

這一來，廖氏兄弟再無懷疑，一齊大笑起來。「想不到師叔教的徒弟是這麼膿包。」

姜玉英鼓着腮，道：「誰說咱們膿包……你們年紀較大嘛！」

廖尚禮眉頭一皺，說道：「奇怪，莫非師叔的武功不好，所以李師兄才另投名師？」

姜玉英道：「誰說家師武功不高？哼，師伯也未必是他敵手！」

廖尚義道：「我也曾經聽爹說過，師叔的武功跟他在伯仲之間！」

廖尚禮恍然才悟。「我明白了，必是師叔收的徒弟資質都不好，所以只教他們一些稀鬆平常的招式！」這話林祖聰聽後，倒也不覺得怎樣，但姜小英心裏却極不舒服。

廖尚義忙道：「姜師妹的資質就好得很，也許師叔對女人……咳咳，所以不教師妹……」

姜玉英道：「這些花沒什麼好看，咱們回去吧！」

廖尚禮道：「師妹，如果你累了，咱們去那亭子裏歇……」

他話至一半便住口，原來他手指向小亭時，雙眼隨之望去，却見亭裏冲起一道黑影，只晃了兩晃，便越過圍牆！

由于黑影速度極快，廖尚禮不敢肯定，問道：「二弟，你看見沒有？」

廖尚義惘然問道：「看見何物？」

「愚兄見有一道人影，由小亭那裏閃過……」

廖尚義道：「那咱們快過去看看！」

「已經跑了！」

姜玉英興緻索然，道：「回去吧！」她扭頭便走，林祖聰瘸着脚跟在後面。

廖尚義搶上前，一把將林祖聰推開，道：「姜師妹，愚兄送你回房。」

四人先後回到大廳，只見李英揚一個人坐在椅子上自斟自飲。「你們這麼快便賞完了花？」

姜玉英道：「大師兄，師父呢？」

「師父跟師伯在書房裏談話，他有話交代，咱們先睡！」

廖尚禮道：「那麼我帶你們到客房休息吧！」五人穿過暗廊，到迴廊，此處一邊是廂房，一邊是院子，正在此時，廖光遠與畢思經自裏面並肩走出來。廖氏兄弟忙道：「爹，師叔！」

廖光遠哈哈一笑。「禮兒你可有好好招呼他們麼？咦，林師侄，你腿上爲何有血？」

「這個……師伯……小侄不小心弄傷的……」

廖尚義道：「爹，林師弟剛才不小心弄傷的！」

「還不進去拿藥來！」

林祖聰羞愧地低下頭去，道：「師伯不用了，一點皮外傷而已……」

畢思經目光銳利，看到他袴上的裂口十分整齊，分明被利器所傷，他略一沉思，便忖摸到七八分，當下淡淡地說道：「以後小心一點，早點睡吧！爲師也要休息了！」

姜玉英道：「師父，徒兒有話要對你說……」

畢思經回答道：「有話明天再說！」他轉頭問道：「師兄，小弟住的是不是這間？」

廖光遠道：「這裏六間客房都空着，隨師弟你挑！」

「那小弟便不客氣了！」畢思經推開一扇門，說道：「師兄，你也該早點歇息了！」

廖光遠吩咐下輩休息，自己也走進內堂去了。林祖聰進房，脫了外袴，包紮好傷口，便上床去了，他自怪魯鈍，師父教的武功學得不好，倒也不怎樣難受，加上連日趕路，的確累了，上床後很快便睡着了。

姜玉英解衣上床，心中想着剛才那件事，翻來覆去，就是合不上眼。過了很久，一陣睏意襲上心頭，才迷迷糊糊睡着，忽聞一聲輕响，她吃了一驚，霍地坐了起來，只見一條人影竄了過來，正想呼叫，猛聽一個低沉而又熟悉的聲音傳來：「英兒，是爲師！」

姜玉英這才放下心頭大石，輕聲問道：「師父什麼事？」她忽然覺得畢思經目光有異，低頭一望，自窗外透進來的朦朧月色，幾乎照到床前，房裏頗爲光亮，自己只着一件肚兜，酥胸雪肌隱約可見，連忙拉起被子遮擋着。

畢思經咳了一聲，問道：「英兒，你老實告訴爲師，聰兒因何受傷？」

姜玉英將剛才林祖聰跟廖尚義比武經過說了一遍，又撒嬌似的道：「師父，你偏心，絕招都不教咱們，反讓咱們在師伯兒子面前出醜！」

畢思經哼了一聲，臉色鐵青地道：「爲師這樣做自然有道理！」

「什麼道理？」

畢思經又哼了一聲，道：「因爲你們根基尚未打好，那些招式教給你們，不但無益而且有害！你聽過『走火入魔』這回事沒有？」

姜玉英噘着小嘴道：「爲何廖師兄他們又不會……難道徒弟的資質眞的不如他們？」

「爲師如果不偏心的話，你能夠打得贏聰兒麼？你莫看他愚蠢，其實他練得最紮實，也最能吃苦，只是不善於隨機應變而已！」畢思經長身道：「這件事，你在師伯面前一字莫提，回山之後，師父自會教你！」

姜玉英這才轉嗔爲喜，忙又道：「師父，徒兒還有一件事問你。」

畢思經轉頭不耐煩地道：「快問！」

「您跟師伯商量什麼事？」

畢思經道：「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多問！」他見姜玉英淚光欲滴，語氣稍溫，又道：「往後你便知道！」言畢又自窗口跳出來，還順手將窗子關上。

畢思經站在迴廊上四處視察了一下，不見有人然後才回房。却不知黑暗中正有人注意他。

× × ×

次日一早，畢思經師徒出廳，廖光遠父子早已在廳裏相候。廖光遠見師弟出來，寒暄幾句，立即令手下將早點送上來。

林祖聰只道早頓必甚簡單，豈知竟然擺了滿滿的一桌，單包子、精點便有十多種，另外還有牛肉稀飯、豆乳汁、油條、燒餅等等，他張大了嘴巴道：「這麼多東西，怎吃得完？」

廖光遠哈哈笑道：「師伯沒甚麼好東西請你，莫怪！你們平日吃的一定都是山珍海錯了！」

林祖聰道：「沒有，咱們早上只吃稀飯送咸菜咸鴨蛋！」

廖光遠說道：「師弟，你這就不對了，錢財乃是身外物，你如此刻薄自己的徒弟！」

林祖聰忙說道：「師父吃的跟咱們一樣！」

畢思經咬了一口糯米甜糕，道：「師伯是做生意的，你師父是在吃閑米，怎可以比較，你如果嫌跟我生活太清苦的，就不要回山了！」

林祖聰委屈地道：「師父您知道孩兒不是這種人。」

廖光遠哈哈一笑，說道：「師弟，愚兄當眞佩服，這次相見之後，對你更要另眼相看了，師弟城府之深，愚兄望塵莫及也！」

畢思經冷笑一聲，道：「那裏那裏，師兄的『陰陽』手法，小弟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只怕還難及師弟之萬一，你連武功也……」

畢思經截口道：「師兄，你今早是存心跟小弟過不去的是不是？」

廖光遠臉色一變，隨即仰天打了一個哈哈。「愚兄是跟你開玩笑，你又何必認眞！」

就在此刻，一位趟子手忽然走了進來，低頭附在廖光遠的耳邊說了幾句話，廖光遠臉色大變，雙眼瞪着畢思經，冷笑道：「師弟這一着，愚兄更加佩服了，想不到你竟將仇家引上我家！」

畢思經一呆，道：「師兄說什麼，小弟根本不明白！」

「你裝得好像啊！」廖光遠臉罩寒霜地道：「愚兄在此十數年，一向無事，你昨日一到，今早仇家便上門，這件事你怎樣解釋！」

林祖聰見他神色變化又快又大，心中想道：「我還道師伯脾氣好，整天笑哈哈

的，想不到一翻臉便這麼凶！」

畢思經不慌不忙地問：「是那位仇家上門，教你大失常態？」

「翟通典！」

畢思經神態更悠閑，問道：「是昔年通威鏢局的總鏢頭？嘿嘿，他跟你算得是行家，何不請他進來！」

「你吃了燈蕊草，只會放輕巧屁！說得倒輕鬆。」

「大不了將他幹掉！」

廖光遠霍地站了起來，說道：「你知道個屁，那年翟通典給咱們害得家破人亡，已加入了丐帮，而且是丐帮的萬字堂堂主！」

畢思經臉色「刷」地一變，須知丐帮帮規第一條：千秋萬載，扶匡正義；生死不計，名利不沾。這十六個字武林中人，無人不知，而丐帮除了內三堂之外，尙以前面那八個字爲名，另設八個堂。萬字排在第三，由此可見，翟通典在丐帮中的地位！

畢思經眼珠子一轉，問道：「他帶了幾個人來？」

那趙子手道：「大約六七個人！」

畢思經吸了一口氣，道：「無論如何，今日都得請他們進來！」他目光烱烱地道：「但有一點，小弟須首先聲明，小弟這些年來，絕對沒洩漏一點兒出去，翟通典也不是小弟引他來的！」

廖光遠道：「大家準備，等下瞧我眼色行事！」

廖尙禮問道：「爹，您跟師叔怎會跟他結下寃仇的？」

廖光遠大聲道：「準備好一切，少說廢話，叫施鏢頭他們埋伏在……後堂！」

廖尙禮心想後堂離大廳頗遠，匿在那裏又怎算埋伏？他那知道這是廖光遠臨時改口的？他心中雖然藏了許多疑團，但極少見父親發脾氣，當下不敢吭一聲，立即轉身內進。

廖光遠剛叫人撤走食桌，那趙子手已帶了六七個丐帮弟子進來，廖光遠與畢思經見他們個個氣定神閑，步履沉穩，心頭都是一凜。

廖光遠面帶笑容，抱拳道：「不知翟堂主駕到，有失遠迎，請諒！」

翟通典看來已有五十歲，身材十分魁梧，衣衫雖然襤褸，但望之依然不失威嚴，當下只見他冷笑一聲：「姚遠，眞人面前不說假話，當年那筆賬，今日也該清算了！」

廖光遠道：「翟堂主，您稱在下什麼？小弟不明白！」

翟通典指着廖光遠和畢思經，道：「姚遠，白光，老叫化今生絕對忘不了你們，當年你們師兄弟刧了我那支鏢，現在請交出來！」

畢思經道：「翟堂主，您恐怕認錯了人吧？在下姓畢，不姓白！」

翟通典將臉一沉，道：「兩位做了事不敢認，那麼老叫化便逐筆跟你們算，那支鏢値七萬兩銀子，還有幾條人命！」

廖光遠說道：「翟堂主，你身爲丐帮堂主，應該知道丐帮帮規，可不能恃勢凌人！」

翟通典怒極反笑。「當年黑道上的『黑白雙煞』，今日居然跟我講這話，不怕笑掉別人的大牙麼？」

林祖聰忍不住道：「你……不要胡說，家師不是你說的那種人！」

翟通典冷哼一聲：「十六年前，你才有多大？你知道什麼？」

姜玉英道：「假如家師刧了你的鏢，他老人家應該十分富裕，爲何他只能粗菜淡飯地過活？」

翟通典抬起頭道：「他倆何止刧老叫化的鏢，而且刧去了無數人的錢財，他們早已是富翁！」

廖光遠沉着臉道：「翟堂主，你再胡言亂說，廖某可要逐客了！」

翟通典大笑。「今日老叫化討不到公道，便不會離開，看你們有多凶！」

畢思經道：「閣下有丐帮這個靠山，自然可以橫行霸道！」

翟通典正色道：「丐帮絕對不會恃强凌弱，只會除奸衞道！」他不再說話，標前兩步，一掌便往廖光遠擊去。

廖光遠道：「這是你們丐帮迫的，可怪不得咱們！上！」他一邊閃避翟通典的攻擊，一邊下令手下將丐帮弟子圍住。

翟通典帶來的都是五袋和六袋弟子，武功都不錯，雙方展開混戰，畢思經叫徒弟站在一旁，他抽出劍來，不打招呼，便向翟通典刺去，這一招在林祖聰師兄妹眼中，正是「玉帶圍腰」！

翟通典未加入丐帮武功已甚是了得，一柄吳鈎劍在河東極負盛名。當下他亦抽出近年極爲罕用的吳鈎劍來，往畢思經的長劍格去，左臂一翻，格開了廖光遠的一掌！

畢思經劍至中途，忽然一低，劍尖改戳翟通典膝頭，翟通典身爲丐幫堂主，自非省油燈，及時跳開！

廖尙禮也將自己的劍拋給父親，旁邊一位丐帮六袋的弟子連忙上前截住，忽然閣屋頂上傳來一陣大笑，廳裏衆人都是一怔。

廖光遠喝道：「那位高人赴臨宴會，請現身！」

笑聲停住，又送來幾句話：「白光，剛才那招是『低頭思故鄉』，在下沒有看錯吧！」

畢思經臉色一變，喝道：「你是誰？有種的請下來！」

那人說道：「錯不了，錯不了！姚遠這一招是『大漠孤烟直』，白光那一招則是『心隨長風去』！咦，這是『爐火照天地』！」

畢思經仗着劍法詭秘，爭得了上風，但他心中也明白，要勝得對方，可得有八分僥倖，那位跟廖光遠決鬥的則是長安城丐帮分舵的舵主姓蕭，他却明顯不是廖光遠的對手，才過了十多個照面，衣襟已被割裂幾次，臂上也受了輕傷！

忽然一聲尖喝，人影一閃，大廳裏巳多了一個滿面紅光，一管酒糟鼻的老者！

這位老者背後揹着一隻巨大的葫蘆，他一進廳，衆人鼻端便嗅到一股濃烈的酒氣！

廖光遠一愕，脫口叫道：「你是酒鬼！」酒鬼伍鐘是武林一流高手，行事介乎正邪之間，而且好管閒事，很多人見到他

便覺頭痛！

伍鐘哈哈一笑，說道：「沒錯，正是我酒鬼！」他雖然不是丐帮弟子，但一身油汚，手脚佈了一層汚垢，比翟通典更像乞丐！

他嘴裏說着，却向畢思經走過去，道：「老叫化，這個讓給酒鬼！」

翟通典立即閃開，橫跨兩步，接着手下跟廖光遠大戰起來。畢思經怒道：「畢某與你有何仇根？你胡說八道，妖言惑衆，是何居心？」

「你裝得倒像，要不是昨晚酒鬼看見你徒弟跟姚遠那兩個龜孫子打架，還不知道哩！」

畢思經目光一變，知道沒法再否認，長劍「刷刷刷」連攻三招，伍鐘解下酒葫蘆來，用作武器，連格三劍，也不知道那葫蘆是何物，竟然絲毫無損！

「你想知道跟酒鬼的仇麼？酒鬼有位侄兒叫伍啓宗的，是許昌的殷富，你到他家搶掠外，臨走時還放了一把火，這件事你還記得否？酒鬼今日便是要替他取回公道！」

「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畢某根本未去過許昌，又怎會去刧你那侄兒！」

「你可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酒鬼只有迫你認了！」伍鐘忽然拔開酒葫蘆上的木塞，咕嘟咕嘟地一陣牛飲，畢思經趁機發動攻勢，可惜却讓伍鐘用他成名江湖的「醉步迷踪」身法閃開。

畢思經冷笑一聲：「你有心來找碴子，爲何一味閃避，不肯露一手？」

林祖聰及姜玉英看畢思經使出的劍法，跟平日傳授的大不一樣，而且威力强了不知多少倍，都張大了咀巴，就連李英揚也看得心馳目眩。

伍鐘不再打話，酒葫蘆有攻有守，他那葫蘆巨大，好像一塊盾牌，利於守，而不利於攻，但他左手夾掌助攻，威力頗大，畢思經詭異的劍法，遇到他，威力大打折扣。

激戰間，忽見伍鐘一張咀巴，一股酒向畢思經頭腦噴出！白練似的「酒箭」，去勢旣疾，事前又沒先兆，畢思經虞不及此，大驚之餘，連忙倒退！

他退伍鐘立進，左掌五指如鈎，急抓畢思經的胸膛！

畢思經一退再退，右脚揚起，反踢伍鐘的臂彎，這一招連消帶打，不可謂不妙，然而伍鐘反應也快，只見他手腕一翻，反抓其足踝！

畢思經眼尖，慌忙縮腿，可是仍慢了一步，伍鐘五指落在他鞋上，雙方一分，畢思經倒竄一丈，伍鐘却抓住鞋子！

畢思經的鞋子一離脚，忽然飛出幾張紙來！畢思經一退之後，目光及之，大叫一聲，飛前向那幾張紙抓去！

伍鐘心頭一動，也向那幾張紙攫去，雖然畢思經先行動，但伍鐘比較近，所以仍讓他抓到兩張！

伍鐘退後看看，大聲叫道：「哈哈原來是銀票，每張三千兩銀子！好好，兩張是六千兩，連利息也夠了！哈哈……白光，咱們後會有期！」

伍鐘言畢，雙脚一頓，飛上屋頂，踏瓦而去！

翟通典忙呼道：「伍兄怎可食言，半途而退！」原來伍鐘昨夜潛入四海鏢局調查一件事，無意窺破廖光遠和畢思經的身份，心頭大喜，打消原意，及早離開。今晨見到翟通典，乃告之實情，便相約來向四海鏢局報仇。

畢思經見身份敗露，索性揮劍與廖光遠合鬥翟通典！

剛才自畢思經鞋子裏飛出來的銀票足足有七八張之多，若果以每張三千兩銀子的話，則共有二萬多両，而且尙不知他另一隻鞋子，還藏着多少！林祖聰師兄妹以前對畢思經又敬又畏，但一到四海鏢局所發生的事，令他們對師父產生懷疑，甚至有受騙的感覺。

丐帮弟子見堂主被圍住，連忙分出人手來，協助翟通典。四海鏢局裏的人和廖氏兄弟跟那幾位丐帮弟子的打鬥，現在呈膠着狀態，那主要是丐帮弟子不想傷害無辜。

剛才跟廖光遠大戰的是長安城丐帮分舵蕭舵主，他大聲道：「諸位不必替這位大盜搏命，請站在一旁，否則莫怪本帮要大開殺戒！」

廖光遠忙道：「大家不要聽他說，廖某爲人如何，你們向來了解，禮兒，到後頭請施鏢頭他們出來，丐帮雖然是天下第一大帮，但要含血噴人，上門尋衅，咱們四海鏢局也不害怕！」

翟通典大叫一聲，他虛發一掌，斜身後退：「停手！」

廖光遠揮手示意他人停止打鬥。「翟堂主又有何話要說？」

翟通典道：「姚遠，老叫化是不會含血噴人，你心裏明白，今日老叫化不想禍及無辜，三日後，咱們去城外解決！」說至此，目光轉厲。「但假如你有意逃避，老叫化便要借助敝帮的力量，天下雖大，只怕也沒你們兩位藏身之所！」

畢思經冷冷地笑道：「閣下硬要將咱師兄弟說成是黑道上的大盜，咱們也無話可說！」

翟通典怒瞪他一眼，低喝道：「走！」刹眼間那六、七個乞丐便跑個清光！

廖光遠目光在廳裏一掃，見衆人都默默不語，他冷哼一聲：「你們相信那些臭叫化的話麼？禮兒，將廳裏收拾一下！師弟，到愚兄客房來！」

畢思經目光一直沒看徒弟，他略一沉吟，便跟着廖光遠進去，廳裏衆人估計他們已去遠，便議論起來，一個姓趙的趙子手道：「俺跟總鏢頭這許多年，到今天才知道原來他武功這般高！」

廖尙禮忙道：「老趙，你們都進去吧！我警告你們，不許胡說八道，否則家父原諒你，少爺也不會罷休！」

趙子手和鏢師離開後，廖尙禮忍不住道：「大哥，你說他們……」

廖尙禮怒道：「二弟，連你也不相信爹？」

「老趙說得有理嘛，爹爲何要隱瞞武功？」

李英揚冷笑一聲：「師伯比家師好多了！若非愚兄早有所覺他藏私，下山四處學藝，今日只怕……」他望了一望林祖聰和姜玉英一眼，住口不言。（未完・一）

岳小玉傳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南宮業帶着岳小玉來到一座石牢前，倏見公孫我劍被囚在一隻大鐵籠之中，內心百感交集，但面對三道牢固之極的鐵栅，再加上二十個武士的防守，岳小玉唯有鎭定下來，南宮業要岳小玉殺死萬層樓，到時就把公孫我劍放走，岳小玉正在考慮，此時一個蒙面青衫人來到，他正是天恨幫幫主恨帝，恨帝提出一個條件，要岳小玉和南宮業對招，十招之內，贏了南宮業的話，就把公孫我劍放了，不然就得提萬層樓的腦袋來，才可放走公孫我劍，岳小玉無法，只得與南宮業對招，但十招過了，岳小玉並沒打贏，岳小玉十分失望……

撒謊誘罪過

岳小玉聽得爲之神色嚴重，道：「這就眞箇不簡單了。」

恨帝接着道：「本來，以中原武林黑白兩道的實力，絕對不比西方魔敎輸虧，壞就壞在彼此不夠團結，往往還要自相殘殺，以致給魔敎乘虛而入，不斷的白撿便宜，唉，這場江湖浩刼至今仍然遺禍未清，最少，有不少武學大師的武功，都在這場浩刼裏失傳，或者是式微萎頓，再也無法回復昔年那般光輝燦爛的日子。」

目的有所求



岳小玉道：「後來呢？」

恨帝道：「到了後來，總算是蒼天有眼，西方魔敎在中原雖然得到了不少好處，他也正因爲所得到的好處太多了，終於消化不來，演變成爲內鬨。」

岳小玉嘿嘿一笑，道：「就像是賊贜分得不勻，終於籠裏作反，大家拚個你死我活？」

「對了！就正如你說的一樣，」恨帝道：「若不是他他們窩裏反，自作孽，這魔敎在中原武林只怕還有好一段威風的日子，倘若再繼續一、二十年，那局面就眞的無法可以收拾了。」

岳小玉說道：「最後，西方魔敎撤退了？」

「不由他們不撤退，」恨帝道：「一則由於敎中連場淒厲火併，鬧得元氣大傷，二則中原武林黑白兩道高手也覰準了這個機會，展開了孤注一擲的反擊，終於把西方魔敎擊潰，狼狽地逃回波斯去。」

岳小玉一面聽，一面不住地點頭。

但實際上，他的心裏只當恨帝正在放屁！

——西方魔敎的事，他也曾經聽人說過，但却和恨帝所說的大有出入。

很明顯，恨帝澈頭澈尾都是在撒謊，目的只是在騙取岳小玉的信任。

岳小玉倒也乖巧，只是一味裝傻。

只聽得恨帝又語重深長的說道：「別人都只當敝帮具有無比野心，却不曉得當今武林最大的危機，乃是在於神通敎萬層樓那一邊，說句實話，你可曾知道，萬層樓怎會練功走火入魔？」

岳小玉皺皺眉，搖頭道：「我連萬層樓是否眞的練功走火入魔都不知道，這其中關竅，更是完全無法加以猜想。」

恨帝沉吟了一會，才道：「也罷，反正許多事情，你遲早也會曉得的，不妨就在這裏向你說個清楚：萬層樓這一次練功走火入魔，全然是咎由自取，正是自作孽，不可活！」

岳小玉眉毛一挑，道：「豈非其中還有某些不足爲外人道的緣故嗎？」

「正是！」恨帝立時應聲說道：「本來，萬層樓的武功，在當今寰宇之中，最少也是前五名以內的頂尖兒人物，這也並不是說世間上有四倆武學高手可以擊敗他，而是說最多有四個人可以跟他分庭抗禮，大家有得比一比而已。」

岳小玉爲人機靈，聞言立刻套上一句：「你自然就是這四大高手之一了。」

他是機靈乖巧，恨帝却是個工於心計的老江湖，對於岳小玉這句套話，根本就完全不置可否，只是繼續自顧自的說下去，道：「像萬層樓那樣的人物，倘若穩紮穩打，只怕三十年內都很難有人可以將之扳倒下來，但他也和絕大多數的江湖人物一樣，心中無法戒除一個『貪』字。」

岳小玉道：「貪也有很多種，有人貪財，有人貪色，貪愛杯中酒又或是貪戀權勢……」

恨帝道：「也有人諸事皆貪，總之是人心沒厭足，得一望二，得二想昇仙。」

岳小玉道：「做神仙不見得就比凡人幸福快活，這也不用再提了，萬層樓所貪者是那一種？」

恨帝說道：「此人樣樣都貪，但眞眞正正把他弄得垮下來的，却是一本武功經書。」

「一本武功經書？」

「不錯，它的名堂叫『柯魯齊伯秘笈』。」

「這名堂好古怪。」

「當然古怪，」恨帝冷冷一笑，道：「它是西方魔敎五大奇書之一，主要是講怎樣修習『五陽神功』。」

岳小玉裝做十分好奇的樣子：「既是西方魔敎的武功經書，又怎會落在萬層樓手裏？」

恨帝道：「道理太簡單了，萬層樓與西方魔敎勾搭上了，他要出賣中原武林，完成多年的夢想。」

「這豈不是數典忘宗，大大的奸賊所爲嗎？」岳小玉怒容說道。

恨帝點點頭，道：「不錯，他本來就是個爲求達到目的，做事不擇手段的大奸賊，只是，他千算萬算，不如蒼天一算，他還沒有成功地引狼入室，荼毒中原武林，本身已首先着了道兒，弄得自己半天不吊，甚至走火入魔。」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人無仁無義無廉無恥無德無是生非無法無天，落得如此下場眞乃大快人心，阿彌陀佛。」

「你明白就最好了！」恨帝沉聲道：「這姓萬的如今雖然走火入魔，但說不定經過一段時日之後，就可以康復過來，那時候再想對付他，就得大費周章，甚至是難比登天的事情了。」

岳小玉道：「如此說來，倒是事不宜遲，愈早下手愈好！」

恨帝道：「正是這樣！」

岳小玉沉吟半晌，忽然又計上心頭，道：「萬層樓勾結異邦邪妖，那是人神共憤，天地所不容的，即使我師父，也是萬萬容不了這種人。」

恨帝道：「令師忠肝赤胆，是個先天下之憂的而憂大俠，像萬層樓那樣的行徑，他自然是痛心疾首的。」

岳小玉道：「帮主能夠明白這一層就最好了，倒不如這樣：帮主且將我師父開釋，待咱們師徒聯手合力對付那個姓萬的老賊，豈不妙哉？」

恨帝却搖搖頭，一口便加以拒絕：「不行！」

岳小玉臉色倏地一變，道：「你信不過我？」

恨帝道：「非也，本帮主不肯答允，全然是爲令師安危着想。」

岳小玉大不服氣，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恨帝道：「令師已五年沒有練過武功了，而且近來精神萎縮，神態大不如前，倘若你帶着他去找萬層樓算帳，不但會害了他，而且也是你的累贅。」

岳小玉忙道：「我師父神態大不如前，全然是困着五年之故，只要讓他老人家到外面活動活動，一定很快就可以恢復當年矯健不凡的身手。」

「我不能讓你師父去冒這個險。」恨帝截然道：「況且，去對付已經走火入魔的萬層樓，絕不是人多就可以成功的，其

間成敗因素，主要還是看看你的腦筋動得靈不靈！」

岳小玉心中有氣，知道再多說也是無益，只得道：「算了，我答應便是。」

恨帝這才笑了笑，說道：「本帮主早就知道你很聰明，做事很有分寸，決不胡來。」

岳小玉心中冷笑：「連恨帝也要拍老子的馬屁了，眞是氣數！」

雖然心裏大不滿意，但表面上却還是不能不敷衍敷衍：「事情就照這麼辦，倒不如事成之後，萬層樓的腦袋又該當送到甚麼地方去？」

恨帝道：「你提着萬層樓的腦袋，帶到洛陽城內那間賭坊，交給賭坊的總管柳大麻子便可。」

岳小玉道：「我師父呢？」

恨帝道：「只要事情辦妥，你師父自然無事，大丈夫言出九鼎，決不反悔！」

岳小玉裝做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恨帝道：「你這一天開始，就得要瞧瞧你的本事了。」語畢，端起了一隻瓷杯子，又用右手食指在杯口邊緣輕輕彈了三下。

叮！叮！叮！這三下聲音，聽來很悅耳。

接着，艷艷又出現了，她盈盈地走到恨帝身邊，檢衽一禮，道：「奴婢在。」

岳小玉心頭卜卜的亂跳，暗叫道：「乖乖的貓貓弄個東，原來艷艷是恨帝的婢子。」

只聽見恨帝緩緩道：「這位岳少爺，妳要好好送他一程，記着千萬別待慢了貴賓，懂不懂？」

艷艷彎腰點頭，恭恭敬敬的說：「奴婢知道了。」

恨帝「唔」一聲，不再說話。

艷艷又向恨帝福了一福，然後才轉身對岳小玉說：「岳少爺，這邊請——」

岳小玉知道再纏賴下去，也很難在此時此地把師父拯救出來，只得暫時忍耐，跟着艷艷向廳外走了出去。

馬車早已在恭候着，車把式是一個木頭人般的漢子。

岳小玉在上馬車之前，問艷艷道：「這位老兄怎麼稱呼？」

艷艷回答：「小木人。」

岳小玉聳肩一笑，道：「這名字很好。」打個呵欠，懶洋洋地登上了車子。

× × ×

馬車駛得不快，車廂裏很沉靜，靜得幾乎可以聽見艷艷的心跳聲，就算心跳聲聽不見，最少也可以聽見她的呼吸聲。

艷艷不時看着他，過了很久，岳小玉終於忍不住說：「我這張臉又不是戲台上的大花臉，有甚麼好看？」

艷艷扁了扁嘴，好像有點委曲的樣子，隔了一會才訕訕的說：「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岳小玉揉了揉鼻子，道：「我知道，妳是在監視着老子，不讓我知道剛才那爿莊院到底是在甚麼地方。」

艷艷沒有否認，只是說：「你若知道那地方所在，對你也不一定有用，而且說不定還會帶來危險。」

岳小玉翻了翻眼，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打算！」

艷艷給他搶白了幾句，一張白白胖胖的臉漲紅了，本來好像還有幾句話想說，但這時候却已無法再說得出來。

岳小玉也不去看她，只是閉起了眼睛在打瞌盹。

但他眞能睡得着覺嗎？

當然不！他的眼睛才闔上一會兒，不久便長長的吐出口氣，又再瞪着艷艷。

艷艷的臉已側開，不讓他看得見。

愈是看不見，岳小玉就愈要看個明白，他一閃身，「霍」一聲便把身子轉到艷艷面前，同時叫道：「妳怎麼啦？」

艷艷沒有說話，她的臉還是紅紅的，頰上却多了兩道晶瑩的淚痕。

「妳怎麼哭了？」岳小玉吃了一驚，也不管甚麼男女之嫌，一伸手便向她的臉上抹去。

艷艷也沒有閃躲，只是冷冷的說：「誰說我哭了？」

岳小玉說道：「若不是哭，妳怎會流淚？」

艷艷咬着嘴唇，聲音有點顫抖：「奴婢的眼睛吹着了砂子，所以流淚！」

這分明是謊話，而且這個謊撒得一點也不高明。

岳小玉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最怕女人哭哭啼啼，當着自己的面前流淚。

「算是小岳子錯了，別哭！別哭！」

他的語氣不像是勸解，倒像是哀求。

「別管我！」艷艷忽然又擰開了身子，抽抽噎噎的說：「我只是個低三下四，跟你毫不相干的苦命女子，你的事，我本來就不配問。」

岳小玉忙道：「不！妳這話就不對了，我知道妳是個善良的女子，剛才算是小岳子大大的不對，這樣罷，我把左手卸掉下來向妳陪罪好不好？」

說着，抽出倚馬神劍，一劍便向自己的左臂直削下去。

他這一削，看來極是逼眞，只有岳小玉心裏有數，這一下子只是虛晃一招，也可說是一個賭注。

他在自己跟自己打賭，艷艷一定會阻止自己這種「愚蠢行爲」的。

果然，他一舉劍，艷艷便撲了過來搶劍，低聲叫道：「使不得？」

她這一撲，劍沒搶到，倒有大半邊身子跟岳小玉貼在一起，當然，她搶到劍也好，搶不到劍也好，岳小玉也絕不會眞的把左臂卸掉下來的。

「艷艷姑娘，是我惹妳生氣，該當受罰！」岳小玉做戲表情逼眞，仍然堅持要把一條骼臂砍掉下來，作爲贖罪。

也正因爲這樣，艷艷纏得他更緊了：「別這樣……我……我不再生氣便是。」

岳小玉大喜，哄着她的臉笑道：「妳說的話，可不許反悔。」

這時，艷艷早已給他逗得破涕爲笑，但她畢竟並非呆子，就在這一瞬間，已知道岳小玉決不會眞的把左臂砍斷。

「你好壞！」她輕輕揑了他一把。

「我怎算壞？」岳小玉自辯道：「我是個一等一的大好人，否則也不會給貴上弄得團團亂轉。」

他一提及恨帝，艷艷就緘默下來了，岳小玉瞧着她的臉，瞧得愈久，愈覺得她的樣子甜美可愛。

艷艷給他瞧得全身發毛，忍不住罵了一聲：「賊眼珠子！」

她這一罵，不但一點也不兇狠，而且還充滿嗲着嬌氣的味兒，岳小玉的骨頭登時酥軟了一大截。

他愈看愈是心頭「火起」，終於情不自禁把她緊緊擁住，又用力在她的嘴角間親了一下。

好厲害！

兩人的心都跳得好厲害！這眞是一件荒唐到不得了的事！

艷艷給他突如其來的親吻了一下，差點當場便得昏倒過去。

她想逃避，但車廂地方不大，除非她衝出車廂之外，否則，想逃避是絕不容易的。

當然，艷艷也可以一個耳括子打過去，給他兜頭淋下一盤子冷水。

但艷艷沒有這樣做。

她下不了手，也捨不得下手，而且根本就連想也沒有想到這一點。

岳小玉是個很討人歡喜的人，他要親她一記，雖然這件事情來得又快又唐突，但艷艷居然還是忍受下來了。

既是忍受，也可以說是接受。

馬車仍在行駛，但忽然間，車廂門打開了，一張令岳小玉完全呆住的臉鑽了進來……

「郭大哥！」岳小玉驚喜而呼：「眞的是你嗎？」

這人笑了：「很好，你還認得我這個倒霉的郭大哥！」

來的並非別人，赫然竟是「流水客」郭冷魂！

郭冷魂曾經中過血花蓮掌力，而且一度被認爲再也難有活命的希望，然而，不該死的人，最後還是沒有就此死掉。

最少，在五六年後的今天，他仍然能夠活着，而且神色，比當年好上不知若干倍。

馬車是行駛中的，當然，以郭冷魂的身手，即使這輛馬車正在風馳電掣之下，他要登車仍然是易如反掌之事。

但這輛馬車的車把式呢？

郭冷魂笑笑說：「老歐已把他踢下車子了。」

「老歐？那一位老歐？」岳小玉不覺一愣。

「胖胖的那個，料事如神的那個。」

「莫不是『仙上仙』歐五先生歐老前輩嗎？」岳小玉興奮得幾乎想跳了起來。

但他身在馬車之中，倘若眞的用力一跳，那麼不是他的腦袋穿一個洞，就是車頂穿一個洞。

總算他沒有跳。

可是，這輛馬車仍然難逃「撞穿一個大洞」的命運。

只聽見「蓬」然一聲，車廂前端忽然給一隻胖胖大大的拳頭猛力撞了一下，這一撞好不厲害，堅厚的桃木板登時給撞穿一個大洞。

岳小玉初時給嚇了一跳，但郭冷魂却向他微笑示意，叫他毋須大驚小怪。

郭冷魂既有此表示，岳小玉自能鎭定如常，但艷艷却已爲之花容失色，不知如何是好。

接着，大洞外面出現了一張臉，這張臉驟然看來很古怪，只見兩眼在下，鼻孔朝天，嘴巴反而在上面，但這並不是甚麼怪人，只是此人兩腿張開，低俯着腰倒轉過臉望進車廂裏而已。

「歐前輩！」岳小玉很高興地叫道。

那人哈哈一笑，也笑得很是高興。

他正是「江北仙上仙」歐如神！

五年多不見，歐如神還是老樣子，他雖然身材胖胖，但人却瀟洒，說話也很剔透玲瓏，完全沒有半點老氣橫秋的「前輩架子」。

「岳兄弟，你越來帥了！」歐如神讚道。

岳小玉却苦着臉：「這就苦也！」

郭冷魂奇道：「歐五先生說你越來越帥，却又何苦之有？」

岳小玉道：「歐前輩是倒轉着半邊身子兼倒轉着整個腦袋說話的，他老人家這樣子讚小岳子，分明是說反話！」

郭冷魂不由啞然失笑，歐如神立時呵呵一笑，道：「不是反話，不是反話，全是實話實說，童叟無欺。」

郭冷魂雙眉軒動，含笑說道：「歐五先生，你還是坐正一點，好好瞧着大路好了。」

「這話甚是，」歐如神笑道：「身爲車把式，一拳把車廂撞爛已是大大不對，倘若把車子撞到大樹上，岩石邊，更是萬萬不可以輕恕。」

話聲未落，胖胖的臉龐已從洞裏消失，專心駕御馬車去也。

岳小玉重遇故人，心中興奮之極，歐如神的出現，倒還罷了，「流水客」郭冷魂安然無恙突如其來，才是最令他爲之雀躍不已的。

但在高興之餘，心中却不免感到迷惑，忍不住問：「郭大哥，你早已知道小岳子在這輛馬車？」

郭冷魂笑了笑，半晌才說道：「你猜猜。」

岳小玉道：「千頭萬緒條條都是道理，着着皆是原因，小岳子怎猜得着？」

郭冷魂吟哦片刻，忽然看了艷艷一眼，道：「于姑娘，妳說給他知道好了。」

岳小玉更感詫異，首先看看艷艷，隨即再問郭冷魂：「你們是認識的？」

郭冷魂道：「當然認識，否則也不敢撞將進來。」

岳小玉越想越是不通，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直到這時，艷艷才朱唇啓動，緩緩道：「岳少爺，不瞞你說，奴奴已背叛了天恨帮。」

「哈，這倒是一樁好得不能再好的好事！」岳小玉聽得爲之精神一振，道：「既已背叛了天恨帮，何以還在恨帝身邊爲虎作倀？」

艷艷眼色微變，郭冷魂已首先糾正岳小玉的說話：「于姑娘絕非爲虎作倀，只是想在天恨帮裏做個臥底。」

岳小玉吃了一驚，道：「這樣太危險了！」

艷艷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岳小玉目光閃動，很認眞地瞧着她：「妳還要繼續做臥底嗎？」

「不做了，」郭冷魂代替艷艷回答：「我和歐五先生商量過了，于姑娘從今後起，再也不能躭在魔窟裏。」

「這是甚麼道理？」艷艷有點震驚地說。

郭冷魂道：「妳在天恨帮裏潛伏了好幾年，本來儘可發揮大用了，但恨帝心狠而深沉，妳根本就沒機會可以深入探察帮中大勢。」

艷艷忙道：「以後我會倍加盡力！」

「不！」郭冷魂搖搖頭。「咱們最担心的也正是這一點，妳越是盡力，就越容易露出馬脚，只要稍有半點痕跡顯現，恨帝還會輕易地把妳放過嗎？」

艷艷道：「就可以倍加盡力，也倍加小心！」

郭冷魂道：「咱們都知道，妳是個十分謹愼的人，但這幾年來，江湖上的形勢，巳漸漸起了很大的變化。」

艷艷說道：「這些變化，跟我有關係嗎？」

郭冷魂道：「當然有，而且關係還十分重大。」

艷艷吸一口氣，道：「郭堡主，我不懂，眞的不懂。」

郭冷魂道：「妳當然不懂，但我現在就告訴妳知道：氣血門巳在妳三舅父不斷奔波之下，逐漸重新整頓了形勢，如今百事不缺，就只欠一個掌門人！」

「氣血門？」岳小玉一愣：「江湖上有一個氣節帮，我是早巳知道的，怎麼原來還有個氣血門？」

郭冷魂點了點頭，說道：「氣節帮與氣血門，原本同出於一脈，其後始分爲南、北二宗，南宗是氣節帮，而北宗就是氣血門。」

岳小玉「哦」了一聲，又問道：「氣血門現在連掌門人也沒有嗎？」

郭冷魂說道：「不錯，在十年前，氣血門跟東北六樹會結下樑子，終於雙方發生劇烈爭殺，弄得兩敗俱傷，形勢極之不妙。」

他說到這裏，長長的嘆了口氣，接道：「于姑娘的父親，就是氣血門的掌門，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正氣鐵血大將軍』于老大。

「于老大是一條硬漢，他與六樹會結下樑子，其實只是爲了抱打不平，爲一個窮朋友討個公道，那知事情擴展下去，變成燎原之火，一發不可收拾。

「那一役，六樹會和氣血門都是傷亡慘重，于老大也受了極嚴重的創傷，雖然還可以活下去，但是一身功力巳然大打折扣。

「激戰過後，于老大平心靜氣檢討得失，在此之前，他一直過着快意恩仇，大杯酒大塊肉豪放不羈的生活，眞是沒有一天可以讓自己安靜下來。

「就在這段由燦爛趨於極度平靜的時刻裏，他對一個人動了疑心——」

「是不是那個窮朋友？」岳小玉快語而出。

「對了，令于老大起疑心的人，就是那個窮朋友，因爲自從大火倂後，他這個窮朋友就不再窮了，不但不窮，而且還悄悄地移居江南，斥鉅資建造了一座很華麗的大屋子。

「本來，每個人都可以忽然發大財的，但無論怎樣發財，都會有一定的原因，于老大絕不是嫉妒朋友忽然變成暴富戶，但總覺得事情有點可疑，便派人暗中查個究竟。

「一查之下，乖乖的不得了，原來他這個窮朋友給六樹會逼害，其實只是個陷阱！」

岳小玉一怔，道：「甚麼陷阱？」

郭冷魂說道：「這個陷阱，不但用來害氣血門，也用來害六樹會，其實，自始至終只是這個窮朋友在暗中攪鬼，目的是要從中挑撥離間，燃點起兩帮派的仇殺怒火。」

岳小玉悚然道：「這厮簡直是狠心狗肺，他媽的全不是人！」

郭冷魂道：「于老大查出眞相後，當場氣得吐血，說句難聽的笑話，那時候他又生氣又吐血，倒像是替『氣血門』大幌招牌。」

這笑話就算不難聽，也很悲涼。

悲涼的笑話，自然令人無法笑得出來，艷艷聽到這裏，更是差點想哭了。

郭冷魂嘆一口氣，才自緩緩接道：「于老大最氣憤，也最難容忍的，就是這一樁事情害死了氣血門衆多弟兄，到頭來一查之下，却是個個都做了不明不白的寃鬼，于老大爲人極重義氣，自己的生死榮辱，成敗得失怎樣，也還罷了，這次害得門下弟子、手足萬刼不復，無論如何都不能就此了了。」

岳小玉道：「當然不能就此了了。」

郭冷魂道：「半年後，于老大傷勢漸漸復原，雖則武功大不如前，但要對付那個挑撥離間陷害兩帮人馬的奸賊，自信還是綽綽有餘，再加上找到了三個肝胆相照的江湖朋友相助，要與師問罪，應該是沒有甚麼困難的。

「於是，四人約定，在中秋佳節晚上動手，其時，那奸賊巳儼然巨賈豪富一般，府宅之中除了如雲婢僕之外，還有七八個護院武師，其中領班人物，更是一間鏢局的老鏢師，一手拳脚功夫相當厲害，暗器本領也是出了名的，但在于老大一行四人眼中看來，自是雕蟲小技而巳。

「那知到了晚上，四人摸黑潛入宅院，雖然很輕易就闖過這些護院武師的攔截，但却給一個青衣艷婢殺得落花流水，于老大原本死拚不走，最後却還是給同伴拉扯着狼狽逃離。

「這一次，于老大雖然保住了性命，但所受的打擊也更加嚴重了，就是這樣，這位「正氣鐵血大將軍」病倒異鄉，終於一病不起，死在白楊鎭上。

「于老大一死，氣血門看來也巳氣數盡矣，但冥冥中自有主宰，兩年之後，于老大的一個金蘭義弟從雲南歸來，一知此事，立刻明查暗訪，誓雪此深讎大恨。」

郭冷魂說到這裏，目光一轉凝視着艷艷：「妳還記得巢二叔嗎？」

艷艷點頭不迭：「怎會不記得，從前，每逢我生日，他都送我一串珍珠。」

郭冷魂道：「妳記得就好了，妳自小就很喜歡珍珠，而巢二叔送給妳的每串珍珠，都是千金難求的寶物。」

「那時候，我年紀雖然還很細小，但巢二叔對我關懷備至，我至今還是沒有忘記的。」艷艷由衷地說。

岳小玉牢牢的盯了她一眼，心想：「小岳子也會對妳關懷備至，妳日後是否也不會忘懷？」

他在胡思亂想，郭冷魂又巳接着說：「妳這位巢二叔，爲人精明，武功比妳爹還高，當年他悶聲不响跑到雲南，乃是爲了另一件江湖上的過節，那知道等到事情辦妥後，氣血門這邊巳發生了一場可怕的浩刼。

「巢二叔跟妳父親一樣，極重江湖義氣，氣血門發生了這樣的慘案，他自然要追查到底，經過一番功夫，他終於查出，那奸賊陷害氣血門及六樹會，乃是受了另一個神秘帮會指使，以是事成之後，那奸賊得到了極多好處，才會在一夜之間成爲暴發戶。

「巢二叔跟妳爹不同之處，就是血氣雖熱，頭腦却極冷靜，他從不輕舉妄動，不到時機成熟，決不輕率動手打草驚蛇。

「於是，他一方面等待時機，另一方面却暗中重組氣血門，他不能讓于老大的一生心血，就此付諸東流，萬刼不復。

「那時候，妳巳潛入天恨帮，爲布公子做個臥底——」

一聽到「布公子」這三個字，岳小玉的眼睛立刻亮了。

「布公子？是那一位布公子？」

「是你認識的布狂風！」

「是他！」岳小玉一聽之下，不禁爲之精神大振，道：「旣是布公子的決定，就一定錯不了！」

郭冷魂點點頭，道：「爲布公子做事，可說是一種殊榮。」

岳小玉高興地笑了起來：「連你也是這麼說？」

郭冷魂道：「事不離實，這幾年來，布公子巳成爲江湖中一股力量的主宰。」

岳小玉道：「布公子很能幹，做事極具魄力，許多人都很欽佩他。」

郭冷魂道：「你說得半點也不錯，沒有布公子，當今武林的形勢只怕更加不堪想像。」

岳小玉道：「雖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有布公子那樣出色當行的人材料理大局，成功的機會就一定大大增加了。」

郭冷魂沉吟一會，說道：「布公子用人唯材，頭腦靈活，那是誰都沒兩句話好說的，當年他派于姑娘到天恨帮做臥底，事前巳做足了準備功夫，十居其九不會出甚麼岔子，但到了如今，形勢却又大有不同……」

艷艷吸了一口氣，說道：「怎麼不同法？」

郭冷魂道：「布公子的意思，是凡事要向大局着想，決不能單憑個人一時好惡，或者是全爲一己私怨妄作妄爲。于姑娘潛伏天恨帮數年了，雖然無過失，却也沒有任何重大的建樹，可說是變成了一着閒棋——」

「俗語有云：『死棋肚裏出仙着』，」岳小玉道：「說不定艷艷這一着閒棋，會到了最危急關頭，才發揮最偉大的威力。」他若說「最大的威力」，也還罷了，偏偏却又加多一個字，變成「最偉大的威力」，郭冷魂也不禁爲之聽得一陣失笑。

艷艷却笑不出來。

郭冷魂一陣失笑之後，接道：「話雖如此，但事至如今，巳不是可以繼續等待下去的時候。」

岳小玉一怔，道：「布公子打算怎樣了？」

郭冷魂道：「一步一步的來，旣不胡亂冒險，也不肯做個怕事的縮頭烏龜。」

岳小玉點頭不迭，道：「做事最妥當之方法，莫過於此。」

郭冷魂目光一轉，凝視着艷艷，道：「妳要重回氣血門，協助三舅父和巢二叔，這兩人都是氣血門的大功臣，若論資歷，任何一人都可以成爲氣血門的掌門。但他們都不會做，這個位子，無論如何都要由妳來担當。」

艷艷道：「就只怕門檻內的兄弟都會不服。」

「恰好相反，」郭冷魂道：「除了妳之外，誰去做這個掌門，門下弟子才會大大的不服。」

艷艷道：「是因爲先父的緣故？」

郭冷魂點頭，道：「不錯，在他們眼裏，氣血門掌門的寶座，該由于家世襲相傳下去，否則一定會導致衆叛親離，全盤崩潰。」

岳小玉皺眉抓耳，道：「這就不怎麼妙了。」

郭冷魂一怔，道：「如何不妙法？」

岳小玉道：「艷艷姓于，由她來做掌門，那是誰都沒話說的，但到了下一代又怎樣？」

「下一代？」郭冷魂又是一愕。

岳小玉笑笑道：「到了下一代，恐怕就不是姓于的了！除非艷艷嫁給一個也是姓于的丈夫，那麼生下來的小寶貝才會姓于。」

艷艷給他說得滿臉脹紅，不由氣鼓鼓的說：「我不嫁，姓不姓于的都不嫁。」

岳小玉搖頭不迭，道：「不嫁更不可以，這一來，就連下一代都沒有了，怎生使得？就算妳不在乎我不在乎，妳在九泉之下的老父也會大罵女兒不肖，害得于家從此以後絕子絕孫！」

艷艷說他不過，一張臉更加紅到不得了。

岳小玉看見她這種又羞又急的神態，不禁心中大爲讚賞：「美人終歸是美人，正是一顰一笑，無處不美，無處不使小玉哥如痴如醉，哈哈，面對着如此美眷，眞是人生一樂事也？」

郭冷魂瞧見岳小玉如此捉狹，一時湊興，便道：「照你看，怎樣才算是高明之策？」

岳小玉道：「嫁一個忠厚、老實、大方得體的老公！不管他不姓于都可以，總要兒子生下來，跟他的娘親和外公姓于便行。」

郭冷魂「哦」一聲，道：「這也是個辦法，如此一來就算艷艷嫁的丈夫姓岳，那也沒有甚麼相干了。」（未完・卅六）

天壤一劍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青奉姜老夫子之命邀請武當、華山掌門，少林風和尚於重陽到五老峯赴會，總算圓滿達成任務，將此行經過詳細向歐一峯滙報。歐一峯見凌千青、畢秋雲等對此行目的尚未十分清楚，便將對付天山三怪和五行山五魔的辦法和意義說明，然後安排他們一男五女於重陽節前趕到廬山看山廟住下，等候他和姜老夫子等人……凌千青和她們於初三日到看山廟，遇到了何眞眞帶引陰山一魔銀髮婆婆也來此寄住，留難凌千青，廟主持金羅漢和她比武賭輸贏，她依諾言不參加重陽之會離去。姜太公和木劍道人、乙青道長、歐一峯已赴會來了……

一劍消仇恨　恩怨各分清

乙青道長道：「姜前輩，天山三怪和五行五老都不易對付，你老想必已胸有成竹了？」

「唔！」姜太公一手摸着花白鬍鬚，微微一笑道：「五行五老，只是生性剛愎，生平尚無大惡，對付這五個人，老夫已經有了腹案，不用諸位出場，至於天山三怪，生性兇殘，是左道中的兇人，咱們這次可就不能讓他們再有一個漏網了。」

乙青道長稽首道：「貧道但憑前輩差遣。」

姜太公道：「時間不早，這幾個小娃兒都該去休息了，咱們到老和尚那兒去談吧！」

於是由老和尚引着姜太公、木劍道人、乙青道長、歐一峯四人，往後進禪房而去。

第二天，華山派掌門人商子畏也帶着兩個門人趕來。

現在只有一個人還沒有來，那是少林寺的瘋和尚風大師，不過他親口答應來的，自然一定會趕來的了。

兩天時間，一晃眼過去。

重九佳節，敬老尊賢，本是登高的日子。

但今天五老峯這個登高大會，却是武林正邪存亡絕續之會。

同樣登高，意義各殊！

五老峯的第三個峯頂，正好是一片平台，由仙女廟觀主魔手天尊朱九通率同門人，早已在峯頂東西兩邊搭了兩個遮陽的布篷，放好一、二十個蒲團，準備給與會的人臨時休息之用，也派了幾個女弟子供應茶水。

因爲這重九大會，是仙女廟發起的，他們自然是主人了。

主人，當然要到得早些，因此由斗姆爲首的這一幫人，辰牌時光，就已抵達峯頂，坐到了東首的棚下，西首一個棚，留給姜太公等人。

巳牌時光，姜太公一干人離開看山廟，一路朝五老峯而來。

這一行人由姜太公姜竹坡爲首，看山廟主持金羅漢大通大師，木劍道人，武當掌教乙清道長，華山派掌門人商子畏，南海門掌門人歐一峯。

門人有凌千青、聶小香夫婦、沈若華、畢秋雲、管秋霜、田玉燕、武當門下八個藍袍道人，和看山廟的小沙彌。

一行人剛到峯下，就看到兩個身穿青色勁裝的漢子站在入山小徑上，看到姜太公等人朝山徑行來，立即迎上前來，抱抱拳道：「來的可是參加大會來的姜老夫子麼？」

姜太公含笑道：「正是老夫。」

兩名漢子神色恭敬的道：「那就請上止了。」

他們自然是朱九通的門徒，奉派在此守着登止小徑的人，若非參與大會之人，就得一律擋駕了。

姜太公一行人魚貫登上峯頂，便由兩名一色綠衣的少女迎了上來，躬身道：「諸位是姜老夫子的人了，請到西棚休息。」說完，就走在前面引路，把一行人領到西邊棚下，躬身道：「委屈諸位，峯高路險，不好搬運坐椅，只好請諸位在蒲團上休息了。」

姜太公含笑道：「這樣很好，多謝兩位姑娘了。」

兩個綠衣少女又端上一把茶壺和十幾個茶碗，說道：「諸位請用茶水。」

放下茶壺茶盤，才行退去。

姜太公舉目看去，東首棚中，已經坐了不少人，除了身爲主人的斗姆，和她門下魔手天尊朱九通、勾魂娘子柳鳳嬌、黑衣魔女何眞眞之外，還有不少三山五嶽的人，自然是他們師徒邀約來的了。

姜太公最注意的是坐在最前面一排的八個人，那就是天山三怪和五行五老了！

天山三怪一樣的蟹青臉、濃眉大眼、雙顴突出，頭戴皮帽，身穿一式羊皮襖，足上穿一雙烏拉草編織的草鞋，胸口掛一串骷髏念珠，中間一個看去年歲較大，已有七十以上，左右兩人，和他相差也不過三四歲光景。

因爲這三人服裝怪異，就顯得十分突出。

在這三人右邊，則是五行五老，五個身穿及膝黃衫的矮小老人，每人頷下都留了一把雪白的山羊鬍子，相貌雖然有些不同，但因打扮得一模一樣，看上去也很顯眼。

武當乙青道長低聲道：「要來的果然全來了！」

華山掌門商子畏笑道：「這樣也好，經此一會，武林中大概可以太平上二、三十年，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東棚斗姆看到和姜太公同來的人中，還有木劍道人和金羅漢大通大師，臉上不禁變了顏色。

但她身爲主人，不得不站起身來，舉步走出，朝姜太公拱了拱道：「今天得崇姜前輩，金羅漢大師、木道長等諸位準時光降，老身至感榮寵……」她目光一轉，續道：「咱們此次重九之會，原是因爲關外紫衣帮的人大舉騷擾中原，是我門下朱九通和紫衣煞神霍天生訂下了今日之會，那知紫衣煞神居然不守江湖信義，明的訂下了日期，暗中却傾巢出動，夜襲仙女廟，這一役，雙方當然死傷狼藉，損失慘重，但他紫衣帮從霍天生到小嘍囉，也差不多全數被擒……」

她口氣一頓，接下去道：「怎知姜前輩竟然派人持他昔年符令，要小徒朱九通放人，小徒不得已就向老身請示，老身覺得姜前輩也許誤信人言，致有此誤會，那時離重九已是不遠，索性邀請姜前輩蒞會，俾可說明原委，解釋誤會……」

接着又道：「還有，就是多少年來，有些私人恩怨，過節未了的，也好在這次大會中提出申訴，能够化解的，當然以能化解最好，不能化解的，也可求一合理解決，這就是這次重九大會的目的，老身向諸位作簡單的報呈，請諸位與會來賓多多指教。」

她話聲一落，東棚中人紛紛鼓起掌來，西棚自然也鼓掌如儀。

姜太公站起身來，走出棚外，含笑抱拳道：「大家都是江湖同道，也是今天重九大會的來賓，自然不用分東棚、西棚了，斗姆是魔教中傑出的一位，數十年來，江湖上也沒有人因她是魔教而稍加歧視，所以有人說今天這場大會，是正邪比武大會，是不正確的，不用說武功了，武功根本沒有邪正之分，就是學道求仙，也並沒有邪正，妖魔精怪一樣可以修成正果，神仙犯了戒律，一樣難逃天刼，老朽這樣說，是替咱們今日這個大會正名，會者，是調和不同意見，而成爲共同的意見，這才是今日大會眞正的目的。」

大家聽到這裏，就紛紛鼓掌。

姜太公又道：「至於今天會中有多少件恩怨過節，大家不妨一件件提出來，由大家來決定，務求公正合理而後已，最後老朽代表咱們西棚的人，向主人致謝。」

說完，又抱了抱拳，徐徐退下。大家又鼓了一回掌。

木劍道人站起身來，走出布棚，向大家打了個稽首，說道：「第一件，由貧道向大會提出，那是一件複雜兇殘的仇殺案，有兩家孤兒要討還兩家數十口血債，要請大會主持公道。」

他說到這裏，伸手一招，凌千青、管秋霜立即雙雙走出。

木劍道人一指兩人道：「他們兩人一個是小徒凌千青，一個是姜前輩的記名弟子管秋霜管姑娘……」

凌千青、管秋霜隨着他的話聲，向大家躬身爲禮。

木劍道人續道：「小徒凌千青的尊人，說起來大家也許知道，就是金翅鵬凌千里，他和管姑娘的尊人雲中鶴管崇墀，斗姆道友門下柳鳳嬌的丈夫潘河東，原是結義兄弟，有一年，潘河東爲了覬覦一個告老京官的一顆夜明珠，竟然一夜之間，殺死事主全家一十七口，連三歲孩子都不肯放過，事後凌千里和管崇墀眼看三弟如此喪盡天良，責他投官自首，潘河東不但不聽勸告，還使用歹毒暗器，企圖滅口，終於被兩人拿下，如果送官究辦，他殺害一十七條人命，就得凌遲處死，潘河東自知已無生理，要求給他一個痛快，才點了他死穴，這件事，凌、管二位施主，顧念手足之情，也顧全了大義，照說應該就此了

結了……」

他雙目兩道湛湛神光，一掠斗姆右首的柳鳳嬌，續道：「那知柳鳳嬌不想她丈夫咎由自取，懷恨凌、管二位施主，在十年之後，不但在貧道居住的茅山脚下，殺害凌千里，又趕去凌家莊施展毒手，幸而貧道要小徒趕去凌家莊保護，才算沒有全遭毒手。繼而又趕去管家莊，殺害全莊二十八口，因爲柳鳳嬌是斗姆門下，這件事才由貧道代爲提出，請大家公决。」

說完又打了個稽首，和凌千青、管秋霜一起站到邊上。

柳鳳嬌氣得滿臉通紅，尖聲道：「我是婦道人家，不懂什麼大義小義，也並不知道我丈夫做了什麼喪盡天良的事，我只知道我丈夫給他兩個結義哥哥害死的，女人丈夫就是天，有人害死我丈夫，我自然要替丈夫報仇，這有什麼不對？」

木劍道人打了個稽首，道：「這是女施主理由，但對與不對，自有大會公平處理。」

斗姆起身道：「鳳嬌，妳退下來。」

柳鳳嬌應了聲是，緩緩退下。

斗姆抬頭道：「老身是柳鳳嬌的師父，對這件事老身也有一個看法。」

木劍道人道：「願聞其詳。」

斗姆嘿然道：「即使依道長方才所言，潘河東做了喪盡天良之事，他兩個結義哥哥取了義弟的性命，似乎是天經地義之事，那麼潘河東的妻子，一個未亡人，爲了報雪夫仇，十年苦練，替夫報仇，自然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了，她在凌、管二莊多殺了幾個人，那是她積十年錐心刺骨之痛，加上點利息，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木劍道人聽得不由一呆，打了個稽首道：「斗姆名動武林，又是今日這場大會的主人，如是今日這一大會，不能主持公道，那就什麼也不用說了。」

斗姆冷哼一聲道：「武林中本來就是强者爲勝，沒有公道可言，大家今天上五老峯來，難道眞是坐下來談道理的麼？」

管秋霜雙眉一挑，大聲道：「照妳說，那麼凌大哥和我替父報仇，更是天經地義了，那好，妳叫柳鳳嬌這萬惡賊人出來受死！」

斗姆臉色一沉，嘿然道：「小丫頭，妳敢對我如此說話？」

管秋霜道：「今日這場大會，正如妳所說，强者爲勝，不用講什麼道理，我要妳叫姓柳的賊人出來，咱們在武功上討公道，這有什麼不對？」

「這樣也好！」斗姆獰笑道：「今天大家就有仇報仇，有怨報怨！」說到這裏，回頭道：「鳳嬌，人家跟妳叫陣，妳就讓她報報仇看？」

柳鳳嬌一手提劍，俏盈盈的走出，朝凌千青、管秋霜兩人掃了一眼，冷笑道：「你們兩個是不是一起上？」

凌千青看到她，不禁目眥欲裂，「錚」的一聲抽出青藤劍，厲聲道：「對付別人，我和管妹子也不用兩人齊上，但妳是咱們凌、管兩家的殺父仇人，我和管妹子不能誰讓誰先出手，自然是只有兩人同上了。」

柳鳳嬌舉手輕輕抹了下鬢髮，點頭道：「你們兩個，那就一起上吧！」

就在此時，凌千青耳邊突然響起黑衣魔女何眞眞的聲音說道：「凌大哥，小心她的『無形勾魂毒』，快先服了解藥再和她動手。」

凌千青心中大是感激，目光朝何眞眞投去，暗暗點了下頭。他吃過柳鳳嬌施毒的虧，在出場以前，已把何眞眞給他的解藥分給管秋霜，早已含在口中了。

管秋霜怒喝道：「柳鳳嬌，父仇不共戴天，咱們不用客氣了！」手中誅神軟劍刷的一聲，分心就刺。

凌千青同時大喝一聲：「柳鳳嬌，看劍！」一道青虹疾劃而至。

柳鳳嬌知道這兩人一個是木劍道人的門下，一個是姜太公的記名弟子，這一戰，自己等於代表了師門，若是殺了兩人，不但永絕後患，師門的聲譽也隨着就凌駕姜太公和木劍門之上了。

因此她在未出手之前，就先使出「無形勾魂毒粉」來，而且這次使的毒粉，比平常要淡、要輕，要過了盞茶光景，才會漸漸發作，這樣就可絲毫不着痕跡了。

她當然也算準了的，以她的武功，也足可和兩人打上三五百招，不分勝負，只要過了盞茶工夫自己劍勢一緊，他們功力逐漸減退，豈非正好？這時眼看兩人揮劍攻來，她不慌不忙手腕連揮兩揮，細長長劍漾起兩道劍光，呼呼兩聲，迎擊出去。

三人這一交手，當眞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凌千青展開「木形劍法」，一支長劍青芒如電，收發如風，記記都向柳鳳嬌要害下手。

管秋霜連最厲害的一記祭起誅神劍，都不願意使出來，使出來的却是姜老夫子敎的另一套劍法「金蓮劍法」，一柄軟劍施展開來，有如朶朶金蓮，劍勢的確奇幻無比！

她爲什麼不祭起誅神劍來呢？

說得簡單一點，長劍脫離了手，縱然威力極强，可以把柳鳳嬌誅殺；但總不如手中拿着長劍，刺進柳鳳嬌心窩來得痛快，實在這仇恨太深了，非手刄她不可，擲起長劍，以氣馭劍，總有虛無飄渺之感，還不如使「金蓮劍法」實實在在，一旦得手，自己要刺她幾劍，就刺幾劍。

當然，凌千青也有一記絕招——「天壤一劍」！威力之强，絕不在管秋霜祭起打神劍之下，他沒有施展出來的原因，自然也是和管秋霜沒祭誅神劍是一樣的心意了。

兩人這一展開劍法，就好像把柳鳳嬌當作了競爭目標，看誰先把長劍刺進她的心窩去。

柳鳳嬌是斗姆門下的二弟子，隨侍斗姆有二十年之久，武功自非泛泛，此時以一對二，也使出了魔敎中最上乘的「天魔劍法」來，一支細長長劍，劃出一圈圈的精光，在劍光圍繞之中，化作種種天魔舞狀，看得會使人精神恍惚，目眩頭昏！

這一戰，也吸引住了東西兩棚中人，凡是上五老峯來的人，誰都是大行家，眼看三人使出來的劍法，各具神妙，各有玄奧，幾乎不相上下。

不，那是凌千青、管秋霜兩人劍上造詣和臨敵經驗不如柳鳳嬌之故，如以劍法本身而言，自然是「金蓮劍法」和「乙木劍法」高明多了。

但就算凌千青、管秋霜和柳鳳嬌有同樣的造詣，也未必會贏。

因爲兩人的劍法縱然高明，那是正正派派的劍法，柳鳳嬌使的「天魔劍法」，是邪派劍法中最邪派的劍法。

一般人所稱的邪派劍法，一種是劍上暗蘊陰功，藉雙劍交擊，傳到對方身上，使對方因中了陰功，而失去戰力，這是較上乘的。

另一種則是劍法詭異，出手狠毒，所取部位是正派中人不屑取的，江湖上黑道中人，所使的劍法，大概屬於這一類。

但魔敎「天魔劍法」並不如此，這套劍法，完全以「天魔舞」爲基礎，同樣一套「天魔劍法」，男弟子和女弟子使出來，就完全不同，這所謂不同，並不是劍法招式有異，而是男女的身形舞法大不相同，男天魔的舞法以陽剛爲主，舞起來像一陣龍捲風，飛揚跋扈，可以使天地無色，日月無光。

女天魔的舞法以陰柔爲主，舞起來明是魔女，也變成了仙女散花，妙曼輕盈，使你看得目迷五色，心旌搖晃，難以自主。

在動手鬪劍之時，出生入死，稍有一劍之失，就可血流五步，伏屍一人，在這種緊張關頭，它能使你看得目迷神眩，豈非邪門劍法中最邪派的劍法？

三人這一戰，當眞劍光繚繞，劍氣騰空，好不凌厲？

柳鳳嬌計算時間，已有一盞茶的光景，不覺左手朝凌千青招了招，嬌聲道：「倒也，倒也！」

凌千青和管秋霜聯手，各自展開劍法，以兩敵一，依然無法佔得上風，此時忽見柳鳳嬌招着手，說什麼「倒也倒也！」心頭不覺一動，暗道：「自己已經服了解藥，所以不懼她的『勾魂無形毒』，如果不服解藥，大概這時候應該發作了，自己何不給她來個將計就計？

一念及此，口中大喝一聲：「妖婦，你在唸什麼鬼畫符？」

一招「橫槊中流」，橫劍平推出去。

這一招他在前半招用上了十成力道，劍風嘶然，勁道極猛，但劍勢推出，後半招却減去了五成力道，頓時有後力不繼之象，人也跟着一個踉蹌，往地上跌撲了下去。

柳鳳嬌覩狀大喜，但因還有一個對手，揮劍急攻，無暇顧到凌千青，只是長劍揮舞，和管秋霜搶攻，一面左手連招，嬌笑道：「妳也倒下去吧！」

原來她施展「勾魂無形毒」；等到對方將要發作之際，左手再彈出一些毒粉，方能取內外夾攻，以收引發之效，她這左手連招，正是暗中又彈出了毒粉。

黑衣魔女何眞眞看得心頭大駭，沒想到凌千青竟然沒有預服解藥，才會又着了她的道。

這大吃一驚的當然不止是何眞眞一個，聶小香、沈若華、畢秋雲、田玉燕等人那一個不是一顆心直跳到喉嚨來？這幾位姑娘不覺全部準備縱身掠出。

只聽姜太公的聲音喝道：「妳們不許妄動！」

管秋霜驟覩凌大哥倒下，心頭一急，此時只好全力搶攻，才能把柳鳳嬌纏住，其他的人才能奔出來把凌大哥救走。

就在此時，耳中聽到凌千青「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妹子速祭誅神劍，好使妖婦注意上面。」

管秋霜聽到大哥的聲音，心頭一喜，口中一聲嬌叱：「妖婦看劍！」

她右臂一振，立即把細長的長劍祭起在空中。

柳鳳嬌早已聽說過管秋霜祭起「誅神劍」的厲害，自然不敢稍微大意，右手細長的長劍當胸直豎，目注管秋霜祭起的長劍，在頭上緩緩下落。

這一段說話來較慢，其實只是凌千青跌撲在地的一瞬間事。

柳鳳嬌以爲凌千青中了自己勾魂毒，已經倒地，就不足爲慮，這時耳中突聽師父的聲音喝道：「鳳嬌，小心！」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凌千青撲倒下去的人，突然身子橫滾，一道青虹貼地飛起，使的一招「平地波濤」，劍光像波濤般席捲過去。

柳鳳嬌聽到師父的警告已經遲了，但覺雙足齊膝一涼，已被凌千青的劍光橫掃而過，口中方自「啊」了一聲，人也砰然跌墮下去！

管秋霜祭起的誅神劍也在此時像電光般一閃，筆直劈落，柳鳳嬌雙足被削，身形堪堪下落，劍光已經落下，把她一個身子齊中劈成兩爿。

凌千青點足而起，揮手一劍，劍光又又從她齊腰截過，血雨飛洒，濺得他一身是血！

凌千青、管秋霜收好長劍，雙雙朝南跪下，叩頭道：「爹爹在天之靈，孩兒（女兒）已經給你老人家報了大仇了！」

斗姆眼看徒兒喪生在兩人劍下，氣得白髮飛揚，一張臉鐵青得可怕，但這是方才自己說過，有仇報仇，有怨報怨，沒有理由可以發作，只得强忍一口氣，暗以「傳音入密」朝排敎巫氏兄弟道：「你們可以出塲了！」

那巫元、巫亨兄弟一個被管秋霜削斷左腕，一個被凌千青以「天雷指」震廢右臂，聞言雙雙縱身掠出，朝凌千青、管秋霜飛撲過去，一個口中喝道：「小子拿命來！」

一個喝着：「小丫頭接着了！」

人還未到，巫元一記「鎖心鎚」朝凌千青後心擊落，巫亨也使了一記「黑煞爪」朝管秋霜當頭抓落。

（「鎖心鎚」是排敎陰功之一，並非眞的鎚，但厲害之處，和眞鎚更有過之，擊中人身，專破內功，震內腑，如中後心，就無藥可救。）

凌千青、管秋霜報雪大仇，正在向天哭拜之祭，自然不防有人飛撲突襲。

木劍道人方才和斗姆答話，後來雙方動上了手，他怕柳鳳嬌不敵之時，斗姆會橫裏出手，是以並未回座，只是負手站在布棚右首，此時眼看兩人飛撲而來，各使排敎陰功，驟下毒手，不覺長眉一掀，低喝一聲：「善哉、善哉，二位和小徒有仇，也應該明槍交戰，怎可驟下殺手？」

右手大袖輕輕一揮。

他手創木劍門，一生練劍，舉手投足，都是鋒芒如劍，這大袖輕輕一揮，旁人雖然看不出異處，但巫元巫亨兩人，頓覺有一道森寒無比的劍氣，像浪潮一般朝身上捲來，心頭一驚，急忙使了一記「千斤墜」身法，往下沉落，雙脚落到地上。

這時歐一峯巳經站起身從棚下走出，含笑道：「二位巫兄，你們要找的該是歐某，和凌老弟、管姑娘無關。」

巫元目射兇光，大聲道：「如何無關？咱們兄弟一條右臂，就是被這小子和小丫頭廢去的，咱們兄弟有怨報怨，有仇報仇，先找他們兩個，再找你姓歐的算帳，這也沒錯。」

巫亨厲聲的道：「姓歐的，你先退到邊上去，咱們非收拾了這小子和小丫頭不可。」

歐一峯大笑道：「事情皆由歐某而起，你們要找也只管找歐某好了。」

這時東棚又走出一個頭盤小辮，身穿灰布夾襖的矮小老頭和兩個一身黑衣的漢子，走落場中，點頭笑道：「巫元、巫亨，既然歐老哥把事情都攬了過去，咱們就向他算算舊帳也好。」

此時凌千青、管秋霜也早巳雙雙站起，木劍道人徐徐說道：「徒兒，你們退下來。」

兩人聞言退入了西棚。

歐一峯目光一注，連忙抱拳道：「原來向總舵主也來了，如此正好，兄弟昔年和貴教一段公案，有向總舵主到場，就好公平了結了。」

原來這矮小老頭正是名震長江上下流的排教總舵主向秩然，隨着他走出的兩個黑衣人自然是排教高手無疑。

向秩然嘿然道：「排教一向不以江湖門派自居，也從不捲入江湖是非之中，向某今日參與這一大會，就是因爲風聞歐老哥重出江湖，卻又聲言要向本教巫家尋仇，本教嚴禁教友，從不和江湖各門派有過過節，這可不是排教怕事，而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因爲老朽覺得今日非來不可，有什麼過節，也可以在大會中解決。方才主人斗姆巳經明白表示，今日之會，有仇報仇，有怨報怨，歐老哥練成了『天雷指』，正是尅制本教的功夫，老朽不才，倒想領教領教你歐老哥的『天雷指』神功，看看能否把咱們排教趕盡殺絕？」

歐一峯聽到不覺一怔，他這口氣，好像自己重出江湖，就要專找排教的晦氣，要把排教的人趕盡殺絕，這話自然是巫元、巫亨加油加醬編造的了，攛掇向秩然向自己來評理，所謂評理，最後又往往訴之於武，強者爲勝。

心念一動，不覺抱抱拳道：「向總舵主這是聽什麼人說的？」

向秩然說道：「誰說的都是一樣，歐老哥既然重出江湖，咱們排教總該找你算算舊帳，這總沒錯吧，不然傳出江湖，還當咱們排教懼怕了你歐老哥的『天雷指』了。」

歐一峯抱抱拳道：「向總舵主若非輕信人言，怎麼會說出歐某從未說過的話來，再說二十年前，歐某激於義憤，殺了貴教一位長老，但歐某把他本命神符送回貴教，巳蒙你向老哥的諒解，通令貴教門下，不准尋仇，可有此事？」

向秩然點點頭，道：「排教做事，是非分明，那是巫紹先（巫元、巫亨之叔）的不對，向某自然不准本教門下再有人尋仇了。」

「哈哈！」歐一峯仰天大笑一聲道：「向總舵主可知道這二十年來，歐某在做什麼？」

向秩然道：「歐老哥自然在潛心精練『天雷指』了。」

歐一峯又是一聲大笑道：「歐某二十年前承蒙向總舵主通令排教門下不准再向我尋仇，但歐某却在二十年前被貴教門下巫氏兄弟的『七星釘』擊傷，幾瀕於死，這二十年銷聲匿跡，只是爲了療治這七支附骨釘而巳，趕盡殺絕的乃是貴教，如何說到歐某頭上來？」

向秩然回頭望望巫氏兄弟，問道：「他說的是這樣麼？」

巫元囁嚅道：「歐一峯殺了先叔，咱們湘西巫家豈肯輕易放過了他？」

向秩然臉色一沉，說道：「你們叔父身爲排教長老，居然敢做出傷天害理的剖腹取胎，咎由自取所以老夫不准本教門下再向歐老哥尋仇，你們湘西巫家，難道不是排教門下？你們打了他一記『掌中釘』，巳足可置他於死地，沒有本教解決，仗着功力深厚，慢慢從體內逼出，確非短期所能奏功，你們却對老夫說，他閉門二十年，勤練『天雷指』，準備對付我們排教，這話可眞？」

巫亨道：「他『天雷指』確實精進甚多。」

「你們眞是胡鬧！」向秩然怒聲道：「還不隨我回去，從此不准再提報仇的事了。」

巫元、巫亨在總舵主面前當然不敢再說什麼，只是躬身應「是」。

向秩然朝歐一峯一拱手，說道：「歐老哥，你我兩派之事就此揭過，你意下如何？」

歐一峯連忙拱手還禮道：「向總舵主說的，正合我意，貴教和敝派本無樑子可言，最好自然是和平相處了。」

向秩然一抬手道：「你們跟我走吧！」說完，舉步朝山下行去。巫元、巫亨只得隨着他身後而去。

斗姆看着他，暗暗罵了聲：「沒種的東西。」

這時五行五老忽然站了起來，魚貫走出，爲首的一個朝西棚拱拱手道：「姜竹坡，聽說你倚老賣老，沒把江湖同道放在眼裏，咱們兄弟很少下山來，逢上了今天這場大會，眞是難得得很，咱們兄弟很想跟你討教幾手，不知老哥肯不肯指點？」

五行山五老首先向姜太公提出挑戰來了。

姜太公呵呵一笑，抱拳道：「五位老哥請了，兄弟幾十年來，一直安份守己，怎麼會沒把武林同道放在眼裏呢？這也許是五位傳聞之誤，至於要和兄弟動手一節，兄弟巳有幾十年沒和人動手了，實在恕難奉陪……」

他說到這裏，回頭朝沈若華等五人招招手道：「你們出來。」

沈若華、畢秋雲、管秋霜、聶小香、

田玉燕五人，一起走到姜太公身前。

姜太公伸手一指五行五老，含笑道：「這五位就是五行五老，精研五行眞氣，是武林中的前輩高人，他們要跟爲師動手，爲師在五十年前就巳封刀歸隱，不再和人動手；但人家既然提出來了，不陪他們走上幾招，豈不掃興？所以爲師要妳們出場，去接他們五位幾招，記住了，但求無過，不求有功。」

沈若華等五位姑娘一齊嬌聲道：「弟子遵命。」

姜太公又抬頭朝五行五老笑了笑道：「她們是兄弟的記名弟子，其中只有一個跟兄弟練過幾年，其餘四人，都是一個月前才收的，五位老哥多多指教。」

他說到這裏，沈若華等五位姑娘經巳連袂走出，朝五行五老躬身爲禮，鶯聲燕語的道：「五位前輩多指教。」

斗姆看聶小香隨着幾人走出，而且聽姜太公的口氣，她巳拜姜太公爲師，作了記名弟子，尤其是姜太公派出這五個花不溜丢的小妞來鬥五行五老，更使斗姆測不透他葫蘆裏賣什麼藥。

五行五老成名數十年，如今眼看姜太公只派了五個十幾二十歲的小丫頭出來，和他們動手，這豈不是瞧不起人？

五張瘦削的老臉上登時飛起了怒色，其中一人哼道：「姜竹坡，你自己不敢出手，却教五個小女娃出場，這不是瞧不起咱們兄弟麼？」

「哈哈！」姜太公笑聲中，連連抱拳道：「兄弟要她們出場，正是重視五位老哥之處，她們是兄弟的記名弟子，這一個月中，兄弟也傳授了一點手法給她們，五位老哥不是要和兄弟動手麼？和她們動手，和兄弟動手不是一樣麼？」

他只在一個月之中，傳授了一點手法給她們，就可和數十年修爲五行五老抗衡了？

這話自然聽得五老大爲憤怒，有人沉嘿一聲道：「好，你不怕她們送死，就要她們上來好了。」

姜太公大笑道：「姜太公的記名弟子，豈是這樣容易死的，好了，她們上去跟五行五老討教幾手吧！」

他這一揮手，沈若華等五人便自散了開來，五位姑娘先在場中佔了一個五行方位，由田玉燕居中，然後一齊躬身道：「五位老前輩請賜招了。」

五行五老看得不禁有些啼笑皆非，自己是五行門的五老，慣列五行陣勢，這五個女娃對五行生尅，還是似懂非懂，居然也列起五行陣勢來了，這不是班門弄斧？

五行五老爲首的那個矮小老者口中發出一聲悠長的尖笑，一揮手道：「各就各位。」

五行五老迅疾在她們首排列了一個五行陣勢。沈若華心中暗道：他們沒向自己陣勢包圍上來。

只見那站在中間發令的老者朝沈若華五人喝道：「五個女娃兒小心了！」

田玉燕站在自己的陣勢中央，看他吆聲大喝，心中不禁有氣，也大聲道：「五個老兒，小心了！」

五行五老自然被激怒了，只聽中間那個口中喝了聲：「疾！」外面四個老頭突然就地疾走，這一走，就像一個黑輪（他們身上穿的都是黃衣）在地上旋轉。

繞場疾走的並不是只是外面的四個人，站在中間的那個，也不時的穿插其間，好像五個人經常在變換位子，但外人看去，就像是中間一個外面四個罷了。

這一着也給姜太公料到了，站在中間的田玉燕口中同樣叫了聲：「疾！」

外面四個人也脚下一緊，在當地繞着圈疾走起來，不但四人繞場疾走，站在中間的田玉燕，也經常和大家換位，這一變化，和五行五老的陣勢完全一樣。

在五行五老來說，她們這是看人學樣，並不稀奇，但五行變化，要走得這樣純熟，却也要經過相當時日的練習才行。草坪中間這兩個圓圈在迅快的轉動，看去倒也別緻。

五行五老轉到第三圈，突聽中間那人口中又喝了聲：「劈！」

兩個圓圈本來相距不過數尺，這時中間那人「劈」字出口，第一個人接近五位姑娘陣勢的老者，右手突然凌空劈出。

五行五老，個個都有數十年修爲，功力深厚，這一掌縱然是隨手劈出，一道掌風，勢若狂飈，威力之强，莫與倫比！

最厲害的是這五個老頭練的是五行眞氣，第一個劈出的是「乙木眞氣」，第二個劈出的是「丙火眞氣」，第三個劈出的是「庚金眞氣」，第四個劈出的是「癸水眞氣」，第五個劈出的「戊土眞氣」。

五行眞氣各不相同，威力也就迥然有異，「乙木眞氣」所發掌風宛如滾滾巨木，排空而至，「丙火眞氣」掌風熾熱難耐，「庚金眞氣」，有如密集鋒鏑，銳力無匹，「癸水眞氣」發如波濤衝擊，席捲而至，「戊土眞氣」黃沙滾滾，天地爲之變色。

他們本來就在繞圈疾行，一人劈出一掌，也循環不息的攻到。

不，五個人轉得快，劈得快，五道五行眞氣滙成一道，這一道狂飈般的掌風，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之勢，何止萬鈞，就是五個一流高手，也未必能够接得下來。

這份威勢，直看得兩邊棚中的人，莫不聳然動容！

試想由五個十八九歲的少女組成的陣勢，只怕連對方一掌也無法接得下來，更何況由五道掌風滙成的一道洶湧掌力？

武當掌教乙青道長，華山掌門商子畏，就是歐一峯也不禁暗暗替五女担起心來，不知姜太公何以會要她們五個功力極淺的姑娘家去應付五行五老的？

再看五位姑娘，她們這時還是在繞圈疾走，並沒有被黃河決口一般的洶湧掌風冲散或者撞飛出去。

她們每一個人左手横掌當胸，掌心向外，右手同樣掌心向外，指尖後拖，走得很快，簡直像走馬燈，像行雲流水，走得姿態美妙，還好像很輕鬆。

這下直看得敵我雙方的人不禁大感驚奇。

她們依然在繞圈疾走，連她們衣裾都絲毫沒有被風吹動，那麼五行五老一記記拍出來的掌風，積無數掌風，到那裏去了呢？

原來五位姑娘左手橫掌當胸，右手指尖向後，繞圈疾走，就像轉動的風輪一樣，五行五老滙成的一道洶湧掌風，湧到五位姑娘疾轉的圈圈附近，就被她們手掌引了出去。

這眞是四両撥千斤，五老這般無與倫比的掌力，經她們輕輕推引，便如導河入淮，輕而易擧的導引着這般洶湧掌風，朝北首洩去。

五行五老先前還沒有察覺，依然繞圈疾走，每人一記又一記的劈出五行掌，但却不見絲毫動靜，自己五人滙成的一道狂飈，源源不絕的劈攻過去，竟似泥牛入海，杳無消息！

這下自然引起五行五老的注意，才發現五個女娃手勢奇特，如挽如推，使的極似佛門「接引神功」，却又不像，但自己五人的掌力一瀉千里，明明是被五個女娃兒推出去的，因爲她們繞圈疾走之故，掌力一經帶動，引出去的極快！

五行五老有此發現，不覺脚下一停，爲首老者沉喝道：「小丫頭，妳們這是做什麼？」他這句「小丫頭」，聽得五位姑娘心中有氣，沈若華冷冷的道：「這要問你們五位了，你們是在做什麼？」

爲首老者怒聲道：「小丫頭，妳敢對老夫這般說話？」

田玉燕大聲道：「哼，小丫頭也是你們叫的？老頭有什麼了不起，你們劈了老半天，可會傷到姑娘們一根頭髮，老而不死謂之賊！」

五行五老巳經停下來了，但她們五位姑娘，還在繞着圓圈疾走如故，沈若華和田玉燕也是口中說着，腳下絲毫沒停。

田玉燕這番話，把五行五老激怒了，尤其是那句「老而不死謂之賊」！

爲首老者雙目精芒暴射，大喝一聲：「丫頭找死！」

右手抬處，拍出一掌。

他含怒出手，這一掌「直劈天門」，一道掌風，勢如奔雷，直向五位姑娘當頭劈落。

畢秋雲冷喝一聲道：「五行五老，你們久戰無功，應該知難而退，還要逞兇什麼？」

五個人來順着轉圈，在畢秋雲喝聲中突然回身逆轉，五位姑娘十條皓腕，動作整齊劃一，由原式（左手橫胸，右手後引）從下翻起，劃了個圈，往左推出。

這一推姿勢美妙無比，但五行五老爲首老者劈出的一道掌風，經她們一推之後，原封不動被擋了回去！

爲首老者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劈出的掌力，會被人家回敬過來，他也想不出她們使的是什麼功夫？

就在這電光火石的時間，風聲如濤，一道勁力奇猛的掌風已經撞到他身前！

爲首老者心頭這份震驚當眞不可言喻，匆忙之間，只好再出左掌，橫胸封出。

這兩股掌力，全是他自己發出來的，但却互相撞擊上了，發出蓬然一聲輕響！

爲首老者但覺胸口壓力奇强，不由自主的被逼退了一步。

這是他出道江湖以來，從未遇上過的事，目中寒芒連閃，望着五位如花如玉的姑娘，口中忽然輕輕歎息一聲，朝其餘四人說道：「咱們果然巳經輸了，而且輸給了五個黃毛丫頭，江湖上那有咱們立足之地，還是回五行山去吧！」

其餘四個黃衣老者同聲道：「大師兄說得是。」

爲首老者道：「走！」

他「走」字出口，五道黃影同時飛起，像流星般朝山下投去。

姜太公呵呵一笑道：「你們五個還不回來麼？」

五位姑娘聽到師父喊聲，化作五道香風，朝棚下飛了進去。這時東棚中又有三個人站了起來，正是天山三怪！眼睛一花，已在場中！這下身法之快。幾乎沒有人看得清他們是如何走出來的？站在中間的大怪却在此時巳發出破鑼般的聲音喝道：「姜竹坡、木吾，現在該咱們上場了。」

姜太公含笑拱手道：「三位申屠老哥請了，姜某還以爲斗姆把三位請來，是久慕三位在武林的聲望，來主持今日武林大會公道的，三位久居天山，早巳不問江湖之事，何等逍遙自在，怎麼跟姜某叫起陣來了？」

大怪厲笑道：「不錯，咱們久居天山，不問江湖之事，但據說你姜竹坡欺壓江湖同道，把咱們視作旁門左道，再縱容門下，趕盡殺絕，咱們再要不下山，所有黑道朋友，還有噍類麼？」

姜太公不覺笑起來，道：「申屠老哥此言差矣……」

二怪吼聲道：「姓姜的不必多說，今日此會勝者爲强，你和木吾站出來，咱們一決勝負。」

「善哉！善哉！」木劍道人打了個稽首道：「姜老施主遠在五十年前，就巳不和人動手，貧道也封劍有三十年了，三位施主定要和姜老施主、貧道兩人較量，咱們無可奉陪，只是三位施主應該遵守昔年誓言，聽貧道相勸，回轉天山，優悠自在，樂享天年，豈不是好？若是助紂爲虐，兇心未戢，那麼昔日的誓言，只怕要應驗了。」

「住口！」大怪雙目之中金芒暴射，厲聲道：「木吾，咱們若是怕了誓言，就不下天山來了，不錯，咱們兄弟在三十年前說過，再入中原，便當五劍分屍，但此一時，彼一時，就算那姓王的匹夫在此，咱們兄弟非抓出他心肝來嚼了不可！」

他生相獰惡，露出白皚皚的齒牙，當眞像是要生嚼人一般！

木劍道人聽得暗暗攢了一下眉，忖道：「這三個兇人，果然兇性未改！」

三怪尖聲喝道：「木吾，你和姜竹坡既然不敢和咱們動手，那就乖乖的給咱們滾！」

二怪接口道：「要他們留下姓凌的小子和姓管的小丫頭，才能夠讓他們滾。」

聽他們口氣，好像巳經戰勝了一般。

姜太公大笑一聲道：「三位這般口氣，是和姜某說話麼，木吾兄，看來大刦難逃，不用和他們多說了。」

說到這裏，右手一抬，說道：「乙青道兄，商老哥、歐老弟，就請你們三位去擋一陣了。」

武當乙青道長、華山商子畏、歐一峯三人一齊站了起來，拱手道：「前輩吩咐

，自當遵命。」

於是，由乙青道長爲首，魚貫走出西棚。

凌千青、管秋霜兩人同時朝姜太公躬身一禮道：「老人家，他們方才說要把我們兩人留下，我們也跟出去，會會他們好嗎？」

這本是早巳預定好的人數，自然非他們兩人加入不可，凌千青和管秋霜這樣說，只是不使對方注意罷了。

姜太公呵呵一笑道：「年輕人難得遇上這種場面，去磨練磨練也好，不過天山三怪非同小可，你們可得小心！」

凌千青、管秋霜躬身應是，並肩走出西棚。

乙青道長、商子畏、歐一峯三人走入場中，由乙青道長打了個稽首道：「三位施主請了，貧道三人奉姜老前輩之命，來向三位討教，還望三位施主多多賜教。」

天山三怪是目前左道旁門中輩份最尊，功夫最高的三個，在他們眼中，只有姜太公和木劍道人還差可和他們匹敵，乙青道長並未說出他是武當派掌教的身份，而且又稱姜太公爲「前輩」，三怪自然瞧不起這迎出來的三人了。

大怪微嘿道：「你們是什麼人，先報個萬兒給老夫聽聽。」

乙青道長依然含笑道：「貧道乙青子，忝掌武當派門戶。」然後又一指商子畏、歐一峯續道：「這位是華山派掌門人商子畏道兄，這位是南海風雷門掌門人歐一峯道兄。」

他這一亮出身份來，居然是三位掌門人，這身份就不同了。

尤其少林、武當兩派是千百年來一直被公認爲武林中的領袖，乙青道長是武當派掌門人，天山三怪聽得不覺微微一怔。

大怪大笑一聲道：「原來三位還是一派的掌門人，申屠天倒是失敬了。」

這時凌千青、管秋霜兩人也跟着走出，朝乙青道長欠身，說道：「道長，天山三位老前輩聲言要把在下兄妹留下，在下兄妹也不知道什麼地方開罪了這三位前輩高人，但是他們既然提出來了，在下兄妹也說不得只好放手抗拒了；只是僅憑在下兄妹二人，自然萬難是天山三位老前輩之敵，因此想在道長等三位出手之時附隨驥尾，也可仗作蔭庇，還望道長三位賜允才好。」

乙青道長打了個稽首，笑道：「有凌施主、管姑娘二位加入，貧道自然歡迎之至！」

凌千青又朝三怪抱拳一禮，說道：「在下兄妹，既蒙三位老前輩垂青，意欲追隨乙青道長等三位掌門人驥尾，向老前輩請教幾手劍法，三位老前輩不會說明咱們這還多了兩個人手吧？」

「哈哈哈！」大怪仰首發出一聲破鑼似的狂笑，說道：「老夫三兄弟，就算你來上千軍萬馬，也不會嫌多，多上你兩個小娃兒，又何足道哉？」

凌千青一抱拳道：「如此，那就多謝三位老前輩了。」

乙青道長三人，從西棚出來，早巳暗中有了默契，因此在步出西棚之際，就在無意之中，佔了三個方位，乙青道長就站在西首。

這本是鼎足形的位置，從來凌千青和管秋霜兩人走出，就沒有他們的位置了，凌千青話聲一落，就和管秋霜一同退向東首。

這樣正好是四象方位，把天山三怪圍在中間。

這也是普通四個以聯合出手的陣勢，很普通。

其實姜太公安排的位置是：凌千青佔東方，他練的是「乙木眞氣」，使的又是青藤劍，自然要他守住東方了。

歐一峯是風雷門掌門人，練的是「三陽眞氣」，「丙靈劍法」，自然他守住南方。

商子畏是西嶽華山派掌門人，使的是太白劍，自然要他守住西方。

乙青道長使的是一柄玄武劍，自然要他守住北方。

至於管秋霜會祭誅神劍，武功巳得姜太公的眞傳，要她守的自然是中央戊土，但這樣就會使對方警覺，才故意和凌千青站在一起，眞要出手，（指緊張關頭）她還是以中央戊土爲主。

天山三怪眼看他們巳列成了四象陣勢，大怪怪笑一聲道：「很好，你們三位掌門人可以出手了。」

他只稱「三位掌門人」，那是沒把凌千青，管秋霜兩人放在眼裏，因爲這兩個人是後生小輩，就是再加上幾個，也不會在天山三怪的眼裏。

老實說，三位掌門人中，武當、華山，是武林中盛名久著的大門派，他們對這兩個大門派的掌門人還不敢輕視。

南海風雷門，在江湖上只是小門派而巳，因此歐一峯在他們眼中，巳經是不足道了，更何況凌千青和管秋霜只是一對初出茅廬的雛兒而巳！

天山三怪是自視甚高，目空四海的人，有這種想法，原也是不錯，但雙方動手，應視武功爲先決條件，要不得這種先入爲主低估對方的自大想法。

天山三怪就因爲這一念輕敵，註定了他們這一戰無可挽救的失敗。

乙青道長心知天山三怪武功高不可測，他們自恃身份，不肯搶先出手，自己五人，那就不用和他們客氣了。心念一動，這就「鏘」的一聲，從肩頭掣出劍來，口中說道：「三位施主亮劍了。」

乙青道長玄武劍出鞘，商子畏的太白劍，歐一峯的丙靈劍和凌千青的青藤劍，管秋霜的誅神劍也各自出匣。

這五柄劍鋒芒耀目，色彩各異，青藤劍青虹吞吐，打神劍如一泓秋水，丙靈劍劍身不過二尺五寸，劍芒如火，太白劍色呈純白，只有玄武劍像一柄純鐵，式樣古樸，毫無光芒。

天山三怪究是見多識廣，一看五人亮出來的長劍，便巳看出不是凡品。

二怪怪目一翻，注定凌千青手上的青藤劍，尖聲喝道：「姓凌的小子，你這柄劍那裏來的？」

凌千青早巳經師父叮囑過，這就欠身道：「老前輩見詢，在下此劍乃是師門所賜。」

（未完・廿三）

快刀神鎗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快刀神鎗」武尚威爲了救梁小姐，故意做出從趙一飛手中把她搶走的假象，然後再由趙一飛的手下姜武、石清等護住梁小姐逃去……武尚威辦好了這件事，回到狹谷中稟告其父武維揚，武維揚聽完兒子的話，指出梁老爺子處境也很危殆，武尚威又急奔出，希望早日趕到梁老爺子處，救走梁老爺子，但武尚威才離開茅屋，就有一個幪面人把武維揚殺了，至到武尚威拚死趕到梁老爺子家中，他又遲了一步，梁老爺子已被人殺害，兇手更在牆上留下血字，栽禍於武尚威，這時武尚威精疲力乏，陳剛等人已包圍了他，無法逃脫……

特務嫁禍　姑娘救人

武尚威心中很清楚，他想脫身並不難，可是要想在不傷人的情形下脫身，勢非先制住陳剛不可。

自然，他也更明白，此刻他頭疼欲裂，精疲力乏；再加上剛才被陳剛擊中一拳，受了不算太輕的傷，要想制住一身橫練功夫，生龍活虎般的陳剛，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好啊！我只聽說你號稱『快刀神槍』，還沒聽說過你拳脚功夫如何厲害，今天我就鬥鬥你的拳脚。」他右手腕沉掌揚，反扣武尚威的腕脈，左掌同時拍出，擊向武尚威的右肩，很明顯，他想廢去武尚威的這隻右胳膊。

武尚威吃虧在身心俱帶着難受的創傷，左手又提着他那把帶鞘的刀，不像陳剛兩手都能用，而且仗着一身橫練功夫毫無顧忌；他不敢跟陳剛硬碰硬，矮身，旋身，兩根指頭點向陳剛的一雙照子。

凡是練橫練功夫的人，身上都有一處最軟弱的地方——「罩門」。他雖然不知道陳剛的「罩門」在那兒，但他知道雙眼是十個有九個練不到的地方。

他這一招見了效，陳剛臉色一變，側身往一旁閃開；一閃之後，立刻拳掌交加，一口氣猛向武尚威攻出了三掌五拳還外帶一飛肘。

武尚威頭疼身疼，精疲力瘁，加上他又不願隨便傷人，舉手投足自受影響很多，既不如陳剛猛快，也不如陳剛力沉。

他一連化解封擋了陳剛的三掌五抓，却未能封擋住最後的一飛肘。那一飛肘又撞在他左腰肋間傷處；身軀一晃後退，又噴出一口鮮血，胸腑之間頓感疼痛如割。

可是陳剛絕不容他有喘息的機會；身子跟着前撲，又是一拳搗出。

武尚威心裏泛起了悲憤；他雖然不願傷人，不願傷陳剛這個人物。可是他也知道，他要是老這麼不願傷人下去，休說是誤會難解寃難洗，就是他這條命也要留在這兒。

也就在陳剛撲過來又是一拳搗出的當兒，他猛地咬牙橫了心，帶刀的鞘交右手，揮起迎了上去。

陳剛的拳頭究竟是血肉做的，眼見武尚威這一下的力道極猛，不敢輕攖鋒銳，沉腕收拳就要換招。

可是現在的武尚威已不比剛才，現在的武尚威已經咬牙橫了心。掌中帶鞘的刀直掃，「叭」地一聲，陳剛的腮帮子上捱了一下重擊。

「鐵布衫」練的只是外頭，陳剛的身子也不是鐵打的；這一下重擊，腮帮子皮肉沒怎麼樣，嘴裏的牙可斷了一顆，也流了血。

陳剛一怔神間，武尚威那把帶鞘的刀第二下又到，正敲在他的肩窩上，陳剛悶哼了一聲，粗壯的身胚也爲之一斜，脚下打了個蹌踉。

武尚威好快的動作，一刀砸滅了桌上的燈，順手扯下了那塊布簾，彈身躬向後窗，一抖手先撒出布簾，人跟着竄出。

布簾跟一幕天羅也似的罩住了後窗外的人跟燈；罩在布簾下的燈滅了，有的着了火，把布簾都燒着了，被罩在布簾下的人喊叫了起來。

武尚威竄出窗外，彈身再起。

就在這時候，利箭破空絲絲之聲大作，直射武尚威。武尚威只當是普通的弓箭，沒想到普通弓箭之中還夾着强勁的匣弩。他揮刀擊落了六七支羽箭，但却有一支匣弩穿透刀幕，「噗」地一聲射中了他的左肩。

他已經躍上屋簷，一陣奇痛澈骨，使他險些栽下來。他知道屋簷上不能久停，咬牙忍疼提一口氣，單脚在屋簷上借力，再次彈身竄起，直撲後院牆牆頭。

牆外七八尺處落地，疼痛的頭，痠疼力瘁的身子，加上相當重的內外傷，使得他落地立足不穩，蹌踉着衝出多少步去，差點摔倒地上。身子倚靠着一座牆直喘氣；他知道此時此刻絕不能倒，一倒下便什麼都完了。

燈光已現彭府的後院牆頭，人聲已出牆外，他不敢稍有一點停留躭擱；咬牙忍着傷疼，彈身又向前竄去。

一股强烈的意志力量支持着他向前飛竄，向前狂奔。

終於，燈光看不見了，人聲也越來越遠了，武尚威的心頭也爲之一鬆；那股强烈的意志力量也頓時爲之消失。

人在强支撐着的時候最怕這個，武尚威並不是不明白這一點，可是他實在是支持不下，忍不住了。

心頭一鬆，剛才那一路狂奔飛竄的好像不是他。現在的他是頭疼欲裂，眼睛發黑，渾身就跟散了似的；雙腿一軟，立刻趴倒在地上，跟着就昏厥了過去，人事不知。

他剛一倒地，一條黑影跟着竄落；是個黑衣蒙面人，揚掌就向他後心拍下。

「住手！」一聲冷叱驀地傳了過來。

那黑衣蒙面人被驚走了。武尚威的身旁又多了個人；是個雙十年華的姑娘。

一陣快速的脚步聲傳了過來，一點燈光帶着一頂軟轎如飛奔至。

提燈的是個矮胖中年人，穿着一身大青色的短褂褲，胖臉兒上堆着笑，手裏提着的那箋燈籠上，寫着一個斗大的「雲」字。

抬轎的是兩個黑衣漢子，身體都很粗壯結實，束腰帶上插着一把鋼斧。

藉着燈光看，站在武尚威身旁的那位姑娘生得並不算美，但很清秀，令人越看越耐看。

「姑娘眞行！咱們老主人的一身功夫可全給姑娘了，只不過一轉眼工夫就把這小子給撂倒了。」矮胖中年人到了近前，看也沒看地上的人是誰，滿臉堆着奉承的笑容。

「別胡說了。」姑娘搖搖頭：「不是他，剛才我跟的那個已經跑掉了。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樣子就不像是好來路，果然我沒猜錯；是個乘人之危的鼠輩。別儘站着了，快把他抱進轎裏去。」

「姑娘！您是要……」矮胖中年人聽得怔了怔，目光望着姑娘。

「這還用問麼，我既然碰上了，豈能見死不救？」

矮胖中年人神色有點猶豫：「姑娘！老主人的脾氣以及法規……」

姑娘忽然俯身抱起了武尚威往轎裏一放：「把他的刀撿起來，人是我往回帶的，跟我走。」她冷然擰腰邁步往前行去。

矮胖中年人撿起地上的刀，招呼轎夫抬起軟轎，隨在姑娘身後而行。

軟轎到了一座大宅院門前；朱紅的大門，高石階，兩邊一對石獅子。

軟轎剛到大門就開了，一個瘦高中年人迎了出來。望見軟轎跟在姑娘身後，一怔：「怎麼，姑娘！您走着回來的。」

「嗯！把轎抬進後頭去。」她連眼皮都沒抬，登上石階進了門。

瘦高中年人迎着矮胖中年人要問，矮胖中年人沖他遞了個眼色，他馬上把到了嘴邊的話又嚥了回去。跟在轎旁往裏走，背着姑娘他偷偷掀開轎簾往轎裏看了一眼，臉色立時一變。

軟轎穿過前院進了後院，後院比前院大很多；有花園有假山，有亭台有樓榭。夜雖已很深，有幾處却仍然亮着燈。

姑娘帶着軟轎正往一間敞廳走，只聽一個蒼勁的話聲響起，道：「是燕兒回來了麼？」

姑娘立刻停住脚步。

「稟老主人，是姑娘回來了。」矮胖中年人在姑娘身後高聲回答。

正北一間亮着燈光的屋門開了，一位中等身材五十多歲年紀的老者走了出來。

「燕兒！怎麼這麼晚才回來，也不看看什麼時候了。」老者走到姑娘雲中燕跟前，嘴裏雖然埋怨着，但臉上却堆滿着笑容。

「我本不想去，是您逼着我去的，您要是嫌我回來得晚了，我下回不去就是，我還怪累的呢。」說完話擰身就走。

老者抬手一攔，陪着笑：「看妳這孩子，長大了，爹連說都不能說了……」

「沒人不讓您說，我這做女兒的也沒那麼大胆，只是那一家是您讓我去的，到那兒之後，我的一言一動全是照您吩咐的，他們拉着不讓我走，簡直就想讓我住下，您想我能怎麼辦？」

「好！好！我不說這總行了吧。妳這

張小嘴兒可眞厲害，我只不過是隨口這麼問問，妳就不依不饒的。一回來怎麼就往『聽風軒』跑？……咦！轎子怎麼也抬進後院裏來了？」

矮胖中年人在旁口齒啓動了一下，但沒敢說話。

「是我叫他們抬進來的。」雲中燕轉向矮胖中年人：「阿胖！把燈跟刀交給阿瘦，把人給我抱進『聽風軒』去。」

「人？什麼人？在那兒？」老者滿臉詫異。

「在轎子裏。阿胖！快呀。」

阿胖不敢不聽，把手裏的燈跟刀交給阿瘦，回身掀起轎簾抱出了武尚威。

老者目光一直：「慢着！這是怎麼回事？」

「我告訴您，在回來的路上，我遇見一個人行動鬼鬼祟祟的，猜想他不是什麼正路上的，我下轎跟上了他，果然我沒料錯，這個人倒在路上，他下來揚掌就劈，我嚇走了那個人，把這個人帶了回來。」

「燕兒！妳是怎麼了，我一向是怎麼告訴妳的，咱們是幹什麼的別人不清楚，妳還不知道。」老者沉下了臉色。

「爹！您先別生氣，我這可全是爲了您。」

「妳這是爲了我？這話怎麼說？」

「就像您說的，咱們是幹什麼的別人不清楚，咱們自己還能不明白麼？沖這個，這濟南一帶是您的地盤兒，您不會不承認吧？」

「嗯。」老者點了點頭：「這濟南一帶當然是我的地盤兒，除了我雲薄天，那一個配領袖這塊地面上江湖豪雄。」

雲中燕微微一笑：「這就是了，這一帶既是您的地盤兒，是不是就等於是咱們的家？有人在咱們家裏撂人洒血，您說我能眼看着不管麼？能容他這樣兒嗎？要容了他這一回，下回他可就要登堂入室找咱們了。」

「嗯。」雲薄天的臉色緩和了下來：「這倒也是理，可是妳把他帶進咱們家裏來……」

「您這是怎麼了，有人倒在了咱們家裏咱們要是不管，這事要傳揚出去，您還能讓人家提起您來就豎拇指麼？」

「話是不錯。」雲薄天皺皺眉頭：「可是咱們不能這麼做，我的身份是濟南地面上巨紳富豪，我的女兒居然能救個江湖道兒上的人回來，這要是傳揚出去，豈不馬上招人動疑。」

「爹！富豪巨紳，也不能見死不救的啊。」

「吃咱們這碗飯的人向不講究這個，咱們家向來是不納外客的，何況這個不知根兒、不知底兒的江湖道上的。」聲調一沉：「阿胖！給我扔他出去，在那兒見着他的就扔在那兒。」

阿胖答應一聲要動。

「阿胖！我不許。」雲中燕語聲一片冰冷地：「誰要扔誰自己扔去，誰要扔了我帶回來的這個人，誰就永遠別想見我的面。」氣鼓鼓的擰身往「聽風軒」走去。

雲薄天臉色連變，一陣紅，一陣白，好不難看。

忽然，一個身材瘦小的短髭老者翻牆進入：「老主人！外頭出了大事。」快步走近，在雲薄天耳邊低低說了一陣。

「好極了。拔去了這根眼中釘，今後咱們的買賣更好做了。百達！他人呢？」雲薄天眉宇間泛現了喜色。

短髭老者沈百達一搖頭剛要說話，一眼瞥見阿胖手上抱着武尚威，雙眼倏地一亮，脫口叫道：「他怎麼在這兒？……老主人！他就是……」

雲薄天立刻明白地一擺手：「我知道了，阿胖！抱着他跟我來。」轉身快步向「聽風軒」行去。

阿胖怔了怔，連忙抱着武尚威跟了上去。

雲中燕躺在「聽風軒」裏一張涼椅上，閉着眼，臉色煞白。

「燕兒！別生氣了，看看爹把誰帶進來了。」雲薄天進了「聽風軒」站在涼椅旁，俯下身子輕輕地說，滿臉堆着笑。

雲中燕連眼皮都沒抬，也沒吭氣兒。

雲薄天沒再說話，轉過身去招呼阿胖把武尚威放在炕床上，然後吩咐打水的打水，拿藥的拿藥，忙上了。

雲中燕躺在涼椅上，仍然閉着眼一動沒動。

「燕兒！這樣兒妳還不滿意嗎？」

「我沒什麼滿意不滿意的，反正救這個人乂不是爲我自己積陰德，造七級浮屠，您忙也是一樣；我在外頭累了一天了，樂得躺會兒歇會兒。」她語氣雖然很淡漠，但臉色已沒那麼難看了。

「丫頭！妳可眞厲害，眞行。」水打來了，藥也拿來了，雲薄天洗了洗手，擄起袖子親自忙了起來。

拔出肩上的弩箭，洗乾淨傷口，敷上藥包紮好，雲薄天捏着那支短小的匣弩皺起了眉頭：「怪了，箭簇上沒淬毒，他怎麼傷得那麼重？昏迷不醒……」

「會不會是有內傷？」沈百達在旁開了口。

雲薄天放下那支匣弩，伸手把住了武尚威的腕脈，他眉鋒爲之一皺，鬆了武尚威的腕脈，解開了武尚威的衣衫，他看見了；武尚威的左腰間紅腫一片，已泛了紫色。

「好重的內傷！怪不得。」

雲中燕睜開了眼，站起身子走了過來，一看之下臉色一變：「爹！這是……」

「重手法，看情形好像是拳傷。阿胖！阿瘦！端盆熱水，拿內服藥跟藥膏來。」伸出兩根指頭按了按武尚威的傷處：「還好，肩骨沒碎裂。」

「他這是讓誰傷的，那個人沒來得及下手呀！」雲中燕微皺着眉鋒。

「他身上很燙，多半還帶着病，不管是誰，給他一下就够他受的。」

阿胖跟阿瘦一個端着盆滾燙的熱水，一個拿着個小白瓷瓶兒跟幾張膏藥走了進來。

雲薄天乂忙上了，先捏開武尚威的牙關，把拿來的藥用溫水灌了下去；然後用熱手巾捂着武尚威的左腰肋傷處，把原來一片紅腫發紫的地方燙得更紅，最後烘開膏藥貼了上去。

都忙完了，雲薄天吁了口氣，擺擺手讓阿胖阿瘦兩個把東西收拾了，轉眼望着

雲中燕：「這倒好，人是妳帶回來的，嚷着救人的是妳，結果忙的却是我這個爹，早知如此我多那麼一句咀幹什麼？」

「我本來就是爲您救人，您不忙誰忙呀？」雲中燕臉上泛現了笑意。

「好聽。丫頭妳也不用放刁，妳爹不怕忙不怕累，但忙累得要有代價，這話妳懂？」

「我不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

「我不稀罕那個，就是十四級乂如何？既看不見乂摸不着；我一向最講究『實惠』，我要眼前的。」

「這我就眞不懂了。」雲中燕搖了搖頭。

雲薄天目光從武尚威那蒼白的面頰上掃過，望着女兒笑哈哈地：「燕兒！告訴爹，說實話，妳看這個人比那一家的兒子怎麼樣？」

雲中燕道：「爹！您這是怎麼了，怕我嫁不出去，到處給我張羅婆家，見一個就拉一個。」

「瞧妳這丫頭，說得多難聽。」雲薄天皺皺眉。

「本來就是嘛，別的不說，單說那一家吧，也不管那個兒子是什麼德性，非逼着我往他家送不可。」

「燕兒！您這是……妳乂不是不知道爹的心意，咱們要能結上這門親事，對咱們今後的買賣可是有利……」

雲中燕冷冷地接了口：「您就知道顧您的買賣，別的什麼都不管，拿自己的女兒當貨物賣。爹！您只有我這麼一個女兒，這可是您女兒一輩子的大事。」

雲薄天雙眉聳動，剛要開口，可是雲中燕却乂說了話：「您給我張羅一家是爲圖點買賣上的方便，那還有可說，這個人呢，是我路上碰見救回來的，既不知根兒乂不知底兒，您竟乂要……」

雲薄天忽然笑了：「丫頭！這妳就錯怪妳爹了，眞要是不知根兒不知底兒的人，爹豈會給妳睹張羅，這個人爹是既知根兒又知底兒。」

「哦！」雲中燕臉露異色地：「這個人您既知根兒又知底兒？他是……」

「丫頭！當今江湖道上，平日裏妳常掛在嘴邊兒的是那一個？」

「難不成他會是那『快刀神槍』武尚威？」她忽然睜大了雙目。

「一點不錯，他就是『快刀神槍』武尚威。」

「他！他就是？……」雲中燕望着武尚威，兩眼有點發直：「我不信！」

「傻丫頭！我這個做爹的還會騙妳不成，又什麼時候騙過妳？」

「那您怎麼不早說？」

「我先不知道，沒認出來，還是沈總管認出來的。」

雲中燕霍地轉臉望着沈百達：「沈總管！他眞是？」

沈百達微微欠身答：「回姑娘，絕錯不了，屬下當初在直隸見過他，屬下敢以這對照子担保。」

「這麼說他眞是『快刀神槍』武尚威了，可是他怎麼……他刀法精奇，武功極高，當世江湖上很少有敵手，是誰能傷他傷得這麼重？」

雲薄天含笑接了口：「傻丫頭！我剛才不是說了麼，他身上帶着病，不管誰給他一下都够他受的！英雄只怕病來磨；妳該知道，一個生病的人的體力，行動是沒辦法跟一個好人比的。」

「他的頭好燙。」雲中燕伸手過去摸了摸武尚威的頭，皺起了雙眉。

「就是說嘛。」雲薄天含着笑道：「妳好好兒照顧他吧，平常一天到晚老把他掛在嘴上，今天讓妳碰上了，這該是緣份，妳該好好照顧他，也該好好把握這個緣份。」

雲中燕笑了，笑得有點冷：「『快刀神槍』武尚威對您可眞是一大臂助。」

雲薄天笑了一笑說道：「他對妳乂何嘗不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第二個的好夫婿，這個可不比那一家的那個兒子，那個妳討厭，妳看不上眼，這個妳可不會討厭，也不會怪我給妳睹張羅一頓，逼妳幹這、幹那了吧？」

「話是不錯，那個我討厭，這個我不會看不上，可是武尚威是個怎樣的人，咱們都清楚，您願意，我願意，人家可未必看得上我呀。」

「不會的，燕兒！就冲我救了他這條命，他也該對我有所報答。就因爲咱們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這件事才好辦。這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武尚威是個英雄人物，英雄豈有知恩不報的？」雲薄天乂笑了笑：「當然，主要的原因，還是看妳，再英雄的人物也難過這一關，只要妳下得功夫够，還怕他百鍊鋼不化作繞指柔？」

「您說的我都懂，看樣子他離醒過來不遠了，您不會希望他醒過來之後聽到您說的這些話吧？」

雲薄天一怔，旋即含笑地點着頭：「說的是，我這就走。燕兒！我把他交給妳了，這件事能不能成，那就全看妳了。」

他堆着滿臉的笑，帶着沈百達步出「聽風軒」走了。

雲中燕沒有開口說話，甚至連動都沒動，只站在那兒怔怔地望着炕床上的武尚威。

× × ×

武尚威漸漸地有了知覺。

第一個知覺；臉上有個涼涼的東西晃動，好舒服。第二個知覺；眼前有光亮。第三個知覺；兩處的傷處都不疼了，身上也沒那麼難受了。

他睜開了眼，這頭一眼看得他一怔；人在一間做軒的炕床上，傢俱擺設都很氣派，很講究。桌子上有盞紗燈，炕床前坐着個白淨秀氣的姑娘，手裏拿着條毛巾，正在他臉上擦。

「你醒了，感覺好受點兒了嗎？」雲中燕收回手含笑地問。

武尚威挺身要起坐，他不動的時候兩處傷都不疼，身上也很舒坦。可是一用力一動，兩處傷立刻像刀割般一陣劇痛；尤其是那處內傷，內腑就像讓人猛扯了一把似的，他忍不住發出了一聲輕哼。

「別動！就這麼躺着，你兩處傷剛上過藥沒多久，不能動。」雲中燕伸手按住了他。

「謝謝姑娘，這兒是什麼地方？」他只好躺着不動。

「我家，你只管放心在這兒養傷就是了。」

「我只記得我在路上昏倒了，是姑娘救了我？」

「你只記得你昏倒在路上，却不知有個人乘你之危要殺你，恰巧被我碰見了，我撵走了那個人把你帶了回來。」

「哦！姑娘也學過武？」

雲中燕微微一笑：「不像是麼？不瞞你說，我家的人都會武。」

「哦！姑娘可曾看清那個下手要殺我的人，是個怎麼樣的人麼？」

「那個人用黑布蒙面，你知道他是誰嗎？」

「不知道。」武尚威搖搖頭。

「這麼說你也不知道他爲什麼要殺你了？」

武尚威又搖了搖頭：「世上有些事是讓人說不出所以然的，尤其江湖上的人殺人，有時更是毫無理由。」

「這倒是。」雲中燕眨了眨眼睛：「你怎麼受了這麼重的傷，還帶着病，傷你的是什麼人？」

武尚威心裏暗轉了轉，他想實說，但他不知道眼下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這一家究竟是什麼人家？他不能不存點顧忌，毫無戒心。

「就是那個要殺我的人，恨只恨我身上帶着病，要不然他傷不了我。」他說了謊。

「這個我知道，要不他何止傷不了你，恐怕他絕逃不出你的刀下；這就叫『龍困沙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你也不要放在心上，等你傷勢痊癒，體力恢復之後，他絕不敢再來找你。」

武尚威聽得心頭一陣跳動，雙目凝望着雲中燕，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雲中燕忽然一笑，說道：「我知道你是誰？」

「姑娘知道我是誰？」武尚威心頭又是一陣跳動。

雲中燕微微點頭：「我不瞞你，也不是故意說好聽的，放眼當世，能讓我佩服，讓我心儀的人只有一個：『快刀神槍』武尚威。」

「謝謝姑娘，我至感榮幸。」武尚威的一顆心放鬆了，暗暗吁了口氣。

「別跟我說這個，我剛說過，我不是故意說好聽的，我說的是實話。」

「我知道，我很感激，可是，也不敢當。」

「那是你客氣，人人都知道『快刀神槍』武尚威是個當世英雄。」

武尚威心中不由暗暗苦笑，道：「說什麼英雄？妳那裏知道我身遭不白之冤，替人家揹上一口黑鍋，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你餓不餓？我給你做點兒吃的去。」雲中燕見他沒說話，看了他一眼。

「謝謝姑娘，我不餓。」

「別客氣，看你的傷勢你恐怕要在我家待些日子，不是一會兒半天的事，老餓着肚子不吃東西怎麼行？你歇會兒，我去去就來。」雲中燕站了起來，轉身要走。

「姑娘請等等。」雲中燕回過身來。

「怎麼？」

「姑娘的好意我很感激，妳救了我又爲我治了傷，給予我的已經够多了，我怎麼好在府上再多事打擾。」

他眞是怕打擾人家？當然不是。

他心中很明白，這地方絕出不了濟南地面，梁老爺子是濟南地方上極具德望的大善人；梁老爺子被人殺害了，這兒暫時或許眞不知道。可是一兩天內一定會傳遍整個濟南，到時候恐怕絕瞞不了這兒，他怕那說不清、道不明的誤會。

「這怎麼能叫打擾？我們不能見死不救，既救了你就得救到底，絕沒有在你傷沒全好，體力沒恢復之前讓你離去的道理，別說什麼了，還是安心的躺着等我給你端吃的東西來吧。」

說完話轉身走去，可是剛走了兩步，忽又轉了回來：「我告訴你一件事，我爹知道你，也知道我一向對你很仰慕，所以我爹打算等你醒過來之後跟你商量讓你入贅我家，我這兒先告訴你一聲，你可千萬別答應。」

武尚威怔了怔：「姑娘這是……」

「別問什麼理由，只記住千萬別答應就是。」

雲中燕走了。武尚威却呆住了。

他沒想到會有這種事，做夢也沒想到；這位姑娘的父親居然看中了他這個人，要他入贅，而她却又先把消息透露給他，要他千萬別答應。

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說這是她父親一個人的意思，她看不上他？……

應該不會，她剛才曾親口對他說過，放眼當世能讓她佩服、心儀的，只有他武尚威一個。一個姑娘家的佩服與心儀是什麼？

那麼，她要他千萬別答應究竟是爲了什麼？……

他糊塗了，也好生詫異。

× × ×

雲中燕在深濃的夜色裏往廚房走。

無意中碰上了私心仰慕已久的意中人，而且救了他。病榻相對，燈下交談，甚至很有可能成爲她的終身伴侶；這在任何一個女兒家來說，都是讓人喜上眉梢，心花兒朵朵開的事。

可是在雲中燕來說却不然；她知道她的家是個怎麼樣的家，她的父親是個什麼樣的人。

因此她心裏沒有喜，只有悲。但她是外柔內剛的人，她絕不掉淚，表面上也絕不露出什麼。

她快步往廚房走，從北邊一間屋旁經過。

「死鬼！什麼時候了，不睡覺老瞪着帳子頂瞧個什麼勁兒？」是個嬌慵無力的女人聲音。

雲中燕雙眉微微一皺。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那還有睏意，要睡，妳睡妳的吧。」正是雲薄天的聲音。

「哼！」是那女人的聲音：「弄這麼個人進了家門你還樂，他要了梁大善人的命雖說是拔去了你的眼中釘，但這件事不

管官府衙門也好，地方上江湖俠道也好，可絕不會放過他，萬一消息走漏出去，知道人在咱們家裏，哼哼！死鬼！那時候就眞有你樂的了。」

雲中燕突然停住脚步，轉過了身。

「誰在外頭？」屋裏響起一聲沉喝，是雲薄天的聲音。

「我！您請出來一下。」雲中燕冷然答！

「哦！是燕兒，妳不在『聽風軒』跑來這兒幹什麼，有什麼事兒進來說吧。」屋裏點上了燈，窗戶上現出了人影。

「您不能出來麼？」

「好！好！我出來，妳這孩子就這麼彆扭。」說着話門開了，雲薄天走了出來，近前，壓低了話聲：「妳這孩子怎麼老跟妳春姨犯彆扭？這麼多日子她不等於是咱們家的人了麼？有什麼事兒，說吧。」

「您告訴我，梁家出了什麼事兒？」

雲薄天一怔：「妳知道了？」

「我在問您。」

「梁文修那個老倔頭讓人做了。」

「誰做的。」

「武尚威。」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兒？」

「就是今兒晚十點多鐘，武尚威明人不做暗事，他殺了梁老頭，還沾血在牆上留了字，眞不愧是個英雄人物。」他有點眉飛色舞。

「這種事您爲什麼不早告訴我？」雲中燕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我先前也不知道，是沈總管告訴我的。」

雲中燕忽然笑了，笑得冰冷：「武尚威可眞是個大英雄。」她扭頭走了。

她本來是要去廚房的，現在却回向「聽風軒」。

她出「聽風軒」的時候沒有笑，回來的時候却是一臉的笑意，往炕床前一站：「大英雄！剛才我跟你說錯話了，我爹要是跟你談起入贅的事；你可別不答應，千萬得答應，聽見了麼？」

武尚威愕然一怔：「姑娘！妳……」

雲中燕臉上的笑意忽然消失，代替的是一片冰冷的寒霜，雙目逼視着武尚威：「我原以爲你是個值得敬佩的英雄，所以我不敢讓我這個強梁之家害你一輩子，也自認我這個出身強梁之家的女兒配不上你，現在我才知道你連我們這些人都不如，我瞎了眼，我該讓那個人一掌劈死你。你給我滾！別髒了我們家這塊地兒，你馬上給我滾！滾！滾！……」

她越說越激動，突然擰身一陣風般地奔了出去。

武尚威呆住了。旋即他臉上掠過一陣抽搐，咬牙支撑着坐起了身子……

× × ×

雲中燕帶着一腔的悲痛奔出了「聽風軒」，往她自己的小樓上跑，剛拐過一條走廊，忽聽院子裏，有人驚聲地問：「你是？……」

「雲薄天！你不認識我，我認識你，而且我已經把你的底細摸得清清楚楚，你看看這個就知道我是什麼人了。」

雲中燕聽得出先前驚問的那人是她爹，後來那話聲却聽來陌生，顯然是外人；這時候外人闖進她雲家來，說話又是這麼個口氣，當然不是什麼好來路。她邁出的脚步又收了回來，往暗影裏一靠，探頭向院子裏望去。

她看見了，院子裏站着兩個人，一個是她爹雲薄天，另外一個是個中等身材的黑衣蒙面人，好像就是那個要殺武尚威被她驚走之人。

這時雲薄天手裏拿着一樣東西驚聲地：「原來你是京裏特務隊的……」

「知道就行了，別嚷嚷。」黑衣蒙面人淡淡地說。

雲薄天把手裏的東西交還給黑衣蒙面人：「您深夜蒞臨寒舍不知有何見教，請聽裏坐坐，容我敬茶……」

「好意心領，不用了，咱們就在這兒談談吧。」黑衣蒙面人抬手攔住了雲薄天的話頭。

「如此，我恭敬不如從命，您有什麼吩咐，我洗耳恭聽。」

「無事不登三寶殿，沒要緊大事，我也不敢半夜三更的擅闖民宅。雲薄天！你是怎麼樣一個人，幹的是什麼買賣、行當，我都清楚。所以我們說話既無須客氣，也不必繞圈子。」

「是！是！您請只管說。」

「我奉命追殺一個革命黨份子，此人名叫武尚威，你可知道這個人？」

「這個……」雲薄天心頭不由猛然一驚。

「剛才我在街上本有個很好的機會可以格殺這個姓尚的，但却被一個女子橫裏伸手壞了我的事，我一打聽，才知道那女子是你的女兒，而且她已經把姓武的帶回家裏來了。你女兒阻攔我們追殺革命黨，且把革命黨帶進家門，那是她不知情，不知可以不罪；可是現在我已經告訴了你，你要是知情不報，窩藏革命黨，那是個什麼樣的罪名？我不說你也一定知道。」

雲薄天滿臉堆笑：「不敢！不敢！誠如您所說，我是個怎麼樣的人，幹的是什麼買賣行當，您全清楚，那麼您就該知道，像我們這種人對北洋政府衙門一向是低頭哈腰，百依百順的，您說的這個人，我不敢等您說個要字，理應雙手奉上，不過我要斗胆請教一聲，您可是爲他刺殺梁文修而追殺他的？」

黑衣蒙面人雖然仗着幾分北洋政府的官威嚇人，而雲薄天也不是省油燈。話他撂得很明白，別來唬人的一套，好來可以好往，來歹的他不吃這一套。

黑衣蒙面人當然明白雲薄天的話，他兩眼威稜地盯視着雲薄天。而雲薄天居然跟他來個對視，臉上雖然堆着笑，但却毫不畏縮，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

黑衣蒙面人忽然一笑：「濟南地面上的黑道總瓢把子，果然名不虛傳，我領教了。」

「您誇獎，以後還請您多照顧。」雲薄天笑哈哈地一抱拳。

黑衣蒙面人吸了口氣：「你不要客氣，能交上你這種朋友，往後也給我自己很多方便。交朋友要肝胆相照，開誠佈公，所以我不瞞你；梁文修不是武尚威殺的，是我殺的，梁小姐也不是武尚威擄去的，是我擄去的。」

雲中燕聽得心頭一陣狂跳，差點沒失聲叫出來。

「怎麼說，那是您……」雲薄天大感意外地睜大着雙眼直發怔。

黑衣蒙面人冷冷一笑：「梁文修表面上是個富紳，地方上的大善人，實際上他是這一帶地區的革命黨主持人，北洋政府早有情報，要除去他，奈何沒有確實的證據，又因他深得濟南一帶地方百姓的愛戴，所以有所顧忌，一時不便下手。最近有個機會本可以假手武尚威除去梁老頭，誰知武尚威陽奉陰違，不但在半路放了梁小姐，並且跑來這兒夜入梁宅想告警，所以我先一步趕到這兒殺了梁老頭，把禍嫁在他的身上，讓他百口莫辯，跳進黃河也水洗不清……」

「原來是這麼回事兒，武尚威既是這麼個人，我自然沒有理由再護着他，也應該立刻把他交給您，只是……我若是把他交給您，應該算是帮助北洋政府捉拿革命黨，薄有微功，您是不是可以……」笑一笑，住口不言。

「可以。」黑衣蒙面人似乎已懂得雲薄天的心意：「不過依我看，以你的家財如賞你一些黃白之物，你未必看在眼裏。所以我想往上報，在咱們隊裏給你安插個名義，這麼一來你往後幹什麼都方便，一輩子受用不盡，你看怎麼樣？」

「那當然好！謝謝！謝謝。」雲薄天大喜，雙手抱拳連拱，道：「話說在這兒，往後我每做一回生意，一定送您兩成。您請在這兒等等，我這就招呼人把姓武的帶來。」

雲中燕聽得身心俱顫，忍着悲痛忍着急，悄悄地挪身退後折回奔向「聽風軒」那邊去。

她飛快地進了「聽風軒」，可是她怔住了；炕床上空空的，那還有武尚威的人影。

顯明地，武尚威一個虛弱的身子，帶着內外雙重重傷走了，是她趕走的。

她心裏好悔恨，好愧疚，雙目含淚，一咬牙，彈身躍上屋面，翻牆走了。

雲中燕剛走，雲薄天帶着總管沈百達趕到，進門雙雙一怔：「人呢？燕兒那丫頭呢？」雲薄天一臉焦急。

「您先別急，也許是姑娘把他搬到別處去了。」沈百達安慰他。

「雲薄天！人呢？」黑衣蒙面人像一陣風般地撲進了「聽風軒」。

「剛才還在這兒，也許是我女兒把他搬到別處去了。」

「哼！你女兒剛才從屋面上出去了，走得相當匆忙。」

「這丫頭……」雲薄天臉上變了色，也跺了脚。

「老主人！您應該知道姑娘，她既然知道武尚威刺殺了梁老頭，就絕沒理由放姓武的走。」沈百達說。

雲薄天呆了呆：「這倒是……」

黑衣蒙面人忽然一聲冷笑：「敢情你的女兒跟你並不是一條心啊，如果她沒聽說武尚威是刺殺梁老頭的兇手之前，是不是有這個可能？」

雲薄天臉色一變：「百達！傳我令符，着所有弟兄搜尋武尚威，見着就殺。」

沈百達恭應一聲，轉身要走。

黑衣蒙面人伸手一攔，語氣冰冷：「雲薄天！我的那些只告訴了一個人，你要給我洩露出去，你今後的生意就算砸了，我照樣能使你成爲一個被緝拿的革命黨要犯，你明白麼？」

「您放心，這利害我懂。」

「那最好不過，你幹你的，只要能要了武尚威的那條命，我包你有好處。」話完轉身躍上屋面，越牆而去。

× × ×

武尚威不覺着傷處怎麼疼，不過他知道，只要他不動眞力，內傷便不會惡化；只要他不作劇烈的活動，外傷自也無碍。

可是他覺得渾身乏力，而且有點頭重脚輕，走起來輕飄飄的，似乎隨時都有摔倒的可能。

他一路掩掩藏藏的好不容易到了城牆邊，城門已經關了，而且還有守衞。

他心裏很明白，梁老爺子被殺害的事，目前雖然尚未傳遍濟南城，但用不着到天亮，一定會傳遍；也就是說，在天亮之前他非得出城不可，要不然十之九九他將永遠離不開濟南城。然而這時候他要想出濟南城，又豈是件容易的事？

他倚貼着城牆根兒的暗影處，望着那登上城牆的階梯，沉思良久；要想在天亮之前出濟南城，只有冒險試試了。至於登上城牆以後又怎麼下去呢？那只有先上去以後再說了。

他矮着身體，藉着夜黑的隱蔽，躲躲閃閃地終於登上了牆城。他正伏在城垛上向下望，還沒想到如何才能下去的辦法時，突然聽到了一陣脚步聲。側臉望去，遠處；一點燈光，兩個人影往這邊走了過來，是兩個巡邏的北洋軍。

武尚威心中一驚，連忙身子往下一躺，兩脚先從城垛之間伸出去，然後就勢一滑，咬牙提氣跳了下去。

他不敢想像跳下去之後會是怎麼樣的結果，其實他根本沒有想，也沒工夫想。

「砰」然一聲落了地，頭一陣暈，傷處一陣劇痛直如刀割，城牆上遠處也傳來了喝叱聲。

不能待在這兒，待在這兒仍然脫不了身，他咬咬牙忍疼就要往起站。突然，一陣勁風撲了過來；他心知要糟，想要抬手，奈何却沒有抬手的力氣。他只覺得腰眼上挨了一下，人馬上就不能動了。

武尚威人不能動，手裏的刀仍緊握在手裏，眼睛也看得見，對方是個黑衣漢子；一句話也沒說，伸手攔腰挾起武尚威邁步飛奔。

這眞是「龍困沙灘，虎落平陽。」夫復何言？

武尚威暗暗一嘆，閉上了眼睛。

過了十幾二十來分鐘之後，忽然前面傳來一聲沉喝：「什麼人？站住！」

「嚷什麼，眼睛長在你媳婦褲襠裏了不成。」

「哦！是三爺。」

武尚威覺出黑衣漢子停了下來，睜眼一看；眼前是一間石屋，屋裏只有一張桌子，桌上放着盞破油燈。地上鋪着片乾草，別的什麼都沒有。

「大頭！放信號，往上報。」黑衣漢子胳膊一鬆，武尚威被扔在乾草上，震得他兩處傷又是一陣劇疼。

外頭有人答應了一聲。

「姓武的！你怎麼不說話？」

武尚威目光望向黑衣漢子；黑衣漢子很瘦，兩腮無肉，疏眉細目，一臉奸滑像，兩道目光正狠狠地望着他，他沒說話，沒答理。

「你是個啞巴麼？」

武尚威眼睛一閉，仍沒說話。

黑衣漢子冷冷一笑：「敢情你還是個聾子。」

武尚威仍沒答理他，連眼皮也沒動一下。

「難道你不想知道你落進了誰人的手裏？」

「這恐怕沒什麼分別。」他開了口，但仍閉着雙眼。

「沒想到你『快刀神槍』武尚威還是這麼個趣人兒。行！我交你這個朋友。」黑衣漢子嘿嘿地笑了：「其實，你殺了梁老頭兒應該算是帮了咱們的忙，咱們應該拿你當朋友，可是不知道爲什麼，咱們瓢把子竟傳下令符叫我們截你，並且是見着你就砍……」

「你們當家的是濟南地面上的那一位？」武尚威睜開了眼睛。

「別問我，你還是到陰曹地府去打聽吧，那兒有不少的屈死冤魂都認識他。」

「那你爲什麼還不殺我？」

「別忙。」黑衣漢子陰陰一笑：「殺你的人馬上就到了，我保證你見不着日出就是。」

武尚威沒再說話，可是旋即他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這個時候，你還笑得出來？」

「東海水，曾聞無定波，世事何須扼腕，北邙山，幾曾留閑地，人生且自舒眉，愁眉苦臉保不住這條命，何妨臉上帶着笑意，死得好看點兒。」

「哦！你倒是挺看得開的。」黑衣漢子看了看他：「你就是爲這笑麼？」

「還爲一件事可笑。」

「還有什麼事值得可笑的？」

「我有一身武功，也有一套江湖罕匹的刀法跟百發百中的槍法，可是如今却躺在這兒任人宰割，連動都不能動。我說句話你可不要生氣，像你這種角色，要在以往見了我，只有喪胆逃跑的份兒，而如今，你却站在我面前神氣活現的。我也只有睜眼看着，受了，你想想看，這可笑不可笑？」

黑衣漢子笑了，是陰笑：「不錯！是可笑，不過我覺得你更應該哭。」

「我從來沒哭過想哭也哭不出來。」

「那好辦，我來帮你個忙。」

他身子一彎，探掌就要去抓武尚威的左肩。

「把爪子給我縮回去，你想幹什麼？」桌上油燈一晃，石屋門口多了一個人，赫然竟是雲中燕。

武尚威神情愕然一怔。

黑衣漢子忙收回手，滿臉堆笑迎過去恭謹地躬着身：「姑娘，您怎麼來了。」

「我不能來麼？」雲中燕神色冰冷的道：「老主人讓我來拖人帶回去，牽馬過來。」

黑衣漢子恭應一聲向外揚聲：「大頭！牽馬。」

外頭立刻響起了蹄聲，一個大頭漢子牽着一匹鞍轡停當的健馬到了門口。

「把人給我搭上馬。」雲中燕說着拿起桌上武尚威的那把刀，轉身行了出去。

黑衣漢子不敢怠慢，忙抱起武尚威出了石屋，把武尚威橫着往鞍上一放，回身冲雲中燕陪笑地躬下了身。

雲中燕連看也沒看他一眼，踩蹬上馬，縱騎馳去。

「老天！怎麼碰上了這位姑奶奶。」黑衣漢子吁了一口氣，抬手擦了擦臉上的汗。

他回身進了石屋，在那乾草上剛躺下，忽然一眼看見門口多了兩雙脚，一怔抬眼，立即一骨碌爬了起來，跨步過去躬下身：「老主人，您……」

門口站着兩個人，雲薄天擺擺手。

「姑娘帶走了。」

雲薄天一怔：「什麼時候的事？」

「剛走，您沒碰見？……」

雲薄天臉色一變，抖手一掌，黑衣漢子臉上結結實實地挨了一下，蹌踉出幾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半張臉紅腫，嘴角流出了一縷鮮血，楞楞地瞪着眼：「老主人！您……」

「誰叫你把人交給她的？」雲薄天滿臉怒色。

「怎麼，老主人！姑娘她……」

外頭忽然傳過來一聲冷叱：「冒失，滾！」

一聲悶哼，接着是「砰」然一響，是人倒地的聲音。

雲薄天跟沈百達一齊轉過身去，丈餘外冷然站着那個黑衣蒙面人。

大頭漢子手捂着肚子坐在黑衣蒙面人身側七八尺外地上。

雲薄天怔了怔：「怎麼？是您……」

「這地方你能來我不能來？」

「我不是這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我只是感覺有點意外。」

「這有什麼好意外的，我看見這兒放起的信號，就知道是武尚威落在了這兒，可惜你我都來遲一步，人又讓你那個好女兒弄走了。雲薄天！你的女兒怎麼老跟咱們作對。」

雲薄天臉上現出苦色，剛要說話。

黑衣蒙面人忽然冷聲一笑，又開了口，道：「你也用不着再說什麼了，窩藏革命黨與革命黨同罪，你女兒的行徑已不只是窩藏革命黨，這是什麼罪名你應該知道，一句話，我限你三天之內找到你的女兒把武尚威交給我，你可以將功折罪，要不然……」

雲薄天聽得臉色連變，旋即暗吸了口氣，冷聲一笑：「閣下，你太過份了。」

「我怎麼太過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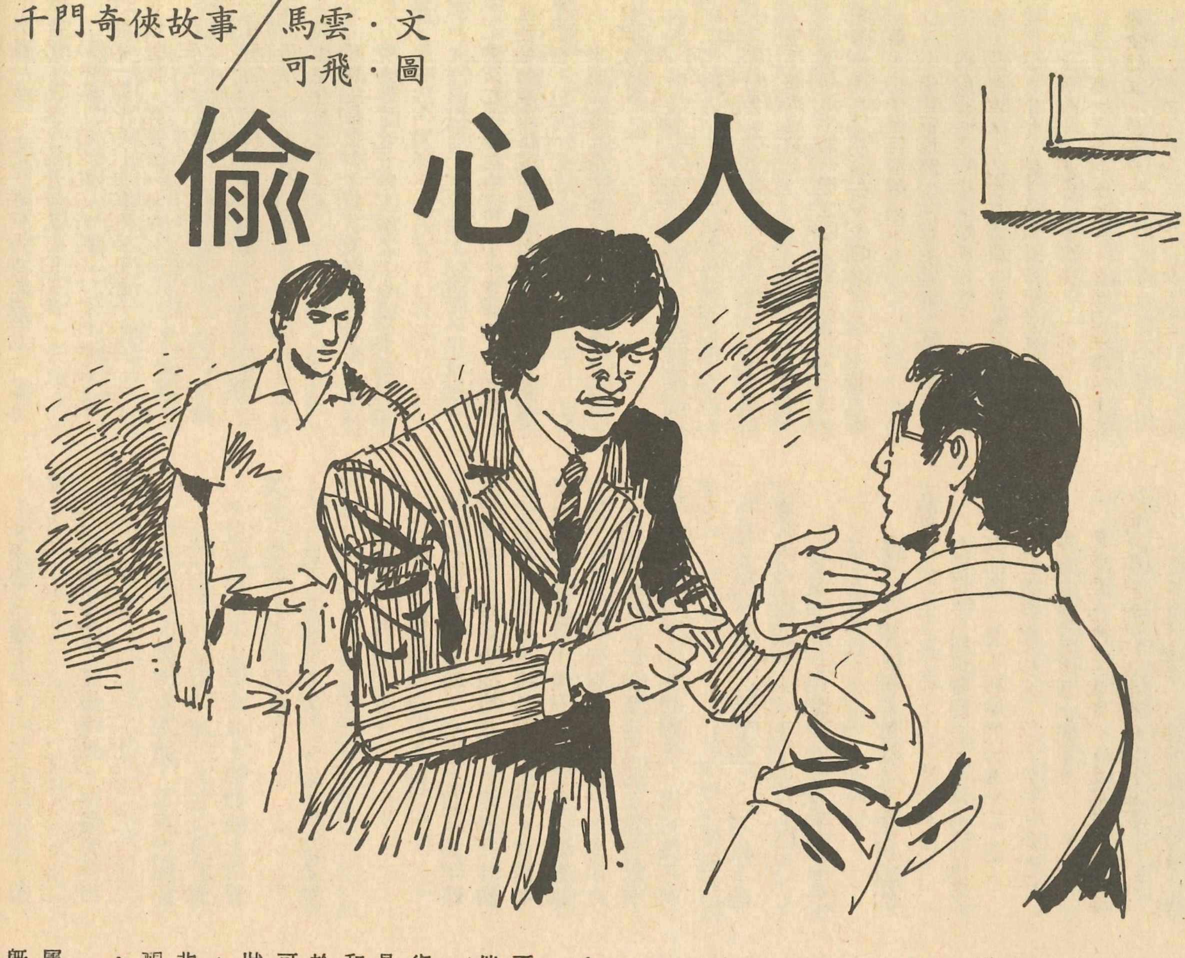
「閣下是個聰明人，該知道事到如今，這找尋武尚威的差事可不能讓我一個人担啦。」

「雲薄天！你這話怎麼說？」

（未完・三）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偷心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那怪客用小刀威脅汪用，並用妖術使他神智顛倒，正想利用汪用親手寫幾個字：殺我者游……游天虹知道時不我再，如果不動手汪用性命堪虞，便迅速從士多房內衝出，怪客飛刀向其斬殺，二人糾作一團，怪客又用妖術將游天虹迷惑，利用游天虹持刀殺汪用，此時又來了辛尼，見狀先將游天虹打倒，正想制服辛尼，反被怪客用妖術迷惑，幸游天虹倒地清醒，又將怪客制服，跟着林浩探長趕至，將怪客拘拿帶回警局，游天虹因受傷送院治療。審問怪客利樹，自稱職業殺手，受僱殺游天虹，尚未有結論，又被他用妖術迷惑警員逃脫……

抓住眞兇 洗脫罪嫌

但是，當何教授聽了游天虹一番憶述之後，却皺眉道：「這件事看來有些古怪。」

游天虹道：「爲什麼？」

「據我所知，催眠術的力量不致於會令人存催眠狀態之下，而去犯罪的。」

「是的，過去我也和你談過了催眠術這方面的事。我明白個中原理，但是，會不會有比催眠術更高深的？」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會不會有比催眠術更高深的，我不敢武斷。」何教授說：「但是，催眠術只可以令人入睡——那是利用心理和視覺，令到一個人的眼睛疲倦而睡去的。至於談到受催眠之後而犯罪的問題，我以爲是不可能的。因爲人是有良知的，當受術者於催眠狀態之中，被術士指揮去做違背良心的事之際，受術者的潛意識裏，會警告自己，那是一宗非法的事，在那一刹那間，受術者便會立刻清醒過來。除非，你指使去做那件事，是合理的，那就例外。」

「不過，這件事很明顯，利樹用的，正是屬於催眠術這方面的事。」游天虹反問：「他既然來自印度，會不會懂了比催眠術更厲害的妖術？」

「印度那邊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妖術。也許都是由催眠術這方面演變而來的。」何教授說：「但是，普通的催眠術，是沒有可能達到令人犯罪的目的的。」

游天虹欸在沙發上沉思。

何教授看見他疲乏的神態，忍不住說：「你不如就在舍下住一晚。」

何教授一邊又吩咐下人準備好一間客房，讓游天虹師徒二人在此渡宿。

游天虹那一晚根本沒有正式睡過，直至天亮時才睡去。小牛却倒頭大睡。一覺醒來時，已是翌晨七點多鐘。他朦朧地自客房出來，跑到洗手間去。

也許是由於連日來他奔波勞碌的緣故，小牛仍然睡意盎然。

就在他由洗手間出來的時候，在走廊上却遇上了何教授。

何教授忽然對小牛凝目而視，口中唸唸有詞。

小牛在迷迷濛濛中，竟然聽從了何教授的指揮，表情忽然變得痲木起來。

他一步一步的，在何教授的指使之下，步向客房，然後，直趨游天虹的睡床。

這時候，游天虹仍未睡醒，他昨晚沒有好好睡過一覺，所以此際睡得正酣。小牛一步一步接近他，他竟然一無所覺。

在平時，游天虹的警覺性極高。像現在這種情形，他可能立即醒來，可是，也許是由於太過疲倦，也許是事前他太過相信何教授這個人，所以，一種安全心理，加上濃厚的睡意，令到他完全無動於衷。

何教授命令小牛對游天虹施行暴力——只見小牛伸出雙臂，力握游天虹的頸項！

就在這一刹那間，游天虹立即就甦醒過來了。

游天虹在掙扎中發覺小牛雙臂力大無窮，也發覺何教授在喃喃自語似的，心裏即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他一邊高叫：「小牛，是我啊！我是師父！」

另一方面，卻極力掙扎。

可是，小牛竟充耳不聞，只聽從何教授的指揮，繼續對游天虹施暴。

眼見游天虹受創的身軀，被小牛極力壓住，雙手越握越緊。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游天虹拚力一推，順勢一掌，重重摑在小牛的臉頰上，「啪」地一聲，小牛登時清醒過來。

小牛怔怔地問：「這是怎麼一回事？」

何教授呆了一陣，喃喃然說：「原來催眠術，眞有這麼大的神奇力量。我這是第一次試驗而已。小牛，剛才你有什麼感受？」

小牛瞪住何教授，反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一定是利樹的人，你想用我雙手去扼殺我師父，是不？」

何教授苦笑道：「不！我想證明一下，催眠術的神秘力量而已。」

小牛這時已經清醒過來，想想剛才的情形，猶有餘悸。他極之懷疑何教授，突然一手執住何教授的衣領，道：「你快告訴我，利樹在那裏？」

游天虹連忙跑過來，勸開他們。同時又責備小牛道：「你太魯莽了，何教授決不是那種人。」

何教授皺着眉，默默無言，這令到小牛更加疑心；可是，游天虹的意見，他是必須尊重的。

游天虹這時候也給何教授這古怪的表情，弄得奇怪起來。

何教授突然跳了起來，喃喃地說道：「難道就是他？利樹，姓孫的。」

游天虹和小牛交換了一個眼色，這時候他們才明白，原來小牛也提醒了何教授，令他回憶起一些周圍的人事來了。

游天虹問道：「你認識利樹？」

何教授沒有答他，跑到客廳一個書櫃裏去，搜出了一本相簿。

游天虹和小牛跟出客廳裏，何教授翻閱相簿片刻，然後，他指住其中一幅照片，道：「你看清楚，照片中這個人的面目如何？」

游天虹細加辨認，然後說：「有點像利樹。你怎麼認識他的？」

「我在印度講學時，有個人介紹我認識他，當時我的朋友說，他是個對催眠術最有研究的人。」何教授回憶着說：「不對，我記得他不是叫利樹，他是姓孫，叫孫志彪的。」

小牛看着照片中人，樣子分明是個中國人，卻頭纏白巾，作印度人的裝束。

何教授又說：「我記得，當時我的朋友說，他是極負盛譽的催眠學家和魔術師，所以，朋友才介紹我們相識。我們研究催眠術時，他表示同意我的見解，催眠術是不可能令人犯罪的，因爲人都是有良知的動物。但是，剛才我向小牛施術時，他顯然無法反抗我的指揮。這就是說，高深的催眠術，是可能有一種神奇力量的。」

小牛問道：「然而，你怎麼會忽然想起他呢？」

「我剛才用於你身上的一種邪門催眠術，這催眠術正是孫志彪教給我的。」何教授說。

「邪門催眠術。」游天虹說：「催眠術怎麼會分門別類的？」

「這不過是我替它定名的。」何教授說：「當時我解釋，催眠術是對醫學有幫助的一種學術，我稱之爲正派催眠術。至於剛才我所講的一種邪門催眠術，正是孫志彪他本人發明的。我記得，他和我研究這種催眠術時，聲明這是滲入了魔術一類玄妙學問的。也就是較爲高深的一種，我卻把它叫作邪門催眠術。施用這種催眠術，須要選擇對象，就是像小牛剛才那樣，精神恍惚的人；或者是意志薄弱的人。」

游天虹相信何教授所說的，都是眞話，因爲，過去那些受到利樹催眠，而去跟他一起犯罪的人，都是一些神志不清或是睡眠不足的婦女。

例如：香太太日夜沉迷於四方城中；富家女費英和何晶晶，都睡眠不足，還有，那個吧女也是神志不清的。這等女人，都正是何教授現在所說：神志不清，意志薄弱或者精神恍惚的人。

小牛反問道：「這傢伙爲什麼會由印度回來？又爲什麼要與我師父爲難？」

「這孫志彪每年都會離開印度一次，到世界各地巡迴表演。這一次，可能是受人利用，或者收買。」何教授說道：「游先生平日做過不少行俠仗義的事，可能間中開罪了一些人。你也該知道老千是最怕被人揭底的。」

游天虹說道：「是的，他可能是被人收買的。」

何教授說：「無論如何，他是個極之高深的催眠學家；起碼，我利用他的『精神控制法』，便有了剛才所見到的奇效。」

游天虹又問：「那麼，剛才如果我不打醒小牛，小牛可能會傷害我麼？」

「當然會的，不過，你放心，我會在適當時候制止他的。」何教授說：「我昨晚自從和你傾談過之後，想了一晚，認爲你所講的，可能正是孫志彪所講的那種妖術。我當時學了一點兒，所以便施用於小牛的身上。剛才我看見他睡眼惺忪，便乘機試驗一遍，想不到，果然有此種神奇的力量。這麼說來，利樹十有八九是孫志彪。」

游天虹道：「我從未認識一個這樣的魔術師。不過，你們既是認識的，爲什麼他不來找你？」

「他已然改名利樹，當然是不想有人認識他的眞面目，又怎會來找我？」

何教授話未說完，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他跑到電話機旁接聽，對方是個男子。只見何教授聽了一句，便面色緊張起來。

游天虹也發覺情形不對，走了過去。

這時候，何教授又對住聽筒說：「好吧！你來就是了，我等你。」

電話「鈴」的一聲，掛了線。

何教授神情緊張的，對游天虹說道：「孫志彪眞的到了本市。」

游天虹和小牛也都不期而然地爲之緊張起來。

游天虹怔怔地說：「眞的是他？」

何教授道：「剛才我聽的那個電話，正是他打來的。」

「他怎麼說？」

「他說，他剛剛和他的妻子到了本市，正要來拜訪我。我想：這正是你們認人的最佳機會，所以，我沒有拒絕他。」何教授又問道：

「要不要我報警？」

游天虹身體還未復原，想起利樹的可怕，他也沒有反對何教授報警。

可是，電話筒拿起之後，有些異狀！

所謂異狀，就是電話無法打出。普通電話拿起來時，在未撥號碼之前，是會先聽到一種電流的聲音，可是，現在卻沒有這種聲音。

何教授接連撥了兩次警局的號碼，還是無法可以接得通。

游天虹把聽筒接了過來，聽了一遍，立即又把聽筒放回電話機上擱着。沉聲地說道：「他們還沒有掛斷線呢，怪不得你無法打出電話了。」

這是電話系統的一種現象，當外面打來電話接通之後，如果對方不掛斷線，你的電話是無法打得出的。除非你另外利用一具電話——例如到隣居去借電話，通知電話機樓，他們才會替你把線路截斷。否則，對方總可以爲難你一個時期。

這是常識問題，游天虹一聽就聽出了。

何教授詫異道：「他爲甚要扣住我的電話線呢？」

游天虹道：「也許他另有目的！」

何教授心裏一凜，道：「我要到隣居去打電話給警方。」

說着，他就跑到大門那邊去。

可是，門鈴卻在這一刹那間响了起來！

「誰？」何教授怔怔地問，眼睛卻湊到門眼上去了。

他只瞥了一眼，立即回頭低聲對游天虹道：「是他，孫志彪！」

游天虹也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低聲道：

「他來得好快啊！」

要是在平時游天虹固然不會怕這麼樣的魔術師，問題是他身體還未復原。而且，剛才他才領教過何教授施於小牛身上的邪術。

如果何教授的話是眞的，那麼，教這種邪術給他的孫志彪，一定更加厲害。

所以，他和小牛立即躲進了客房中去。

客房就在客廳附近。

何教授待他們躲了起來，然後去開門。

門開處，走進來的，除了頭纏白巾的孫志彪之外，還有一個作印度婦女打扮的女人。那是孫志彪的妻子小紅豆。他們本來都是中國人，只因爲久居印度的緣故，連習慣和裝扮，也都學足了印度人。

何教授極力避免給自己的視線直接接觸及孫志彪兩夫婦。

可是，他們進來之後，視線便開始在四下裏搜索起來。

游天虹在門縫認出了他們的眞面目。是的，那眞的是利樹。

雖然他改了裝，打扮成一個印度人，但游天虹目光鋭利，一認就認出了他。

游天虹低聲對小牛說：「果然是他！他不就是利樹麼？」

小牛點點頭，道：「正是的，他爲甚麼要扣住電話綫？難道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裏嗎？」

「我想是的。小牛，想辦法離開這裏吧！」游天虹顯然也想及安全問題來了。

小牛看了客房中的窗戶，除了這度門之外，便是一個窗門。

窗門向後街，離地超過了四丈——這是四樓。

游天虹在身體沒有問題的時候，由這兒窗口縱跳下去，是做得到有餘的。可是，現在他的傷勢還是在須要留醫的階段。

就在他們師徒二人談話之際，有一種奇怪的喃喃自語聲，傳到了他們的耳鼓中。

游天虹再往外望時，發覺何教授此際已是口呆目瞪，完全不是剛才那一副神情。

游天虹不禁大驚失色，立即把房門關閉，上了栓。

小牛也看見了情形有些不對，道：「我們的行踪，怎麼會給他們查出的？」

「大概是他知道我和何教授是朋友。」游天虹說：「他在我家中找不到我之後，便來套取何教授的口供。一個人在被催眠之後，往往是會說出眞話的。」

游天虹一點也沒有猜錯，利樹在對何教授施術，要他說出實話。

何教授在深度的催眠情況底下，終於說了眞話。於是，利樹和小紅豆便步向客房。

客房房門緊閉，利樹舉手敲門。

小牛立即叫游天虹沿住水渠而下，小牛也隨後下到後街。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隆」然一聲，被人撞倒了。

小牛挽住游天虹，直奔向街口。

街口的「營業車停車處」，正放着一輛街車，他們毫不考慮的，就坐了進去！

「砰」然一聲，車門剛剛關閉之後，小牛說道：「請把車子開往警局！」

可是，那街車的司機却笑道：「怎麼啦！你們也要倚靠警方的庇護嗎！」

游天虹和小牛都不禁怔了一怔！

街車已經立即開動。小牛推車門，但却無法推得開。

游天虹仔細辨認那司機的聲音，似乎是個女人聲音。再看她的樣子，果然是戴上一頂鴨嘴帽的喬裝者。顯然的，這是一種預謀。

游天虹力持鎮靜，問道：「你是誰！」

「我是誰也好，不必告訴你，反正等會兒你總會知道的。」那個女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小牛忍無可忍，一拳擊向前面，「轟」然一聲，原來前後車廂之間，又隔上了一重玻璃——這是不碎玻璃。小牛痛得跳了起來。

那女司機哈哈大笑，道：「這是一輛特別的街車，你反抗只是徒費氣力而已。」

這時候，那女司機又打開了一具通話儀器，說道：「我是珍妮，仇人落入我們的圈套了。現在我正把車子開往地牢。」

這句話連續說了兩遍，對方也答了話。

小牛痛定思痛，握住拳頭大聲道：「這又是什麼鬼把戲？仇人？到底我們與你們有什麼仇？」

「當然有的。」那女司機答道：「回去之後，我們會慢慢告訴你！」

小牛看看玻璃窗外面，有一輛警方的巡邏車經過，立即叫道：「救命啊！」一邊叫，一邊敲着玻璃窗。可是，巡邏車一揮而過，對於他的呼救聲，似乎毫無反應。

小牛氣極，頹然坐了下來。

那女司機大笑道：「外面是聽不到這裏的叫聲的。」

游天虹比較冷靜，問道：「小姐，難道你也是利樹的人？」

「我是他的妻子。」女司機珍妮道。

「那麼跟他一起去訪何教授的，又是誰？」游天虹又問道。

「她也是他的妻子。」珍妮說道：「她叫小紅豆。」

小牛「哼」一聲，說道：「好不要臉的女人。」

珍妮道：「如果你信我們回教，也可以學

他一樣，多討幾個老婆。」

游天虹又問道：「利樹是不是就是孫志彪呢？」

「是的。」珍妮說道：「現在，什麼也不怕給你們多知道一點了。因爲，你們已經沒有生還的希望了。」

「我這個人，一向將生死置於度外的。」游天虹說：「所以，你把我怎樣處置，不成問題。問題却是我總覺得自己死得不明不白。」

「我只是奉了我丈夫之命行事的。」

「你又怎麼知道我在何教授那裏？」

珍妮笑道：「過一會兒，我丈夫便會告訴你。」

「你怎麼知道我要坐你的車子？」

「附近沒有街車，只有我一輛，人家叫我我也不去，一心等待你們上鈎。」

這時候，有一輛汽車自後駛來。很快已經追及這輛僞裝的街車。

對方並非別人，正是利樹和小紅豆。還有一個呆若木鷄的人，就是何教授。

小牛忍不住說道：「你們這班人，屬於旁門左道的，遲早也得不到好死，我勸你好好地想想，趁早擺脫利樹他們吧！」

珍妮笑道：「你年紀還輕，怎會懂得愛情的滋味？我們都甘心爲利樹做牛馬，因爲他有一股無名的力量，把我們緊緊的吸引住。」

汽車駛進了一條橫巷，駛了入去。然後又開進了一間車房中去。

車房很闊大，可以容納得下兩輛汽車。

珍妮把僞裝街車開進去之後，利樹的一輛汽車，也由小紅豆開了進去。

利樹首先打開車門，跳下汽車來。

汽車內的何教授還是木然無所動。

利樹把車房的門關閉，然後掏出一把手槍來，再將車門打開，喝令游天虹和小牛下車。

那一邊，小紅豆也把何教授叫下車來，驅他入到地牢之下。

游天虹和小牛在手槍的指嚇之下，只有依命步下了石階，也入到了地牢之內。

地牢裏簡陋得很，只有一些木箱，連枱椅也沒有一張，顯然是給他們加以利用的地方；也許是租借回來的，亦未可料。

游天虹當初以爲利樹把他押進了地牢之後，便會把他槍殺。可是，看樣子，他似乎還有所待。

利樹首先讓何教授清醒過來，道：「何教授，你當然知道我是誰的？」

「是的，你是孫志彪。」何教授揉揉雙眼，如在夢中醒來。

「不錯，我們在印度認識，」利樹又說：「我其實沒有改名換姓，你是中國人，當然知道，中國人有名字及別號的，利樹正是我的外號，我正名是孫志彪，又叫孫利樹，我記得，在印度的時候，你曾經說過，催眠術是不能令人犯罪的。」

「是的，當然你也同意了我的見解。」

「但是，我也說過，深奧的催眠術，是足以令人做出一些違背自己意志的事的。」

「我當然記得，你教過我一些這方面的知識。你說，這是魔術，我却把它稱爲邪術。」

何教授又說：「其實，妖術也好，魔術也好，我都承認你是個中高手，否則，我剛才又怎會着了你的魔道？」

「哈哈，那是你過奬了。」利樹說道：「其實，我發夢也想不到，你會庇護着游天虹師徒二人。但是，你也知道，警方查案，也多靠綫人，而這些綫人，並非受薪的。他們得閒無事，四處流浪，誰有錢給他們，他們便會爲你打聽一下。我就是化了一筆金錢，才查到你把游天虹師徒藏了起來。於是，我便安排了這一個妙計，先到附近商店借電話，佯稱我剛剛自印度來。但仍防你會報警，因爲游天虹一定會和你談過許多關於我的事，因此，我才會偷偷把電話擱起，迅速和小紅豆到府上來，想不到果然在你的眼神中，看出了有許多地方不對勁，於是我才決定對你施術，要你講老實話。」

何教授嘆一口氣說：「是的，我已經警告過自己，但仍無法避免你對我施妖術，你眞厲害！」

「哈哈，說穿了，也沒有甚麼特別，一個人的心情緊張，往往可以自眼神中窺出一些端倪的。」

何教授瞥了游天虹一眼，道：「孫志彪，你應該放過游先生，他是個正義的人。」

孫志彪也就是利樹。只見他笑了一陣，道：「這是我們私人的事，你可用不着來管。我把你帶到這裏來，只想證明我當年對你談及的理論，那就是任何深奧的藝術，都可進展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催眠術當然也是藝術之一。」

「你運用了藝術，變成了妖術。這當然不能算是正宗的催眠術吧？」

「你只要肯研究，回頭我可以教你更深奧的，其實，這是以催眠術爲基礎的。」

游天虹和小牛一直不作聲，但是，當利樹和何教授在談話時，他們却交換着眼色。何教授却佯作不見。

就當他們談至興高彩烈時，游天虹突然一掌打在利樹手腕上，手槍立即墮地。

小牛在時間上配合得恰當，鐵拳橫擊，首先把利樹打得朝天仰倒。

何教授也迅速奪得墮在地上的手槍，喝道：「不准動，你動一動，我就開槍！」

轉眼之間，形勢便告改觀，利樹和他的兩名妻子，都在手槍的控制之下。

何教授說道：「你太過旁門左道了，孫志彪。」

利樹苦笑道：「何教授，我和你無寃無仇，你何必與我爲難？」

何教授道：「千門奇俠是正義之士，你也不該與他爲難。」

「你是指游天虹？」

「是的。」

「可是，我和他却有仇。」

「你一直旅居印度，遠隔他鄉，又怎會跟他有仇？」

「你不知道的，何教授，我有一個弟弟孫志龍，正是給他害死的。」

游天虹恍然大悟，原來大老千孫志龍竟然是他的弟弟。

記得當年孫志龍憑他的出色的千門絕學，令到不少人傾家蕩產，而他的地盤却不斷地擴張。一時間成爲富甲一方的千萬富翁。後被千門奇俠游天虹查出事情的眞相，經過一連串的周密安排，終於令到孫志龍破產，並且露出馬脚。

當時孫志龍明查暗訪，知道游天虹破壞其好事，便千方百計要去暗害「千門奇俠」游天虹。

在一偶然的機會下，他們狹道相逢，孫志龍大打出手，並以飛刀突然擲向游天虹，結果給及時趕到現場的林浩探長射殺至死。

但這已經是數年前的事了。

何教授却說道：「據我所知，游先生爲人嫉惡如仇，令弟如果眞的如你所言，被游先生所殺害，相信他也不是什麼好人。」

孫利樹哼了一聲。

何教授說道：「現在請你出去，我要把你交給警方，讓法律裁判你！」

利樹口中唸唸有詞，目光却注視何教授的身後，他雖然沒有說什麼，但是，何授敎却在

心理上受到了威脅，他的目光不敢正視利樹，卻忽然担心到背後有人突襲似的，立即回轉身去！

就在這一刹那間，利樹立即衝前，小牛看得清楚，忙叫了一聲：「何教授！小心！」

游天虹早已算在心裏，所以當利樹脚步移動時，他立即揮出右脚，登時把利樹踢個人仰後翻。

即使如此，何敎授仍在張惶失措之中，扳動了機擊，「砰」的一聲槍响，火光一冒，子彈射向利樹的手臂之上，只聽得他一聲尖叫，登時就倒在地上。

何教授在驚惶中那一槍射得不準，否則利樹一定命喪當塲。

利樹既然傷得不重，爲什麼他要倒在地上？游天虹立即趨前，原來他已窺出了利樹的企圖。

利樹因利乘便，就地就是一滾，果然滾到何教授的身傍，游天虹一𨂿脚狠狠地踏上利樹的手腕上——當時他的手腕正待將何敎授拉倒地上，目標顯然在於奪槍。

可是，當他的手腕給游天虹踏上之後，立即變成了痳木。

游天虹喝道：「你再動上一下，我便要教你的手腕折斷！」

利樹但覺有千斤壓力，根本就絲毫無法動彈。

就在此混亂的一刹那間，兩名忠於利樹的女子——珍妮與小紅豆，一齊發動攻勢，不顧一切的直衝過來。

何教授喝道：「不要動！」

然而，兩個女人有如兩頭雌老虎，充耳不聞的，飛撲而至！

小牛在這種塲面中，表現得最是靈活。只見他一個飛身撲跳，首先攔截住珍妮，他也顧不得她是個女人，迎面就是一掌，打得珍妮立即倒退了好幾步。

但是，小紅豆卻由不同的方向衝來，小牛無法分身，而何教授在情急之下，眼看無法制止這女子的衝動，「砰」的一聲槍响，子彈射向她的腿部。

小紅豆尖叫一聲，倒了下來。

珍妮不敢再動了，但小牛仍然担心她發難，縱跳過去，把她制在手中。

地牢的石階之上，突然傳來一陣步履之聲，各人都爲之呆了一陣。

迷濛的光綫底下，但見兩個人影，直奔進來。

何教授以爲又是利樹的同黨，大喝一聲：「不准動，否則我開槍啦！」

槍咀指向進口處，但是，在那裏出現的，卻是兩名武裝巡警。

何教授立即鬆了一口氣，道：「你們來得正好，我把一個逃犯交給你們！」

兩名警員先是一怔，但現在看清楚對方的面目之後，同時又看見游天虹師徒二人在場，心裏立即明白過來，於是走過去，把利樹和他的兩個妻子，分別加上手鐐。

離開了地牢，一輛巡邏警車已經在外等候着。

原來剛由地牢中傳出的槍聲，驚動了過路人和隣居，於是才有人撥電話報警，也有人告訴了過路的巡邏警員。警車正是收到無綫電報告，而趕至現塲接應的。

這裏雖然是一條橫街窄巷，但是現在卻擠上了許多人。他們都以好奇的眼光，看着利樹等人，紛紛被送上了警車；而現塲卻被封鎖起來。

× × ×

在警局中，何教授變成了警方的顧問，警方人員在他的建議之下，採取了許多預防措施，以防止再給利樹逃脫的機會。

連串的審問結果，利樹只有把竊得的一部份各式珠寶，歸還了原主；包括那顆聞名的「東方之珠」在內。

原來這些珠寶全是給小紅豆和珍妮看中了的，她們既是利樹的妻子，又是好助手。爲了預防萬一起見，他們雖然身爲夫婦，仍不敢同居於一間房中，以免事發後一網成擒。

游天虹把在地牢中所見的情形，向林浩探長複述了一遍。

林浩這才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他苦苦陷害你，原來他就是孫志龍的哥哥。」

游天虹卻開玩笑地說：「說起來，還是你不好，你開槍射殺了孫志龍，他卻把這條數入在我的賬裏。」

由於利樹和小紅豆受了槍傷，被送進了醫院中，住在犯人的病房中。林浩探長怕他們再施詭計，已着令下屬，加意防範。

利樹落網的消息傳出之後，有幾個女人跑到醫院裏去，要求探訪利樹，結果都被警方拒絕了，事後調查所得，證明這幾個女人，都跟利樹有過密切的關係。利樹曾經以不同的身份，去勾搭這些女人；她們只知道他叫孫志彪，卻不知他的身份。而且，當她們跟他幽會的時候，他也不是這一副樣兒，而是像個公子哥兒一般。直至消息傳出，這些女人才知道利樹原來是孫志彪。

奇怪的卻是：這些跟利樹有過密切關係的女人，竟然不避疑嫌，跑到醫院來探望他，雖然警方拒絕她們進入病房探望利樹，警探卻把她們的身份調查得一清二楚。

此中包括有一些歡塲兒女，也有一些正當人家的太太小姐，她們顯然都被利樹迷住了，分明已被利樹偷了心！

利樹到底憑什麼令到她們這樣留戀，就算單是爲了一點兒情慾的追求嗎？

林浩探長想起利樹兩個妻子交出的珠寶，只包括了一些偷自私人的；而打刼珠寶公司的普通珍飾，卻不知道那裏去了。

例如平坦大路「非洲黑豹」珠寶公司價值五十萬元的那一批珠寶，至今下落不明。於是林浩探長立即就想到，利樹可能把這些名貴首飾，轉贈給這些爲他着迷的太太小姐們。

因此，警方一連串的調查工作，便立即展開。

結果，證明林浩探長的推測不錯，許多贓物已落入此等女人手中，可是，令到警方大感頭痛的，就是這些女人之中，有許多是有地位的名流太太。這些貪婪的女人，卻抵死也不承認這是賊贓。

既然不是賊贓，那麼一定有發票的，林浩便以這關鍵去難倒她們；再加上珠寶公司的記號和辨認，結果也追回了不少的贓物。

但是，盡忠於職守的林浩探長，卻因此而開罪了不少名流。而他的上司——警察局長卻是這些名流捧出來的，所以，林浩探長受到責難，自是無法避免的事。

無論怎樣，這一件案至此總算是告一段落了。

審判結果，利樹被判有罪，但罪不至死，只判了二十五年徒刑，他的兩個妻子亦各判徒刑十年。

由於這件案牽涉廣泛，加上「千門奇俠」亦因此洗脫了一連串的罪嫌，因此轟動一時，法庭內內外外，都擠得水洩不通。

直至宣判之後，林浩探長鬆了一口氣，而利樹也給獄警帶上了囚車。

警方爲了防止意外，已加派數十名警員到塲監視一切；直到囚車離開法庭，駛回監獄去

，仍有一車警員，自後護送。

警車上的警長秦天，是個老經驗的警務人員，林浩探長一向很信任他。

可是，當汽車駛離市區之後，秦天卻感到情形似乎有些不對。

首先是前面的囚車開得太快，然後便是駛向了不同的路綫。

秦天一邊用無綫電通知總部，一邊下令司機把警車加速前進，車內爲數八名警員，包括一名無綫電生在內，都立即戒備起來。

這時候，前面的囚車越開越快，簡直是超乎了常軌。

警長秦天這一急非同小可，立即向總部發出緊急呼喚，同時令司機將警車全速開行，企圖越過前面的囚車，可是，那輛囚車卻快得像箭一般，轉眼間，又將距離拉得更遠了。

秦天對司機說道：「那條路不是去監獄的，有沒有捷徑可以兜截他們？」

司機答道：「沒有，這條郊區公路很少人用的，是到海灘去的；但，這不是游泳的季節呢。」

司機話未說完，突然有一輛貨車自橫路上飛馳而出，來勢極急，司機立即煞擊！

可是，由於警車開得太速，雖然司機掣煞，兩車仍然難免相撞。「隆」然一聲，警車立即翻倒路上，貨車亦是傾側。

警車上數名警員均告受創，警長秦天立即跳出車廂，雖然這時他也受了傷，但想起貨車來得太過突然，秦天便拔槍衝前。

但是，貨車裏卻空無一人。

「這是有計劃的行動，」秦天喃喃地說：「他們的目的，在阻止我們追捕，快些叫總部派直升飛機來！」

一些傷勢不重的警員，追隨在他的左右，聽到他的命令之後，立即跑回翻倒的警車去。

然而，那警車上的無綫電收發機已經壞了。

秦天無可奈何，只有目送囚車遠去！

在此之前，警方總部已收到了警車上的緊急求救信號，因此，大批警員在不久之後，已開抵了現塲，林浩探長也聞訊而至！

救傷車將一部份受傷警員送往醫院，林浩探長率領他的下屬們，沿着公路往前搜索，可是，忙了大半天，竟然一無所獲。

在失事現塲展開調查工作的警方人員，卻查出那輛貨車的來歷，那是一輛準備運菜蔬入市區用的貨車，不知怎的，竟會由田邊的橫路，滑進大路上去。如果這是有計劃的行動，那麼，貨車便是給人利用，作爲阻止警車前進的工具。

林浩探長担心的卻是囚車上的獄警們的安全。

因爲很明顯的，他們都是受到了利樹和他兩個妻子的催眠，而至被他們利用的。

何敎授又再度被警方邀請到警局裏去。他力證利樹是可以利用他的「妖術」，而令一個正常的人，陷於昏迷狀態，進而受他指揮。

林浩探長卻說道：「我已警告過獄警們，不可讓他們雙目直視，必須綁上黑巾；直至他們關入獄中去爲止。」

何教授說道：「他們總共是一男兩女，獄警們可能給那兩個美麗的女人迷住了，而讓他們把黑巾解去。你也知道，那兩個美女懂得了這一套，足以令到獄警們上當的。」

林浩探長想了想，覺得何敎授說得有理，三個犯人中有一個施用詭計，便足以控制大局。因爲何敎授證實那種似是催眠術，實非催眠術的「妖術」，的確厲害得很。何教授本身懂得其中道理，仍然難免上當！

由此可見，利樹身手不凡。

郊區公路上佈置了許多警崗，檢查來往車輛，但是，搜索和檢查的結果，仍然有如石沉大海。

游天虹在家中養傷，也從電台的特別新聞報告中，獲悉了這件事。

小牛道：「這傢伙眞厲害，連獄警們也上了當。看來我們的處境更危險了。」

游天虹沉吟片刻，道：「幸而我的傷勢經過一個時期的治療之後，已經好了許多。小牛，你先去準備好汽車，我和你出去一次。」

「師父，你要到那兒去？」

「到郊區現塲去看看。這傢伙，我們不能放過他，否則爲害一定不淺。」

小牛立即到車房去檢查那輛銀灰色的特製汽車。

師徒二人，立即風馳電掣的，把汽車駛往市郊。

公路上的檢查站，軍警林立。可是，只是例行的檢查，並沒有人阻止他們的車輛通過。

汽車逗留在撞車的現塲——就是警車和貨車撞車的現塲。

那兒的田野間，有些農夫仍在耕作。游天虹和小牛跳下車去訪問他們，發覺有些農夫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游天虹知道事有蹺蹊，於是說道：「我們不是警方的人。我姓游，叫游天虹，請把眞相告訴我，你們不會有任何痲煩的。」

有些經常收聽收音機的農夫，也都知道「千門奇俠」游天虹被人陷害的事，他們當然知道游天虹是個正義的人。

有個年青的農夫，對游天虹說道：「不怕坦白告訴你，有個美麗的少女，曾經在附近出現。她打扮入時，身邊還帶了幾個大漢，乘着一輛白色的私家車到這兒來。她指揮着那些大漢把貨車推出路心，阻止警車前進的。」

游天虹問道：「爲什麼你不告訴警方？」

「先生，你也知道，我靠一對手討飯吃的。」年輕的農夫說：「他們警方有時不理會證人的生活問題，如果你胡亂提供口供，他們隨時隨地會把你叫到警局裏去，那時田裏工作，又找誰來做？」

游天虹恍然道：「所以你沒有對警方提供消息，就是怕痲煩，是不？」

「是的。」

「那麼，你可記得那位女子的身材、面貌嗎？」

「圓圓的面形，抹了很多脂粉，着上了迷你裙，還有，還有……」年輕的農夫回憶着說：「還有那輛汽車的號碼……」

小牛插嘴道：「對了，最重要是那輛汽車的號碼，你說吧！是甚麼號碼？」

年輕的農夫抓着後腦，極力在回憶，好一會兒才說：「號碼我倒記得，就是那些英文字頭，我卻不能記憶。你知道，我從未讀過英文啊！」

游天虹道：「只要說出號碼，對我們來說，已經非常之重要。」

年輕的農夫說道：「號碼很易記的，九二四二四，至於前面的英文，我却不知道了。汽車後來由分岔路駕走了。」

小牛靈機一觸，把一本日記簿掏了出來。上面有許多英文，小牛逐個指住問年輕農夫，有些他搖頭說：「不是這個。」一會又說：「對了，頭一個是這個，我認得啦！」

小牛問道：「應該有兩個英文字頭的，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這個。」年輕的農夫，終於又找出了另一個字母。

於是，合併起來，那車牌的號碼便是：「KM九二四二四！」

游天虹脫口叫了出來：「怎麼會是她？」

小牛莫名其妙，問道：「她？她是誰？師父。」

那農夫也問：「是的，她是不是又是利樹那魔頭的姘婦？」

「我想是的。」游天虹道：「利樹的魅力眞厲害，難怪有情場大俠之稱。他要偷女人的心看來是易如反掌的事。」

小牛和那農夫都不明白，但是，却又沒有追問下去。只是那農夫却千叮萬囑說：「先生，只因爲你是千門奇俠，我才會對你說這麼多。如果警方查起來，切不可提及我才好。」

小牛道：「放心吧，我們知道你怕麻煩，一定不會提及你的。」

游天虹也說：「謝謝你，捉到了利樹這魔鬼，對你們也有好處的。」

師徒二人說完，便步往路旁。他們的汽車就停在那兒。

小牛輕聲問道：「師父，你似乎胸有成竹啦？」

「是的，相信何晶晶仍然是着了利樹的迷那種女人。」

「何晶晶？」小牛不禁一怔，「你說的就是何晶晶嗎？」

「是的。」

「KM九二四二四這輛車子，就是何小姐的？」

「不錯。」游天虹說道：「我們立即就要去找何晶晶。」

小牛把汽車駛回市區，再上半山區。那兒一帶正是富人住宅區。

汽車剛剛响了號，有幾條大狼狗便撲了過來！

幸而汽車的玻璃窗全都關上了，否則小牛便是首當其衝！

游天虹說道：「記得上次到何家來，還沒有這麼多的大狼狗！」

小牛也說：「是的，早知牠們這麼兇，我便帶同『幸運』一齊來，讓牠們這班狗眼中也知道厲害。」

看門人走過來，問道：「請問找誰？」

小牛說道：「找你家何小姐。」

「小姐出去了。」看門人說。

游天虹改口說道：「那麼，你家的老爺何柏先生呢？」

「也都出去了。」

師徒二人亦無可奈何。只有把汽車駛走！在下山的時候，小牛一邊駛車，一邊問道：「師父，現在打算到那兒去？」

「警局！」游天虹沉思着說。

「到警局去幹什麼？」小牛莫名其妙地說：「農夫叫我們別對警方提及此事的。」

「我不是去向警方提供消息，而是要去搜集一些資料。」

小牛只有把汽車駛往警局。

在警局門口的停車場上，游天虹離遠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形，正待上車——那是一輛黑色的房車。於是他立即示意小牛，把汽車再往前開，及時攔截住那輛黑色的房車。

黑色房車是屬於「摩登保險公司」的。

剛才游天虹離遠看見的熟悉身形，正是丁青海，坐在汽車中的，還有一個女子，她正是丁青海的助手柳眉。

他們都認得游天虹，於是立即跟他打招呼。游天虹問道：「你們到警局來，大概又出了什麼麻煩吧？」

「是的。」丁青海走到游天虹汽車傍邊來，「何柏先生今天報警，說那顆夜明珠是贋品——假的。所以，我們爲了了解此事眞相，才會跑到警局裏來。」

游天虹說道：「怎麼現在才發覺？」

「這才叫人奇怪。」

「假的，對你們來說，也有責任嗎？」

丁青海道：「何先生一顆東方之珠，保額一百萬元，這包括了各種各色的保險在內。失去之時，他已經報案，歸還時當然銷了案。可是，不知怎麼攪的，今天他才發覺是假的。」

游天虹道：「有什麼方法可以和何柏取得連絡？」

「我們也正想和他取得連絡。可惜，何先生是個社會忙人，我們也不知到那兒去才可以找到他。」丁青海看看腕表，道：「游先生，改天談吧！我要返回公司報告調查的經過。」

「好吧！那麼再見！」

黑色汽車駛走，游天虹的銀灰色汽車便開進那個停車位去！

可是，游天虹師徒二人並沒有下車。

小牛怔怔地說：「師父，這又表示了什麼呢？」

「你自己動動腦筋去想想吧！」游天虹說：「看來利樹未必就只是爲了針對我一個人，才會變得這樣瘋狂，報仇不過只是因利乘便而已。」

小牛恍然道：「那你是說，他是個犯罪專家？專偷珠寶嗎？」

「嗯……」游天虹支吾着說：「現在似乎言之過早，但我相信，何晶晶這一回却是在清醒的情況之下進行這行動的。」

「可是，她爲什麼要帮利樹？」

「這就是我們要去追求的答案。」

師徒二人走進警局裏去的時候，何教授還未走。他在林浩探長的辦公室裏。

林浩探長正在聽電話，沒有跟游天虹打招呼。

何教授却問道：「游先生，你一定也知道了利樹再次逃脫的事了吧？」

「是的，所以我才來看看有些什麼消息。」游天虹說道。

何教授聳聳肩，道：「一些消息也沒有。利樹現在就像玩魔術一樣，逃得無影無踪，我相信那些獄警也是給他妖術迷住了。」

林浩探長這時已聽完了那個電話，回頭對游天虹說：「你一定是知道利樹逃脫的消息，所以要求我們庇護，是不？」

游天虹笑道：「我的傷勢已好轉了，用不着勞動你們保護，不過我想知道，你有些什麼消息？」

「有如石沉大海，什麼消息也沒有。」林浩說：「不過，有件事相信你一定會大感興趣的，就是剛才我接到一個可怕的消息，何晶晶的汽車，在郊區撞下了懸崖之下，翻下了大海去！」

游天虹面色一沉，整個人呆了一陣。

林浩探長不知內裏，反而開玩笑似的說：「你和何小姐的感情可不錯吧？」

游天虹苦笑一下，沒有說什麼。只是問道：「你準備到現場去看看嗎？」

林浩說道：「這是一種交通失事案，我不會去理會的，我正奉命全力處理追尋『情場大俠』利樹的下落呢。」

游天虹說道：「這是利樹案件的牽涉者之一，爲什麼你可以不理？」

「汽車本來是屬於何晶晶的，到底何小姐在不在車內，暫時也不清楚。」林浩說道：「何況，公路上每天車輛來往多得很，偶然失事，又有什麼奇怪？只是因爲這是一宗嚴重的交通失事，所以他們才循例打個電話，向我報告罷了。」

游天虹沒有再說什麼，帶着小牛離開了警局，然後開往郊外去。

汽車失事現場，聚集了許多工程車，以及

警車、十字車和消防車等等，而各式人物之中，却包括了何晶晶的父親何柏。

游天虹走到了何柏的身旁，發覺這位老人家非常之傷心。

游天虹忍不住問道：「何先生，何小姐可在車裏？」

「我也是剛剛聽到電話才趕來的。」何柏說道：「我想她一定也在車裏。」

「汽車還沒有打撈上來，怎麼能證明是她的香車？」游天虹又問。

「她的汽車剛剛經過公路上一個檢查站，那兒的警員認得出車牌的號碼。」何柏說：「當汽車通過檢查站後不到幾秒鐘，便撞下懸崖去了，這還會假麼？」

「那麼，檢查站的軍警，一定也知道何小姐是否在車廂裏吧？」

何柏嘆了一口氣說：「糟就糟在我的女兒愛出風頭，她在社交場上十分活躍，車牌號碼十分易記，檢查站上的軍警也太賞臉了，知道那是她的香車，所以揮手示意，讓她的汽車直駛直過，瞧也不瞧它一眼，因此，他們只知道那輛白色汽車是她的，却不敢肯定她是否也在車內。」

在搜攞中，汽車已經被工程車和消防人員，自海上絞了上來。

那輛失事汽車的確是「KM九二四二四」，是一輛白色的名貴房車。

毫無疑問，汽車是屬於何晶晶的，但是，車廂之內，却空空如也。

四扇車門都打開了，在正常的情況底下，這種交通失事案，車中人九死而無一生，因爲公路上是懸崖峭壁，下面則是大海。即使車上的乘客有奇跡出現，駕駛者亦斷無生還可能。何況，自公路至大海這一段距離，足有百多二百尺。

游天虹對何柏說道：「何先生，你大可以放心，令千金看來並不在車內。」

「我看未必。」何柏老淚縱橫地說道：「屍體要喝飽了海水之後才浮上來的。有時，須要數天的時間。」

一隊蛙人這時又由海上登陸。他們脫下了氧氣筒便說：「眞是奇怪，一具屍體也找不到呢。」

有人插嘴道：「海底水流急，這也沒有什麼奇怪。」

但又有人說：「他們沒有可能生還的，汽車開得這麼快，然後衝出路面墮海，他們怎可以在海底爬出車廂逃生？」

人羣中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着。

何柏却含着淚說道：「只要找到小女，無論生的死的也好，本人也會重重酬他們一筆獎金。」

游天虹開玩笑地，低聲問道：「何先生，我想知道那筆獎金的數目是多少？」

「嗯……」何柏支吾着回答道：「五萬大元。」

「屍體也算數？」游天虹又問。

「是的。我只要明白這件事的眞相，相信她一定在汽車裏。」何柏又說：「如果是活生生的，酬金當然還可以加一點。」

「加多少？」游天虹又接着問了過去。

「不會少的，你也知道，我只得一個女兒，我把她看作心肝寶貝。」

「有沒有十萬元這個數目？」

「如果我的愛女無恙歸來，十萬元對我來說，當然不成問題。」

「那麼，我倒有興趣了。」游天虹笑笑又問：「剛才你由那兒趕來的？何先生。」

「別墅。」何柏說道：「我的別墅就在附近的一個山崗上。」

「誰通知你？」

何柏沉吟片刻，不高興地說：「游先生，你把我看作犯人麼？」

游天虹說：「如果你眞心希望令千金平安歸來，你當然要回答我的疑問，除非，你早已知道令千金平安無事，甚至早已知道她不在這車子裏。」

何柏一怔，說道：「你這麼說話就够奇怪了。」

「一點也不奇怪，這是實情啊！」游天虹一派正經地說。

「什麼實情不實情？」

「實情是你在別墅中，怎麼會知道令千金汽車失事墮海？」

「我別墅中也有電話，你以爲我住在木屋區嗎？」何柏面也紅了起來，「要不要我告訴你，我在警局中也有許多朋友？」

「我當然知道，而且，局長也是你的好朋友。」游天虹又笑了笑，「所以，令千金回到你身邊只是遲早問題而已。」

何柏瞪了他一眼。

游天虹視若無睹，又說：「警方一定會爲令千金而盡最大的努力的，但是，我得聲明，我只是爲了那筆獎金而努力。」

說完之後，游天虹便和小牛立即離開了現場。

小牛不禁問道：「師父，你到底在懷疑一些什麼？剛才我看你似乎在針對何柏。」

「我叫你多動腦筋，爲什麼你不先想一想，然後再問我？」

小牛道：「我想過了，你可能以爲，何柏謀殺他的親生女兒，是不？」

「不，那是沒有可能的事。」

「那麼，你爲什麼在言語間諷刺他？」

「我故意試探他。」游天虹說道：「他怎麼會這麼快便趕到現場呢？這是一個最大的疑問。後來，他說在附近山崗的別墅內，這個疑問便解決了。但是，我仍然要到他的別墅去一

次。」

「現在就去嗎？」小牛問道。

游天虹點點頭。

師徒二人登車之後，小牛把汽車開到附近一個小山崗上去。

一條斜路的入口處，有一塊木牌，上面漆上了下列一些字樣：

「私家重地，非請勿進！」

小牛把汽車停在鐵欄柵之外，按響了車上的喇叭！

一名彪形大漢，不知從那兒閃了出來，很快便到了游天虹的汽車旁邊，粗聲粗氣地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到這裏來幹什麼？」

游天虹朗聲答道：「我們是何晶晶小姐的朋友，請把鐵欄推開吧！」

「小姐不在這裏。」那大漢說道。

游天虹毫不考慮地說：「可是，她約好了我們，在這兒見面的。」

小牛明白師父的用意，插嘴說道：「對了，我們有重要的事。」

大漢想了想，道：「你們等一等。」

說完，大漢由鐵欄旁邊走了進去。

那兒可以通過一個人，但汽車必須把鐵欄柵拉開去，才可以通過。

游天虹就待那大漢步上斜路時，推開車門，走了出去。回頭對小牛說：「看樣子我們十九被擋駕，還是讓我先進去看看，你必須見機行事。」

小牛點點頭。

游天虹依照那大漢的路綫，由鐵欄柵旁邊的空隙走了進去！

但是，游天虹却不是由大路直上，而是沿住道旁的矮林前進！

游天虹差不多走到別墅門前的廣場附近時，便看見剛才那名大漢，正向別墅內走了出來。鑑貌辨色，也可以看出那大漢怒容滿面。

顯然的，這傢伙已經發覺游天虹師徒二人在說謊。

游天虹躲在一叢矮林後面，待至那大漢走過時，右拳一揮，正擊中他的後腦，那傢伙登時暈了過去。游天虹把他拖入路邊的叢林中，然後飛快地，回頭走向斜路下面去，鑽過鐵欄柵，回到了汽車旁邊。

游天虹急急對小牛說：「小牛，快把汽車駛開，找個地方收藏好，然後我們進別墅裏去，看個明白。」

小牛立即把汽車倒退。退到了山坡下面，然後駛入一處密林中。

師徒二人沿着斜路旁邊的矮林登上山崗時，那大漢還未醒來。小牛把他反綁起來，口中也塞了一條手帕。

別墅門前停有好幾輛汽車。游天虹心裏想：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如果只是何柏的別墅，這些汽車要來做什麼用的？游天虹怔了怔，想得出了神。

小牛低聲說道：「師父，屋子裏有人走了出來！」

游天虹躲在一叢矮林的背後，循勢望過去，果然看見兩個大漢，手持長槍，沿住斜路而下，他心裏知道，他們是為了對付他的，也許是怕他師徒二人强行進來吧。

但是，為什麼防守得這麼鬆弛？也許這並不是什麼重要的地方。也許這裏的主人根本想不到會有人一定要進來查看。

師徒二人沿住汽車的行列，閃閃縮縮的到了別墅旁邊。

就在這一剎那間，一陣汽車的馬達聲，自斜路那邊傳了過來。

游天虹輕輕一躍，首先閃進了那別墅旁邊的樹林中。

小牛也十分機警，隨後跟了進內。

片刻，他們可以從空隙中看見，一輛豪華房車，在別墅前面的廣場，停了下來。車廂中走出的，正是何柏！

何柏為什麼這麼快又回到別墅中來？

游天虹和小牛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指指頭頂樹枝。

小牛會意，首先爬了上去！

原來樹枝之上，是可以清楚地瞭望別墅中的情形。游天虹輕輕一跳，跟着也爬上樹枝隱蔽起來。登上樹枝上面，屋裏的情形便一目了然。

可惜，那樹枝面對着的，只是一間屋——二樓上面的一間房。

不過，有件事令到他們師徒二人十分興奮的，就是那房間裏出現一個女人的背影——一個十分熟悉的背影。憑肉眼的判斷，她顯然就是何晶晶。

小牛眞想問道：「何晶晶為什麼會在這裏呢！」

可是，他却知道這兒和二樓那間房的宿舍，近在咫尺之間，根本就沒有讓他們談話的機會，否則，對方一定因為窗外有異聲而望了出來。

只要有人望將出去，就很容易發覺了他們的所在。

游天虹師徒懷疑她就是何晶晶的女人，正待轉身，房外便傳來人聲，那是何柏的呼叫之聲，她便走出房門外。

房門掩上了。

游天虹低聲說道：「現在，我們就由那兒進去吧！」

小牛一怔，說道：「進入別墅裏去？」

「是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游天虹說着，首先扶着樹枝，站了起來。

晃眼間，只見人影一掠而過，游天虹已飛身進了窗內。

此時，小牛勢成騎虎，正待學游天虹一樣，一躍而過，可是，房門就在這一剎那間，突然被人推開來了。嚇得小牛幾乎站立不牢，掉了下去。幸而他攀穩了樹枝，轉身閃到了樹幹的後面。

房子裏，游天虹也旋風似的滾身躲進了床底。

進房間裏來的，並非別人，正是何柏和他的掌上明珠何晶晶。

游天虹躲在床下，看不見他們的面目，但却聽到了他們父女談話的聲音。

何柏說道：「你這次做得好極了，即使是警方，也絕不懷疑，現在，就是有個人比較麻煩。」

「誰？」這是何晶晶的聲音。

「就是游天虹。」

「他也到海邊去看打撈麼？」

「是的，這才麻煩。」

「游天虹——他怎麼樣？」何晶晶追問着說。

何柏嘆一口氣說：「這傢伙似乎開始懷疑到我們的身上來。」

「是因為那顆夜明珠嗎？」

「我也不知道。總之，你千萬不要讓他找到你才好。」

「這個當然，我會暫時失踪一個時期，他又怎會找到我？」何晶晶又說：「只是利樹這班人，又怎麼樣呢？」

「我們救了他們，相信他們一定會忠心於我的。」何柏沉吟道：「問題是如何消滅游天虹師徒二人。」

「這倒容易得很！」

「你這麼說，太過小睹他們了。」

「他們太愛多管閒事，這正好給我們一個殺人滅口的機會。」何晶晶說：「不是我造夢，只要讓他們進入這兒，我們要殺他，就易如反掌。」

何柏說道：「剛才聽說他們已來過了。是不？」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躲在這裏，一步也不敢出去。」

「阿廣進來說，有一個陌生人駕車要進來，說是你約好了他們的。後來，容伯叫阿廣回覆他們，說小姐還未到，還派了兩個槍手去看看，如果情形不對，就殺了他們。可是，兩個槍手剛才回來說，人不見了，阿廣也已不知所踪。」

游天虹聽到這裏，知道他們至今還未發覺樹林中綁起了一個人。心裏悄然鬆了一口氣，但是，在眼前這情形底下，他隨時可能成為人家的階下之囚，甚至有性命之危險。因此他連呼吸也不敢太促！

這時候，又聽到何晶晶在問她父親，道：「你打算怎麼樣對利樹說？」

「他是個被判重刑的囚犯，現在也勢成通緝犯，因此，他必須聽從我的擺佈，然後才可以在這裏生存下去。」何柏又說：「晶晶，你也知道，自從我的生意失敗之後，現在已是空心佬倌一名，還欠下了銀行數百萬元的債項。所以，我才會這樣購重了保險，企圖騙取保險公司一筆鉅欵，想不到利樹被擒後，那顆東方之珠又重回我的手上。但是，利樹逃脫後，我報警說是假的，相信也沒有人證。而你，更是我的寶貝女兒，我也一直購重了人壽保險，現在只要警方證實你的汽車和你同歸於盡，我便可以獲得一大筆錢。第二步計劃，便是利用利樹和我合作，不久之後我便可翻身了。」

游天虹聽到這裏已明白了一半。原來這是個千局。

何晶晶又問：「萬一利樹不答允呢？」

「我起碼也可追究東方之珠和你的保險費。」何柏又說：「如果利樹肯和我合作，相信我不久之後便可成巨富，到時我們可以離開本市，到瑞士去久居。那時候你還不是活人一個麼？」

何晶晶說：「但是，要我在這裏躲着，悶死我了。」

「沒辦法的，你難道不肯救救你父親嗎？」何柏又說：「來吧，我們一起去找利樹他們談談。」

父女二人正待離去，房門却給人敲得「格格」地響了起來。「誰？」何柏問道。

「是我。」一個男人的聲音。

何柏親自開門，進來的是名短小精悍壯漢。何柏拍拍他的肩膊：「阿漢，你做得好極了，不愧是馬戲班出身的天才表演家。」

那個叫阿漢的男子，把一包東西交給何柏，說道：「這是充氣橡皮人，要來冒充小姐的，幸而檢查站的人沒有看破。」

「看破？倒是你不聽話！」何柏說：「我早教你，即使他們揮手示意停車，你也不要理會他。照原來計劃，開車直衝下海去可也。哈哈，你是個飛車表演家，大概死不掉的。」

那傢伙傻笑一陣，道：「那麼，我和小姐的婚事……」

「我會實踐諾言的，阿漢。」何柏說：「你先出去，我們還有計劃要實行呢。」

阿漢退出房門外。

何柏低聲說：「晶晶，你別怕，我會派人殺了這小子的。我怎會收個呆子做我的女婿？」何晶晶這才鬆了一口氣。

游天虹雖然處身於危險邊緣，却認為不負此行。起碼，現在他已明白了整個事情的眞相，何柏陷於破產邊緣，無計可想，只有利用他的女兒和利樹等人，希望渡過難關。

好不容易挨到了他們離開了那間房。而游天虹屈身於床下，已感到開始有點麻木了。所以，聽到房門關上之後，游天虹便立即爬了出來。可是，就在這一剎那間，房門驀地打開，一枝手槍首先伸了入來。同時有人喝道：「舉手，不准動！」

游天虹登時呆住了。小牛看得情急，却又不敢妄動。他看着游天虹被何柏用手槍押了出房外。

小牛想了一會，終於决定先行報警。於是急急躍到了樹下。豈料一枝手槍抵住他的背部，低聲道：「小子，不准動！」

小牛眼前一片灰白，呆着不動。

可是，當那持槍的人出現時，小牛又大喜若狂。因為，那是一名獄警。

原來那獄警正是囚車的人，利樹夫妻三人，正對他們施行催眠時，他們全都佯作昏迷。藉此作進一步偵查。他們都是有經驗的偵探扮成的，奉了林浩探長的命，要一網打盡。何柏在利樹被監禁時，曾設法買通獄卒，與他通消息，豈料獄卒將計就計，暗中報警，林浩探長才會佈下一個陷阱，讓他們自蹈法網。

車上十多名獄警——實際全是偵探，早已將利樹等人反綁，然後暗中控制了別墅內各要塞。結果，何柏父女落網，而游天虹和小牛師徒二人，亦化險為夷！

這麼一來，利樹的罪名更加嚴重。法官認為他是個極端危險的人物，終於判了死刑。而何柏父女，和利樹兩名妻子也分別判了徒刑。

（全文完）

魔鳳遊龍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金童·文
可飛·圖

遺言難盡訴

伍家堡寬敞的大廳上坐了不少的人，老堡主伍天義端坐在大廳正中的虎皮交椅上，臉上是一片悲戚和忿怒混合的神色。

右面兩張太師椅上，坐着伍家堡的兩位少堡主伍剛、伍强，左面的太師椅上坐的是伍天義兩位金蘭兄弟，追魂秀才井望天，和無情金鏢楚定一。

這四人的臉色也很沉重，似乎是名滿中州的伍家堡，正遇上了一件又麻煩、又痛心的大事。

伍天義身材修偉，留着花白長鬚，紫臉、濃眉、虎目、海口，具有着一種不怒而威的氣度，使人望而生畏。

井望天身材瘦小，留着稀疏的山羊鬍子，但一對鷹眼，開闔間神光逼人，一襲灰綢子長衫，一望即知是屬於那種足智多謀的人物，無情金鏢楚定一，却是個白靜、秀氣的人，三十二三歲的年紀，給人一股穩健自信的感受，暗器名家，都似是有着超異常人的堅定。

伍剛、伍强，都還是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繼承了父親的體型，屬於健壯，慓悍，充滿着活力的人。

只聽伍天義長長歎息一聲，道：「老二你說說看，這丟人不丟人，被人家弄瞎了兩隻眼睛，還要把人送回伍家堡，這不是誠心砸咱們兄弟的面子麼？」

井望天手拈山羊鬍子，沉吟片刻，道：「老大，等英侄回來之後，咱們先問明詳情，再作道理，英侄的武功，已得大哥

血書有隱情

眞傳，被人弄瞎了兩隻眼睛，事非尋常，如是有人誠心要砸中州三傑的面子，咱們兄弟也不是省油燈，咱們三兄弟拚了命，也得找回失去的面子，不過，來報三人，語言不詳，咱們還沒摸到事情的根源，這一點，先弄清楚，咱們再定對策。」

伍天義道：「虎父犬子，我沒想英兒會這樣沒有骨氣，既然被人弄瞎了兩隻眼睛，還有什麼顏面回來見我？」

井望天道：「大哥，小弟覺着這正是英兒的聰明之處，他能在瞎了雙眼之後，還偷生苟活於世，無非是想把經過的內情告訴大哥。」

伍天義歎息一聲，未再多言。

這時，一個勁裝佩刀的伍府堡丁，匆匆奔入大廳，屈下一膝，道：「稟堡主，大少堡主，人已到堡門外面，李總管已迎入堡中，特命小的飛稟堡主裁奪。」

伍天義道：「給我帶入廳中。」

那堡丁應了一聲，轉身欲去，井望天道：「慢着。」

堡丁停下腳步，道：「二爺吩咐。」

井望天道：「大少堡主怎麼回來？」

堡丁道：「一副滑竿抬回來的。」

井望天道：「抬滑竿的是兩個什麼樣子的人物。」

堡丁道：「兩個中年大漢。」

井望天說道：「好！帶他們一齊進來吧！」

堡丁應了一聲，飛步而去。

井望天目睹堡丁去遠，才輕輕咳了一聲，對伍天義道：「大哥，他們進入廳中時，還望忍耐一二。」

伍天義道：「我怕忍不下去。」

井望天道：「大哥，小不忍則亂大謀，何況，只有兩個抬滑竿的送人回來，不像有意示威。」

伍天義道：「好吧，老二，這件事由你處置！」

井望天道：「小弟遵命。」

片刻後，一個身着青綢子長衫中年漢子，帶着一副滑竿行入廳中。

堡丁說的不錯，抬滑竿的是兩個黑布褲褂的中年大漢。

伍天義目中冷芒如電，凝注在滑竿之上。

但他却强忍耐着胸中的怒火，沒有發作。

井望天站起身對兩個抬滑竿的大漢一拱手，道：「兩位辛苦了，請在廳中稍坐片刻，休息一下，伍堡主要擺酒替兩位洗塵。」

兩個黑衣大漢放下了滑竿，動作熟練輕巧，不聞一點聲息。

然後輕輕抬下滑竿座兒上的一個青衣少年，放在地上，一欠身，道：「多謝大爺美意，咱們兄弟是受人之僱，已經收了費用，酒飯不敢叨擾，就此別過。」

說走就走，轉身向外行去。

井望天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留步，請稍息片刻，在下還有事向兩位討教。李總管，請招呼兩位貴賓。」

話雖說得婉轉，但已有强行留客的意味。

那帶領滑竿入廳的李總管應了一聲，低聲說道：「二爺已經吩咐，兩位請勉爲其難吧！」

一面說話，一面招呼廳中執事堡丁，搬來了兩張木椅，請兩人坐下，自己却站在兩人身側，明是相陪，暗是監視。

兩個黑衣大漢雖然是作的粗活，但心眼挺細，也瞧出主人强行留客之意，只好在木椅上坐下。

伍天義打量了仰臥在地上的靑衣少年一眼，正是長子伍英，面色慘白，被人從滑竿上移至地上，動也沒有動過一下，心中又是疼惜，又是惱火，一掌拍在木桌上，道：「伍英，你死了沒有。」

只聽一個很微弱的聲音答道：「孩兒還沒有死，不過，也只是一口氣了，我挺着這口氣，就是希望能見到爹爹一面，但可惜孩兒已雙目盡盲，無法看爹爹的慈顏了。」

幾句話，如刀刺心，伍天義又疼又恨，臉色一變，又想發作。

井望天却低聲道：「大哥，請稍息雷霆，由小弟問英姪幾句。」

伍天義長長吁一口氣，欲言又止。

井望天目光轉注伍英的身上，道：「賢侄，你傷的很重，不宜多言，爲叔的只想問你幾句重要的話，你慢慢回答，不要太急。」

伍英道：「二叔，你想問什麼，盡量的問吧！小侄已如油枯之燈，生命之火熄滅在即，我不敢動，不敢給爹爹和二叔行禮，就是想保住這一口元氣，多回答爹爹和二叔幾句話。」

井望天也看伍英虛弱已極，不再躭誤，沉聲道：「賢侄雙目怎會失明？」

伍英道：「被人用藥物點瞎。」

井望天道：「什麼人？」

伍英道：「小侄不知姓名，只知她們都是女子。」

井望天道：「在什麼地方？」

伍英道：「絕情谷中。」

井望天問道：「你怎會跑到絕情谷去了？」

伍英道：「小侄並非有意，只是信步誤入谷中。」

井望天道：「絕情谷傷眼不傷人，你怎麼身受如此內傷？」

伍英道：「小姪兩目遭點瞎之後，被送出谷外，則爲別人所傷。」

井望天道：「那又是什麼人？」

伍英道：「天駝叟……」

井望天說道：「那老鷹頭親自出手的麼？」

伍英道：「似乎是他的徒弟。」

伍天義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接道：「你的眼睛瞎了，手也斷了麼？」

伍英道：「孩兒不敢弱了爹爹的顏面，雙目雖盲，仍和他動上了手……」

井望天道：「他們爲什麼要傷你？」

伍英道：「因爲小侄……」話至此處，全身突然抽搐，耳鼻口間一齊湧出了鮮血。

井望天心頭一震，伏下身去，左手抓起伍英的身子，右掌立刻按在伍英的背心之上，把內力輸入了伍英內腑。」

但是，太晚了，伍英已消耗去了他最後一口護住心脈的元氣。

井望天收回按在伍英背後的右手，緩緩說道：「很慚愧，我不該問他很多話，如若他進入堡中後，立刻施救，也許還有希望救活他。」

伍天義搖搖頭，道：「二弟，你不用抱疚，他早就活不成了，天駝叟練的是摧心掌，他能夠撐到回來，見我們一面，已經是是夠硬朗了。」

井望天道：「奇怪的是天駝叟爲什麼要殺英侄，咱們和他沒有過節。」

一直沒有開口的楚定一，突然低聲對井望天道：「二哥，先問過二個脚夫，英兒的事，咱們慢慢的再商量。」

井望天點點頭，回顧了神情激動的伍剛、伍强一眼，道：「兩位賢侄，把英侄抬入他的臥房，好好守護，不許任何人擅入，不可妄動他身上遺物。」

伍剛、伍强心中充滿着悲痛，但在長輩之前，不敢哭出聲來，只好强自忍下，抬起伍英屍體而去。

井望天目光轉注兩個脚夫的身上，道：「兩位來自何處？受何人所僱？」

兩個脚夫對望一眼，由左邊一人，欠身應道：「小的們來自黃山棲鶴潭，受一位駝背老人所僱。」

井望天道：「天駝叟僱你們來的？」

脚夫搖搖頭，道：「他是不是天駝叟，咱們不知道，不過，他給了咱們五十兩銀子，告訴我們兄弟，這位受傷的大爺，是伍家堡的大少堡主，叫咱們送他到此，並且囑咐小的們，不可再收受貴堡的任何

報酬。」

井望天道：「黃山棲鶴潭，距此有多少路程，你們走了好久？」

腳夫道：「不足三百里，小的們走了兩日半夜，一則大少堡主體重不大，二則小的們貪圖重酬，一路緊走快趕，僥倖把大少堡主交給貴堡了。」

井望天道：「你的意思是……」

腳夫道：「小的之意是說，他還沒有斷氣之前，咱們把人送到，脫了干係，如果未到貴堡之前，少堡主就斷了氣，小的抬個死人回來，只怕很難向諸位大爺們交代了。」

井望天嘆一口氣，道：「兩位，現在也一樣很難交代，只怕要委屈兩位在伍家堡中住幾天了。」

兩個腳夫吃了一驚，但仍有左面一個人答話　說道：「大爺，爲什麼要留下咱們？」

井望天冷冷一笑，道：「言重，言重，不是留下兩位，而是咱們僱用兩位。」

腳夫道：「大爺要到那裏去？」

井望天道：「黃山棲鶴潭。」

腳夫道：「大爺準備幾時動身？」

井望天道：「兩位一路辛苦，先在伍家堡休息兩天，第三天一早上路……」

語聲一頓，接道：「李總管，好好的欵待兩位，每位賞銀十兩，請兩位貴賓下去吧！」

李總管一躬身，回頭對兩個腳夫，道：「兩位請吧！」

兩個腳夫無可奈何的謝了一聲，跟着李總管離開大廳。

一直沒有開口的楚定一突然說道：「二哥覺着這兩個腳夫很可疑麼？」

井望天道：「事情還未弄清楚以前，咱們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可疑的人……」

回顧了伍天義一眼，接道：「大哥，小弟沒有見過那位送信的人，是什麼樣子的？」

伍天義道：「三十上下的年紀，身體很健壯。」

井望天說道：「大哥沒有問他的姓名麼？」

伍天義搖搖頭，道：「沒有。」

井望天道：「那人可有什麼特徵。」

伍天義道：「一個很健壯的普通人，說不出他有什麼特異的地方。」

井望天道：「如是咱們再見到他，大哥能夠認出他麼？」

伍天義點點頭，道：「能！」

井望天道：「好，這樣行了，咱們到英侄的臥室去瞧瞧吧！」

× × ×

伍家堡的內廳，也是伍家堡中議事密室。

已是深夜時分，內廳中高燃着八盞垂蘇宮燈，照耀有如白晝。

廳中一張長形木桌上，鋪着雪白的被單，上面放置着伍英的屍體。

廳中除了伍天義、井望天、楚定一之外，還有一位白衣白裙的美麗少女。

她坐在木桌旁側一座木椅上面，半側着臉兒，凝注着木桌上的屍體，秀麗的臉上，充滿着哀傷，悲戚。

井望天已經三度察看過仰置在木桌上的屍體。

此刻，他正作第四次的查驗。

一次比一次更仔細。

伍天義神情肅然，雖在極度的哀傷中，但却不失威儀，望望井望天愁鎖眉宇，道：「老二，不用再查驗了，他是先被人點瞎雙目，再被天駝叟用內家重手法，震傷內臟而死。」

井望天停下了在屍體上移動的雙手，但兩道眉毛，却皺的更緊了一些，緩緩轉過頭來，說道：「大哥，天駝叟爲什麼要殺英侄？」

伍天道：「嗯！天駝叟和咱們無仇無怨，爲什麼對英兒下如此重手。」

井望天道：「大哥，這就是咱們要的解的謎，很難爲英侄了，他挺着一口氣，忍受着傷害，一路上不敢吃喝，不敢掙動，把最後一口元氣護住心脈，就是等着見我們，我好慚愧，竟然沒有問他最重要事，使他含恨而死，我心中好難過！」

伍天義呆了一呆，道：「二弟，你是說，他心中有一樁隱秘想告訴咱們，却沒有說出來。」

井望天點點頭，道：「是我問的閒話太多了，大哥，你那兩聲呼喝，也使他心神震動，就這樣，他沒法子說出心中的隱秘。」

伍天義道：「他爲什麼不自己說出來呢？」

井望天道：「大哥，別忘了他已是身受重傷，只憑學武人練成的一口元氣撐着，他心智已不受控制，咱們引不到題上，他想說，却無法控制，大哥，他心中只有那麼一個意念，但却已無法控制自己說出那個意念來，要咱們用話引出，眞是難爲他了，他已經忍受了幾日夜。」

楚定一道：「二哥，咱們找天駝叟去，問問他爲什麼出手傷人，傷一個雙目已盲的人，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口氣，咱們決不能忍下去。」

井望天道：「英賢侄的仇要報，但更重要的是，咱們要找出來個中原因，天駝叟雖然有些怪癖，但他不會無緣無故和咱們結下這個生死對頭，他心中該明白，中州三兄弟不會怕他，但他竟然作了，而且，還僱滑竿把人送回來，這不是透着古怪麼？」

楚定一道：「二哥說的也是，他們殺了英侄，可以神不知，鬼不覺把屍體一扔，咱們就算找到了屍體，也會誤會到絕情谷去，不會想到他的身上，他們爲什麼要這樣作呢？」

井望天說道：「我就是想不通這個道理。」

這時，那白衣少女突然接了口道：「二叔，你三番四次察看大哥的屍體，可曾發現了什麼？」

敢情這位姑娘是伍英的妹子，伍天義三兒一女，唯一的掌上明珠。

井望天呆了一呆，道：「賢侄女，妳倒提醒我了，我覺着有，你大哥沒死以前，已經被人搜查過他的身體。」

白衣少女道：「二叔，這就有些頭緒了，他們要找一件東西，那東西落在大哥手中，他們重傷了大哥，但仍然沒有找到他們想找的物來。」

伍天義道：「那是什麼，值得英兒丟了一條命？」

井望天道：「大哥，不是作兄弟的誇獎英侄，在他們三位兄弟中，以英侄的胸襟最寬大，武功也最有成就，老三的金鏢，他已得了六成火候……」

楚定一接道：「是啊，只要他再下三年苦功，就可以學會我的『迎門三不過』，和『梅花隨風飛』。」

井望天目光轉到那白衣少女的身上，道：「明珠，妳在幾個兄妹中，才思最敏，妳倒說說看，你大哥竟然得到了什麼東西？」

伍明珠沉吟了一陣，道：「大哥得到什麼東西，侄女不敢妄言，我想大哥得到的東西，還沒有被他們搜去。」

井望天道：「何以見得呢？」

伍明珠道：「如果他們早已取走了東西，就不會把大哥屍體送回伍家堡了！」

伍天義道：「明珠，爲父的就想不明白，天駝叟遣人把妳大哥的屍體送回來，對他有什麼好處？他又得到什麼？」

伍明珠道：「爹，女兒根本就有些懷疑兇手不是天駝叟，如是女兒沒有猜錯，這根本是一石二鳥之計，但他們沒有搜出大哥身上之物，第一計上未得逞，但嫁禍天駝叟的計劃，却成功了一半。」

井望天道：「不錯，賢侄女，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連二叔都迷了心竅，幾乎被他們瞞過去了，賢侄女，看來，你比二叔高明多了。」

伍明珠道：「二叔誇獎，珠兒也不過受二叔的言語啓發，才有此想。」

井望天喃喃道：「哦！二叔說了些什麼？」

伍明珠道：「二叔說，天駝叟也明白，中州三傑不怕他，他又何苦明目張胆的和中州三傑結下似海血仇？所以，珠兒胆大的斷言，兇手不是天駝叟。」

井望天道：「有道理。」

伍天義道：「老二，這件事到此爲止了，咱們找到天駝叟問個明白，眞不是他，咱們再找那一石二鳥的嫁禍之人。」

井望天道：「不！大哥，找人報仇，是下一步的事，眼下重要的是先找出英侄的死亡原因。」

伍天義道：「原因要去查證，難道能在這具屍體上找出來不成？」

井望天道：「我越想覺着珠兒的話越有道理，英兒得到之物，還沒有被他們搜走。」

伍天義道：「但你已經察看了幾遍，還沒有察看清楚麼？」

井望天道：「沒有，至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咱們沒有看過。」

伍天義道：「什麼地方？」

伍明珠道：「二叔，你可是想剖開我大哥的屍體麼？」

井望天道：「二叔確有此意，但不知大哥的意下如何？」

伍天義黯然說道：「只要你們覺着有此必要，我也不反對。」

伍明珠却緩緩說道：「二叔，這件事，能不能愼重一些？」

井望天有些意外的說道：「明珠，妳反對？」

伍明珠道：「珠兒不是反對，只是担心，我們一旦剖開大哥腹胸，必將翻動肝腸離位，如果找不出什麼，只怕二叔你也心中難安。」

井望天呆了一呆，道：「這倒也是，不過，二叔爲了不讓你大哥心血白費，還是覺得剖開他胸腹瞧瞧的好。」

伍明珠道：「珠兒並非是反對，只是覺得更有把握些再動手。」

井望天猶疑地說道：「賢侄女的意思是？……」

伍明珠說道：「我想如看他們眞的沒有取到大哥得到之物，他們絕不甘心，必會派人來咱們堡中偵察，那才是眞正的兇手。」

井望天點點頭，說道：「哦……還有呢？」

伍明珠道：「二叔想到了剖腹，爲什麼那打傷大哥的人，沒有想到呢！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大哥取得的東西，不能吃下去，所以，他們不去剖腹，第二是，那東西如經吞入腹中之後，剖腹取出，已經沒有用處了，所以，他們不肯剖腹。」

井望天點點頭，道：「賢侄女，妳想的比二叔更深了一層。」

伍天義道：「珠兒，妳說了半天，東西還不是落入別人手中，妳大哥沒有帶回來？」

伍明珠道：「爹，東西還在大哥的手中。」

井望天道：「賢侄女，我相信東西還在英兒的手中，除非他把這件物品吞入了腹中，或者那就是把這件東西，藏在別的地方。」

伍明珠道：「藏在別的地方？……」

井望天輕輕咳了一聲，接道：「明珠，這件事，咱們都再多想想，不用急在一時。」

伍天義一揮手，道：「明珠，妳先回去吧！」

伍明珠對三位長輩各行一禮，轉身向外行去。

目睹伍明珠離去之後，井望天低聲地說道：「大哥，看來，咱們也得準備一下了。」

伍天義道：「如何準備？」

井望天道：「把英兒的屍體，藏在了一處秘室之中，停棺不殮，小弟這就去配製一些藥物，把英兒的屍體泡製起來，不要腐爛，這就造成了外面一種明暗不明的情勢，沒有人知道咱們由英兒身上找到了什麼。」

楚定一道：「二哥，咱們要不要保護英兒的屍體？」

井望天道：「要！不但要保護英兒的屍體，而且要保護得很嚴密；不過，在嚴密中要故意留下一些空隙。」

楚定一道：「二哥說話總是曲折有緻，叫小弟難以瞭解。」

井望天臉色一整，道：「老三，你的無情金鏢，手法高明，能在你鏢下逃命的人，確然不多，不過，你應該學學用腦筋，你相當聰明，只可惜不肯多用心去想事情。」

楚定一臉上一熱，道：「小弟遵命，不過，這一次，還望二哥說個清楚。」

井望天回顧了伍天義一眼，說出了一番計劃。井望天說完，伍天義道：「好！密中留疏，疏而不漏，很高明的辦法，就這樣辦了。」

第二天，中午過後，井望天把兩個脚夫叫來，各送紋銀一百兩，並說道：「兩國交戰，不斬來使，不論你們是什麼樣的用心而來，但你們總算把伍大公子送回了伍家堡，使他們父子兄妹們，能見一面，現在各贈百兩紋銀，聊表心意，兩位請去吧！」

兩個脚夫，千恩萬謝了一陣，拜辭而去。

井望天看着他們離開了堡門之後，才獨自回轉房中。

伍家堡很廣大，井望天和楚定一都各有一座跨院。

井望天一脚踏進跨院的庭門，迎面撲過了一陣脂粉香氣。伍明珠珊珊起步，緩步行了過來，道：「給二叔叩頭。」

井望天一伸手，道：「快起來，天天見面，怎的還要行如此大禮。」

伍明珠緩緩起身道：「二叔，我想了一夜，總算想出了一點眉目。」

井望天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道：「賢侄女請說吧！」

伍明珠道：「我看大哥的衣襟內裏少了一塊。」

井望天沉吟了一陣，道：「對！賢侄女，當時，我也有些懷疑，繼而一想，可能是在和人動手之時，被山石之類勾破了，也未放在心上。」

伍明珠道：「二叔，會不會是，大哥發覺了自己難逃一死之時，撕了襟裏一角，寫下他的遺言，然後，把一片襟內裏，呑入了腹中。」

井望天想了一下，才說道：「正是如此。」

伍明珠黯然流下淚來，道：「這麼說來，還要剖開大哥之腹，才能找出那一片襟裏了。」

井望天道：「唉！明珠，我也不希望動你大哥的屍體，不過，這是他一番心血，他為此丟了自己的性命，如果咱們找不出他的遺物，那才會使他覺得很遺憾。」

伍明珠道：「我明白，二叔，事不宜遲，你今夜裏就動手吧！」

舉帕掩面，輕啼而去。

兄妹情深，伍天義三兒一女之中，伍英對這位小妹，最爲愛護，兄妹之間的感情也最好，所以，對伍英之死，伍明珠傷心欲絕。

井望天望着伍明珠消失的背影，流露無限的凄涼，無限的哀傷，也不禁泫然欲泣。

晚霞消退，夜幕低垂，又到了掌燈的時分。

伍家堡上上下下七八十號人，都知道大少堡主被人打傷了送回堡中，救治不及，傷重而逝。

緊接着井二爺一道令諭，堡中要多加戒備，哀傷中，又增加了一份沉重之感。

大少堡主平日待堡中下人和堡丁，和氣寬厚，對這位精明的少堡主，英年早逝一事，人人內心之中都感覺到極爲沉重，也都充滿着替他復仇的意念。

沒有人談論，井二爺那一道多加戒備的令諭，是否已偵知有人要襲擊伍家堡，但人人都保有了高度警覺，白天，還看不出什麼，一入夜晚，自動的加上了兩班巡更。

就是輪到休息的人，也都是刀不離手，衣不解帶和衣而臥。

多加戒備一道令諭，把一個伍家堡變得刁斗森嚴。

夜色三更，一片烏雲，遮去了天上的星月光輝，整個大地間充滿了黑暗。

黑暗中，兩條流星一般人影，劃破了夜空，來到了伍家堡外。

伍家堡佔地數十畝，說大不算大，說小也不算小，但只住了伍天義一家人，這地方也就因爲伍天義建了這一座府第而得名。

伍家堡外，也有幾個散住的住戶，但和伍家堡有一段距離，最近的，也在百丈之外。

小小的城堡，週圍有一道護城河。

河水是引來的山溪，伍家堡數里外，就是連綿起伏的山崗。

護城河相當深，清澈異常，可見到游魚。

河水中沒有埋伏，一物二用，伍家堡把這座護城河當作了養魚池塘，供應堡中上百號人食用，還有餘裕。

兩個黑衣人停在河對岸一株白楊樹下，夜風吹飄下已見黃色的樹葉，敢情這已是深秋時分。

城堡四角處的碉樓上燈火通明，城牆上也可見深更的堡丁。

伍家堡已經有了很嚴密的戒備。

兩個夜行人，低聲交談了幾句，突然伏地而行，直到護城河邊，同時吸氣長身，飛躍而起，夜色中，像兩隻大鳥一般，帶着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飛過三丈五尺的護城河。

很高明的輕功，但還未高到絕頂的境界，兩個人斜飛了三丈五尺的護城河，自然不易，但卻無法把身軀貼在對岸的石壁上，波然輕響，落在了水中，濺起一片水花。

緊靠城牆的水並不太深，何況兩個人也早已有了準備。

跌入水中，聲音不大。

兩個黑衣人立刻貼在城堡的石壁上，動也不動一下。

足足過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不見動靜，才緩緩站起身子，吸一口氣，背脊貼在石壁上，施展「壁虎功」向上猱去。

這城堡高約三丈左右，兩個黑衣人，猱升到一丈五尺處，已然有氣難繼之感。

只見兩人，各自一招右手，兩把鋒利的七首，刺入石縫之中。

原來兩人早已經有了準備，把七首握在手中。

就借那七首的支撐力量，穩住了身軀，換一口丹田眞氣，小息片刻，又繼續向上猱去。

這兩人不是江湖頂尖的身手，但他們卻有着豐富的江湖閱歷。

兩人很快猱上城牆，那是南、北兩座碉樓的中間所在，正是一班巡更剛剛過去不久，兩個人探首向內望了一眼，以迅快的身法，翻上城牆，貼地滾動，直向下面滑落。

滑落的勢道很快，距地還有八尺左右時，突然雙手一撐石壁，身子飛起，落在丈餘外的實地。

雙足着地，立刻伏下了身子。

這兩人大約是積年老賊，伏在地上，四目流轉，打量堡內的形勢。

這是一處空闊的廣場，大約是伍家堡中堡丁們習練武功的地方，靠近城牆處，有幾排矮屋之外，空場過去，就是伍家堡的宅院。

整個伍家堡一片靜寂，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

城牆上碉樓處燈火通明，兩人一組的巡更人，每組在一刻工夫，由兩個碉樓對行一次。

但這座廣場中，卻不見有什麼戒備之人。

兩個黑衣人又低聲商量了一陣，未進伍家宅院，卻向靠近城牆處一座矮屋中滾去。

這兩人的行動的身法也很怪，貼地翻滾，卻又能靈動如鼠，不發一點聲音。

滾近矮屋，一個黑衣人突然長身而起，以耳貼牆聽了一陣，突然伸手推開了木門。

這是一間堆置雜物的地方，室中放着破桌、破椅、破籮筐。

兩個黑衣人閃入了內室之後，立刻關上木門。

推門、關門，手法卻很巧妙，未發出一點聲響。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兩個人的一切舉動，都未逃過隱在城牆後暗影中，一對監視的雙目。

那是早經佈置好一堆稻草，任那兩個黑衣人奸詐似鬼，仍然着了道兒。

直待兩個黑衣人進入了矮屋之後，草叢中才緩步走出來追魂秀才井望天，盡管他設計精妙，智高一籌，但他臉上卻沒有那種勝利的歡悅，兩個黑衣人的滾動身法，使他想到了江湖上有一個行動詭異的門派。

那是一個奇怪的門戶，一向不在江湖逐鹿爭霸，也沒有什麼明顯的標誌，江湖上只知道有這麼一個門戶，卻很少有人見過他們的人。

據說他們以偷竊之術自豪，論事計酬，只求實利，不重名望。

但他們的武功，卻自成一家，逃遁之術，更是冠絕天下。

這個門戶，叫作「地鼠門」。

像地鼠一樣的滑溜、鬼祟、但武功的兇厲，卻又像毒蛇、野狼一般。

地鼠門除了偷竊術世無倫比之外，他們伏擊、追踪，亦稱獨步。

表面上，他們只不過是鷄鳴狗盜之徒，骨子裏却是很難對付的一個組合。

他們沒有開山立寨，沒有一定的地方可找，但却又似無所不在。

追魂秀才井望天闖蕩江湖二十年來，憑仗手中一把鐵骨扇，一尺八寸的兩刄刀，和一腦袋的智謀，未曾遭過挫折。

十五年前，邂逅了伍天義和楚定一三個人論武訂交，義結金蘭，那時間，楚定一不過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但一身成就，已非凡響，三人聯手之後，更是如虎添翼，十幾年闖出了中原三傑的名頭，伍天義成名更早，又有伍家堡這片基業爲助，使中原三傑之名，如日中天，但江湖上代有才人，使得井望天已逐漸生出了退隱之意，伍天義也有同感，只有無情金鏢楚定一，反對退隱，仍然行道江湖，逐鹿武林，但井望天已和伍天義暗作計議，明年，伍天義花甲大壽之後，定然苦勸楚定一封刀退隱。

想不到，就在決心退隱一年之前，發生了伍英死亡的事。

而且，事情牽扯到神秘莫測的絕情谷中。

沒有人知道絕情谷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因爲，凡是進入絕情谷的人，都被點瞎了雙目。

有不少好奇的武林高手，也曾趕往探索，但每一次去，都弄得雙目盡盲而歸。

絕情谷傳揚江湖，也不過是近四五年的事，但却充滿着神秘、恐怖。

伍英誤入絕情谷，被點瞎了雙眼，又被人用重手法重傷內腑，可惜的是自己一時大意，未能問明內情，閒言閒語，耗去了他最後一口護命的元氣，有負他一番心血，使他含恨而歿。

但更意外，事情又牽扯上了高深莫測的地鼠門。

井望天呆呆的想着，並未立刻行往那兩個黑衣人藏身的矮房，反而折轉身軀，行入了宅院中去。

召來了總管李正，命令監視那座矮屋，最好弄出警兆，使來人能夠知難而退，表面上雖可追殺，但卻不許眞的傷人。

井望天不願結仇太多，不願招惹像寃魂纒腿一般的「地鼠門」中人。

井望天並沒有回到臥室，卻奔向了存放伍英屍體的密室。

井望天望着伍英的屍體，心中極端的不安和不忍。

他已含恨九泉，自己這個作叔父的在他死去之後，還要剖解他的屍體。

緩緩拿起早已放在木案上的短刀，解開了伍英屍體上的衣衫。

密室燃起了四支火燭，照得一片通明，井望天清楚地看到自己握刀的雙手在不停的發抖，竟抖得無法下刀。

室門呀然而開，一個緩慢的脚步聲行了過來。

這密室的四週，戒備森嚴，門戶也由機關控制，如非熟悉這機關的人，自然是不可能這樣輕輕鬆鬆的進來。

事實上，井望天敏銳的聽力，已經聽出了來者是何許人物，輕輕吁一口氣，緩緩說道．「是明珠麼？」

伍明珠停下了脚步，說道．「正是珠兒。」

井望天回過身子，黯然說道：「珠兒，妳先退下，爲叔的就要動刀，解剖他的屍體了。」

伍明珠泫然說道：「二叔，珠兒想了很久，覺得，還應該盡點心意。」

井望天「哦」了一聲，道：「甚麼心意？」

伍明珠道：「珠兒希望能在搜查亡兄

身上一下，如是確無所獲，再由二叔解剖不遲。」

井望天沉吟了一陣，道：「好，可要爲叔暫離此間？」

伍明珠道：「二叔請離開珠兒片刻方便，不過，也不用走遠．珠兒自小和大哥相處最好，知大哥素富心機，珠兒推想再三，覺着把遺言吞入腹中，亦非安全之法，因爲，大哥沒法確知必死之期，最完善的辦法，就是保下他的性命，大哥生前所爲，也正是如此……」

井望天靜靜的聽着，不住的點頭。

伍明珠輕輕吁一口氣，道：「二叔，一個人要保下自己的性命，他必需要做一件事。」

井望天道：「甚麼事？」

伍明珠道：「培養體能，不使自己油盡燈乾，熄去生命之火。」

井望天說道：「那就必需要進食用之物。」

伍明珠道：「如若他把留下的隱密吞入腹中……」

井望天點點頭，道：「賢侄女很高明的推想，爲叔的明白了。」

緩步行出了密室，心中暗暗忖道：一個人不拒飲食，自然無法控制自不拉不尿，那隱密縱然能吞入腹中，也無法保證能帶回伍家堡來。

對這位年輕的少侄女，井望天不得不刮目相看了，她有着過人的才慧，缺乏的只是一些江湖上的歷練。

井望天在中州三傑中，本以多智見稱，中州三傑中任何行動，大多由他一手策劃，但此刻，他不得不暗叫了兩聲慚愧，只覺那伍明珠的思維縝密尤勝自己許多。

足足過去了半個時辰之久，才聽得伍明珠的聲音，由室中傳了出來，道：「二叔，請進來吧！」

井望天推門而入，只見伍明珠手中掌着一塊白絹，在燈下瞧看。

聽到推門聲，伍明珠緩緩轉過身子，道：「二叔，你看看這是甚麼東西？」

井望天凝目望去，只見白絹一面用血水寫着「湖畔」兩個字，在下面一角寫「青松」，中間却空了一段很長的距離。

任是個井望天見多識廣，才智過人，也不明白這遠遠隔離的四個字含意何在，忍不住低聲吟道：「湖畔、青松、湖畔、青松……。」

伍明珠道：「二叔，這上面的字跡，可是用鮮血寫成？」

井望天道：「是！只不過是血已乾枯，但却瞞不過二叔這對眼睛。」

伍明珠道：「二叔，這是大哥的手筆麼？」

井望天仔細瞧了一陣，道：「是！英兒的字是我教的，這四個字，必是在雙目盲去之後寫的，雖然歪斜，但却是他用手寫的。」

伍明珠道：「大哥受了傷，然後，撕去他夾袍內一片襯裏，手蘸鮮血，寫了這四個字，爲甚麼不肯寫在中間，却寫在上下兩角，中間空出那樣多？」

井望天道：「一個人，忽然間瞎了雙目，自然有很不能適應的地方，他無法控制自己，才寫成這樣。」

伍明珠道：「他不能控制的只是寫的字，但却空了中間這樣長，必定是有意留的。」

井望天沉吟了一陣，道：「賢侄女說的有理，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那四個字，究竟是代表了甚麼。」

伍明珠道：「湖畔、青松，這顯然是一個地方。」

井望天道：「不錯，只可惜，它太不完整。」

伍明珠哦了一聲，突然又撩起伍英屍體上的夾袍，果然在另一角又找到一片絹裏。

上面也有用鮮血寫的字，不同的是，字跡完全寫在中間，寫的是：「南角斷崖下」五個字。

井望天低聲吟道：「『湖畔南角斷崖下』，這是一句了，但『青松』却是有頭無尾。」

伍明珠道：「湖畔南角斷崖下，青松，青松甚麼呢？」

井望天道：「這孩子，在盲目重傷之後，還如此的肯用心，可惜天不假年。」

伍明珠拭一下臉上的淚痕，道：「二叔，下面還該接一些，對麼？」

井望天點點頭。

接一些甚麼字，才是這留言的關鍵。

伍明珠又撩起了伍英的屍體的夾袍，把兩塊絹裏合於一處。

明顯的可以看出來，還缺了一塊。

井望天說道：「英賢侄受傷之後，撕去了袍裏的絹襯，分成三塊，寫下了他要告訴咱們的事，把它分藏在三個不同的地方。」

伍明珠道：「第一塊，藏在衣領之內，只寫上下兩角，第二塊寫中間，藏在夾袍下腿之中，而且，他藏的很小心，只稍許拆斷了幾根綫，不留心的人，很難看出來。」

井望天道：「幸好賢侄女是個很縝密細心的人。」

伍明珠道：「另一塊藏在何處呢？」

兩個人面對伍英的屍體，苦苦思索。

井望天又仔細查看了伍英身上的夾袍，却無法找到另一塊絹裏。

伍明珠雙目凝神，盯注在伍英的屍體上喃喃說道：「大哥，你陰靈有知，給妹子一點護佑，讓我找到你那一片藏絹。」

口中祈禱，兩道目光慢慢移動，停在伍英的褲管之上。

忽然間，他發現伍英褲管上，有一處微微隆起，立刻動手，撕破了褲管。果然，那裏面藏有一片絹裏。

上面也有乾枯了的血液字跡，寫的是：「兩側有清泉」。

伍明珠低聲唸道：「湖畔南角斷崖下，青松西側有清泉——二叔，這兩句話完全了。」

井望天道：「賢侄女，這兩句代表甚麼意思呢？」

伍明珠說道：「二叔，這一點侄女不敢妄言，容侄女推敲之後，再提出一得之愚。」

井望天道：「如單就字意而言，十分清楚，英兒重傷之後，在一處羣山環繞的湖畔停過，南角處有一座斷崖，那裏有一

株青松，青松西側，有一道由山中流出的清泉。

伍明珠說道：「大哥向具心機，也許他這兩句留言中別有解析，容姪女多想一想。」

井望天說道：「唉！賢侄女，這件事，表面上似是一件普通的江湖衝突，仇殺，事實上，只怕不簡單，有着很複雜的內情。」

伍明珠忙問道：「二叔是否發覺了甚麼？」

井望天道：「今夜中，咱們伍家堡中來了夜行人……」

伍明珠怔了一怔，說道：「來了甚麼人？」

井望天道：「新近崛起江湖的一個門戶，稱作『地鼠門』，是一個很詭異，而又很難纏的門戶，他們自號爲鼠輩，大部在夜間活動，擅長暗器，暗算，崛起江湖不久，已經引人側目了。」

伍明珠又問道：「他們一共來了幾個人？」

井望天道：「被我發覺的有兩個人，目下還在堡中。」

伍明珠說道：「二叔準備如何對付他們？」

井望天道：「我不想和他們動手，那會替伍家堡招來很多的災禍。」

伍明珠道：「二叔一向豪氣干雲，但對地鼠門却似是有些畏懼。」

井望天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但一般的人施用暗算，却在情非得已時，才偶一爲之，或是性命交關，情急保命，施展出鬼蜮伎倆，但地鼠門中人，却是自承鼠輩，一向不以正當手段對人，他們晝伏夜出，沾沾自喜於用鬼計算人。」

伍明珠道：「這麼說來，地鼠門中，都是些鷄鳴狗盜之徒。」

井望天道：「不然，如若他們都是些庸庸碌碌的平凡之徒，那也罷了，事實上，地鼠門有不少武功高强之人，如是他們肯以本門武功，堂堂正正的在江湖上一爭長短，縱然不能像少林、武當一樣，名滿天下，但至少可在武林佔一席之地。」

伍明珠道：「他們既有爭雄江湖的本領，爲甚麼甘願棄明投暗，不肯以正大手段和人競爭呢？」

井望天道：「這就是地鼠門的可怕之處了，當初創立這一個門戶的人，定然是一位很怪癖和陰險的人物。」

伍明珠道：「二叔，侄女問的不該，一個以地鼠爲名的門戶，已經說明了他們的行徑，作爲……」

語聲一頓，接道：「但不知這地鼠們崛起江湖有多少時間了？」

井望天道：「大約有七八年了，但在江湖上叫開字號，不過是近兩年的事。」

伍明珠道：「天駝叟也是地鼠門中人物？」

井望天道：「不是，因爲地鼠門中人，一向是只有門戶，沒有個人，進入地鼠門之後，連名字都要改掉，聽說他們之中有金鼠、銀鼠、鐵鼠之分，每人身上，只有一個身份標識號牌。」

伍明珠道：「這麼說來，他們連父母、妻兒，都可以不要了？」

井望天道：「我知道的只有這些了，就是這些，已經花了我不少工夫，江湖很多神秘的組合，但像地鼠門這樣的，可算絕無僅有。」

伍明珠道：「二叔，正因爲他們如此神秘，才使人有些害怕，……」

沉思了一陣，接道：「二叔，不過，珠兒有些奇怪。」

井望天道：「奇怪甚麼？」

伍明珠不明道：「他們行動如鼠，晝伏夜出，但他們的耳目，又怎會那樣靈活的？」

井望天道：「這個，就非二叔所能回答了。」

伍明珠說道：「一般人都是白天活動，盡管他們一向是夜間行事，白天也必有探事的耳目，只要是能細心觀查，必可找出他們的耳目來，循綫追索，不難找出鼠窩。」

井望天搖搖頭，道：「賢侄女，二叔不願開罪地鼠，並非二叔怕他們，主要的是，爲保住伍家堡這片基業，鼠輩伎倆，甚麼事都做得出，所以，對付混入伍家堡的兩頭地鼠，也準備從寬處置？放他們離去。」

伍明珠道：「二叔，如是地鼠門牽入了大哥這一場慘事中呢？」

井望天道：「這件事，我也想過，眞要如此，也不能現在就和他們爲敵，咱們還得準備一下，堡中僕婦，有三成不會武功，不能讓他們牽入其中。」

伍明珠道：「二叔閱歷豐富，智計過人，珠兒一向佩服，不過處置進入堡中這兩頭地鼠，珠兒倒有一些愚見。」

井望天道：「賢侄女請說。」

伍明珠道：「二叔如眞要放他們離去，何不大方一些，留他們吃喝一頓義釋而去，鼠輩們雖然不知感恩，但也總不能因此結仇。」

井望天道：「賢侄女高明。」

伍明珠道：「珠兒拋磚引玉，還要二叔細作策劃。」

突然把收集的三塊絹子，就燭火之上燒去。

井望天只看得暗暗點頭道：這丫頭才慧尤勝英侄許多。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賢侄女！英兒留下的隱密已毀，咱們也不再怕洩漏了，我想快辦完了英侄的喪事，就到黃山一行，找到那座湖，找到那一株青松，但不知賢侄女是否願同往黃山一行？」

伍明珠道：「爲了大哥的遺密，珠兒自當一行，這是大哥以性命保下的隱密，如果不能查個明白出來，那就使大哥死不瞑目了。」

×　　×　　×

井望天改變了主意，吩咐堡丁，高挑了四盞氣死風燈，團團地把那座矮屋圍了起來。

由總管李正的口中，井望天證實了兩個夜行人一直未離開。

矮室中的兩個黑衣人，倒是沉得住氣，室外燈火通明，仍然隱伏不動。

井望天手執鐵骨扇，行到矮室門外，重重咳了一聲，道：「兩位請出來吧！兄弟已恭候多時了。」

（未完・一）

珠緣佛劫龍鳳配

奇毒不可解 屍骨化血水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雲鳳知是梁丘皇派來的人，故詐作不知，虛與委蛇，梁丘皇見五行院喬裝來的人傷亡慘重，又看不透禁制陣法，便灰溜溜的辭去。在往三才院的路上，衞童等人已轉入院內，再謀計策，三日內，梁丘皇再來藉詞探望狄洛病勢，未得接見，循原路回去，在路上被六名懞面老叟追殺至衣不蔽體，匿在草叢中雖然避過，但又被金塔寺兩藏僧誤會截殺，雖然傷了兩僧趕回五行院，接于冰來信說兩番僧是受常鴻年之命而來，扮作密宗僧人，便存心戒備。而金塔寺僧人聽信「韓仲屏」之言叛變，梁丘皇便派十二殺手制止，雙方劇戰。衞童之計得售，「韓仲屏」聲稱趕去對付白揚堡的人，藉詞溜走……

鄂倫禪師早自有備，目睹查秋鋒逼開兩人後已察破查秋鋒心意，鑌鐵禪杖翻腕揮了出去。

只聽噹的一聲，金鐵撞擊，查秋鋒長劍被盪了開去，杖勢如山仍自湧來。

查秋鋒暗道：「不好！」身形倏地騰起，凌空一個倒翻，長劍震出十數點金星襲向鄂倫全身。

這一式乃五行院曠絕奇學「流星天羅」，含蘊了無窮變化，罕有其人能避過此一奇招之下。

果然——

鄂倫禪師發現漫天劍影凌空罩下，但覺避向何方都無法閃開，只有禪杖猛起一招「大鵬飛翼」揮起如山杖影迎掃而去。

那知「流星天羅」虛中套實，實中有虛，鄂倫禪師只覺杖勢揮空，頓覺不妙，流芒劍影竟趁隙穿入，寒氣泛骨，不由大驚暗道：「我命休矣！」

正一髮千鈞之際，耳聞一串金鐵交鳴之聲，查秋鋒凌空下撲的身形陡地斜斜飛了出去，眼前人影飛身落下，正是那醉仙樓晤面的玉面哪吒韓仲屏。

只聽韓仲屏一聲大喝道：「住手！」

雙方聞聲均撤招躍了開去，十二殺手已死了兩人，其餘多半都帶了傷，金塔寺密宗高手却斃命七人。

查秋鋒眼中迸射出濃森殺機，厲喝道：「叛徒，還我兄長命來！」

韓仲屏微微一笑道：「令兄查秋曹爲何喪命？」

查秋鋒不禁呆得一呆，喝道：「家兄奉了院主之命誅戮叛徒。」

韓仲屏道：「姑無論在下背叛師門與否？難道要在下引頸就戮麼？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故令兄之死與在下毫不相干，盡可向梁丘皇索償這筆血債。」

「住口！」查秋鋒厲聲大喝道：「叛徒，院主的名諱是你能叫的麼？」

韓仲屏傲然朗笑道：「在下與他已恩斷義絕，有何不敢。」說着右手一擺，冷冷一笑，沉聲道：「查秋鋒，你自問比你死去的兄長查秋曹高出多少，在下顧念往昔有同門之誼，不爲已甚，你們走吧，下次再相遇，可別怨在下辣手無情。」

查秋鋒身旁鄔揚忽一躍而出，戟指怒罵道：「小賊納命來吧！」震腕出劍，划出九支劍影流芒，宛如九劍同出，快如奔電。

鄂倫禪師暗道：「好迅厲的劍法。」

只見韓仲屏雙肩微晃，奇奧無比竟脫出鄔揚流芒劍影之外，瞧得鄂倫禪師心神大震。

韓仲屏一脫出劍勢罩襲之外，左手五指快如電閃，已扣在鄔揚右手腕脈上。

鄔揚只覺右臂飛麻，行血逆攻，勁力全失，一支緬鋼青鋒利劍落在韓仲屏的手上。

這不過一刹那功夫，形勢頓易，查秋鋒等高手不禁面色大變。

韓仲屏鬆開鄔揚右腕，冷笑道：「看來尊駕藝業也不過爾爾，在下不願殺害無力抗禦之人，尊駕不如換一換兵刃再戰如何。」

鄔揚面色慘變，目光怨毒，反身一躍向同黨索取一柄厚背鋼刀再戰。

韓仲屏朗笑道：「在下這次決不容情，第一劍要斷除尊駕一條左臂，第二劍剜去一目……」

鄔揚趁着韓仲屏說話時，猛的一刀揮出。

不料韓仲屏劍芒却比他的刀勢搶先攻出。

青虹閃疾，鄔揚大叫一聲身形倒退，一條左臂叭噠墮地，血湧如注……

× × ×

青虹連閃了閃。

鄔揚不由自主地五指握着的鋼刀脫手墮地，右掌迅速護住右眼，殷紅的鮮血於指縫中湧溢流出，痛徹心脾，身形踉蹌倒撞了出去。

韓仲屏厲喝道：「第三招要你的人頭落地。」

不見韓仲屏如何出招，只寒芒眩目疾閃過去，鄔揚一顆六陽魁首離肩飛起，帶出一股噴泉般鮮血墮地。

查秋鋒等殺手不禁駭然失色。

韓仲屏目中迸射懾人神光，冷笑道：「查秋鋒，你若想步令兄後塵，不妨試一試。」

識時務者爲俊傑，查秋鋒等奉命趕來金塔寺志在窺探暗殺，擾亂人心，使金塔寺不敢寸步稍離，不料非但墮入巧手翻天衞童之計，一至金塔寺外即遇上鄂倫禪師等。是以查秋鋒不論與金塔寺衆誰勝誰負？亦必退走，何況此刻又添上這韓仲屏殺星中的殺星，如不撤走將全軍覆沒。

這時，查秋鋒心中怨毒入骨，一言不發，僅頓了頓足，大喝道：「走！」率衆如風退去。

韓仲屏不禁縱聲狂笑，亢振激越，隨風飄散開去，入耳驚心。

鄂倫禪師邁步向前施禮道：「多謝少俠解圍之德！」

韓仲屏道：「不敢，自從禪師返回金塔寺，即從友人處得悉查秋鋒十二殺手撲向貴寺而來，故放心不下隨後趕至。」

鄂倫禪師微微一笑道：「其實就憑他們十二人欲對敝寺不利，這無異是螳臂擋車。」

「不然！」韓仲屏正色道：「論實力及武功，查秋鋒十二殺手不及貴寺太多，在下担心的是查秋鋒是否帶有不可解的奇毒，否則貴寺全山之衆必無倖免，所幸梁丘皇不敢輕於嘗試。十二殺手之來志在窺探而已。倘在下所料不差……」說時忽面現憂慮之色，接道：「五行院人手不出七日必再度侵犯，驅遣敢死之士，身懷不可解之奇毒，貴寺即戒備森嚴猶若金城湯池恐亦死無噍類矣！在下所獻先發制人之計劃不知貴掌門人是否採納。」

鄂倫禪師面色變了變道：「不瞞少俠，敝掌門人已聽信少俠之計，業已撥出七批人手，隱蔽形踪，趕向五行院外，但不立即採取侵襲，敝寺所懼者亦是那不可解奇毒，須伺機而動。」

韓仲屏知金塔寺猶未深信，淡淡一笑道：「貴掌門人沉穩機智，謀定後動，諒已胸有成竹不容在下贅言，在下方才說過不出七日之期，五行院必遣殺手再度前來襲擾，須知兵貴神速，七日之期在下也許說得太寬了一點，請禪師轉告掌門人，宜多加小心，在下尚須趕往白揚堡。」言畢抱拳告辭。

忽聞一蒼老語聲隨風送來道：「韓少俠暫請留步，可否容老衲一見。」

只見鄂倫禪師等人齊地合掌躬身，一個身着黃衣霜眉皓鬢，目光烱烱有神老僧飄然慢步走來。

韓仲屏知是金塔寺密宗掌門天象活佛，忙抱拳躬身道：「晚輩不知天象至尊駕臨，有失恭敬望乞恕罪！」

這密宗掌門人頷首微笑道：「韓少俠少禮，老衲急欲請少俠入寺稍敍，不知可否賞光？」竟然說得一口流利漢語，比鄂倫禪師口齒尚更清晰。

韓仲屏躬身一揖道：「蒙掌門人抬愛，晚輩焉敢不遵，不過晚輩今晚非趕至白揚堡不可。」

此乃以退爲進之策。

天象活佛愕然道：「這麼要緊麼？」

韓仲屏道：「事關緊要，梁丘皇目前已知形勢極爲不利，他早在中原武林各大門派網羅了甚多能手，若再蟄伏不動，五行院必成衆矢之的，所以命少林耆宿奇行大師爲首，召聚各大門派以靖魔衞道爲名，向常鴻年那班凶邪掃蕩……」

話尚未了，天象活佛道：「那常鴻年不過是總舵主，身後主使人是誰？少俠是否知情。」

「還不知道！」韓仲屏道：「梁丘皇既殺了小的，老的自會現身，梁丘皇兵出數路，白揚堡已受命壓制西北道上武林人物，不論關內關外，凡不降順者即予格殺敉平，貴寺弟子散佈藏新境內自不在少，亦在戮殺之內，晚輩友人同道現佈伏在白揚堡外，如不趕回恐遭毒手，不過三日後晚輩定當趕回拜謁。」

天象活佛略一沉吟道：「既然如此，老衲也不敢勉强，但三日後少俠務須勞趾光臨。」

「晚輩遵命就是。」韓仲屏抱拳一揖道：「這三日內愼防暗算偸襲，晚輩就此拜別。」

密宗掌門人忙道：「且慢，老衲遣兩名弟子護送至白揚堡，因老衲已傳命下去各處弟子凡遇陌生人即予擒住暫囚，恐他們不明滋生誤會事端。」說着即喝命一雙藏僧隨往。

韓仲屏謝了一聲，偕同兩僧如飛奔離，轉瞬已杳失在夜色沉沉中。

天象活佛目注韓仲屏去向，長嘆一聲道：「梁丘皇心懷叵測，多年來推搪拖延，說是時機尚未成熟，不得輕舉妄動，現在本座已明白了梁丘皇心意，他想登上中原武林霸主，稱尊江湖，對本門不過虛與委蛇而已。」

鄂倫禪師道：「早在三年前就說聯合呼延王爺千歲大舉侵犯中原！」

天象活佛沉聲道：「鎭北侯雄兵百萬，那能輕舉妄動，本門密宗奇學雖不遜中原武功，但中原不乏奇人異士……」

話猶未了，忽聞寺內警鐘聚揚，面色一變，喝道：「不好，速速返寺。」大袖一揚，身形去如飛矢，鄂倫禪師等亦紛紛接踵而起。

× × ×

查秋鋒等殺手含怒忿奔出十數里之外，清點人數，十二殺星僅剩下八人，不禁頓足切齒揚聲道：「不報此仇，誓不爲人。」

忽聞一殺手詫道：「咦？于堂主已趕來了。」

查秋鋒聞言抬目望去，但見陰司秀才于冰偕同一五旬左右面目森冷老者疾掠而至。

于冰身形一定，目光望了查秋鋒等人一眼，道：「查老師定然恃强輕敵，侵襲金塔寺慘敗而歸，唉！查老師怎不聽從于某之言施展暗襲，得手後即退，敵衆我寡，保全實力要緊。」

查秋鋒赧然答道：「事有意外，並不像于堂主所言。」繼將詳情敍出。

于冰大驚道：「小賊果然落在金塔寺。」轉面目注身後面目森冷老者道：「此去小心為上，能殺死天象老禿驢及小賊韓仲屛定膺重賞，望速去速回。」

那面目森冷老者一言不發，頭點了點立即縱身一躍，向金塔寺奔去。

查秋鋒詫道：「此乃何人，隻身闖入金塔寺無異送羊入虎口，必死無疑。」

「未必！」于冰道：「縱然身死，金塔寺亦將有百數十人身化血水，慘遭非命，他乃本院同門。」

「爲何查某未見過他！」

「于某跟隨院主甚久，在此之前亦未見過查老師等一面。」

查秋鋒自知語失，不禁面色一紅，說道：「此人有何可恃，胆敢獨自侵襲金塔寺？」

「兵在精不在多，院主命其身懷不解奇毒，潛入寺中後暗中施展。」

查秋鋒恍然大悟，忽面色一變詫道：「此人不懼不解奇毒麼？」

于冰望了查秋鋒一眼道：「懷必死之心，可成旣定之志。」

查秋鋒等人胸中明白此人此去永不復回，不勝黯然。

于冰道：「天明後自有風聲傳來，咱們走吧。」

× × ×

金塔寺——

燈燭輝煌，照耀如晝。

但也有燈光映射不到之處，一具少年藏僧靜靜躺在牆角陰影中，手中仍緊握着一柄鑌鐵戒刀，死狀並不安詳，目瞪口張，顯露不勝痛苦悖容。

警鐘嘡嘡急驟如雨般的頻敲，人影紛紛四竄似搜覓追捕侵入寺內匪徒。

四個密宗高手距屍體外遠處指指點點，驚駭已極。

天象活佛已率衆趕來，見狀一呆，只見死者身上一襲黃色僧衣漸漸變色，由黃轉灰，像灰燼般爲夜風吹散得一乾二盡，露出赤身裸體。

這猶自小事，死者皮膚亦轉炭灰，突冒出無數水泡，像熱水沸騰般，破裂溢出紫黑色血水，使人心內發毛戰顫。

天象活佛突皺了皺眉頭，厲喝道：「速堆集易燃物引火焚化，不可靠近，防染上奇毒蔓延全寺，侵入凶徒不得任其遁逃，全力格殺，不能有投鼠忌器心理！」

金塔寺遵命四散掠去，僅剩下掌門人天象活佛以及鄂倫禪師兩人注視着屍體的變化。

那具屍體經水泡迸裂血水流佈全身，漸腐蝕縮小形銷骨化，變成一灘紫黑色血漿，密宗掌門人及鄂倫禪師瞧得駭目驚心，由此可見毒性之劇烈。

金塔寺衆紛紛抱來乾草枯葉及石灰，在四周掘槽撒佈石灰後，點燃乾草枯葉圈內，烈火熊熊中瀰漫着腥臭氣味，中人欲嘔。

天象活佛等人迅速退了開去，屛住呼吸，以免餘毒氣味傷人。

驀地又聞報門下弟子數人遭了毒手，與所見死者一般無異。

密宗掌門人天象活佛由不住大驚失聲，高聲道：「難道此人身懷奇毒竟不懼麼？莫非梁丘皇已經悟解配製解藥之方，倘若眞是如此，梁丘皇委實不可留他活在人世！」

突見一中年藏僧奔來稟道：「稟掌門人，摩南院中倒着一具中原漢人屍體，諒係五行院潛入的凶徒。」

天象活佛似精神一振，目中稜芒烱烱逼射，道：「此人是如何身死的？」

中年藏僧稟道：「中毒身亡！」

天象活佛喝道：「速去摩南院！」

到達摩南院，倒在石板院坪上的是一個面目森冷老者，毒發倒斃前似不勝痛苦，這時衣履已成灰燼，皮膚冒出蜂窩般水泡。

天象活佛忍不住合掌高喧佛號，道：「看來梁丘皇仍未尋出解救之藥。」

隨侍的鄂倫禪師道：「掌門，梁丘皇僅派了一人前來，便攪得本寺人仰馬翻，一片混亂，正如韓少俠所言，如果梁丘皇派出多人，抱必死之心，只恐本門盡遭毒手，鷄犬不留。」

天象活佛頷首道：「韓少俠先發制人之計確是高人一籌，你調遣十名武功出衆弟子趕上韓少俠，助其一臂之力搏殺楊擎宇後，務必邀其駕臨本寺共商大計。」

鄂倫合掌躬身道：「弟子遵命。」立即轉身奔去。

秋已深，雁唳長空，杏葉凋零。

白揚堡外一片肅殺淒瑟，一株株白楊樹只剩下禿桿禿枝，地下落葉不時爲勁風疾捲得漫空飛揚，夾着一陣陣塵砂，似雨點般撲面襲人，使人難以張目。

堡門深閉，城垛上戒備森嚴，槍刀晃動光華電閃。

堡主鐵背書生楊擎宇自座騎爲暗算毒斃後，自知身危，疾忙轉回堡內傳命戒備，不得稍有鬆懈。

他日前親身外出與同道聚盟，此刻却一個都未見守盟趕來，不禁夢醒，非但不能成爲西北道上盟主，而且反成爲衆矢之的，每日坐臥不寧。

晌午時分，只是一個堡丁捧着一封信柬匆忙趕來，道：「稟堡主，梁院主有信前來。」

楊擎宇猛然一震，道：「是飛鴿傳書麼？」

「不是，乃是五行院于堂主親身帶到的！」

「于堂主現在何處？」

「于堂主說韓仲屛現率金塔寺高手多人奔來本堡途中，是以迎向前去用誘敵之計阻延，請堡主照書行事，遲則莫及！」

鐵臂書生一聽不禁大驚失色，忙拆閱書信，見是奉梁院主之命，言形勢危急，請楊擎宇速撤走一空，留下白揚空堡，不然韓仲屛心狠手辣，恐白揚堡盡遭毒手等語。

楊擎宇急召堡內職高位尊人手商計，最後決定同意梁丘皇之計撤出留下空堡，俟韓仲屛等人進入後再予圍殲。

雖然有少數人不願如此做法，白揚堡有險可憑，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無奈不敢違忤堡主楊擎宇之命，只得撤出白揚堡外。

× × ×

韓仲屛偕同金塔寺雙僧一路趕來，相距白揚堡約莫二十餘里外，忽見迎面奔來葛林郝元霸黎環烏雲飛四人。

四人紛紛抱拳行禮。葛林道：「少俠趕到了，其餘弟兄均依少俠之言，伏守在白揚堡外！」

韓仲屛道：「白揚堡中動靜如何？」

烏雲飛道：「堡門緊閉，戒備森嚴，楊擎宇宛如籠中之鳥，伸手可攫。」

韓仲屛轉面向雙僧笑道：「有勞二位護送，請轉回轉致貴掌門只待白揚堡事了，在下必趕往貴寺晋謁。」

有一位藏僧却異口同聲願隨同韓仲屛相助一臂之力。

韓仲屛無可奈何謝了一聲，與烏雲飛四人屈膝坐下，以樹枝劃地繪出白揚堡地形。

由葛林四人逐個講解楊擎宇在堡內外佈伏形勢。

俟計議已定，正欲動身趕往白揚堡之際，忽聞身後遠處傳來鄂倫禪師喚道：「韓少俠暫請留步。」

韓仲屛聞聲轉面四顧，只見鄂倫禪師率領十名密宗高手如飛趕來，詫道：「禪師爲何趕來？」

鄂倫禪師忙把金塔寺內發現五行院匪徒潛入施毒詳情告知。

韓仲屛不勝驚駭道：「果然不出在下所料，來敵雖死，後患仍自無窮，梁丘皇必遣趕死之士接踵而至，貴掌門人睿智沉穩，必有所準備以確保貴寺萬全。」

鄂倫禪師合掌道：「敝掌門人所以遣老衲等恭請少俠駕臨小寺共商大計，再命老衲等襄助少俠一舉殲滅白揚堡。」

韓仲屛道：「在下正想人手薄弱，有老禪師諸位相助那是再好不過。」

驀地——

忽聞一個陰惻惻笑聲傳來道：「仲屛老弟，你我別來無恙，又在此相遇了。」

韓仲屛聞得語聲入耳，不禁面色大變，抬目望去，只見是陰司秀才于冰同着查秋鋒等數十人紛紛現身出見。

于冰道：「仲屛老弟，你叛逆師門甚屬不智，望幡然悔悟，及早回頭，于某保你安然無事。」

韓仲屛放聲朗笑道：「在下念在有同門之誼，新交甚篤，已饒你兩次不死，但凡事不過三，別怨在下劍下無情。」

于冰皮笑肉不笑，目露詭譎之色，道：「老弟，你已聽得金塔寺內遭受毒襲，有一必有再，金塔寺終將不免淪爲鬼域廢墟，老弟你能抗拒不解奇毒麼？」

韓仲屛似倒吸了一口冷氣，大喝道：「于冰，你意欲如何？」

陰司秀才于冰笑笑道：「于某知恩必報，是以投桃報李，現身奉勸，不然此刻你老弟已身化膿血屍骨無存了，望老弟轉回金塔寺勸使天象掌門從今以後聽命於梁院主不得違抗，老弟亦可將功折罪，再請打斷侵襲白揚堡之念，言盡於此。」轉身揮手一躍，片刻已形跡杳失。

郝元霸冷笑道：「少俠爲何不出手擒伏于冰？」

韓仲屛嘆息一聲道：「若以眞實武功相拚，我方定獲勝算，但我等能抗禦那不解奇毒麼？」

烏雲飛四人均自鄂倫禪師口中得知金塔寺內慘遭毒害之人殘酷情狀，令人驚心胆寒。

葛林說道：「侵襲白揚堡之事是否作罷？」

韓仲屛略一忖思，道：「暫行作罷，不過更須嚴密監視，有勞四位傳話俟在下自金塔寺返回後再行定奪！」說着不由長嘆一聲。

郝元霸冷笑道：「恐係虛聲恫嚇之計，梁丘皇未必敢把不解奇毒交與任何人，我等不能中了于冰老賊緩兵危言之計。」

「兄台之言確有道理。」韓仲屛面色凝重答道：「在下也有此想法，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哼！于冰老賊倘眞係危言嚇阻，在下必使其死無葬身之地！」說時轉面向鄂倫禪師道：「老禪師意下以爲如何？」

鄂倫禪師等因在金塔寺內目擊同門慘死毒發情狀，仍自心驚肉跳，故于冰故作危言，不禁心弦猛張，面色大變，怎敢恃强出手，聞得韓仲屛問話，忙道：「老衲等亦不懼死，唯少俠馬首是瞻，少俠決定無誤，不能逞匹夫之勇。」

韓仲屛微微一笑，示意烏雲飛四人離去，偕同鄂倫禪師等人兼程趕回金塔寺。

途中，韓仲屛向鄂倫禪師道：「老禪師，我等身後于冰他們必遙遙跟踪，如果于冰之言是實，同行中必有人携帶不解奇毒，所以貴寺危在眉睫。」

鄂倫禪師不由自主回頭後顧。

韓仲屛道：「老禪師，你瞧不見他們，他們也沒有必要窮追緊躡我等，在下料測于冰等一行中僅有一人携帶有不解的無形奇毒，此人却直接受命於梁丘皇，並非聽命於于冰，如此一來，于冰亦心懷恐懼了。」

鄂倫禪師似懂非懂，詫道：「那于冰爲何心懷恐懼？」

「梁丘皇用心叵測，五行院門下互不信任，無不岌岌自危，于冰能否知道梁丘皇對此人吩咐了什麼？說不定于冰等人性命也要賠上。」

說着，金塔寺已遙遙在望，時已近破曉黎明時分。

鄂倫知韓仲屛並非危言聳聽，事實俱在，心內異常憂急，忽道：「少俠，老衲意欲先走一步，通知掌門人出迎，以免失禮。」

韓仲屛忙搖手道：「老禪師不可，在下身爲晚輩，焉敢承當，不必了！」

鄂倫禪師合掌一揖，大袖疾揮，如飛奔去。

× × ×

金塔寺鐘聲悠揚——

密宗掌門人天象活佛率領廿四大弟子迎候在寺外。

韓仲屛執禮甚恭，遜稱不敢。

天象活佛與韓仲屛並肩走入秘殿，分賓主落坐。

鄂倫禪師等人隨侍天象活佛之後，屛息凝神不則一聲。

天象活佛道：「方才老衲已聞鄂倫稟知詳情，少俠料測那于冰查秋鋒等已尾隨而來欲侵襲敝寺。」

「晚輩並非料測，而是必來！」韓仲屛道：「晚輩知道老前輩已在金塔寺內外

戒備森嚴，但並不可恃！」

天象活佛面色微變，道：「少俠之言似言之過早，這爲什麼？」

韓仲屏長嘆一聲，說道：「梁院主深沉陰險，機詐多智，晚輩未叛離五行院時，曾聞梁院主偶然談及貴寺共有廿九重禁制，無異森羅地府，更有風火雷電奇門，極其厲害，何況密宗奇學蹊徑別走，中原武學罕有匹敵，但是，廿九重禁制如何佈設及尅制之法却隱忍不言，故而晚輩料知梁院主處心積慮之下，必獲知貴寺隱秘多半。」

天象活佛霜眉飛動，目露驚駭之色道：「梁院主竟然探悉敝寺有廿九重禁制麼？不錯，他所說的倒是實情，但少俠說並不可恃爲了何故？」

「不可解救的無形奇毒老前輩有否抗禦之策麼？」

這話送入天象活佛耳中，不啻晴天霹靂，頓時心神猛震，忙道：「老衲命鄂倫延請少俠駕臨敝寺，就是求教少俠有何對策，請不吝賜教。」

「不敢！」韓仲屏道：「晚輩願以一得之愚供老前輩採擇。」

說着略一思忖，又道：「倘金塔寺爲梁院主所滅，則梁丘皇英名大震，中原武林無不尊仰，所以說貴寺是一場極其艱辛，存亡絕續之戰。」

天象活佛不禁動容。

只聽韓仲屏接道：「昨日五行院匪徒身懷不解奇毒襲入貴寺摩南院就是一例，請問摩南院是第幾重禁制。」

「第四重禁制。」

韓仲屏嘆息一聲道：「他只遣了一個敢死之凶徒便潛入了貴寺第四重禁制，若遣出多人則令人不敢想像，依晚輩之見，五行院既定之策決不可變，爲能保全貴寺精英，減少傷亡，晚輩倒有一條雙管齊下之策。」

天象活佛心中不禁大感欣喜，道：「請問何謂雙管齊下之策。」

韓仲屏伸手入懷取出一疊折好的圖紙，道：「此乃五行院內外佈伏圖形，雖然晚輩不明全貌，但就晚輩所知俱已繪明並有旁注，當然，經過了相當一段時日，梁丘皇必定更動，然萬變不離其宗，老前輩門下各各俱身負奇學，定可觸類旁通，啎出其解。」說着頓了一頓，面色肅然道：「老前輩門下只要不與易天行正面爲敵或大舉進攻，僅暗算偷襲，他必不敢施展奇毒，因他恐遭反噬，流毒爲害，自身難保。」說着將圖遞向天象活佛。

天象活佛接過頷首微笑道：「嗯！此計甚好，這樣五行院自顧不暇，無力侵擾敝寺。」

「這倒未必！」韓仲屏搖首答道：「僅可減弱侵襲貴寺，實際上無法避免，因爲梁丘皇不攻擊貴寺，則無法倖存，依晚輩之見，貴寺不如堅壁清野，使梁丘皇毒計無法得逞，否則貴寺二十九重禁制必須及早使之另行佈設，顛倒運用，靈活變化，如此可減少貴寺的傷亡。」

天象活佛默然不語，似作沉思，良久才長吁一聲道：「堅壁清野之策確是上上之策，但如此敝寺威名何存，還是奇門禁制全盤更動。」

韓仲屏尚未答言，忽見秘殿外奔入一密宗弟子，雙手托抱着一具滿身鮮血污染的同門。

天象活佛面色大變，喝問何事。

不言而知金塔寺佈伏寺外暗樁爲陰司秀才于冰及查秋鋒等人偷襲，密宗弟子死了十一人，這滿身血污身負重傷，雖僥倖未死，但留得活命在，是于冰有意命他傳話。

傷者僅說了幾句話，于冰限一個時辰內高豎白旗，伏首歸降，不然全寺生靈俱遭屠戮，命天象活佛身穿白衣，率領座下廿四法王出寺以禮相迎，言畢昏死過去。

天象活佛不禁雙目怒張，面色鐵青，厲聲說道：「梁丘皇，老衲要與你誓不兩立。」

鄂倫禪師合掌躬身道：「掌門人，此刻務須鎮定冷靜，不妨問計于韓少俠。」

天象活佛怒容倏斂，目注韓仲屏微笑道：「少俠可否指點迷津，以解危難？」

韓仲屏稍一沉思道：「請撤回佈伏寺外暗樁，以免徒增傷亡。」

天象活佛喝命屬下一名法王傳命撤回寺外伏樁。

韓仲屏反道：「一個時辰期限迫切，那身懷奇毒凶徒必侵入貴寺，倘晚輩料測無誤，那凶徒定能闖破第八重禁制後毒發身死，這樣一來，八重禁制死難的貴寺門下必不在少數。」

天象活佛不禁面色一變。

韓仲屏倏地立起，道：「此刻已近一個時辰期限，晚輩深知于冰行事爲人，令出如山，決不延誤，老前輩如相信晚輩，請准晚輩審視全寺形勢及佈設以便策劃萬全之計。」

天象活佛說道：「那有不相信少俠之理，請問此一身懷奇毒凶徒侵入第八重禁制毒發身亡之後，于冰等人是否會接踵侵襲？」

「不會，因于冰等人亦恐懼不解奇毒，必須待兩三日後梁丘皇又增援身懷奇毒的凶徒趕至再來侵犯。」

韓仲屏答話聲中，警鐘已自響起，傳遍全寺。

天象活佛霍地立起，率衆奔出秘殿。

韓仲屏與鄂倫禪師並肩走在最後。

鄂倫禪師發現韓仲屏雙眉深鎖，面現憂容，不禁心頭暗震，道：「少俠，敝寺與五行院現已勢不兩立，請問雙方何者可操勝算。」

韓仲屏嘆息一聲道：「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如依目前情勢來看，五行院有不解其毒可恃，無異如虎添翼，何況師出有名，似稍勝一籌。」

鄂倫禪師聞言暗暗心驚胆寒。

天象活佛一行奔至一處名喚「伏魔坪」上，忽見兩名黃衣僧人手執兵刃疾奔而來，天象活佛喝問其故。

其中一僧稟道：「凶徒已攻入第三重禁制，一二三重禁制守護弟子抱必死之心，奮不顧身衝上前去欲將那名凶徒擊斃，那知尚未近身即紛紛倒地，似奇癢難熬，個個脫除衣袍，雙手亂抓，如同瘋漢般狂笑不絕，抓得皮破肉爛，聲嘶力絕，倒地翻滾氣絕死去。」

這僧人說的是藏語，當然韓仲屏不懂

，却由鄂倫禪師翻譯得知。

韓仲屏眼中逼泛兩道懾人寒芒，冷笑道：「又是另一種無形奇毒！」

只聽天象活佛激動語聲問道：「你們兩人何從得見？」

「弟子們在塔頂瞧見。」

韓仲屏忽跨前一步，道：「掌門人，那凶徒既攻入貴寺，此刻無法阻攔，遲早終須毒發自斃，且不去管他，晚輩之見，掌門人率領屬下弟子及晚輩不如立即去至寺外找上于冰，將其殲滅，于冰一死，羣龍無首，至少可拖延十天半月。」

這時，天象活佛對韓仲屏言聽計從，立即同意率衆偕同掠出寺外而去。

寺外山下一片草原，時已秋深，蘆葦翻白，一望無際，却不見于冰等人影踪。

驀地——

一聲清嘯騰起，葦草叢中紛紛立起甚多身影，只見查秋鋒率領七人搶先飛步迎向天象活佛等一行。

查秋鋒喝道：「站住，密宗掌門人可是願俯首稱臣。」

韓仲屏身形如風掠出，冷笑說道：「于冰何在？查秋鋒，你叫于冰現身當面回話！」

查秋鋒哈哈狂笑道：「叛徒，你死到臨頭尚敢狂言不慚。」

一道寒虹疾閃——

只聽查秋鋒「哎呀」驚叫一聲，往後就倒。

× × ×

原來查秋鋒早知韓仲屏出手犀厲迅快，更勝於自己，奚落韓仲屏時，已蓄意戒備。

果然不出所料，但韓仲屏出劍之快無與倫比，雖然驚叫時仰身後倒，仍然被犀利劍鋒划開胸衣一條尺許口子。

查秋鋒一個鯉魚倒穿波竄開七尺左右倏地立起，戟指大罵道：「韓仲屏，你死到臨頭尚敢逞凶麼？」

韓仲屏朗笑道：「韓某尚不知是否會死，但憑你們這些庸手，還不足於置我死命！」

查秋鋒厲聲道：「于堂主帶有五批施毒能手，遞次進攻金塔寺，轉眼之間金塔寺衆無一倖免，你猶自挾金塔寺自重，豈非痴人說夢！」

天象活佛等一聽于冰帶有五批施毒能手進襲金塔寺，不由駭然心震。

韓仲屏反放聲朗笑不絕。

良久才笑定，韓仲屏面色倏沉道：「這話只能騙得過別人，豈能騙得了韓某，僅有一人奉梁丘皇之命携帶不解奇毒，此人也要毒發身死，你等有何可恃？」

查秋鋒大喝道：「叛徒！你知道得太多了，如留你活命後患無窮。」

七名殺手忽一擁而出，兵刃齊發迅如雷霆電擊。

韓仲屏右腕一震，長劍出手。

只見他人影疾增淡烟般穿閃在流芒寒虹間，一名殺手突慘嗥出聲倒臥血泊中。

天象活佛瞧出七名殺手佈列成極巧妙的劍陣，威力無比！却因一名殺手之死而陣式大亂，暗道：「韓少俠果然身手不同凡響。」

他不知韓仲屏尚有意不顯鋒芒，盡量斂蓄，恐遭天象活佛疑嫉。

查秋鋒一躍而出，遞補了死者，劍陣立時威力大增，只見漫空流芒耀眼，破空銳嘯，斷草濺飛如雨，威勢驚人。

韓仲屏雖被圍在核心，却身法飛動，劍法宛如飛瀑怒濤，剎那間身影杳隱在一片寒飆中。

天象活佛道：「鄂倫，不料梁丘皇訓練的殺手個個武藝超羣，不遜於本門武功，韓少俠以一敵七，是否我等相助一臂之力。」

鄂倫禪師合掌爲禮，說道：「弟子遵命！」

話還未了，驀聞兩聲淒厲慘嗥騰起，只見兩名殺手已屍分兩截倒臥在血泊中。

劍陣頓時一亂，韓仲屏大喝道：「你也要死！」

一名殺手胆寒斜身躍了開去圖逃，但怎來得及，爲韓仲屏一式「仙人指路」順肩揮過，一顆頭顱離肩飛起，鮮血泉湧噴出老高。

查秋鋒見勢不妙，那敢戀戰，率着餘衆穿空如飛逃去。

韓仲屏收劍不追，身上現出幾處劍創，殷紅鮮血溢襟而出。

鄂倫禪師搶步趨出，問道：「少俠傷勢重麼？」

韓仲屏輕笑一聲道：「這點皮肉之傷無關緊要，查秋鋒的話有一點可信，他說于冰率領五批施毒能手並非無因，在下相信另四批已相繼趕來，請急急返寺速作一妥善安排。」

天象活佛道：「小俠！那于冰現在是否潛入敝寺，此人不除後患無窮。」

韓仲屏道：「容返寺後，老前輩作一妥善安排，晚輩自會找上于冰，他現在未必敢潛入貴寺！」

天象活佛心神忡忡返轉秘殿途中，發現數名弟子面色憂戚相繼來報，侵入寺中的凶徒已斃命六重禁制內，發作時奇癢難熬，抓裂衣服，皮破血流，最後滿身潰爛氣絕。

金塔寺死難弟子不下十七人，現寺衆正忙於撒掩石灰以及易燃乾草樹枝清除餘毒。

韓仲屏遠遠望見濃烟多處騰空，不禁長嘆一聲道：「晚輩看來，不如堅壁清野，減少傷亡。」

天象活佛道：「有如此嚴重麼？」

韓仲屏毅然答道：「情勢的確嚴重，堅壁清野不過是消耗五行院人力之戰，老前輩如不立即先發制人，以毒攻毒，恐將束手待斃！」

天象活佛道：「少俠莫非怨恨老衲猶豫不決麼？其實老衲早就遵照少俠之計飛訊敝寺遣往五行院的門下了。」

韓仲屏赧然面現愧惶之色道：「晚輩怎敢腹誹老前輩的不是，情勢瞬息萬變，不能固執一定之計，梁丘皇狡譎萬端，我們想得到，他也不會想不到。」

天象活佛不禁心頭怦然，暗覺韓仲屏之言確實有理。

忽見座下清穆法王匆匆進入，稟道：「五行院于冰現在寺外見掌門人面晤答話，如予拒絕，一個對時後本寺之人將死去三分之一。」

天象活佛不禁勃然大怒，倏又斂失，目光望當韓仲屏。

韓仲屏忙道：「老前輩不妨率領精銳去到寺外與他晤面，在下料定用毒能手尙未趕至，趁此可放手一搏，晚輩這次不願與于冰晤面。」

天象活佛詫道：「這是何故？」

韓仲屏不禁微笑道：「目前五行院心智之高除了梁丘皇外，于冰不作第二人想，他請老前輩面晤顯然另有圖謀，晚輩留在此處稍作安排，老前輩與于冰晤面時，他如果問到晚輩，就推說晚輩離寺他往辦事了。」說着附耳密語數句。

天象活佛頻頻頷首。

韓仲屏立即偕同鄂倫禪師掠出秘殿而去。

金鐘十二響——

金塔寺本門天象活佛已經率衆出寺而去。

鄂倫禪師手展金寺形勢逐處向韓仲屏講解。

韓仲屏垂詢甚詳，亦逐處更換奇門禁制並撤減守護弟子。

鄂倫禪師乃金塔寺二十四法王其中之一，胸羅淵博，暗驚韓仲屏才華卓越，奇門略加更動竟有意想不到之奧妙，道：「少俠佈設的是否先天奇幻禁制，老衲才疏學淺，看來似是而非。」

韓仲屏說道：「老禪師神目如電，果然是先天奇幻禁制，不過已經略加更動而已。」

「是以阻截侵入用毒的匪徒麼？」

韓仲屏搖首答道：「還不夠，在下尙須借取一物爲輔，可將侵入貴寺匪徒悉數殲滅，在下料定三日後梁丘皇必派來大批用毒能手，這次用毒諒比前兩次更甚，將毒藉風勢散佈全寺，使貴寺在睡夢中的人不知不覺中斃命。」

鄂倫禪師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忙問有何妙策阻止金塔寺免淪慘刼。

韓仲屏道：「是以在下獻計貴掌門人不如堅壁淸野，將全寺之衆撤出，以免慘遭毒斃，在下此舉雖可收效，但不能穩操勝劵。」說時手指一處鐵門緊閉高屋，似殿宇又非殿宇，詫道：「此乃何處？」

鄂倫禪師遲疑須臾似爲難已極答道：「乃繫囚之處？」

「貴寺何來繫囚？」

所囚之人均爲歷來侵入本寺無事生非，挑釁尋仇的武林道上人物，論理應該處死，敝掌門人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縱之又恐後患無窮，故而繫囚。」

韓仲屏頷首不再言語，續往前行，暗中不由自主地泛上一股凄楚，母、姐繫囚，咫尺天涯，人何以堪。

鄂倫禪師見韓仲屏不語，道：「少俠是否有釋囚之念？」

「不錯，」韓仲屏道：「但茲事權概由貴寺掌門人決定，在下仍敢妄論釋囚與否。」隨即指點如何佈設。

鄂倫禪師決不會疑心韓仲屏是爲了葉堡主夫人而來……。

× × ×

崇山峻嶺，危崖險峻，青松翠柏，古木參天，四山環抱中隱隱可見半山中突出一塊平崖，佔地畝許，茅屋一楹，房舍不下七八間，松木爲欄，籐蘿密附，坪上有亭一座翼然，亭外奇松飛攫，圃內種植名花異卉，嫣紅姹紫，隱居其間，恬靜幽雅，無異眞仙。北嶺絕頂之上忽現出玉面哪吒韓仲屏及金塔寺座下法王鄂倫禪師。

鄂倫禪師低喟一聲道：「不料距敝寺不遠竟有此人間仙境，與少俠約晤之人就在此山麼？」

韓仲屏手指平崖茅屋道：「此屋主人已久不問外事，此次爲了梁丘皇用心可誅，故破例毅然居間相助，與在下晤面之人並非這位老人家，老禪師不妨在此相候在下返回。」

鄂倫禪師道：「老衲遵命！」

韓仲屏道：「與在下晤面之人習性乖僻，剛愎自負，在下向他借贈之物珍惜異常，宛如性命，所以是有條件之交換，也許需耗時甚久，老禪師若懸念貴寺安危，可以先行離去，在下隨後就至。」

鄂倫禪師面色微變道：「少俠是說敝寺有險麼？」

韓仲屏微笑道：「貴寺有驚無險，老禪師無庸憂心，在下來此途中默默忖思于冰何以約請貴上寺外相晤用意，不外暗中遣人潛入貴寺窺察虛實，除此可借此羈絆貴寺無法堅壁淸野，俟五行院用毒能手趕至大舉侵襲！」

鄂倫禪師聞言憂心略寬，道：「務望少俠速去速回。」

「這個當然，」韓仲屏道：「老禪師如不返寺則請在此不可須臾稍離，以免滋生誤會！」說時一躍而下身形隱入古木森鬱中不見。

林木叢中黎環烏雲飛葛林郝元霸四人已佇候良久。

葛林趨前問道：「少俠已探出老夫人及令姐等囚處麼？」

韓仲屏道：「已探出囚處，尙未晤面，你我照原定之計行事。」說着與葛林在換衣裳兵刄。

兩人身裁彷彿，韓仲屏取過一柄在九華東崖洞中所獲的寶刀，經巧手翻天衞童湮去原有型式及寶光，與尋常兵器並無二樣。

只見韓仲屏覆上幪面烏巾，一身玄衣勁裝，匆匆道了聲珍重，騰身疾躍，去如流星，眨眼形影已杳。

鄂倫禪師盤在一塊山石上，一瞬不瞬注視着那座平崖，良久才見韓仲屏身影如豆現出，肅立屋外躬身爲禮。

屋內先後走出一雙老者，就在翼亭中落坐。

相距甚遠，目力再好，也只能瞧出三人形影，無法辨識面目貌像。

殊不知韓仲屏已施展絕乘輕功奔返金塔寺內。

金塔寺二十九重奇門禁制可說是天羅地網，但經韓仲屏更改佈設，自然他可如入無人之境。

在韓仲屏未到金塔寺前，已有人侵入奇門中，全是五行院屬下，均係頑惡兇悍之輩，奉命探明佈伏虛實，俾爲日後大舉進攻的張本。

輕而易舉地韓仲屏潛入金塔寺，安然無阻地到達那座高大宏偉的繫囚之所，他仰面望了望，擇一洞開窗戶騰身拔起，如

飛蟒入穴般穿窗而入。

身未落地，即見三條黃影撲來，只聽啦啦數聲掌力重擊聲響，三個藏僧倒地不起，其中一僧被點住穴道，目露恐懼之色注視着一身黑衣幪面人。另外兩僧已昏死過去。

韓仲屏冷笑道：「兄弟本欲施展不解奇毒，片刻之間無一倖免，但兄弟探出此屋乃繫囚之所，也許有兄弟友好至交在內，故而手下留情。」

此僧一聽不解奇毒不禁面無人色，顫聲說道：「施主友人見賜告來歷姓名，小僧願領施主前往。」

韓仲屏搖搖手掌，說道：「別急，反正有無認識的友好同道在內，兄弟尙無法肯定，你不如先告知這屋內有何佈伏？共有同門多少，被囚的武林人物，是何姓名來歷。倘毫無所隱，兄弟當饒恕你一條生命。」

那僧人竟面有難色，眼中露出悸懼之容。

韓仲屏暗知金塔寺控制門下甚嚴，若吐露隱秘必處以極刑，心念一轉，五指疾伸，卸下僧人下顎，取出一粒墨綠色藥丸投入順喉咽下。

僧人驚得面無人色，不知韓仲屏是何意。

韓仲屏冷笑一聲，疾點了數處穴道，合上僧人顎骨，沉聲道：「你應知道，兄弟兩次遣人侵入貴寺，施展不解奇毒，那毒性發作之慘，你若不曾親眼目睹必有所耳聞，兄弟所賜藥毒丸，乃可解慢性奇毒，發作時內腑奇癢難熬，渾身抓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僧人不由胆寒魂飛，忙吐露毫無所隱。

說時，只覺內腑隱隱泛上一縷痲癢感覺。不由面色慘變。

韓仲屏兩指疾伸，向「神藏」穴點了一指。

僧人頓感痲癢感覺消失無踪。

韓仲屏冷冷一笑道：「兄弟也不知你所言是眞是假，不過兄弟一向說話算數，暫時止住片刻毒性發作，你速去將守護此崖所有同門引來，兄弟還想證實一下你說話的眞實性。」說時低聲囑咐如何將同門引來。

那藏僧怎敢再生絲毫異心，急急奔了出去。

韓仲屏得知老夫人等安然無恙，不禁欣喜若狂，但他不急於救出，深覺自己一番苦心積慮，決不能有何失閃，不然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遂微微一笑，右掌虛揚了揚，迅速掠出室外而去。

室內寂靜似水，兩名藏僧一動不動仍然躺在原處。

片刻過去，室外傳來一片凌動急促的步履聲，只見方才那名藏僧領出十數黃衣僧人入來，見狀不由面現驚愕之色。

他們在以藏語答問，勾輪格磔，難解隻言片語。

一個濃眉大眼身形魁梧藏僧忽一個跟蹌，天暈地轉倒了下去，接着一個東倒西歪相繼倒下，面如金紙，口吐白沫，僅有那奉命行事的藏僧竟安然無恙，見狀不禁呆若木鷄。

忽聞傳來韓仲屏清朗的語聲，說道：「他們一個對時後方可醒轉，你速去關閉機關消息，方才你若告訴兄弟繫囚姓名來歷，似未有相識之人，但不知是眞是假，必須察視究竟，若有失閃，那你就準死定了！」

在人簷前下，那得不低頭，藏僧忽感內腑又生一絲痲癢感覺，不禁面色如土，身形竄出室外而去。

這次他回來得更快，渾身顫抖，雙手似無處可放，因內腑奇癢越來越重，牙禁難開，眼神惶恐驚極。

黑影疾閃落在藏僧面前，朗聲道：「你做到了麼？」手指疾點在神藏穴上。

藏僧痲癢立止，定了定神，忙答道：「小僧悉如施主之命做到。」

韓仲屏道：「那就好，你帶路吧，瞧瞧有否與兄弟相識的同道好友。」

× × ×

這旁繫囚大屋無異人間地獄，囚舍狹小汚穢，光綫幽暗，惡臭氣味中人欲嘔，每一房中設備簡陋，木架床兩張，上下舖可容四人，一桌兩椅，油燈一盞，水壺拓盞零亂。

但人數不定，有的囚室僅有一人，也有恰恰滿舖，但所囚的幾乎包括了婦孺老幼，形容枯槁，面色蒼白如紙，行動蹣跚，似是失去了武功。

韓仲屏逐處查視，用明亮的燈光照射，發現囚犯怒視着自己，他走至其母囚室鐵栅外，發現林老夫人盤坐榻上，瞑目誦經，對自己之來似無動於衷，像是老了十年。

葉玉蓉程映雪二女原擁被而睡，爲韓仲屏與藏僧對話聲驚起，已失去往日的玉貌花容，雲鬢蓬亂，容顏憔悴。

韓仲屏忍不住鼻中一酸，目中濡濕，忙張目抑制，一閃而過。

葉玉蓉程映雪竟不知韓仲屏就是她朝夕盼望的龍弟，韓仲屏語聲已改更無從辨識。

韓仲屏偕同藏僧匆匆查視了一遍。

藏僧連忙問道：「有否與施主相識之人？」

「沒有！」韓仲屏搖首答道：「兄弟察覺被囚之人均失去了武功，莫非均被廢去了麼？」

藏僧答道：「他們功力未廢，只是服了一種暫時失去功力秘藥，每隔三日將藥摻入飲食內，倘予止服秘藥，功力即緩緩恢復原狀。」

韓仲屏暗道：「好惡毒的方法！」想了一想，道：「上次飲食中摻入散功藥物是什麼時候？」

藏僧答道：「照算今日晚間必須摻用藥物。」

「那是兩天前的事了，兄弟奇怪他們都是武林高手，難道一無知情的麼？倘拒用飲食，三日後功力漸復，任誰均可禁受，怎會心甘情願長此下去！」

「施主有所不知，敝寺給的飲食甚少，很難禁受長久饑渴，何況已被制住穴道，拒用食物原可恢復功力，但人是鐵，飯是鋼，不進食那有力氣，不打通穴道又何能恢復武功？」

韓仲屏長長哦了一聲，手出如風應指



倒下，立即回至其母囚室之外，擰斷鐵鎖推門而入。

林老夫人仍是瞑目誦念經咒，其姐葉玉蓉及程映雪見黑衣幪面人去而復回，破鎖入來，認其不懷善意，眸露驚駭之色。

黑衣幪面人直趨林老夫人之前，以蟻聲傳音道：「娘！請勿出聲說話，亦不要讓蓉姐她們知道孩兒，事關重大，請恕孩兒不得已之罪。」

林老夫人聞得葉一龍語聲，不由心神一震，睜開雙目，只是面前站着一個黑衣幪面人，但兩道眼神甚熟，不是朝思夢想的龍兒是誰？不禁欣喜不勝，張唇欲言。

葉一龍急搖首制止。

二女見狀知是熟人，葉玉蓉嗔道：「娘……。」

老夫人忙道：「不要說話。」

葉一龍伸手扶住老夫人腕脈查視脈象，迅疾出指解開穴道，在懷中取出一隻角質小瓶傾出一粒朱紅清香撲鼻的丹藥喂服咽下。

他再趨至二女身前，二女頓時湧泛羞憤之色，意似不願，老夫人道：「不妨事，讓他打通穴道吧。」

片刻之後老夫人及二女體力漸復，只見葉一龍附着老夫人耳旁密語數句。

老夫人點點頭道：「我們走吧。」

二女暗暗納罕不已。

老夫人與葉一龍並肩前行不則一聲，步入奇門如入無人之境。

不久，出得金塔寺外，早有一輛雙駒套車相候，車把式亦是幪面勁裝的武林人物。

這一切，都是神秘異常，葉一龍催促老夫人及二女登車，車外侵人長草中紛紛現出十數勁裝武林人物，似是護衛套車而行。

老夫人登車之際，不禁望了葉一龍一眼。

車把式忙道：「老夫人不要問了，到了地頭自然明白。」

老夫人嘴唇只顫了顫，道：「珍重再見！」

葉一龍目送套車如飛隱入蔭無邊際草原中，不禁珠淚奪眶而出。

這時長草叢中又紛現八個幪面人，葉一龍道：「此刻金塔寺衆與于冰那面怎麼樣了！」

一人輕笑道：「于堂主詭計多端，把話穩住天象賊禿，爲憑眞實武功以論勝負，現仍在車輪戰相持不下。」

葉一龍略一沉吟，忙道：「有勞諸位去金塔寺救出被囚之人，一切照原定計行事。」言畢一閃無踪。

鄂倫禪師獨自一人端坐山石上，目注對山半崖上動靜，只見身影如豆，但仍然能分辨出確是韓仲屏與一雙葛衣老叟坐在亭中晤談，尙有一雙垂髫小童擺設菓菜，添酒送茶。

他乃金塔寺高僧，密宗修爲精湛，更講求定心養氣，但此刻却定不下心來，思緒紛歧，懸念掌門人及金塔寺安危，又不確悉韓仲屏此行究竟成敗如何？只覺每分每秒猶若漫長的歲月一般。

好不容易捱過了一個時辰，鄂倫緩緩立起，動念前往對崖窺探，走出五六丈外，忽聞一冷沉語聲傳來道：「老禪師請止步！」

森鬱林葉中忽閃出一四旬左右貌像威肅長鬚黑衫人，身後隨一青衣小童，托着一隻木盤，盛放山菓菜蔬及佳釀。

鄂倫禪師不由愕然止步不前。

長鬚黑衫中年人微笑道：「韓少俠恐老禪師等候不耐，命在下送來酒食，請老禪師少安勿躁，要知韓少俠此行事關重大，與其說是爲了貴派免于塗炭及韓少俠自己性命，毋寧說是爲了整個中土武林安危着想！」

鄂倫禪師合掌道：「韓少俠爲了敝派安危不惜仗義相助，敝派掌門人及老衲均不勝感激。但不知韓少俠何時可回？」

黑衫中年人手指對崖，微微一笑道：韓少俠借用之物可免貴寺慘遭不解奇毒刼難，但物主能不能慨然賜贈，當費一番唇舌，而且恐有條件之交換，在下心想韓少俠能如願以償，三四個時辰並不見得可以返回。」接着又道：「在下尙有事待辦，老禪師請返原處靜候，稍時在下當再來此相陪以解寂寥。」

青衣小童已將酒食放置在鄂倫禪師原坐處，黑衫中年人抱拳略拱，同青衣小童沒入林木森鬱中不見。

鄂倫禪師銀鬚飄拂翻動，目光茫然良久，喟然低嘆一聲，轉身走回原處。

日色已是向西，只見韓仲屏仍在晤談，立起復又坐下，不禁內心煩躁不已。

突從濃翠林木中飄然現出一條身影。

鄂倫禪師不禁一怔，只見這人並非先前那黑袍中年人，却亦是四旬左右，瘦削長臉，劍眉虎目，法令深勒，三綹短鬚，神態凝肅。

那人注視了鄂倫禪師一眼，冷冷說道「禪師眞非就是密宗座下鄂倫圖爾扎克摩罕法王麼？」

藏名原本繁長難唸，此人竟隨口喚出，竟然一字無誤，可見他對金塔寺知之甚深。

鄂倫禪師暗暗駭異，合掌答道：「老衲正是鄂倫……請問施主來歷姓名是何稱呼。」

那人淡淡一笑道：「山野之人，姓名久已忘懷。」

說時語聲一沉，又道：「論理貴寺該遭重刼，怎奈韓少俠宅心仁厚，一再懇求家師伯賜以援手，不然密宗門下七日之內當慘罹滅門之禍！」

鄂倫禪師不禁機伶伶打一寒噤，合掌躬身道：「施主之言恕老衲愚昧不解，可否明白見告？」

那人冷笑一聲道：「呼延番酋一再侵犯中原，覬覦神器，兵連禍結，生民塗炭，奈我中原鎮北侯擎天神柱，屢出奇兵，番酋迭遭重挫，可恨你密宗竟勾結梁丘皇，許以霸尊中原武林，圖前後夾擊，引西番長驅入關……。」說着雙目逼吐懾人心神寒芒，接道：「這些在下也不必說了，禪師心中自然明白，這麼多年來梁丘皇內心尙有畏忌，又不敢與你密宗託以腹心，同床異夢……。」

鄂倫禪師忙道：「此乃兩國不和，各爲其主，爲何責怪得敝派？」

（未完・廿三）